

周易译注与考辨

周昭怡著

宋祚胤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宋祚胤教授在学习

自序

从来治《易》者甚多，著作汗牛充栋，其内容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一）而汉人的象数，宋人的图书，又都附会《周易》而流于迷信。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我较早就研究《周易》，比较广泛地阅读了前儒和今人的治《易》著作，逐步解决了下述三个问题，认清了《周易》的本来面目。

一、占筮说：

《周易》从开始出现于《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就被周史用来进行占筮，所谓“遇观䷓之否䷋”，就是通过变卦进行。但象“遇观䷓之否䷋”这一类变卦，在《周易》里没有任何根据，只能是周史的外加。

其实，《周易》的作者并不相信占筮。革卦九五爻辞：“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这是说，王者改革政治，成绩斐然，不通过占筮，也很能使人相信。（“有”，在古汉语形容词或不及物动词前表程度之深；“孚”，信。）《论语子路》：“不占而已矣。”《荀子·大略》：善为《易》者不占。”可见，《周易》的作者和孔子、荀子都不认为《周易》是占筮之书，而《彖传》、《象传》也从不用占筮说《易》。这说

明，占筮与《周易》本来无缘。但从春秋到现在，研究《周易》的人却几乎无不用占筮讲《周易》。显然，这都远远离开了《周易》本身。因此，我们要弄清《周易》的本来面目，就必须首先摒除占筮说。

二、爻位说：

爻位说创始于《易大传》。王弼、孔颖达、程颐、朱熹、王夫之等说《易》大师，无不以之作为解释《周易》的主要方法。现在治《易》诸家，如郭沫若、高亨、李镜池等先生，都不采用爻位说，但又没有讲出何以不能采用的理由。据我研读《周易》的体会，爻位说之不可取，理由主要在于：把一卦的六爻分为奇次和偶次，以阳爻在奇次、阴爻在偶次为得位而吉，反之就是失位而凶。这不仅经不起《周易》本身的检验，还把一个有机的卦分为成互不相关的六块，并把吉凶固定下来。象这样死板的模式，怎么能说明“变动不居，周流六虚”（《系辞下》）的《周易》呢？

三、灵签符咒说：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中认为，《周易》既然是占筮之书，那么其卦爻辞就如同神祠中的“灵签符咒”，而各自孤立，互不相关。郭氏这种论断，就把一部《周易》支解得很破碎了。虽然郭氏没有撰写《周易》研究的专著，但他这种看法为高亨所接受，并加以发展。在高氏的《周易古经今注》中，《周易》的卦爻辞被看得彼此全无联系了。李镜池早年在《周易探源》中也认为，一个卦如果说它有内在联系，就非大加穿凿不可。但他晚年却认识到一个卦如同一篇文章，卦名是它的标题，而类似于卜辞的贞兆辞，如“无咎”、“悔亡”等，也都成为说明语。

这些见解都很正确。可惜李氏辞世较早，还来不及在这个基础上把每个卦的中心思想和各卦之间的关系都作出一些说明。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李氏所撰写的《周易通义》，有不少地方采用了“灵筮符咒”说，这恐怕还不能代表李氏治《易》的整个思想和观点。

从一个卦来看，各爻的联系非常清楚，例如乾卦六龙的发展变化。从整个《周易》看，六十四卦都围绕一个中心，即为周厉王的复兴出谋献策，因而很多的卦都提到王、大人、大君或君子，其内容是相当完整的，它与“灵筮符咒”实在拉不上关系。

1982年，我撰写的《周易新论》（以下简称《新论》）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这部书里，我对于《周易》的写作时代和研究这一经典的方法以及该经典所表现的宇宙观和政治观，都在适当吸取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不太脱离《周易》实际的看法。此书问世以后，得到《中国书讯》、《中国出版年鉴》、《国内哲学动态》和《图书馆杂志》的好评，而海内不少青年同志也纷纷来信，希望我运用《新论》的观点，对《周易》作深入浅出的诠释，使这一古老的经典能为更多的读者所理解。于是，我就开始撰写这部《周易译注与考辨》。

本书把《周易》的卦辞和爻辞用现代汉语翻译、注释，并逐卦逐爻进行考辨，力求简明易懂，务使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同志读起来都不感到困难，从而对这一部极其艰深的古籍能够批判地继承。

本书的论点，大体与《新论》相同，除了认定《周易》非卜筮之书和否定爻位说灵筮符咒说外，还有两点须作说明：（一）《周

《周易》是为周厉王出谋划策而作的书。据我多年研究《周易》的心得,《周易》当作于周厉王末年。因为前乎此,西周王朝还没有发生臣篡君位的“武人为于大君”(《履卦六三爻辞》)的变局;后乎此,社会意识形态中才有阴和阳这两个概念出现,而《周易》则不见有阴阳二字。再从乾卦“亢龙有悔”和不少卦有鼓励“主”发愤为雄看,《周易》应当是为了帮助周厉王而作。其目的在于向他提供种种办法,以摆脱困境,复兴西周王朝。我觉得这是贯穿在《周易》中的一条主线。

(二)认清卦象,掌握内外卦矛盾推移,并分清其主次以及主爻和辅爻。

卜卦者讲卦象,但一般只取几个所谓变爻,爻位说者讲卦象,却将其纳入所谓爻位之中,显然,这对卦象都是一种歪曲。近代学者丢开卦象论《易》,则又不免矫枉过正,失其根据。卦象是一卦内容的形象概括,不可任意割裂,或视为可有可无。卦象为分成主次的内外卦所组成,各有其主爻和辅爻,而主卦主爻则集中反映了卦象所包涵的内容,成为矛盾推移的焦点。本书在分析每一卦时,都坚持了这种观点。

《周易新论》已重印两次,海内同志对我鼓励多,批评少,使我既感且愧!现在,本书行将问世,我诚恳地希望能够得到同志们的指正。

宋祚胤

1987年6月24日于湖南师范大学

目 录

自 序.....	(1)
䷀乾第一.....	(1)
䷁坤第二.....	(11)
䷃屯第三.....	(18)
䷄蒙第四.....	(24)
䷄需第五.....	(30)
䷅讼第六.....	(35)
䷆师第七.....	(41)
䷇比第八.....	(47)
䷈小畜第九.....	(52)
䷉履第十.....	(57)
䷊泰第十一.....	(63)
䷋否第十二.....	(70)
䷌同人第十三.....	(76)
䷍大有第十四.....	(81)
䷎谦第十五.....	(85)
䷏豫第十六.....	(90)
䷐随第十七.....	(95)
䷑蛊第十八.....	(101)
䷒临第十九.....	(106)

䷓ 观第二十	(110)
䷓ 噬嗑第二十一	(114)
䷓ 贲第二十二	(119)
䷓ 剥第二十三	(124)
䷓ 复第二十四	(129)
䷓ 无妄第二十五	(134)
䷓ 大畜第二十六	(138)
䷓ 颐第二十七	(143)
䷓ 大过第二十八	(148)
䷓ 坎第二十九	(153)
䷓ 离第三十	(158)
䷓ 咸第三十一	(163)
䷓ 恒第三十二	(169)
䷓ 遯第三十三	(174)
䷓ 大壮第三十四	(179)
䷓ 晋第三十五	(185)
䷓ 明夷第三十六	(191)
䷓ 家人第三十七	(197)
䷓ 睽第三十八	(202)
䷓ 蹇第三十九	(208)
䷓ 解第四十	(213)
䷓ 损第四十一	(218)
䷓ 益第四十二	(224)
䷓ 夬第四十三	(230)
䷓ 姤第四十四	(237)

䷇萃第四十五	(242)
䷭升第四十六	(267)
䷮困第四十七	(251)
䷯井第四十八	(256)
䷰革第四十九	(262)
䷱鼎第五十	(267)
䷲震第五十一	(272)
䷳艮第五十二	(278)
䷴渐第五十三	(283)
䷵归妹第五十四	(288)
䷶丰第五十五	(294)
䷷旅第五十六	(300)
䷷巽第五十七	(306)
䷸兑第五十八	(310)
䷹涣第五十九	(315)
䷺节第六十	(321)
䷻中孚第六十一	(325)
䷼小过第六十二	(330)
䷾既济第六十三	(336)
䷿未济第六十四	(341)

䷀ 乾 第一

孔颖达《周易正义》：“此乾卦本以象天，”“而谓之乾者，”“《说卦》云：‘乾，健也。’言天之体以健为用。圣人作《易》，本以教人法天之用，不法天之体，故名乾不名天也。”这是说，乾卦本来象征天，但作者不着眼于天的实体，却取天的作用是健行不息，叫人效法，因此卦名不叫天而叫乾。天如何健行不息？卦爻辞没有明言，孔氏也没有涉及，但“用九，见群龙无首”却透露了消息。因为这是说出现一群龙在运动，由于没有为首，就没有尾随的，只能是循环不停了。

通过龙的运动，体现天的健行不息是循环不停，其根本意义在于用龙比喻西周的历代君王，特别是已陷于衰败困顿的厉王，提醒他必须利用天道循环，回过头来，象他祖先那样重新干起，从“亢龙”到“潜龙”，逐渐发展到“在天”、“跃在渊”以至“在天”的“飞龙”，步步向上，使西周王朝臻于兴盛之域。

本卦为全书起了立纲定向的作用，其余各卦无不围绕着它阐述、发挥，而所强调的则是政治。历来公认《周易》先列乾卦，继以坤卦，是以阳统阴，如《系辞上传》第一章所说是“刚柔相摩”，以“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甚至“成男”、“成女”，而把乾卦看成产生天地万物和人类的主要力量。《系辞上传》第四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把乾卦作为“道”的主要构成部分。从《周易》的哲学思想看，都确乎如此；但本卦对此毫无说明，可

见这不是本卦主旨。实际上，《周易》是以政治为主线贯穿始终的。

上乾虽然终于“亢龙有悔”，但毕竟“飞龙在天”，所以它是主卦。下乾属于发展阶段，则是辅卦。

䷀（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

中兴事业将十分顺利，凭着天道循环的正确而得到好处。

乾：健行不息，循环不停。这里用作标题。《周易》除履、否、同人、艮四卦外，每卦都有标题，不连卦辞读。

元亨：大通，十分顺利。在《周易》里，“元亨”，都指中兴事业将十分顺利。

利贞：利以正，凭着正确的事物或道理而得到好处。贞：正，这里具体指天道循环的正确。《周易》每个“贞”字都应当训“正”，但具体内容不同。

这条卦辞《文言》读为“元、亨、利、贞”，解为“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这显然是抄袭《左传》襄公九年鲁国穆姜的话，只把“体”字换成“善”字。由于“元”字在《周易》中从不单独使用，利贞又总是连读，因而这些断句和解释便都成了问题。但后来注《易》的权威著作，从王弼注到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以及王夫之《周易内传》，却都认为《文言》作于孔丘而加以宣扬，驯至以讹传讹，达两千年左右之久。

这条卦辞是乾卦纲领，也是《周易》的纲领，它勉励周厉王利用天道循环，由衰弱走向中兴。

初九 潜龙，勿用。

时机未到，就象潜伏着的龙，不要有所作为。

初九：指第一爻是阳爻。卦有六画，从下到上，依次称为初、二、三、四、五、上。凡阳（——）都叫九，阴（--）都叫六，分别系于初、上之后，二、三、四、五之前。

龙：从来都解作龙蛇的龙。闻一多《璞堂杂识》却说是“东方苍龙之星”，主要论据是《说文》。但引文在龙字下面略去了“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使人看不到许慎所说的龙是鳞虫中一种能飞腾变化的神物，于是便都被换成龙星了。李镜池《周易通义》取闻氏龙星之说，谓本卦的龙皆属星占，这是不足信的。

勿用：孔颖达《周易正义》：“勿可施用，故言勿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文》：‘用，可施行也。’是用有施行之义，《易》中其漫言‘勿用’者，谓勿施行一切事也。”

前人的释《易》著作，从《象传》、《文言》到王夫之《周易内传》，对这条爻辞都只作抽象的解释。例如程颐《易传》云：“阳气在下，君子处微，未可用也。”只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此文王在美里之爻也”；才继《象传》、《文言》以后，在《周易内传》之前，以具体内容赋予本爻。但文王受困时已是西部方伯，不能因一时受困便说是“潜龙，勿用”。本卦的龙有一个从微小到壮大，从壮大到全盛，从全盛到衰败的发展变化过程，应全面地加以理解。因此，把本爻的内容看成反映周民族处于崛起之初的微小阶段，大体上相当于从后稷到公刘的情况，应该还是比较恰当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潜龙比喻人隐居不出，

静处不动。”仍然流于抽象化。李镜池《周易通义》：“潜龙即秋分的龙星。”还是闻一多的龙星说。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时机开始有利，就象出现在田野里的龙，天下人都以看见这样的大人而得到好处。

见：《周易》或用为出现，如见龙；或用为看见，如利见。

田：田野。王弼注：“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周易》有四个“田”字，只有这个“田”字指田野。恒卦九四爻辞的“田无禽”，解卦六二爻辞的“田获三狐”和巽卦六四爻辞的“田获三品”，都指打猎。

大人：《周易》用为西周君王的尊称，多指周厉王。“这里指古公亶父和公季（王季）。

本爻紧接初九，其具体内容应是周民族已发展壮大，大体上相当于古公亶父和公季父子的情况。此时龙已是见龙，人已是大人，可见本爻是辅卦下乾的主爻。

王弼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朱熹《周易本义》：

“大人之德已著，常人不得以当之，盖亦谓在下之大人也。”这些话，从原则上看，都正确，只是不具体。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此文王免于羑里之日也。”又嫌时间推得太迟，地位提得过高。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龙出现于田中，比喻大人活动在民间。”则略同于王弼和朱熹。李镜池《周易通义》：“龙星在天田星那里出现，对贵族有利。”则不仅仍用闻氏龙星说，还取闻氏以田为天田说。龙既不是龙星，田就不可能是天田。而“利

见大人”只能是人民以见大人而得利，不是“对贵族有利。”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君子随时努力不懈，提高警惕，虽然有危险，也没有问题。

君子：《周易》常指周王，有时还指王后，如坤卦卦辞的“君子有攸往”，但仍以指周厉王为较多。如与大人对举，则指一般奴隶主贵族，如革卦上六爻辞的“君子豹变”紧接九五爻辞的“大人虎变”等。

终日乾乾，夕惕若：终日包括朝在内，接着夕，意味朝、夕对举。古人常以朝夕对举表示天天、随时。乾乾：《吕氏春秋·士容》：“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朴。”高诱注：“乾乾，进不倦也。”进不倦就是努力不懈。惕：《说文》：“敬也。”《广雅·释诂》：“惧也。”敬、惧有提高警惕之意。若：《周易》常用为语末助词，相当于现代汉语啊，如观卦卦辞的：“有孚颙若”，离卦六五爻辞的“出涕沱若，戚嗟若”，巽卦九二爻辞的“用巫史纷若”，丰卦六五爻辞的“有孚发若”，节卦六二爻辞的“不节若，则嗟若”，加上这个“若”，一共八个。萃卦初六爻辞“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若应训为如果，因为号是一握为笑的条件。夬卦九三爻辞“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则为关系副词“而”，相当于现代汉语“就”。

厉：王弼注为危，即危险。

无咎：《周易》用无咎共七十七次。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凡无咎者，忧中之喜，善补过者也。”王夫之《周易内传》：“凡言无咎者，宜若有咎而无之也。”

本爻长期存在一个断句问题。丁晏《周易解故》：“汉唐以来

皆以厉字绝句，至宋儒始属下读。”丁寿昌《读易会通》：“程传、本义（指朱熹的《周易本义》一引者）皆以夕惕若为一句。”案《文言》“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是厉字已属下读，而朱熹《周易本义》“有能乾乾惕厉之象”，则并未以夕惕若为一句，因此丁氏父子的说法都有问题。王弼注“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是以夕惕为逗，若厉为句的开始。俞樾《群经平议》“当以夕惕二字为句，若厉二字为句”，说得更为肯定。问题关键在于如何解释“若”字。王弼“犹若厉也”的犹若，应属于俞樾《古书疑义举例》的“语词复用例”，“若”即“犹”，训似乎。但已终日乾乾夕惕，一般说就不会有危险，特别是结合本爻政治历史内容看，尤与实际情况不合。因此《文言》的断句和训释都是正确的。

关于本爻内容，以看成是反映文王为建立西周王朝而付出了重大的辛勤和痛苦的代价为较好。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此盖文王反国，大厘其政之日也。”这大体上说得过去。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君子日则黽勉，夕则惕惧，虽处危境，亦可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贵族整天忧愁戒惧，夜里也要提防警惕，情况是严重的。但最后转危为安。”这都嫌抽象化。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

时机已到，就象龙在深渊里跳跃，为飞腾上天作准备，这是没有坏处的。

或：无定代词，这里指某种有利时机。《周易》共有十三个或字，均无定代词。有些指某时，如这里与讼卦六三爻辞的“或从王事”，上九爻辞的“或锡鞶带”，恒卦六三爻辞的“或承之

羞”，渐卦六四爻辞的“或得其桷”。有些指某人，如无妄卦六三爻辞的“或系之牛”，损卦六五爻辞的“或益之十朋之龟”，益卦上九爻辞的“或击之”，中孚卦六三爻辞的“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小过九三爻辞的“从或戕之”。对于“或”字，必须根据语言环境，作出合乎实际的解释。

本爻紧接九三文王的努力不懈，危而无咎，应已至西周王朝正式建立的前夕。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此武王举兵孟津，观衅而退之爻也。”这是正确理解到“或跃在渊”是“飞龙在天”的前奏。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龙跃于渊，得其所之象。”这是抽象的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跳进深渊，投河自杀。”则失之牵强附会。

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时机成熟，就象龙在天上飞腾，天下人都以看见这样的大人得到好处。

从《象传》、王弼注到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对本爻也都只作抽象的解释，例如《象传》“飞龙在天，‘大人’造也。”王弼注：“飞龙在天，则大人之路亨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飞龙在天，大人居高贵之位，有所作为，人见之则有利。”李镜池《周易通义》“指龙星‘春分而登天’”，则还是照抄闻氏。惟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此武王克纣正位之爻也”，才独具隻眼，发千古所未发，并切合实际情况。这是西周王朝的极盛之时，大人指武王，所以由主卦上乾主爻说明，并与卦辞相应。

（原载《周易研究》一九八二年一期）

上九 亢龙，有悔。

从全盛走向衰败，就象飞得过高的龙，有了悔恨。

亢龙：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据王念孙《读书杂志》引《太平御览》沿《初学记》以“亢”为“沆”，认为“亢”借为“沆”，“沆龙者，谓池泽中之龙也”。但王氏《广雅疏证》引“王肃注乾卦云‘穷高曰亢’”，则王念孙并不破此“亢”为“沆”，且训之为穷高。高氏引王氏对《淮南子》之注释以为说，乃与王氏之释《易》相左。李镜池《周易通义》：“亢龙，闻一多解为直龙。亢有直义，龙欲曲不欲直。”还据闻氏引《史记·天官书》而作了如下的断句：“东宫苍龙，房，心。心为明堂，大星天王，前后星子属。不欲直，直则天王失计。”但是，据司马贞《史记索隐》引《春秋说题辞》：“房、心为明堂，天王布政之宫。”又引《洪范五行传》：“心之大星，天王也。前星，太子；后星，庶子。”可见“心为明堂”即“大星天王”，指一种重要天象，不能与“前后星子属”这些次要天象相混，应单独成句。这样，“前后星子属不欲直”就应连读以成为天王不失计的条件。从而“不欲直”的只是“前后星子属”，不是“天王”。由于断句出了问题，因而弄得张冠李戴，把“亢龙”说成“直龙”。至于“龙”，不是“龙星”，李氏的说法难以成立，就不用再说了。看来高氏所谓“池泽之龙”和闻氏所谓“直龙”，都不可信从。而联系“飞龙在天”，则王肃“穷高曰亢”之说最为可取。因此“亢龙”就是指飞得过高的龙。

悔：《系辞上传》第三章：“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周易》中的“悔”或“吝”，都指小毛病或小问题。

从《周易》作者所处时代和写作目的看，本爻应指周厉王被

流放于彘而言。尽管厉王一去不返，但作者仍尊奉他为西周王朝的正统君王，仅有悔恨而已。

从《象传》、程颐《易传》到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对本爻都作了抽象的解释。例如《象传》“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和程颐《易传》：“上九至于亢极，故有悔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池中之龙，实处困境，比喻人处困境，乃较小之不幸。”则是不恰当地破“亢”为“沆”，又不知“较小之不幸”不能说明本爻。李镜池《周易通义》：“直龙凶”，“直龙则反常”。这是用了闻氏“直龙”说的结果。

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

把本卦六个阳爻总起来看，就象出现一群龙没有为首，也没有尾随的，这样就吉利了。

用九：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刘瓛说：“总六爻纯九之义，故曰用九也。”认为“用九”是总括本卦六条阳爻的主要内容，非常正确。这样，“用九”就不能与六条爻辞等量齐观，如李镜池《周易通义》所说“乾卦多一爻用九”，从而坤卦用六也总六爻纯六之义，与六条爻辞不能成为一类，如李镜池《周易通义》所说“坤卦多一爻用六”。《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其乾之坤，曰：‘见群龙无首，吉’”，是乾卦变坤卦，并以用九为变爻，以论定吉凶。但变卦在《周易》全无根据，乾卦变坤卦当然不行，加上“用九”不是爻，以之为变爻，尤为荒谬。因此，朱熹《周易本义》原于《左传》，说“使遇此卦而六爻皆变者，即此（指用九）占之，六阳皆变，刚而能柔，吉之道也，故为群龙无首之象，而其占则吉也”，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李镜池《周易通义》沿袭朱

熹之说，认为“如果占到‘遇乾☰之坤☷’，这时就往往引用乾卦的第七爻（用九）来论吉凶。所以‘用九’就是表示全阳爻尽变为阴爻，‘用六’就是全阴爻尽变为阳爻，亦即乾卦变为坤卦，坤卦变为乾卦。”显然，这与《周易》本旨是不符的。

“用九”这几句话历来解说分歧。《象传》“天德不可为首”，应是不可为天下先。王弼注：“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程颐《易传》：“以刚为天下先，凶之道也。”朱熹《周易本义》：“阳刚不可为物先”，都是对《象传》的发挥。王夫之《周易内传》不同意这些说法，指出：“王弼附老氏不敢为天下先之说，谓无首为藏头缩颈之术，则是孤龙而丧其元也。《本义》因之，所不敢从。”王弼等人看准《象传》原义而加以发挥，王夫之说他们依附老子，未免冤枉。而王氏说的“既为群矣，何首何从之有？无首者，无所不用其极之谓也”，也与实际不合。因为从“初九”到“上九”，遭遇各自不同，不能说都“无所不用其极”；而在天的“飞龙”，象征显赫的“大人”，又如何不可为首呢？王氏既错误地批判了王弼等人的缘老氏以用术，而自己却又流入了庄周的《齐物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见群龙无首者，群龙在天，首为云蔽，而仅见其身尾足也。”这与本卦内容全不相干。闻一多《璞堂杂志》：“群读为卷，群龙即卷龙。”“卷龙其状如环无端，不辨首尾，故曰无首，言不见首耳。”破“群”为“卷”，尚待商榷，谓“无首”为“不见首”，也仍然有首。但说“其状如环无端”，却符合实际。

䷁ 坤 第二

《说文》：“坤，地也。易之卦也。”认为本卦讲的是地的实体。《说卦传》：“坤，顺也。”认为本卦讲的是地的作用。乾卦专讲天的健行，坤卦仰承乾卦，并为其渗透，则既为地的柔顺，又以柔顺服从于健行而融合于健行。卦辞“利牝马之贞”，是柔顺服从于健行。《文言》“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是柔顺融合于健行。

乾卦“大人”指西周王朝历代君王，最后指周厉王。本卦君子指西周王朝历代王后，最后指周厉王王后。以地的顺承天，比喻王后的顺承君王。《文言》“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提法是正确的。因此，从卦辞到爻辞，本卦无不与乾卦对应：“履霜，坚冰至”和“潜龙”都是指有美好前景；“不习，无不利”和“见龙在田”都是指开始兴旺发达；“含章，可贞”和“终日乾乾”都是指努力不懈，成绩很大；“括囊，无咎，无誉”和“或跃在渊”都是指为建立王朝作最后准备；“黄裳，元吉”和“飞龙在天”都是指王朝已经建立；“龙战于野”和“亢龙有悔”则又是指王朝趋于衰败。“用六，利永贞”还表明：乾卦六爻循环，本卦六爻也随着循环，以表现王后（主要是周厉王王后）无时无刻不在辅助君王（主要是周厉王），使西周王朝能恢复繁荣昌盛。至于以“刚柔相摩”而“万物资生”，或以阴辅阳而为道的次要构成部分，则本卦都毫无说明，可见这些虽然是《周易》哲学的内

容，但不是本卦主旨，作者仍然是把他的政治意图摆在第一位的。

上坤虽然“龙战于野”，但毕竟“黄裳元吉”，所以是主卦。下坤属于发展阶段，是辅卦。

䷁ （坤下坤上）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中兴事业将十分顺利，因为凭着象柔顺母马追随便行公马那样的正确而得到好处。君子有所行动，如果先于大人就会迷失方向，只有后于大人，才能成为他的辅佐而吉利。去西南方将得到朋友，去东北方将丧失朋友。一定要安于正道才是吉利的。

攸：所。《周易》中所见所闻的“所”一般用“攸”。

主：君主，大人，指周厉王。李光地《周易析中》：“盖坤者地道臣道，而乾其主也。”包括这个主在内，《周易》共有五个“主”字。除明夷卦初九爻辞的“主人”外，其余如睽卦九二爻辞的“遇主于巷”，丰卦初九爻辞的“遇其配主”，九四爻辞的“遇其夷主”，意义都与这个“主”相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采王引之《经义述闻》谓“主者，旅客之主人”；李镜池《周易通义》谓“主”为“房东”，这都是把“君子有攸往”认为是指“行旅”或“商旅”而造成的。

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考作者之意，应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所言：“宜往西南。勿往东北，盖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也。”证以解卦卦辞“利西南”，蹇卦卦辞“利西南，不利东北”，确有

道理。至于为什么西南利，遂得朋；东北不利，竟丧朋，那是因为西南炎热为阳，东北寒冷为阴，阴要得阳为朋才吉利，如果以阴遇阴，就丧朋而不利了。朋在《周易》也诚如高氏《周易古经今注》所言：“其义为二。一为朋友之朋。泰九二云‘不遐遗朋’，豫九四云‘勿疑朋盍簪’，复云‘朋来无咎’，咸九四云‘朋从尔思’，蹇九五云‘大蹇，朋来’，解九四云‘朋至斯孚’，皆是也。一为朋贝之朋，即十贝曰朋。损六五、益六二并云‘或益之十朋之龟’是也。”但谓“本卦朋字解作朋友之朋，或解作朋贝之朋，均通”，则尚可商榷。因为承“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而言，得朋即得主，丧朋即丧主。坤卦与乾卦讲名分则有主从，讲关系则亲如朋友，朋不能为朋贝之朋。

两个“贞”字，具体指坤卦以其柔顺为役于乾卦健行是正确的。

这条卦辞揭示坤卦是勉励厉王王后应尽力配合，达成中兴。

《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王弼注：“马在下而行也，而又牝焉，顺之至也。”这都有得于卦辞主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利牝马之贞”为“利于乘驾牝马以远行或出征之占问”，训“贞”为“占问”，殊为不当，而且牝马岂能出征？李镜池《周易通义》谓卦辞“实际上是指商旅”，也是失之甚远的。

初六 履霜，坚冰至。

已走在霜上了，坚硬的冰块就快要到来了。

本爻用冬季一些自然现象的依次出现，说明事物在不断发展壮大，以补充乾卦初九爻辞“潜龙，勿用”，意谓事物发展尽

管暂时不理想，但一定愈来愈好。“潜龙”大体上指从后稷到公刘，这里是指与之相当的王后。

“初六”这两句话一般解成要防微杜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防祸之原，欲其几先。”朱熹《周易本义》：“言当辨之于微也。”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当防微杜渐也”，尤其讲得明白。王弼注则不同：“始于履霜，至于坚冰，所谓‘至柔而动也刚’，阴之为道，本于卑弱，而后积著者也。”虽然王弼还不能从政治上把这两句话所包含的曲折隐晦的内容发掘出来，但阴必然会从卑弱到积著，却被他看到了。至于李镜池《周易通义》说“这是指商旅走了三四个月，时长路远”，则本于其认为卦辞是指商旅而发。

六二 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品质端直，方正，襟怀阔大，虽然暂时还不习惯于所处的环境，但也没有什么不吉利。

乾卦九二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大体上指古公亶父和公季，这里是指与之相配的王后。由于“见龙在田”，所以王后“直，方，大”；由于“利见大人”，所以王后“不习，无不利”。其所以“不习”，则因为刚则“在田”。其间联系紧密，可见本卦是辅卦下坤主爻。

前人对这条爻辞，未联系乾卦九二，便孤立解释，任意发挥，如《象传》、《文言》作者和王弼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直当读为值……直方即持方，谓操方舟也。大读为太。习谓闲习也。方舟以渡，不易倾覆，虽甚不习于操舟之术，亦不致有陨越之虞。……人据坚固之势，虽非干练之才，亦无往不利。”这

种解释，不无附会之嫌。李镜池《周易通义》：“直，方，大：这是对大地的一种粗浅的认识，认为大地是平直、四方、辽阔的。”这停留在地的实体，对本爻的比喻意义没有涉及。

本爻有一些文字上的考订问题。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谓“直方疑即省方”，“方谓方国，古直省同字”，并引观卦《象传》“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复卦《象传》“后不省方”，以及卜辞和《吕氏春秋》的“省方”作为根据。可是《周易》并没有以“直”为“省”或省方连用之例，能为闻氏的本证，单凭牵引而来的旁证不能解决问题。熊朋来《五经说》：“疑大字衍”。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大盖下文不之伪衍。”其实《文言》就引了本爻全文，可见战国时人所读的《周易》就有这个大字，不是后人任意增加的。丁寿昌《读易会通》：“熊说非也。荀慈明（爽）注：‘大者，阳也。’干令升注：‘地体其大。’是汉晋《易》皆有大字。”看来这个大字也不是可以任意去掉的。

六三 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有着美好的品德，可以得到使王业中兴的正确结果。尽管有时为王朝出力，没有取得成就，但一定有好结果。

含章：王弼注为“含美”，朱熹《周易本义》释为“内含章美”。《考工记》：“赤与白谓之章”，是“章”有美好之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含当读为钱，钱与戡同，克也，战胜也。章当读为商，殷商也。”“前途如武王克商”。高氏破字太多而根据不足，且比于“武王克商”，也时机未到。李镜池《周易通义》：“含章：指大地充满文采，犹言山河秀丽，物产丰富。”文字训释正确，但拘滞于地的实体，无视于地的柔顺作用及其比喻意义，以致难

与下文结合。

可贞：孔颖达《周易正义》：“可以得正。”即可以得到使王业中兴的正确结果。无妄卦九四爻辞和损卦卦辞都有“可贞”，但“贞”的意义随卦的主旨而异，不能机械类比。

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指文王为建立西周王朝努力不懈，提高警惕。本爻则以王后品德美好与之相应，而“无成，有终”，则更与“厉，无咎”如出一辙。

朱熹《周易本义》：“或出而从上之事，始虽无成，后必有终。”解释正确，但不能联系实际。李镜池《周易通义》：“王事指战争。”这大大缩小了范围。“有终”本指有一个好结果，李氏却讲成“要使之终止”，也令人不解。

六四 括囊，无咎，无誉。

口象被结扎着的袋子一样，既没有过失，也没有称誉。

乾卦九四爻辞“或跃在渊，无咎”，反映武王在胜利即将来临之际，还以退为进，以后取先，为最后一击盘旋作势。本爻则临事而惧，缄默不语，沉着冷静，等待时机，与之相辅相成，自是武王王后的行为。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喻人遇事缄口不言，塞耳不闻。如此则无咎亦无誉。”这是只从辞句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括囊，指把农产品装进口袋，绑好。无咎，无誉，说明语，指收成不算坏也不算好。”这是把本爻从坤卦及乾卦中割裂开来，又曲为之辞。

六五 黄裳，元吉。

正式穿上王后的尊贵服装，十分吉祥。

乾卦九五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是指武王已克商受命，为海内臣民所景仰。这里“黄裳，元吉”，是指王后正位于中宫，雍容华贵，吉祥非常。对应鲜明，可见本爻是主卦上坤主爻。丁寿昌《读易会通》：“乾九五为天子，则坤六五以王后配之。所谓黄裳，元吉者，正位中宫之象。”丁氏虽然不能进一步联系实际，但基本上说明了问题。至于程颐《易传》的“妇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变，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尽言也”，则全违原意，无怪丁寿昌说：“朱子盖不以为然。”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周人认为黄裳是尊贵吉祥之服，代表吉祥之征。”说得还不错，只是没有落实。李镜池《周易通义》：“黄裳……说明穿得满漂亮。”这就与原意全不相干了。

上六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一群龙在野外战斗，它们流的血是黑红色的。

野：《说文》：“郊外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干宝曰：“郭外曰郊，郊外曰野。”

玄黄：玄，黑色，黄，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谓“当训为赤色。”

乾卦上九爻辞“亢龙，有悔”，是指厉王已流放于彘；这里“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是指厉王王后为挽救宗社倾覆，不惜以流血谏厉王。《文言》“阴疑于阳，必战”，似已看出了其中的消息。坤卦是以柔顺服从于乾卦的健行，为什么竟疑于阳而战呢？原来坤卦在乾卦健行的渗透下，终于“至柔而动也刚”，何况拼

一死以谏厉王，正是柔顺发展的极致呢。本爻与乾卦上九凝成一体，是到了自否而泰，由剥而复的时候了。

王弼注：“阳所不堪，故战于野。”孔颖达《周易正义》：“阳气之龙，与之交战。”都抽象地看出了一些问题。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比喻人两方战争，俱有牺牲”。李镜池《周易通义》：“暗示贵族之间的斗争。”都说得含糊。

用六 利永贞。

本卦所统率的阴爻，要永远坚守正道，随着与乾卦相配合的诸阳爻循环不停，才是吉利的。

用六：姚配中《周易姚氏学》：“坤元用六。”即坤卦所统率的各个阴爻。

这句话点明坤卦也应象乾卦的“见群龙无首”，共同利用天道循环，使西周末年的王朝逐步由衰弱走向中兴。在这里，坤卦和乾卦完全统一起来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簪遇用六，利于永贞。”这等于没有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用六：表示本卦全阴爻变为全阳爻。”错误性质与解释用九相同。

䷂ 屯 第三

《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朱熹《周易本义》沿之以为说：“屯，难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为学

象草穿地始出而未申也。”从卦象看，下震象征雷，上坎象征水。雷被压在水底，行动受到很大限制，无法在天宇驰骋纵横。但它不甘心长期受压，终归要冲破障碍，飞出去。这必须花很大气力，不是轻而易举的，所以说：“屯，难也。”

上坎比喻武人，下震比喻周厉王。作者要求周厉王从建立一个诸侯国家开始，这是“潜龙勿用”的暂时受到压抑和“履霜坚冰至”的必然有其美好前途的统一。

乾卦“或跃在渊”和坤卦“括囊，无咎无誉”，都蕴含着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思想。本卦卦辞“勿用有攸往”和初九爻辞“磐桓”，对这一策略都作了更为明确的表达。

下震是矛盾主要方面，是主卦。上坎是矛盾次要方面，是辅卦。

䷂（震下坎上）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中兴事业会十分顺利，凭着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策略得到好处。君王只有不冒昧前进，才有利于建立起一个新的诸侯国家。

贞：正。这里指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策略。

利建侯：侯，诸侯。这里指由厉王新建立起来的诸侯国家。王夫之《周易内传》说“利建侯”是“王业草创之象”，非常正确。

这条卦辞着重提出的斗争策略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使能初步转衰为盛，变弱为强。

《彖传》：“动乎险中。”朱熹《周易本义》：“震动在下，坎险在上，是能动乎险中。”这些对雷将破水而出，都有明确认识，只

是未全看出其策略思想。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不可有所往，又利于建立诸侯。”这只是就辞句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把“勿用有攸往”讲成“不利于出门”，则是不妥的当。

初九 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暂且徘徊不进，应当凭着坚持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策略得到好处，这样才有利于建立起一个新的诸侯国家。

磐桓：陆德明《经典释文》“磐本作盤”，李鼎祚《周易集解》即作盤。盤桓是迭韵连绵词，义同徘徊，指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

居贞：守住正道，坚持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策略。

本爻是主卦下震主爻，也是本卦主体，整个活动都围绕着她展开，因此配合卦辞对全卦中心内容再一次加以强调说明。

王弼注：“处屯之初，动则难生，不可以进，故磐桓也。”这隐约地窥见了其中有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思想。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以大石为院墙，是居处安固之象，又是诸侯围护王朝之象。”高氏释“磐”为“大石”，又将“桓”借为“垣”，故有是说，然难以成立。李镜池《周易通义》：“磐桓，……说明行难。”这仍是“行旅有困难”的说法。

六二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人们聚在一起难以前进，骑马的也徘徊不前。这不是去劫掠，而是去求婚。但女子却守着她的正道不肯许嫁给人，要十年才肯肯。

屯，《广雅释詁》：“屯，聚也。”这里指人们聚集在一起。卦名的“屯”训难，这里的“屯”训聚，是一字多义。

遄(zhān)：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难行不进之貌。”

班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据《经典释文》“郑本作般”。谓“此班当读为般。般如犹般然，回旋之貌也。”即徘徊不进的样子。“屯如”、“遄如”、“班如”的“如”都是语末助词。《周易》多用“若”或“如”为语末助词，“若”、“如”一声之转。如离卦九四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六五爻辞“出涕沱若，戚嗟若”，即“如”和“若”交替使用的例子。

匪：惠栋《周易述》：“匪非古今字。”《周易》凡“非”字都作“匪”

婚媾：字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犹今言亲戚。”

字：朱熹《周易本义》：“许嫁也。《礼》曰：‘女子许嫁，笄而字。’”

十年：《周易》用来指长时期。除此以外，还有复卦上六爻辞的“至于十年不克征”和颐卦六三爻辞的“十年勿用”等。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本爻讲的是“古代掠婚之事”。李镜池《周易通义》说本爻反映了原始社会中期对偶婚的亲迎形式。但仔细探索，作者不是为了写婚姻本身，而是用来作为比喻，以说明厉王应采取婉转的策略进取，并向与其对立的武人表示自己亲善友好的态度，以便化阻力为助力。这样做很不容易，所以应长期忍耐，等待有利时机。“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是作者代替周厉王所作的揣测武人要很久才会归顺之辞。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追捕野鹿倘若没有管理山林禽兽之官的帮助，就只能进入树林之中劳而无功。碰到这种情况，君子的愿望倒不如放弃，因为去了只有坏处。

即鹿：即，接近，指追捕。《汉书·蒯通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语即本此。

虞：古代管山林禽兽的官。

惟入于林中：同“即鹿无虞”一起，主语君子都承下文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今逐鹿无虞人之助，而鹿入于林中，则不可获矣。”以主语为“鹿”，非是。

君子：指周厉王。

几：希求。

舍：放弃。

吝：《系辞上传》第二章：“悔吝者，忧虞之象也。”第三章：“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周易》用“悔”字共二十六次，“吝”字十五次，都是有些坏处的意思。

本爻以打猎得不到虞官帮助就会劳而无功作为比喻，启发周厉王应当争取有力助手，谋求中兴事业的成功。

王弼注：“虽见其禽而无其虞，徒入于林中，其可获乎？”这对辞句的解释是正确的，但还没有看到其比喻意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人有所求，而无助之者，且所求又在难得之数，则求之徒劳而无功，不如勿求。”意思与王弼注差不多。李镜池《周易通义》：“打猎到了山脚下，山深林密，又没有猎户作向导，

考虑要不要进入树林中去的问题。君子很机智，认为不如不去，进去是困难的。”这与王弼注也基本上一样。

六四 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骑着马盘旋，将谋求与对方结为婚姻，这样去吉利，没有任何不利的。

爻辞属于上坎，上坎是妨碍下震飞腾的阻力。作者仍然以婚姻作为比喻，希望武人主动亲近周厉王，使中兴事业较快地成功。

程颐《易传》：“居公卿之位，己之才虽不足以济时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贤，亲而用之，何所不济哉？”程氏把“求婚媾”说成是“求在下之贤”，不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乘马般旋，以求婚媾，……往则吉，无不利。”这是只就辞句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与高氏注相同。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把雨水聚积起来：聚积的少，流下的就多，这样便正确而吉利；聚积的多，流下的就少，这样即使正确也有凶险。

膏：本意是油脂，这里指雨水。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坎雨称膏。《诗》云‘阴雨膏之’，是其义也。”

本爻以积蓄雨水作为比喻，劝告武人应当尽可能地帮助周厉王，如同倾泻大雨，助成雷的飞腾。

本爻历来有不同的断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本于前人，都以小贞、大贞连读。这里采用朱熹《周易本义》的读法：“以处小事，则守正犹可获吉；以处大事，则虽正

而不免于凶。”尽管解释还不够正确，但朱熹的断句却是可取的。

上六 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骑着马盘旋不前，哭得眼中流血，涟涟不断。

本爻进一步写与周厉王对立的武人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但这不可能是事实。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乘马班如，泣血涟如者，行盘旋而心悲凄之象。”这是就辞句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写的是和对偶婚同时的劫掠婚。”这是不知道这些全是比喻。

䷃ 蒙 第四

“蒙”：《序卦传》：“物生必蒙。”“物之稚也。”是“蒙”有蒙昧和幼稚的意思。从卦象看，下坎象征水，上艮象征山，所以《象传》说“山下出泉。”整个卦象是山下有一股水正在冒出来，但被山阻止，于是水就要渗透它，以求得顺利地流出去。卦辞的“童蒙”是比喻坎水，再引申就是比喻正处在危难颠沛之中而要重新创业的有似童蒙的周厉王。卦辞的“我”是比喻艮山，也就是指与周厉王对立的武人。水须渗透而出，说明周厉王也应深入对方，变被动为主动。本卦与屯卦都是对乾卦“潜龙，勿用”和坤卦“履霜，坚冰至”的具体发挥，区别在于所用的比喻不同。

下坎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

艮为下坎所制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是辅卦。

䷃（坎下艮上）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中兴事业将会顺利。不是我（艮山）有求于童蒙（坎水），而是童蒙有求于我。当初次来询问时我会告诉他，如果再三问个不休，那是亵渎了我，我就不告诉他了。但童蒙凭着采取深入对方内部进行工作的正确路线，终究会得到胜利。

童蒙：幼稚蒙昧的儿童，指下坎，比喻流放在彘地的孱弱的周厉王。

我：指上艮，比喻暂时得志的武人。用“我”来称谓，是就上艮说的。

筮：李镜池《周易筮辞考》：“对于蓍龟，自然是要存绝对信任的意念；吉是吉，凶是凶，不能因为筮得凶就再筮三筮勉强求出个吉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言求筮者初来求筮，则为之筮，而告以休咎。若不信初筮，反复然疑，而再三求筮，是狎辱筮人，则不为之筮也。”李氏和高氏都认为这个“筮”是真讲占筮，并作为《周易》是占筮之书的根据。其实，《周易》时代虽然有筮，但这里却是用为比喻，仅就童蒙不知何谓筮就可以知道。因此这个筮只是询问、了解的意思。程颐《易传》：“筮谓占决卜度，非谓以蓍龟也。”看法是对的。

本卦卦辞将“亨”与“利贞”拆开，分别置于首或尾，中间插入几句话，但意义仍然衔接。卦辞似乎是就上艮说，但实际上是就下坎说的，这从亨、利贞所陈述的对象是下坎看得出来。卦辞着重指出困难虽大，但只要策略正确，终究能解决问题。

初六 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一定要去掉蒙昧，凭着象囚犯由于脱掉脚镣手铐获得自由的那种做法而得到好处。除此以外，就不吉利了。

发：除去。

利用刑人，用说桎梏：这是一句话。第一个“用”训“以”，即凭着；第二个“用”也训“以”，义同“由于”。刑人：服刑之人，指囚犯。说，焦循《易章句》：“说读如脱去之脱。”在《周易》里，凡“脱”都写成“说”。桎梏，刑具。套脚的叫桎，锁手的叫梏。《说文》：“桎，足械也。梏，手械也。”

以往：舍此以往，除此以外。

本爻强调摆脱蒙昧的重要性，表达了周厉王力求解脱的迫切心情。

丁寿昌《读易会通》：“程传谓脱去昏蒙之桎，以桎梏为比喻，似非。”按程颐《易传》“以桎梏为比喻”，完全正确，只是“脱去昏蒙之桎”，还欠确切。本爻喻意，要摆脱的是武人的限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蒙借为矇。发矇者，医去其目翳而复明也。”“目盲而复明，是去黑暗之境，而入光朗之域之象也。刑人脱桎梏，出囹圄似之。”按“蒙”借为“矇”，无可根据。奎镜池《周易通义》：“为了利用奴隶去垦荒，因此解开他们身上的枷锁。”李氏释“发蒙”为“割草伐木”，释“刑人”为“奴隶”，朱之穿凿，而且全不理解其比喻的意义。

九二 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本爻包容童蒙，是吉利的，娶了妻子时，生下孩子能持家。

包：孔颖达《周易正义》：“包谓包含。”即包容。本爻是主卦下坎主爻，既包初六，又包六三，所以说包蒙。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说这个“包疑借为庖”，是没有根据的。《周易》有七个“包”字。姤卦九五爻辞“以杞包瓜”的“包”显然是指包容。泰卦九二爻辞的“包荒”和否卦六二爻辞的“包承”，也是以主爻包容辅爻，与这里的“包”一样。而否卦六三爻辞的“包羞”则明显地是含羞。只有姤卦九二爻辞的“包有鱼”和九四爻辞的“包无鱼”，“包”才借为庖。

纳妇吉，子克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纳妇者，为子娶妻也。”“子克家，谓子有室也。”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与此相同。这样，两句话只说了一个内容而自相重复。按“妇”不仅有《尔雅·释亲》的“子之妻”一义，还有“妻”之义，而家也不仅是《离骚》“及少康之未家兮”的“家”，只训为“娶妻”而不训为“家庭”的。

本爻以主爻代表下坎与上艮结为婚姻。它与屯卦六二爻辞的“匪寇婚媾”一样，都是指要深入到武人中去，化阻力为助力。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厨人目矇失明，则厨事废，有困难。”这是破“包”为“庖”，破“蒙”为“矇”，改“吉”为“吝”的结果。李镜池《周易通义》：“开荒从事农业生产，与纳妇成家有关，因此一起说。”这是把“发蒙”看作开荒并由之而引出的一种说法。

六三 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不要再娶别的女人。如果拿出聘金，丈夫就会遭杀身之祸，没有任何好处。

取：娶。《周易》凡“娶”都写作“取”。

见金，夫不有躬：这句话有不同的断句和解释。一般多断为“见金夫，不有躬。”王弼释“金夫”为“刚夫”，李镜池《周易通义》训为“武夫”。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断为：“见金，夫不有躬。”解为：“娶女则但见奩金，而女之夫将有丧身之祸。”高氏认识到“金夫”不能成词，从而作了正确断句，但解释仍然与爻辞原意不合。这条爻辞是从一个侧面对主爻九二予以强调。九二要与武人结为婚姻，这里就说决不另娶。如果拿出聘金另娶，必将亡身。这是用另娶的绝对不行，来比喻周厉王必须一心一意做武人的工作。

借婚姻作为比喻，要周厉王化敌为友，这是希冀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取得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结果。

六四 困蒙，吝。

倘若困住童蒙，那就不好。

这是说上艮绝不能阻止泉水流出去，也就是武人绝不能妨碍周厉王由建侯而中兴。但是从王弼注到程颐《易传》，到朱熹《周易本义》，到王夫之《周易内传》，都把困蒙讲成“困于蒙昧”或“困于无闻”。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则认为“困蒙”是“愚昧无知之人处困窘之境”。李镜池《周易通义》：“困：借为捆，与包义近。”“包蒙”是“把割了的草包捆起来，”而“困蒙”与之同义。这些解释都是不确切的。

六五 蒙童，吉。

童蒙啊，将是吉利的。

本爻是说一定要让坎水流出去，也就是要武人不再为难周厉王。

历代治《易》大师自王弼以下，都本于《象传》的“童蒙之吉，顺以巽也”为说，认为童蒙之所以吉利，是由于柔顺和驯服，实无得于原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果能比德于童蒙，于物无忤，则物不害之。”这仍然是以上的看法。李镜池《周易通义》：“童：借为撞、击也。撞蒙，砍伐树木。”“童”借为“撞”，已嫌随意；又释“撞”为“砍伐”，释“蒙”为“树木”，则更为勉强。

上九 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要打击童蒙么？但打击童蒙并不利，应当替童蒙抵御侵犯者才有利。

为寇：为寇于童蒙，即打击童蒙。

本爻是辅卦上艮主爻，艮山阻止坎水，关键在于它，所以说击蒙。但由于主卦下坎主爻九二提出“纳妇吉”，于是亲同一家，一反常态，不仅不为寇于童蒙，而且为童蒙御寇。这是作者希望那些与周厉王对立的武人改邪归正，以充当西周王朝干城的一种反映。

朱熹《周易本义》：“治蒙过刚，故为击蒙之象。”这是认为“击蒙”就是去打击童蒙，与原意不合。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攻击愚昧无知之人，谓之击蒙。”意思仍然一样，只是破“蒙”为“蒙”。李镜池《周易通义》：“击蒙：意同撞蒙。”李氏还认为是砍伐树木，以保持他自己的错误看法。

䷄ 需 第五

《彖传》：“需，须也。”孔颖达《周易正义》：“需者，待也。”是“需”有等待的意思。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本卦需字皆驻止之义。”“驻止”与“等待”似乎差不多，但驻止是恒静，等待是静后还要动，二者不可予以混同。从下乾三爻的“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之为依次前进看，应以“等待”之义为长。

本卦下乾象征天，上坎象征水，是天受水的压抑之象。下乾比喻周厉王，上坎比喻同周厉王对立的武人。象屯、蒙两卦那样，下乾也循序渐进，有似“磐桓”或“班如”，作者仍然强调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本卦与屯、蒙两卦不同的是开始把“孚”放在首位，策略凭之而运用，效果因之而产生，其作用是超越一切的。

本卦下乾是促成矛盾转化的主导面，也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坎在下乾力量作用下向相反的方向转化，是辅卦。

䷄ (乾下坎上)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只要有诚，中兴事业就十分顺利，一切都以正确而吉利，这对于克服困难是有利的。

孚。这是《周易》四十三个“孚”字的第一次出现。应训为

“诚”。凡是训为“诚”的“孚”都是《周易》主观唯心主义的本体。《周易》中的“孚”还有训为“实”和“信”的，情况与此不相同。从卦辞总是就主卦甚至主卦主爻讲来看，这个“孚”应属于下乾。因此只能是天有“孚”以至周厉王有“孚”，与《尚书·高宗彤日》的“天既孚命正厥德”一脉相承。

光亨：元亨，大通，十分顺利。王引之《经义述闻》：“光之为言犹广也。”广就是大。

贞：兼“孚”和以退为进、以后取先而言。

利涉大川：利于徒涉大川。比喻能克服困难，化险为夷。包括这句在内，《周易》一共有九句“利涉大川”，还有“不利涉大川”一句，“不可涉大川”一句，都是比喻能解决问题，或不能解决问题，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解释。《彖传》“利涉大川，往有功也”，是懂得这句话作比喻用的。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何妥曰：“大川者，大难也。”也说明了这句话是比喻，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涉大川则利，故曰利涉大川。”李镜池《周易通义》：

“这是经常要占的，因为涉大川很危险，是行旅中的大问题。”高氏和李氏都把“利涉大川”看成是写实，与《周易》原意不合。

“需”卦的这条卦辞，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破“孚”为“俘”，训“俘”为军队虏获敌方之人员财物。这种解释与郭沫若、李镜池等相近，是欠确切的。

本卦卦辞，反映了作者以主观唯心主义指导他的政治观，深化了屯、蒙两卦的思想。

初九 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在空旷辽远的郊野等待，凭着长时期的耐心而得到好处，

没有坏处。

郊：郊野。《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本爻是下乾初爻，居全卦最下，离上坎最远，好象处于郊外，所以用来作为比喻。

本爻告诫周厉王要长时期地，耐心地作好准备，去制服武人。“恒”是矛盾转化前的一种相对静止状态，这也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

王弼注：“居需之时，最远于难，能抑其进，以远险待时。”解释正确，但不能联系实际。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停驻于旷平之郊野，比喻人停驻于平安广阔之环境，久处之有利而无咎。”这看出了本爻是比喻，但说得不具体。李镜池《周易通义》：“在郊野被雨淋湿，照常走下去是吉利的，没有什么危险。”这种解释不合情理：既然“被雨淋湿”，又何能吉利而无危险呢？

九二 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在河边的沙洲上等待，听到对方稍微有一些攻讦的话，但终归是吉利的。

沙：沙洲。丁寿昌《读易会通》引苏蒿坪《周易通义》：“下三爻对坎取象，二在泥外，故曰沙。”

本爻是主卦下乾主爻，与卦辞相呼应，也点明下乾三爻的主要情况是终吉。这里没有再提出“孚”，但“终吉”正是有“孚”的结果。

程颐《易传》：“坎为水，水近则有沙。二去险渐近，故为需于沙。渐近于患难，虽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这种看法正确，只是流于抽象化。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停驻于难行而可以走出之沙上，比喻人停驻于艰难而可以脱离之环境，则小受

他人之谴责，因而离去，其结果乃吉。”高氏也看出这是比喻，只是说得尚欠中肯。

九三 需于泥，致寇至。

在河边的泥泞地里等待，招来了敌人侵犯。

致：招致，招来。

本爻已经接近上坎，因此用在河边泥泞地里等待来作为比喻。虽然没有说吉凶，但从主爻包容辅爻看，可以断定也是吉。《象传》“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已看出了这样的情况。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停驻于泥中，比喻人停驻于污秽难行之环境，则招致贼寇来矣。”李镜池《周易通义》：“陷在泥泞里，弄得周身湿，还遇到强盗来抢劫。”这都是就字面作解释，未能得其原意。

六四 需于血，出自穴。

如同在血泊中等待，可是还要从洞穴中爬出来顽抗。

本爻是就上坎说。下乾九三致寇至，这里就是寇的活动情况。作者的倾向性很明显，“需于血”说明处境极端危险，是警告武人，顽抗决无好下场。王夫之《周易内传》：“内三爻言需于者，于其地而待人也。此言需于者，所以待待己者也。《易》之辞简而义别，类如此。”能辨明同是一个等待，但在内卦与外卦所指各不相同，并体现了下乾为主、上坎为辅，是值得肯定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需于血，停驻于血泊之中，出自穴，由穴窞中逃出。”由于不能联系实际分析、因而不能把“出自穴”

解释妥帖。李镜池《周易通义》：“身上沾了血污，从地穴住处里逃出来。当是旅客投宿遇着坏人，遭劫挨打。”这更是用自己的想象来说《易》

九五 需于酒食，贞吉。

最好在酒食筵前等待，这才符合臣必须顺从君的正道而吉利。

本爻从正面说明了同周厉王对立的武人所应该走的道路：大摆筵席，投降厉王，才有出路，否则徒死无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五有刚德，处中居正，故能帅群阴举坎以降阳。”这是说本爻为阳爻，乃上坎主爻，它能率领六四和上六去投降下乾，讲得完全正确。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停驻于酒食之前，面临醉饱之利，自是吉象。”这无得于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旅途中遇到好客的主人，酒肉款待。”这种看法很不妥：刚刚“遭劫挨打”，一下又得到了“酒肉款待”，变化未免太突然了。

上六 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逃进了洞穴，有三个未经邀请的客人到来了，只有恭恭敬敬地接待他们，才终归会吉胜。

速：邀请。陆德明《经典释文》：“速，马云：召也。”

三人：指下乾的三个阳爻。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三人，谓下三阳也。”

本爻写上坎不愿投降而循逃，下乾跟踪追击，最后争取获得宽大处理。这反映了作者的幻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疑古代故事。盖有人入其所居山洞之内，忽有未延请之客三人来，其人敬而礼之，终得吉福。”这是孤立地因文立义。李镜池《周易通义》：“途中投宿，接着有三位不速之客进来。主人一律殷勤接待，结果大家都好。”李氏释“入于穴”为有人途中投宿，不合《易》意。

䷅ 讼 第六

《说文》：“讼，争也。”从卦象看，下坎象征水，上乾象征天。《象传》：“天与水违行，讼。”这是说天与水互相乖违，发生争讼或斗争。水是在冲击天的。

屯、蒙两卦是以婚姻作为比喻，要周厉王运用婉转的策略去与武人斗争。本卦则是说武人力量强大，气焰嚣张，必须打退其猖狂进攻，与需卦上六爻辞“入其穴”的思想相承。

尽管矛盾的主导方面是比喻以周厉王为代表的上乾，但比喻以武人为代表的下坎却是主要陈述对象，因此下坎是主卦，上乾是辅卦。

䷅ （坎下乾上）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有了犯上作乱的行为，就会窒碍难行。如果提高觉悟，翻然改悔，中途也将吉利。倘若坚持到底，那就凶险了。武人只有以朝见周厉王而得到好处，任何冒险都是决无好下场的。

孚：实。指犯上作乱的事实，也就是犯上作乱的行为。

窒：《说文》：“塞也。”即窒碍难行。

惕：警惕。即提高觉悟，翻然改悔。

中吉：中途吉利。

终凶：坚持到底就凶险。

“讼”卦卦辞有一个断句的问题。王弼注：“有信而见塞惧”，是以“有孚窒惕”为句。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有孚窒一句。”后来朱熹《周易本义》断句从马融，而闻一多《璞堂杂志》、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则从王弼。窃以马融之断句较妥，因为“窒”是由于“有孚”，“中吉”是缘于“惕”，“终凶”是必然的结果。

卦辞针对下坎而言，是警告武人及时悔改，不要怙恶不悛，以免于终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战争中有所俘虏，但须恐惧警惕。”这是从郭沫若破“孚”为“俘”，还从闻一多破“窒”为“怪”（怪者，惧也）。复“窒惕”连读，因而有如此的译文。李镜池《周易通义》：“卦辞主要说获得俘虏，要警惕戒惧，防止俘虏逃跑。”这种解释与高氏一样。

初六 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在不长的时间内曾跟随武人去干犯君王，尽管受到武人的几句谴责，但终将吉利。

永：长，久。

小有言：指受到武人的一些谴责。

本爻是作者告诫武人的部下不要继续跟着干犯周厉王，即

使受到武人谴责，但迷途知返，就会得到宽大处理。这是在分化武人内部。

程颐《易传》：“有言，灾之小者。不永其事而不至于凶，乃讼之吉也。”这种解释很正确，如能结合具体实际讲就更好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所作之事中止，将小受他人谴责，但结果是吉。”这也是就辞句作出正确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贵族做事不能坚持到底，是腐败无能的表现。犯了小罪，后来终归没事。”这种解释未免过于随意：究竟凭什么肯定本爻主语是贵族？又不知凭什么说“小有言”是“犯了小罪”？

九二 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不能在犯上作乱中取得胜利，回去就逃走了，这使他采邑中的很多人家得免灾祸。

不克讼：不胜讼。克，胜。

逋：逃亡。《说文》：“逋，亡也。亡，逃也。”

邑人：采邑中的人。这里指武人的部属。

眚(shěng)：灾祸。

本爻是主卦下坎主爻。它表明：下坎去冲击上乾，一定无法取得胜利，结果只能是败退回去，并且逃走。主犯既逃，胁从者就会被周厉王赦免，所以说“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这表现了作者为周厉王所设想的对武人内部进行分化瓦解的策略。

本爻爻辞有一个断句问题。丁寿昌《读易会通》：“《释文》以‘而逋’绝句，当是旧读。”“程朱俱从《释文》，惟王注以‘其邑’为句。”看来以《释文》的断句为妥，今从之。因为本爻应承担“不克讼”的全部责任，所以“归而逋”。其余两个辅爻，或者以

“不永所事”，或者以“食旧德”，都得到宽大处理，于是“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李镜池《周易通义》以“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连读，说“一个贵族争讼失败了，回到采邑，奴隶逃跑了几百户”。这样就不能贯穿三爻，而孤立以为之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断句正确，但认为本爻是说“奴隶主虐其邑人，邑人讼之于上级奴隶主，其人败诉，将受惩罚，乃归而逃走，其邑人三百家得免于灾难”，则以意为说。

六三 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背弃武人的旧恩德，虽然以坚持正确原则而冒险，但终归吉利。如果有时跟着武人去从事反对君王的事，就决不会成功。

食：食言的“食”，意为背弃。旧德：上司在以前所给予的好处。李镜池《周易通义》：“旧德，从前狩猎所获得而贮存起来的食物。”“德，通得。”李氏这种解释，缺乏根据：通查《周易》“德”字用了五次，“得”字用了二十三次，实在没有借“德”为“得”的必要；何况二者含义也截然不同。

贞厉：因贞而厉，因坚持正确原则而碰上危险。背叛武人去投奔周厉王，这是忠，所以说“贞”；但难免遭到武人责罚，所以说“厉”。丁寿昌《读易会通》：“考《易》中厉字皆训为危。”

或从王事：或，无定代词；因为主语是“食旧德”的人，所以这里表时间。从王事，这里指跟随武人从事反对君王的事，坤卦六三爻辞也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但那是说王后从事于辅助周厉王的事，意思与此不同。

本爻同初六一样，也针对武人的部下说。初六只要求不老跟着武人去冲击周厉王，这里则进一步希望他们反戈一击，弃旧图新。《象传》：“食旧德，从上吉也。”“从上”就是要服从周厉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修其旧德，所占之事虽属危险，亦终吉。”这是破“食”为“飭”，释“飭”为“修”和释“贞”为“占”的结果。李镜池《周易通义》：“前半写生产斗争，后半写民族斗争。贵族以战争侵夺别人，注定要失败，所以‘无成’。”这是破“德”为“得”，释“王事”为“民族战争”的结果。

九四 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斗争不能取胜，回过头来接受周厉王的指示，这样就改变了自己的行动，以安于正道而吉利。

即：就，接受。

渝：陆德明《经典释文》：“变也。”是用马融的训释，一般都这样讲。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破“渝”为“渝”，训为“告渝”。这缺乏根据，不可从。

本爻是说，在跟随主爻九五去与下坎作斗争中，即使在一定时间还不能取得胜利，但只要回过头去向九五请示，改弦易辙，就会合于正道而吉利。这是针对厉王部下说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不胜诉，则返而从君上之命令告渝。”这除不必破“渝”为“渝”，并连着“命”读外，其余都正确。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写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斗争胜利的事。”窃以为不然：爻辞明明说“不克讼”，怎么能解释是斗争胜利？而且又从哪里看出这是被统治阶级的胜利呢？

九五 讼，元吉。

斗争，大吉。

本爻是辅卦上乾主爻，指明周厉王同武人进行斗争，必然会取得胜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讼事大吉。”这讲对了，但失于抽象化。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承上说的，意思是争讼是常有的事。‘元吉’属另一占辞，不一定连读。”李氏只单看一个“讼”字，如何能讲成“争讼是常有的事”？即使把《周易》看成占筮之书，又如何知道“元吉”属另一占辞？而“不一定连读”，则更是游移不定之辞。

上九 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有时候赐给部下牛皮大带，但一个早上之内又接二连三地褫夺下来。

或：有时候。

锡：赐。《公羊传》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锡者何？赐也。”

鞶带：用牛皮做的带子，束在腰上，用以佩玉，是所谓命服的一部分。

终朝：整个早上。《洪范·五行传》：“平旦至食时为日之朝。”

三：表多次。

褫(chī)：夺取。

本爻是说，在追随主爻九五与下坎作斗争中，尽管一开始也立下功劳，得到优厚的赏赐，可是后来却犯了错误，就接二

连三受到觊夺，这表明周厉王赏罚分明，对内部严加整顿。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本爻是说“当时贵族当权派在委任官职时，三赐三夺。反映了贵族任人唯亲，互相倾轧，矛盾斗争相当尖锐”，这种解释，因脱离了具体语言环境，近于附会。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王侯或赐其人以鞶带，然在一日之间，三次下令夺回之，其宠荣不可保。”这是一种抽象的解释。

䷆ 师 第七

“师”：师旅，军队。从卦象看，下坎象征水，上坤象征地。水被压在地底下，要冲开地面流出去。这一卦象，表明周厉王对于武人的抑制要给予有力的突破。因此，《周易》的作者就提出了厉王对武人必须进行讨伐的主张，把讼卦九五爻辞“讼，元吉”从防御取得胜利的思想引向了积极主动的方面。

下坎主爻九二爻辞“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鞶”，同讼卦上九爻辞“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一样，表现了君王的赏罚分明。还值得注意的是，下坎六三以迫近敌人上坤而惨遭杀伤，以致“师或舆尸”，初六以远离敌人上坤而好整以暇，从而“师出以律”：结合起来就说明了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确实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

下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坤一直处于受支配的地位，是辅卦。

䷆ (坎下坤上) 师：贞，丈人吉，无咎。

作战必须运用正确的策略，这只有选拔老谋深算的人当统帅才吉利，而没有什么坏处。

贞：正，指作战的正确策略。

丈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子夏传》作‘大人’。”并加上按语：“《子夏传》作‘大人’是也。”吴澄《易纂言》：“丈字盖大字之讹。”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易》恒言大人，无言丈人者”，也认为“丈”字是“大”字的讹误，“丈人”应改为“大人”。但王弼注：“丈人，严庄之称也”；程颐《易传》：“丈人者，尊严之称”；朱熹《周易本义》：“丈人，长老之称”，都认为《子夏传》不可信，应该尊重原文，仍作“丈人”。窃按《周易》实际，“大人”无例外是指周厉王，而这里显然是说统兵的主将，就不能是“大人”了。关于“丈人”的解释，以王夫之《周易内传》的“为壮猷之元老”为最好，因为“壮猷之元老”是老谋深算，善于运用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策略的。李镜池《周易通义》：“丈人，军队的总指挥。”“丈人又引作老人之称，能做总指挥的，也往往是年长而有作战经验的。”说亦近是。

本卦卦辞表明，周厉王如果要用武力打击与之对立的武人，那么选择将才是非常重要的。

《彖传》：“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突出了王字，最能得卦辞微旨。

初六 师出以律，否臧凶。

军队出动要有严明的纪律，纪律不好就危险。

律：纪律。

否臧：朱熹《周易本义》：“否臧，谓不善也。”丁寿昌《读易会通》：“《本义》以否为不，从先儒也。”“盖古文作不，今文作否。不臧即失律之义。”

本文说明出师讨伐武人，必须纪律严明。

《象传》：“师出以律，失律凶也。”解释正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兵出必以律，不然，其师虽壮亦凶。”《周易大传今注》：“师出须有纪律，有人不遵守纪律则凶。”高氏或破“臧”为“壮”，或破“臧”为“遵”，都没有必要。李镜池《周易通义》：“行军要有纪律，纪律不好则打败仗。”这就讲对了。

九二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有老谋深算的丈人在军队中充当统帅就吉利，没有坏处。周厉王还多次给以宠命，表示嘉奖。

在师中：此句承卦辞而来，主语是丈人。

三：表示多次。

锡命：锡，赐。命，表示宠信的嘉奖令。

本文是主卦下坎主爻，意思与卦辞一致。它特别指明了周厉王应当表彰有功，以鼓励大臣效劳，使战争取得胜利。

《象传》：“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承天宠”是丈人得到周厉王宠信，“怀万邦”是周厉王通过宠信的丈人使天下诸侯归心。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身在师中，告而无咎，王三次锡命以奖赏之。”李镜池《周易通义》：“君王三次嘉奖。”这些都讲得很清楚，只是不宜把“三”字讲成实数。

六三 师或舆尸，凶。

军队有时用车子拉尸体，凶险得很。

或：有时候，无定代词

舆：车子。这里是说用车子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卢氏曰：“尸在车上，故舆尸凶矣。”

本爻紧邻上坤，迫近敌阵，因注意策略不够，遭到重大伤亡。这从反面证明了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正确。从爻辞看，周厉王部队将一度牺牲较大，但不影响整个战争，仍以有利于周厉王而告结束。《象传》不理解这一点，所以说：“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六四 师左次，无咎。

军队向后退避并驻扎下来，才没有坏处。

左次：程颐《易传》：“左次者，退舍也。”丁寿昌《读易会通》：“吴草庐曰：‘按兵家尚右，右为前，左为后。’”左次就是向后退避并驻扎下来。

本爻是警告武人，大兵所至，势不可挡，只有退避，才可不受歼灭。

《象传》：“左次，无咎，未失常也。”朱熹《周易本义》：“知难而退，师之常也。”这些都把爻辞的意思讲反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其师舍于左则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可能左方地形有利，故在那里作较长时间的驻扎。”这些都是对左次应该讲成“退舍”，还不太清楚。

六五 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顺从周厉王，就有前途，如同打猎有飞禽走兽，只要去猎取，就得到好处；即使被人议论为前倨后恭，也没有坏处。否则，大儿子统兵出战，二儿子会用车子拉尸体回来，用心再正确也凶险，何况用心根本不正确？

田有禽：田，打猎。禽，鸟兽的总名。

利执：利以执，以捕获鸟兽而得到好处。

言：议论。

本爻爻辞从王弼以来，多断为“田有禽，利执言”，把“言”字连“执”字读。丁寿昌《读易会通》：“尝考执言，即执讯也。”于是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也说：“执言，犹执讯也。”根据陈奂《诗毛氏传疏》“执讯”是“生得敌人，听断其辞”，从而“执言”也成为武人在抓俘虏审讯，与本爻内容相反，因此执言不能连读。

长子：大儿子。

弟子：次子。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吕氏春秋原乱篇：‘乱必有弟’。高注：‘弟，次也。’通作第，《小尔雅广诘》：‘第，次也。’然则弟子犹言次子矣。”

本爻启发武人，只有亲近周厉王，才福祿无穷。但事实上他们却背叛周厉王，因此将有大兵压境，免不了要失败。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田猎得禽兽，利于执行其言，将无咎；长子为主将，帅师出征，次子战败，以车载尸，是任用亲人，贻误戎机。”这是只就辞句作解释。而释“执言”为“执行其言”，则是根据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荀爽的话。李镜池《周

易通义》引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易》言‘田有禽，利执言’者，意谓田事多获，如军中杀敌致果之象。”这是把“执言”讲成“执讯”，其不当已于上文辨明。

上六 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周厉王有命令：封建诸侯和任命卿大夫，小人都不能用。

大君：孔颖达《周易正义》：“谓天子也。”在《周易》里，“大君”都指周厉王。

开国承家：程颐《易传》：“开国，封之为诸侯也。承家，以为卿大夫也。承，受也。”按《孟子·梁惠王》上：“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这是诸侯称“国”，大夫称“家”的证明。

小人：指反对周厉王的人。

本爻是作者借周厉王的口警戒武人，一定要忠于王室并作出贡献，这样才能得到重大报酬。否则就是小人，必然予以摒弃。这联系六二爻辞“王三锡命”来分析，可以看出：《周易》作者是希望厉王坚持赏罚分明的原则的。

孔颖达《周易正义》：“若其功大，使之开国为诸侯。若其功小，使之承家为卿大夫。小人勿用者，言开国承家，须用君子，勿用小人也。”这些话把本爻的含义讲得很明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大君将有封赏之命令加于其人，或开国为诸侯，或受邑为大夫，但庶民则不可有所作为。”李镜池《周易通义》“赏功只限于贵族、长子、次子等；小人指当兵的，只有为贵族卖命，没他们的分。”高氏和李氏都没有采用孔颖达之说而故意立异，殊不足取。

䷇ 比 第八

“比”：亲近，亲附。从卦象看，下坤象征地，上坎象征水，水在地上流，有时难免泛滥冲决，但地以其平坦广阔的形态，总能使它归于安静，以相互亲比而无间。很明显，下坤是比喻周厉王，上坎是比喻武人。武人犯上作乱，暂时凌驾于周厉王之上，但周厉王却能主动地从朝廷之内去与他们亲比，进行安抚和怀柔，使之深受感动，向化归心，从而“不宁方来”，天下太平，西周王朝就可以中兴了。讼、师两卦都强调要用武力去对付武人。本卦则突出安抚怀柔，体现了作者的两手的策略思想。

下坤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坎是辅卦。

䷇ (坤下坎上)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中兴事业将是吉利的，但必须了解武人的情况，断定他们的思想动态，还要发扬光大自己永远有诚的正确品德，才没有坏处。这样，不安宁的邦国都会来朝，后到的就将有杀头的危险。

原，筮：孔颖达《周易正义》：“原，穷其情；筮，决其意。”这已不认为“筮”是占筮。程颐《易传》：“‘筮’谓占决卜度，

非谓以蓍龟也。”这些解释都非常正确。但朱熹《周易本义》却把“原筮”讲成“再筮”。李镜池《周易探源》认为“原筮之原”，“解作再更好。”又说：“原筮谓不同占者的并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则把“原筮”解释成原来的筮，以为是“后人追称旧筮之辞”。高氏和李氏对“原”字讲得互有异同。李氏时而训“再”，时而训“并”，不免自相矛盾；对“筮”字则二人都认为是占筮。笔者在解释蒙卦时已辨明了“筮”不指占筮而是用为比喻。这里也不指占筮，而抽取“筮”所包含的“断定”这一意义。《周易》作者在革卦九五爻辞宣称“大人虎变，未占有孚”，是说大人如果象老虎那样文采斐然，即使没通过占筮，也会非常见信于人。这证明《周易》作者并不相信占筮。因此蒙卦和本卦的“筮”字都不必与占筮硬相牵合。

元永贞：元，大；永，永远；贞，正确。从初六爻辞强调“孚”看，这里“贞”是指有孚而言。元永贞即发扬光大永远有诚的正确品德。萃卦九五也有“匪孚，元永贞，悔亡”的话。

不宁方来：王夫之《周易稗疏》认为“不宁方”就是《诗经·大雅·韩奕》的“不庭方”。毛传：“庭，直也。”引申为平，训释为“安”。“不庭”就是“不安”，“不安”就是“不宁”，从而“不宁方”就是“不庭方”。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加以发挥：“宁，安也。方，犹邦也。”“不宁方谓不安静之邦，即好为乱之邦也。”“不宁方来，谓不宁之邦来朝也。”

后夫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诸侯朝王，后至者诛，故曰‘后夫凶’”。

卦辞主要针对主卦下坤说。它希望周厉王用“孚”去安抚武人，以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初六 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有了诚去亲比武人，就没有坏处。诚象瓦罐装满食物一样丰盈，到头来还会有别的好处。

有孚盈缶：比喻诚的充实而不可以已。盈，满。缶，装食物的瓦器。

本爻强调周厉王有孚的重要作用，并贯穿于六二和六三两爻。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说：“上孚字即俘虏之俘，下孚字指俘掠之宝物，亦可读为宝。”其破字立说，全非卦旨。

六二 比之自内，贞吉。

从朝廷之内去亲比武人，就合于正道而吉利。

本爻是主卦下坤主爻，它与卦辞所陈述的思想一致。从朝廷之内去亲比武人，是说周厉王在主动进行工作。而亲比必一本于诚，则是当然的。

象传：“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这是说从内向外去亲比，就不会有失误。虽然说得抽象，但大体上是对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比之自内’，臣在朝内辅其君。”这是适得其反。李镜池《周易通义》：“‘比之自内’，从国内做到和睦团结。”这与原义无关。

六三 比之匪人。

对于那些不该亲比的人，也还是要与他们亲比的。

比之匪人：即比之于匪人。于，对于。匪人，非其人，不

该亲比的人，这里是指武人。武人犯上作乱，本不能容忍，现在却要亲比他们，所以说“比之匪人”。

本爻进一步强调应当宽大为怀，对武人要不究既往，并以安抚，这样中兴事业才会成功。但《象传》却说：“比之匪人，不亦伤乎？”于是后来不少人都把本爻看成凶爻。陆德明《经典释文》：“王肃本作‘比之匪人，凶’。”这里就直接加了“凶”字。丁寿昌《读易会通》：“六三不言凶、悔、吝者，不假言也。王肃本愿加凶字，妄矣。”这还是以本爻为凶悔吝，只不过不必讲出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有凶字意较备。”李镜池《周易通义》：“《释文》引王肃本，匪人下有凶字，很对。”这也是跟着《象传》走的。

六四 外比之，贞吉。

从朝廷之外去亲比周厉王，就合于正道而吉利。

本爻属于上坎，说的是武人。鼓励武人主动亲附周厉王，接受周厉王的怀柔。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外比之’，臣在朝外辅其君，如大将出征、大臣出使等是。”这也是适得其反。李镜池《周易通义》：“‘外比之’，与外国联盟，互相亲善。”这也与原义无关。

九五 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武人表面上跟周厉王亲比，使周厉王多次追求都达不到目的。这犯了严重错误，但对部属不加以责怪，还是吉利。

显比：指武人的阳奉阴违。显：明显，表面。

王用三驱失前禽：三驱，孔颖达《周易正义》：“褚氏诸儒皆

以为三面著人驱禽。”即把左、右、后三个方面的野兽都驱赶到中央来，比喻多次追求。失前禽，失掉了前面所有的野兽，比喻达不到目的。这句爻辞是用田猎作为比喻，要周厉王警惕武人以表面顺从，使之一无所获。

邑人不诫：邑人，与讼卦九二爻辞的“邑人”相同，指武人的部下。诫，教诫，责备。这句爻辞是警告武人，自己犯了错误应该自己承担，不要委过于部属，用来作为阳奉阴违的借口。

上六 比之无首，凶。

想与周厉王亲比而没有带头的，那就凶险。

本爻是说武人不能只空谈与周厉王亲比，而是要拿出行动来。如果没有一个带头的，仍然是自外生成，难免于“后夫凶”了。这是对武人的又一次警告。

无首：无为首，即没有带头的。与乾卦“见群龙无首”的“无首”相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比之无首者，臣辅其君而罹杀身之祸。”这是他从解释“见群龙无首”为“首为云蔽”所作出的引申。李镜池《周易通义》采其说：“无首，丢脑瓜。”高的和李氏没有正确地理解《周易》的“无首”的含义。

䷉ 小畜第九

“小畜”是所畜养的还小。孔颖达《周易正义》：“所畜狭小，故名小畜。”从卦象看，下乾象征天，上巽象征风，这诚如《象传》所说是“风行天上”，是天在畜风。有了风就会起云，所以卦辞说：“密云不雨”；起了云就会下雨，所以上九爻辞说“既雨既处”。这些都体现了事物的发展变化从微小到壮大的过程。因此，“小畜”并不是始终所畜者小，而是从所畜者小演化到所畜者大。这说明周厉王的怀柔在开始收获还小，经过一系列工作，就会有较大成绩，武人纵然狼子野心，也终将就范。本卦与比卦的联系是紧密的。下乾比喻周厉王，是矛盾的主导方面和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巽比喻武人，是辅卦。

䷉ (乾下巽上)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中兴事业会顺利，就象天上已经起风，乌云从西郊涌来，暂时没下雨，终归会下雨一样。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附考：“小过六五亦云：‘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象传曰：‘密云不雨，已上也。’……谓密云已自西郊上升于天也。”密云从西郊上升于天，将随风至京邑降雨，这联系上九爻辞“既雨既处”，可以知道。

卦辞用起云将会下雨，比喻微小可能成为壮大，指出怀柔武人会逐步取得可喜的成果。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小畜犹小牲也。”“可用小牲举行享祭也。”这与小畜之义全不相干，按之于卦爻辞无一相合。李镜池《周易通义》：“在我西郊一带的天空升起了密云，但终于还是没有下雨，这是一种旱象。”此说与本卦之义相反。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吉。

从循环的道路上回来了，有什么坏处？很吉利嘛。

复自道：本爻是从履卦上九折而向下变来。所以说“复自道”。道，道路，这里指循环的道路。《周易》一共有四个“道”字，这是第一次出现。另外三个“道”字，除了复卦卦辞“反复其道”的“道”作道路解外，其余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这两个道字都指客观唯心主义本体。

凭什么说这一爻是履卦上九折而向下变来？履卦的卦象是䷉，其上九折而向下成为䷉。其上九是否折而向下？从作者遵奉循环论一卦六个爻总是循环不停看，这是必然的。何况履卦上九爻辞还说“视履考祥，其旋元吉”，而旋就是回过头来折而向下呢？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出而能返，尚何咎哉？不徒无咎，且吉也。”这是只训释辞句。李镜池《周易通义》：“农民劳动艰辛，经常出事故，能平安回家就吉利了。”这是把本卦作农业专卦看。

九二 牵复，吉。

履卦初九被牵引着升而向上，成为阳形成的下乾主爻，所

以吉利。

牵复：履卦上九既然转成小畜初九，履卦初九就被牵引着向上运动变成本爻。说是“复”。乃指出这是循环运动。

本爻是主卦下乾主爻，以它的吉利说明周厉王怀柔武人大有前途。

朱熹《周易本义》：“九二刚中，与初九牵连而复，亦吉道也。”除了刚中是用爻位说外，其余都正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牵复者，被人挽引而返也。”这只是解释辞句。李镜池《周易通义》：“说的是收割前后，农民要把农产品拉回来。”释“牵复”为“把农产品拉回去”，是把本爻纳入于农业专卦的框子里。

九三 與脱輻，夫妻反目。

车子脱了伏兔，夫妻有了争吵。

輻：陆德明《经典释文》：“輻本又作輹。”焦循《易章句》：“輻当作輹。”輹也叫伏兔。王筠《说文释例》：“伏兔以一木为之，圈其中以含轴，如缚之者然。”《说文》：“輹，车轴缚之。”从爻辞是“與脱輻”，不是“轮脱輻”看，以作“輹”为长，因为“輹”属于“與”，“輻”属于“轮”。“輻”是车轮中凑集于中心毂的直木，而“輹”则是车箱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头。

反目：孔颖达《周易正义》：“夫妻乖戾，故反目相视。”

由于初九和九二都吉利，就要警惕在吉利后面所潜伏的危机。作者在这里以凶事相警告，是要防患于未然，把怀柔武人的工作顺利进行下去。

《象传》：“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这只就辞句作解释，高

亨《周易古经今注》“此乖离之象也。”意思与《象传》相同。李镜池《周易通义》：“在运农产品的路上，车子坏了一个轮子，夫妻互相埋怨。”这仍然是纳入了农业专卦。

六四 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有了诚心，就会摆脱危险，敬畏地走出来，没有坏处。

血去：需卦六四有“需于血”，是说武人如同在血泊中等待，处境极为危险。“血去”是从血泊中离开，比喻放弃反对周厉王的危险立场。去，离开。

惕出：敬畏地走出来，意指武人老老实实在地投降。

本爻指出武人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要树立诚心，弃暗投明，接受周厉王怀柔，这样才有出路。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可得俘虏，忧患将去，远出可以无咎。”这是认为：“孚，古俘字。血借为恤，忧也。惕借为遯，远也。”以破字过多，难以信从。李镜池《周易通义》：“当敌人来抢粮食时，把他们俘虏了。不过，忧患虽去，还要引起警惕。”不知李氏从哪里看出有敌人来抢粮食？他也破“血”为“恤”，训为忧患，而把“惕出”讲成“引起警惕”，也与原义不合。

九五 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有了诚心还使之不断增长，是由于相邻的主义有诚心带动起来的。

挛如：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说：“挛，连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相牵系不绝之名。”都认为是形容诚的不断增长。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却说：“挛如犹挛然，拘系之貌。”这是释

“孚”为“俘虏”，释“牵如”是用绳子捆起来。李镜池《周易通义》也解释为把俘虏“捆得紧紧的。”高氏和李氏都把“孚”讲成“俘虏”，以致影响到对牵如作出正确训释。

富以其邻：即以其邻富，也就是由于邻居而富。在这里“富”指“诚”被带动着不断增长。邻，指主爻六四。

本爻进一步强调武人要有足够的诚心接受周厉王的怀柔。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天已经下雨，雨又已经停了，还应该用柔顺的德行承奉君子。如果不这样，妇人即使思想正确也危险，因为好象月亮将近十五，阴气太盛，君子行动起来可就凶险了。

既雨既处：既，已经。处，停止。“既雨”比喻所蓄已大，武人接受怀柔。“既处”，比喻武人仍有反复。

尚德载：尚，还。德，柔顺之德。载，坤卦《象传》“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载”，意思是承奉。这句话是要求武人一直恭顺下去。

妇贞厉：古人以妇女为阴性，常比喻小人。这是说武人如果不听命于周厉王，即使思想正确也危险，何况思想根本不正确。

月几望：几，接近。农历十五日为望日。古人以月亮为阴性，常比喻小人。这是说武人强大，对周厉王有威胁。

君子征凶：君子，指周厉王。征，行，指行动。

本爻是作者设想周厉王怀柔武人已有显著成绩，但担心他们故态复萌，所以要求他们坚持柔顺之德。同时着重指出，当

时客观现实是武人力量很大，不易控制，要随时防止他们对周厉王造成危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读“德”为“得”，释“尚德载”为“得他人以车载之”，与原义相去很远。李镜池《周易通义》也读“德”为“得”，还读“载”为“栽”，释“尚德载”为“还可以栽种作物”。这与原义更无一而合。

䷉ 履 第十

本卦卦象是泽水冲击天空，下兑象征泽，比喻武人；上乾象征天，比喻周厉王。这是说武人在向周厉王篡位夺权，“武人为于大君。”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是作者向周厉王献计献策，要他暂时忍耐，不予反击，从退让中去求得进取，也就是通过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手段，来达到化柔为刚和变弱为强的目的。“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对这一点讲得更清楚。至于对待武人，作者则很严厉：既要他们一如平时，安分守己，又指出必须去掉妄想，不能窃据大君尊位。这表现了强烈的敌忾情绪。

本卦变成小畜卦，是周厉王摆脱武人逼迫，并教导武人，使之“血去，惕出”，不再犯篡夺的罪行。本卦承接小畜卦，是倒转过来把周厉王最大的厄运作了补充，并说明只有转化为小畜卦，才是最好的出路。

上乾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兑处于陪衬地位，是辅卦。

䷃ (兑下乾上)〔履〕：履虎尾，不咥人，亨。

老虎尾巴被踩着了，但老虎并不咬人，这说明中兴事业将顺利开展。

苏蒿坪《周易通义》：“诸卦名与辞（卦辞）皆不连为一句，独履、同人、艮三卦各与辞连。以《彖传》释名释辞之例考之，三卦皆脱去卦名而独存其辞也。”苏氏意见正确，但还应加上否卦，全书脱去卦名的一共是四个卦。

履虎尾，不咥人：履，踩，这里用成受动，指被踩。本卦履字有些是施动（主动）、有些是受动（被动）、体现了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所说的“施受同辞”。咥：咬。

亨：亨通，顺利。

初九 素履，往无咎。

象平常那样走下去，前进就没有问题。

素履：按照平常的态度行事。素：平素，平常。王夫之《周易内传》：“素如《中庸》素其位之素，如其所当然之谓。”孔颖达《周易正义》：“履，谓践履也。”训释都很正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认为“素履”是《周礼·屨人》的“素屨”，或《仪礼·士冠礼》的“白屨”；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则说“素履即丝履”，都把履看成名词，与“屨”同。其实，段玉裁早已辨明，在先秦，“履”是动词，“屨”是名词，不能混淆。这在《周易》中也得到证明，例如，本卦和离卦、归妹卦的“履”都是动词，而噬嗑的“屨”是名词。

本爻警告武人，要一如平日，老实地臣服于周厉王，不可

胡作非为。

程颐《易传》：“安其卑下之素而往，则无咎。”实有得于本爻微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素履往’比喻以朴素坦白之态度行事，此自无咎。”高氏也认为是比喻人的行事，但不及程氏切贴。李镜池《周易通义》以“素履”为句，释为“行为纯洁”，与原意不合。

九二 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走在广阔无垠的大道中，连囚犯也会以正确而吉利。

履道坦坦：道，就是随卦九四爻辞“有孚在，道以明”的“道”，指客观唯心主义本体。坦坦，非常平坦。《周易》的作者认为“道”是宇宙的主宰，其作用无穷。人们遵循着它的规律办事，就会逢凶化吉，无往而不利，所以下文说“幽人贞吉”，即连囚犯也会以思想趋于正确而吉利。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训“道”为“途径”，这是把“道”讲成道路之“道”，欠妥。

幽人：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是“谦退幽居”的人。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在狱中，故称幽人”。按虞说甚确。

本爻说明武人以犯上作乱而如同囚犯，但只要悔悟，与道相合，就会吉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足踏大路坦坦而平，比喻人进入平安之环境。囚人离去监牢，获得自由，有似于此。”李镜池《周易通义》：“履道指行为素养。”“为人达观，胸怀坦荡，即使无事坐牢也不忧愁，所以贞吉。”这对“幽人”的看法都正确，但对“道”则理解得还不够。

六三 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眼睛瞎了却希望能看见，脚瘸了却希望能走路，怀着非分之想去踩老虎尾巴，老虎就会咬人，这很凶险。武人做到了君王，其凶险不正是这样吗？

眇能视，跛能履：这两句是说没有条件去做的事情却希望去做，比喻有非分之想。“眇能视”是眇而求其能视，“跛能履”是跛而求其能履。

武人为于大君：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武人无大君之位，而据大君之位，亦将以妄行遭祸。”解释非常正确。遍查西周历史，除了《史记·周本纪》的“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以及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的“伯和篡位立”以外，更无武人篡位为君的事。因此，“武人”当指周、召二公或共伯和。他们集文武大权于一身，而篡位首先要使用武力，因而《周易》作者便称他们为武人”。

本爻警告武人不要篡夺王位，联系巽卦初六爻辞“进退，利武人之贞”，即已妄进，必后退，才合于当一个武人的正道而得到好处看，可以知道《周易》作者对“武人为于大君”是严加谴责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比喻人无其才能而任其职事，致遭祸败。如武人无治国之才能，而做大国之君，是其类。”按“大君”不能解释为“大国之君”。李镜池《周易通义》：“虎象征武人。武人掌握军权，就往往成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故有凶兆。”李氏说“虎象征武人”，是看错了对象；而说

武人“成了最高统治者，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则完全讲对了。

九四 履虎尾，愬愬，终吉。

老虎尾巴被踩着了，倘若老虎恐惧警惕，还终归吉利。

虎尾：虎比喻上乾，这是上乾最下一爻，所以说是虎尾。王夫之《周易内传》：“四体乾刚而居后，虎尾也。”

愬愬：恐惧警惕的样子。

本爻要暂受武人迫害的周厉王克制忍耐，徐图恢复，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履虎尾’比喻人触犯强暴之人，踏上危险之境地。然能恐惧警惕，严加防备，终归于吉。”这是把虎所比喻的对象看错了。李镜池《周易通义》：“梦见踩到虎尾，很害怕。但最后没出事，所以说‘终吉’。”李氏以本爻难于理解，本爻故归之于梦。

九五 夬履，贞厉。

把踩老虎尾巴的人撕得碎裂，虽然做得正确，却会造成危险的后果。

夬履：夬(guài)，断裂。履，指履者，踩老虎尾巴的人，也就是武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夬履者，断裂之履也。”“著夬履以行，将有伤足之虞，故曰夬履，贞厉。”这是把“夬”看成定语，与“履”合成名词词组，再在前面加动词“著”，在后面加动词“行”，与原意不合。李镜池《周易通义》：“夬履：行为急躁莽撞。夬是快的本字，从夬的字如决、跌，赓等都有快速的意思。”这是以“夬”为“快”，以“夬履”为“快行”。但即使“夬

履”可以讲成“快行”，也不等于是“行为急躁莽撞”，因此难以信从。至于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把“夬履”解释为“葛履”则更难令人索解了。

本爻是主卦上乾主爻，强调柔退的重要，反对在条件不成熟时就对武人采取强硬手段。这与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的思想是一致的。

上九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看到有人来踩（即“欺侮”）而研究最好的对付办法，结果是回过头来折而向下最吉利。

考祥：考，研求；祥，善，即“最好”的意思。考祥就是研究最好的对付办法。

其旋元吉：孔颖达《周易正义》：“旋，谓旋反也。”丁寿昌《读易会通》：“旋反于下而元吉。”这些都是说本爻折而向下成为小畜初九，以摆脱被踩状态，因此大吉。

本爻强调循环的好处，并与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思想结合，使周厉王重新臣服武人，起衰为盛。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视焉履焉，以登于庠，其还也大吉。因其所往者是吉善之地。”以“视履”为并列结构，又释“考”为“登”，破“祥”为“庠”，所以不能信从。李镜池《周易通义》将本爻爻辞读成“视履，考祥其旋，元吉。”释“视履”为“行为审慎”，释“考祥其旋”为“周详而反复地考虑”。这从断句到解释都与愿意众不合，难以使人信从。

䷊ 泰 第十一

《序卦传》：“泰者，通也。”“通”就是通泰、亨通，但本卦的卦名和卦象却相反。下乾象征天，上坤象征地，天在下，地在上。从表面上看，这是天地颠倒，否塞不通，卦名应该是“否”而不是“泰”。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称之为“泰”呢？要弄清这一点，就应当懂得《周易》的循环论。本卦卦辞“小往大来”，指出了上坤一定会从卦的反面折而向下，下乾一定会从卦的正面升而向上，结果卦象来一个大翻边，由否塞变为通泰，而卦名就是着眼于变的结果讲的。

前人由于不了解《周易》的方法论，在理解本卦时就出了问题。《国语·晋语》记载晋董因迎公子重耳渡河时筮了一卦，“得泰之八”，并解释说：“是谓天地配，亨。”董因先用泰卦的卦象是乾下坤上，乾为天，坤为地，以说明天虽然在下，但天气却在上升；地虽然在上，但地气却在下降，于是天与地就很好地配合起来了。后来《彖传》就据此讲成“天地交而万物通”，《象传》也说是“天地交，泰”。于是从王弼以下，直到当代的任继愈，皆沿其说。任继愈在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指出：“天气属阳，地气属阴。阳气上升、阴气下降，就象征着天和地的交感变化。”这些解释都不符合本卦原意。又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小往大来者，所失者小，所得者大也。”这是随文生训，并为李镜池《周易通义》所信从。

本卦和下面的否卦都带有小结的性质。通过“否”变为“泰”，“泰”变为“否”，“否”再变为“泰”并凝定于“泰”，说明周厉王将由暂时的否塞，几度转化，终必达到通泰而不移之境。这是《周易》作者为西周王朝的中兴提供理论根据。

本卦下乾是主要陈述对象，并左右全卦局势，是主卦，上坤是辅卦。

䷊ (乾下坤上) 泰：小往大来，吉，亨。

上坤折而向下，下乾升而向上，否塞变成通泰，这就吉利，中兴事业也将顺利开展。

小往大来：孔颖达《周易正义》：“阳主生息，故称大；阴主消耗，故称小。”阳指下乾，阴指上坤。往，折而向下；来，升而向上。

卦辞开宗明义指出了循环的好处，便于我们理解本卦的内容。如前所说，《彖传》解释卦象是错误的；但说“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则有一定的见地。经过循环，周厉王由暂时的否塞转变成为通泰，是中兴之道长；武人则由暂时的通泰转变成为否塞，是犯上作乱之道消。

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把茅草连根带叶拔起并牵动它的同类，这样行动就吉利。

拔茅茹以其彙：茅，茅草。茹：王弼注：“相牵引之貌也。”以，王引之《经传释词》：“以犹及也。”就是并的意思。彙，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说：“汇，类也。”

“拔茅茹以其彙”是比喻。本爻居下乾最下，它向上升会

牵动其它两爻一起运动，构成循环。这好象拔茅草，拔动一根，同类的接二连三也被拔起。王弼注：“三阳同志，俱志在外。初为类首，已举则从，若茅茹也。”讲的正是这种意思。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茅草及其同类之物，有害于禾稼，必须连根拔去之，亦易于拔去之。比喻国事，茅类生于田中犹敌国入侵本国，茅类必须拔去犹敌国必须征战，茅类易于拔去犹敌国易于驱走。”高氏说比喻国事，似是训“征吉”为征伐吉利所致。按《周易》中的“征”有两义：一为行动，这用得最多，包括本爻的“征”在内；一为征伐，用得很少，如谦卦上六“利用行师征邑国”。本爻的“征”既不是征伐，高氏的说法就没有根据。李镜池《周易通义》：“这当是古人过采集生活时留下的谚语，作者引来说明泰的含义。”这如何能说明循环呢？

九二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容的范围非常宽广，携带着两个朋友徒步涉河，不把他们远远丢开。这样即使没有收获，也将以合于中道而见重，何况收获还很大呢？

包荒：包，王弼训为“包含。”即包容。荒，《说文》：“水广也。”“又大也。”本爻是主卦下乾主爻，它上包初九，下包九三，包容广大，所以说：“包荒”。与蒙卦主卦下坎九二以上包初六，下包六三而说是“包蒙”相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包疑借为匏”，李镜池《周易通义》从之，认为“包荒”是“把瓠瓜挖空”，“绑在身上渡河。”高氏和李氏都把爻辞孤立起来解释，而破字亦无据。

冯河：《尔雅释训》：“冯河，徒涉也。”即徒步过河。这是比

喻。本爻携带着初九和九三两个辅爻一起升而向上，进入上坤以折而向下所让出来的位置，就好象徒涉渡过河一样，以说明困难虽然不小，但行动却是很坚决的。

不遐遗朋：遐，远。遗，弃。朋，朋友，指初九和九三两个辅爻。这句是说不把初九和九三两个辅爻远远丢开，一定带着它们共同升而向上。

亡得：没有收获。亡，同无。

尚于中行：以合于中道被看重。尚，崇尚，看重。于，以，表原因。中行，中道。《周易》共有五个“中行”，除本爻以外，还有复卦六四爻辞的“中行，独复”，益卦六三爻辞的“有孚中行”，六四爻辞的“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夬卦九五爻辞的“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其中除“中行，独复”的“中行”是指半途外，其余都作“中道”解释，意味着不偏不倚，至当不易。这些“中行”，都是“孚”（诚）的体现，是主观唯心主义的重要方面，而客观唯心主义的“道”也是从这种“中行”演化出来的。

本爻爻辞历来有不同的断句和解释。从王弼到郭沫若都断为“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王弼注：“用心宏大，无所遐弃，故曰‘不遐遗’也。无私无偏，存乎光大，故曰‘朋亡’也。如此乃可以‘得尚于中行’。尚犹配也，中行谓五。”这是用了相应说，当然错误。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则把“中行”看成人名，认为指的是“春秋时的荀林父”也不可信。只有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在“不遐遗朋”逗断，很可取。

九三 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没有平地不变斜坡，没有前进而不回头，艰苦地保持着循环正道就没有坏处。不要担心有那些循环的事实，发展下去会得到大福。

无平不陂：平，平地。陂，斜坡。

艰贞：王弼注：“艰而能贞，不失其义。”朱熹《周易本义》：“艰难守贞。”都是艰苦地保持正道的意思。贞，正，指《周易》作者所崇信的循环的正道。

勿恤其孚：勿，不要。恤，考虑。孚，实，指循环的事实。

于食有福：于，往，发展。食，受纳，可引申为获得。有福，大福。“有”用在名词前充当定语，就具有形容词性质，意义是“大”，如“有周”是“大周”，“有庙”是“太庙”（古代“大”和“太”是一个字），“有福”是“大福”。

本爻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说明循环的普遍性，是作者勉励周厉王体察天道循环之理，重新干起，去完成西周王朝的中兴事业。

程颐《易传》：“物理如循环，在下者必升，在上者必降。”

“阳降于下，必复于上；阴升于上，必复于下，屈伸往来之常理也。”程氏结合阴阳上下往复运动来解释本卦的循环，具有卓见。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占问患难之事，谓之艰贞。”训“贞”为“占”，对本爻不得其解。李镜池《周易通义》：“艰贞，旱象之占。”也训“贞”为“占”，而且训“艰”为“旱”，对本爻更失其义。

六四 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象鸟一般翩翩飞翔，不依靠邻居帮忙，更不因为有了循环的事实而停止自己的运动。

翩翩：鸟飞翔的样子。比喻本爻主动进入循环，升而向上，象鸟那样展翅翱翔。

不富以其邻：不依靠邻居的帮助致富，比喻不依靠相邻的主爻六五帮忙，本爻自己就行动得十分积极主动。

不戒以孚：戒，防禁，可引申为停止。孚，实，指循环的事实。这是说，本爻不以有循环的事实就停止自己的行动，而是积极介入，任其循环。

本爻属于上坤。以随着上六、六五折而向下，是动在最后。而动得这样积极，说明循环是自然而必然的。程颐《易传》：“翩翩，疾飞之貌。四翩翩就下，与其邻同也。邻其类也。谓五与上。”这说得很正确。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游荡者本是富人，今则不富矣，因其邻掠夺其财物也。”这是以“翩翩不富”为句而作解释，乃沿袭《象传》而误。李镜池《周易通义》：“说大话，不警惕，结果是敌人来侵犯，和邻族邻村一同遭殃，还有人被俘虏。”李氏破“翩翩”为“编编”，并训为“巧言善辩，说大话”。这样破字，无根据。李氏释“邻”为“邻族邻村”，乃增字解经。而“有人被俘虏”，则是不恰当地破“孚”为“俘”的结果。

六五 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帝乙嫁女得福，大吉大利。

帝乙归妹以祉：帝乙，商纣王的父亲，殷代最后第二个王。归妹，嫁女。古代女子出嫁叫“归”。王夫之《周易内传》：“归妹者，夫就妇而归之，如后世之赘婿。”此说不可从。按归妹卦王弼注：“妹，少女之称也。”本爻爻辞所说的“妹”，指帝乙之女，她嫁给了周文王，《诗经·大雅·大明》有记载。以，而。祉，福，得福。古人以女为阴性，所以用来比喻上坤。

本爻是上坤主爻，所以把它率领六四和上六两个辅爻一起折而向下进行循环运动，比作帝乙嫁女一定会带着姪娣同行。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殷帝乙嫁少女于周文王，为周邦之王妃。因而得福，是大吉之事也。”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殷周联婚的大好事。”高氏和李氏都没有涉及比喻意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城墙崩倒了，土仍然回到干涸了的护城河里，不要再兴师动众去修复了。如果从城里发布命令叫重新修筑，恢复到老样子，这样即使决策正确也是不行的。

城复于隍：隍，《说文》：“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古代筑土城，取了土就成为护城河。城墙崩倒，土倾入护城河中，所以说城复于隍。复，归复。这句是比喻。上坤折而向下，就是回到它应当去的老地方。

勿用师：师，众。坤回到老地方，乾自然也回到老地方，这就从乾下坤上实际上的“否”变成坤下乾上实际上的“泰”，这是十分吉利的。吉利就必须保持，所以作者说不要再兴师动众。

自邑告命，贞吝：邑，城。这句仍然是以筑城作为比喻。

它是说：如果把通过循环正在形成的天在上、地在下通泰之象加以改变，使之又回复到地在上、天在下的否塞之象，那就不好了。作者想通过循环论来使西周王朝转衰为盛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某国君下令用兵出征，值邑城崩而倒于隍中，邑人请命不要用兵。”这是把本来应该训为“众”的“师”却训成了“兵”所导致的结果。李镜池《周易通义》：“攻破城墙，崩倒在城壕里。本来可以攻进去的，但从邑里来了命令，要停止前进。”此说失误的原因与高氏相同。

否第十二

“否”，闭塞，不通。从卦象看，下坤象征地，上乾象征天，天在上而地在下，一切都井然有序，各得其所，应该是“泰”而不是“否”。之所以叫做否，也象泰卦一样，是从发展前途看，通过循环，“泰”将转化成为“否”，卦辞“大往小来”，正是这种情况的说明。可是从《彖传》起，研究《周易》的人都象解释泰卦一样，认为本卦体现着天气上升，地气下降，因而《彖传》说“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象传》说“天地不交，否”，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宋衷说：“天气上升而不下降，地气沉下又不上升，二气特隔，故云否也。”这都与本卦原意不相干。

作者对泰卦要求循环，是因为循环能使西周王朝由否塞转为通泰。但循环起来，通泰又将变成否塞，这是作者所不愿看

到的。因此，他让“泰”变为“否”，再变为“泰”，就凝定而不移，不惜以破坏循环来为他的政治服务，

本卦下坤是主要陈述对象，并左右全卦局势，是主卦，上乾是辅卦。

䷋ (坤下乾上)〔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不应当否塞的人却让他否塞，这对于君子的正道不利。大的折下去，小的升上来。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否字当重。‘否，否之匪人’者，上否字乃卦名，下否字乃卦辞，此全书之通例也。”

否之匪人：即否之于匪人，于匪人而否之，句式与比卦六三爻辞“比之匪人”相同。“匪人”都讲成非其人，但这里指不应该遭受否塞的君子，即周厉王；比卦则指不应该受到亲比的武人，即犯上作乱的小人。同是“匪人”，情况却有所不同，并不都指坏人而言。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匪人为有罪之小人。”李镜池《周易通义》：“否之匪人，干坏事的都是败类。”这都是把“匪人”一概看成坏人。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使贤者闭而不通，是否其所不当否也。否其所不当否，是谓否之匪人。”高氏虽然没有具体指出是周厉王，但训释却是很正确的。

不利君子贞：《周易》的作者认为君子应当永远通泰，而循环使君子由通泰变成否塞，这就不好。

大往小来：大指上乾，小指下坤。经过循环，乾折而向下，坤升而向上，所以说大往小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大往小来者，所失者大，所得者小也。”李镜池《周易通义》：“小往

大来，所失大而所得小，或由大利变为小利。”高氏和李氏的失误与他们解释泰卦卦辞“小往大来”相同。

卦辞对“大往小来”的否表示强烈不满。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使贤者闭而环通，是否其所不当否也。”“则贤者斥，国政乱，君位危矣。”这与卦辞意义接近。李镜池《周易通义》：“君子干坏事成匪人，当然是不利的。”这就离题太远了。

初六 拔茅茹以其彙，贞吉，亨。

把茅草连根带叶拔起并牵动它的同类，这将合于正道而吉利，中兴事业也会顺利。

本爻居下坤最下，它一动，整个下坤都会动起来。这好象拔茅草，拔动一根，同类都牵动了。作者在本爻以无可奈何的心情承认了循环，是由于“大往小来”难以避免。其所以“贞吉，亨”，则是从未来着眼。因为目前循环是从“泰”变“否”，再循环就从“否”变“泰”，并凝定而不移，这就必然会“贞吉，亨”了。

李光地《周易折中》：“恐无系以吉亨之理。”虽怀疑吉亨，却说不出为什么还要系以吉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治田者拔去茅草之根与茅之类，以免其害庄稼，此乃拔其所宜拔，拔其所易拔也，自是吉。”这是因文立义。李镜池《周易通义》：“‘贞吉，亨’。是附载贞兆辞。”这是无法解释，便归于贞兆辞，而且是附载了。

六二 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容着承奉于下的初六和承奉于上的六三，一起升而向上，进行循环，这将使小人吉利，大人否塞。但中兴事业终会顺利。

包承：包，包容。承，承奉。本爻是下坤主爻，初六承奉于下，六三承奉于上，一起为它所包容，所以说“包承”，与蒙卦九二爻辞“包蒙”，泰卦九二爻辞“包荒”相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初六爻辞亨字当在本爻包字上。……亨包承者，亨即享字。”“承疑当读为脔。……脔者，祭祀宴饗之时所升之肉也。包脔者，举行享祭以茅苇包脔肉也。”高说殊不足信。李镜池《周易通义》：“承，借为脔，肉也。”这是沿袭高说。

本爻是说，经过循环，下坤将升而向上，占据上乾的位置，下乾将折而向下，反居于下坤的位置，从而“泰”变为“否”，所以说“小人吉，大人否”。既然“小人吉，大人否”，为什么还“亨”呢？这是作者从发展观点看到再度循环又将“否”变为“泰”，并凝定而不移，所以中兴事业终究会顺利展开。

六三 包羞

包含着羞耻。

这是说，在下坤升而向上去与上乾互换位置的时候，本爻竟然充当主爻六二的前驱，尽管能得逞于一时，终将含羞于无穷。因为这将使通泰变为否塞，正是干了一件极不光彩的事。高亨、李镜池训“羞”为“熟肉”或“美味”，尽管“羞”是“饕

的本字，但结合上下爻看，却是格格不入的。

九四 有命，无咎，畴离祉。

有天命在，就没有坏处，朋辈还可以得到好处。

命，天命。关于这个“命”字，前人有不同的解释，程颐《易传》将“命”讲成“君命”，李镜池《周易通义》也说“命”是“大君有命”（师卦上六爻辞）的“命”。朱熹《周易本义》训“命”为“天命”，是确切的。因为即使是君命，也无法制止本爻随同九五、上九以循环折入下位，而变“泰”为“否”。只有天命，才能使本爻既循环入于“否”，又自“否”转为“泰”，并凝定而不移。这样，不仅本爻无咎，就是同类的九五和上九都会得到好处。通查《周易》，共有六个“命”字。除了本爻的“命”和旅卦六五“终以誉命”的“命”是指“天命”外，其余讼卦九四的“复即命”，师卦九二的“王三锡命”，泰卦上九的“自邑告命”，革卦九四的“改命吉”，这四个“命”都是命令的“命”，应区别清楚。

畴离祉：畴，孔颖达《周易正义》：“谓畴匹。”即朋辈，指九五和上九。离，碰上，得到。祉，福，好处。

《周易》作者的宇宙观虽然是主观唯心主义，但还很相信原始的客观唯心主义天命论，因为“孚”为有意志的天所赋予，益卦九五爻辞“有孚惠心”，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因此本爻推崇天命，大有卦上九爻辞也说“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在作者看来，天总是站在正统立场帮助西周王朝，使周厉王摆脱困境而中兴。

离亨《周易大传今注》：“已有天命安排，无灾咎。寿附于

福，高年之寿附于富贵之福。”释“命”为“天命”，很正确，但破“畴”为“寿”，则缺乏根据，李镜池《周易通义》：“有赏赐是好事，但不知赏赐给谁。”这是释“命”为大君的“赏赐之令”，以“畴”为“谁”，并读“畴离祉”为反诘句。

九五 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呵这个否！对大人是吉利的。通泰难道会丧失吗？难道会丧失吗？它可象系在一丛桑树上那样牢固！

休否：《文选》李善注引郑玄《易》注：“休，美也。休美其否。”赞美“否”好，乃因“否”是暂时的，“否”去以后“泰”马上就会到来，“否”是“泰”的先导。

大人吉：大人，指周厉王。周厉王有天命保护，能化否塞为通泰，所以吉利。

其亡其亡：其，表反诘语气，相当于今天的难道。亡，丧失。这是说：对于周厉王，通泰难道会丧失吗？

系于苞桑：系，拴。苞桑，丛生的桑树。丁寿昌《读易会通》引孙炎曰：“物丛生曰苞。”程颐《易传》：“桑之为物，其根深固。苞谓丛生者，其固尤甚。”这比喻“泰”不会改变。

本爻是主卦上乾主爻，它说明了“泰”即将变为“否”，“否”又会变为“泰”并不再移的一系列思想。

上九 倾否。先否，后喜。

往下倾侧就成了否，先变为否，以后就是可喜的泰了。

倾否：上乾以倾侧折而向下，整个卦象来个大翻边，于是成为天在下而地在上“否”。

先否，后喜：卦象虽然已经是“否”，但接着循环，就又成为“泰”，而“泰”是令人欣喜的。

孔颖达《周易正义》：“上九能倾毁其否，故曰倾否也。”孔氏以“倾”为“倾毁”，是因不懂得本爻要倾侧向下，进入循环。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倾借为顷。”“只有顷刻之否运，先否而后喜。”高氏破“倾”为“顷”，遂远离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干坏事当然不好，但能改过自新，最后还是可以变好的，所以‘先否，后喜’。”李氏释“倾否”为“改过自新”，仍然是孔颖达“能倾毁其否”的说法。

䷌ 同人第十三

“同人”，集合众人。“同”就是《诗经·豳风·七月》“二之日其同”的“同”，即聚集的意思。从卦象看，下离象征火，上乾象征天，火在下，天在上，是燔火与日月争明。天比喻周厉王，火比喻武人，是指武人觊觎君位。周厉王同武人斗争，必须争取力量，集合群众，所以卦名叫做“同人”，这是“同人”的主要含义。但下离爻辞还有两个“同人”，则是武人也在聚集其党羽，图谋犯上作乱。不过，作者认为周厉王会得到广大群众支持，而把武人的叛乱镇压下去。

全卦主要说明暂时处于劣势的周厉王应当争取和利用民众，积蓄力量，这样才有可能予武人以迎头痛击，由忧患转为安乐，从而使“否”变为“泰”并凝定于泰。然而，这难于实

现，只不过是《周易》作者的一种理想罢了。

上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离是辅卦。

䷌（离下乾上）〔同人〕：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在广阔的原野上聚集民众，中兴事业就会顺利进行。这样有利于渡过难关，并凭着君子重视和利用民众的正确思想得到好处。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同人二字当重。‘同人，同人于野’者，上同人二字乃卦名，下同人二字乃卦辞，此全书之通例也。”

野：邑外为郊，郊外为野。

君子贞：君子指周厉王。贞指重视和利用民众的正确思想。

关于这条卦辞，说《易》大师多有正确认识。程颐《易传》：“于郊野旷远之地，既不系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远不同也，其亨可知。能与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险阻之不可济？何艰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贞。”朱熹《周易本义》：“于野，谓旷远而无私也，有亨道矣。以健而行，故能涉川。”这些话都有得于原意。但也有讲反了的。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九家易》曰：“谓乾舍于离，同而为日，天日同明，以照于下，君子则之；上下同心，故曰同人。”这是把象征周厉王的上乾和象征武人的下离说成“上下同心”，与原意恰好相反。也有讲得似是而非的。李镜池《周易通义》：“《诗·七月》：‘二之日其同，载绩武功。’同即聚众，武功指打猎，打猎属军

事范围。”“本卦是军事专卦。”这是从“同”字扯到“武功”，从“武功”扯到“打猎”，从“打猎”扯到“军事专卦”。本卦虽不完全排斥军事，但主要还是写武人想进行篡夺，必然不能得逞。

初九 同人于门，无咎。

只在家门内聚集一家人有所活动，因而还没有受到严厉惩罚的危险。

门：家门。从六二爻辞的宗是指祖庙看，这里的“门”应指武人的家门之内。

本爻属于下离。是说武人只聚集家里人进行反对周厉王的活动，既力量单薄，又没有杀出家门之外，对西周王朝还没有造成危害，所以“无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统治者聚众于门，盖以大事告谕臣民，上情下通，可以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写战前出兵的准备，在王门训告和训练。”所见大体一致，但都与本爻原意不合。

六二 同人于宗，吝。

在祖庙里聚集一族人有所活动，这就危险了。

宗：《说文》：“尊祖庙也。”指武人的祖庙。

武人利用宗族关系，纠集族人反叛西周王朝，篡夺周厉王的王位，对西周王朝有很大的威胁，这必然没有好下场。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同人于宗，或指祭祀行赏宴饗之事而言也。”这是出于猜测。李镜池《周易通义》：“战前必卜祷于宗

庙。”这是从他所说的“军事专卦”立言。

九三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把部队埋伏在草莽之中，又登上高山观察形势，却长时期不能进行袭击。

戎：兵戎，这里指武人率领的军队。

莽：丁晏《周易解故》：“《方言》云：‘草，南楚谓之莽。’郑君以为丛木，未闻。”李镜池《周易通义》释“莽”为“密林”，就是根据郑注，不可从。

升其高陵：升，登。高陵，高山。

三岁：长时间。三表多数，不是实数。

本爻描叙武人伺机而行，蠢蠢欲动。“三岁不兴”是断言武人的阴谋不能得逞。

前人对本爻虽然缺乏透彻理解，但也有可取之处。王弼注：“伏戎于莽，不敢显亢也。升其高陵，望不敢进。量斯势也，三岁不能兴者也。”程颐《易传》：“理不直，义不胜，故不敢显发。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怀恶而内负不直，故又畏惧；时升高陵以顾望，如此至于三岁之久，终不敢兴。此爻深见小人之情状，然不曰凶者，既不敢发，故未至凶也。”程传阐明王注，讲得更清楚。李镜池《周易通义》：“武装力量隐蔽在深山密林里，虽然进而占领了制高点，但也是长期不能取胜。”这也解释正确。

九四 乘其墉，弗克攻，吉。

登上了敌人的城头，即使暂时不能攻下来，也是吉利的。

乘其墉：乘，登。其，指武人。墉，城墙。《说文》：“墉，城垣也。”

弗克攻：弗，不。克，能。攻，攻占。

本爻属于上乾。下离写武人聚积力量，想伺机向周厉王发动进攻。这里则是周厉王采取相应措施，对武人迎头痛击。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把本爻爻辞断为：“乘其墉，弗克，攻吉。”并这样解释：“攻人之城，已登其城墙，而守者未退，城犹未下，则继攻之，乃吉。如中止不攻，予守者以修缮之暇，则不易攻矣。”这能自圆其说。李镜池《周易通义》：“围攻敌人，虽然登上城墙，还是不能攻进去。”这里把“弗克攻”作为一句，似更为圆通。

九五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能聚集群众，就可以由先前的悲观失望转入到后来的欢欣鼓舞，因为广大群众是能够与君王配合的。

先号咷而后笑：号咷，大哭。“先号咷”指以前敌强我弱，“后笑”指后来敌弱我强。

大师克相遇：大师，大众，广大群众。师，众。克，能。遇，合，互相配合。这句说明群众是转危为安的巨大力量。

本爻是主卦上乾主爻，它告诫周厉王，只有群众支持，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体现了《周易》作者对群众力量的认识。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盖有一军被敌人围攻，将就歼灭，相聚大哭，乃突围而走，幸与援兵相遇，而转败为胜。”这是就辞句作解释，但断句还有正确之处。后高氏著《周易大传今注》，以“大师克”为逗，“相遇”为句，这样断句就更不妥了。李镜

池《周易通义》：“先头部队被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呼号逃跑。主力军及时赶到，顶住敌人，转败为胜。”按“先号咷”不等于是先头部队被打得呼号逃跑，而“大师”也不一定是“主力军”。

上九 同人于郊，无悔。

在郊外聚集民众，就没有悔恨。

本爻重申了卦辞和主爻的思想，反复强调利用民众去打击武人的重要性。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统治者聚众于郊，疑指祭祀天帝而言。古人祭天在郊，故其祭名曰郊。”按“同人于郊”与卦辞“同人于野”一致，不得以“祭天在郊”相比附。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班师致祭。”这既本于其战争专卦，复有取于高氏郊祭之说。

䷌ 大有第十四

《序卦传》：“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物归主要就是说人心归向，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上九爻辞“同人于郊”，九五爻辞“大师克相遇”，都说明人心归向于周厉王，因此《序卦传》的这一条是值得肯定的。从卦象看，下乾象征天，上离象征日，日在天上，临照四海，万物欣欣向荣，比喻周厉王高居王位，莅临万民，深得臣民拥戴。从此王朝中兴，天下太平，所以卦名叫做“大有”。“大有”是一切皆有的意思。

上离主爻六五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是周厉王“诚”已充盈，威严无比，具备了驾驭群臣和感召武人的条件，与卦辞“元亨”，即中兴事业十分顺利紧密呼应。这些都说明上离是主要陈述对象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卦。下乾只作为上离活动的环境，起着衬托作用，是辅卦。

䷡ (乾下离上) 大有：元亨。

中兴事业将十分顺利。

卦辞对西周王朝前景作了最乐观的预测，但这纯粹是幻想。

朱熹《周易本义》：“离居乾上，火在天上，无所不照。”“有亨之道。”这基本上能根据卦象，讲出一点元亨的道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元亨’谓筮遇此卦，可举行大亨之祭。”破“亨”为“享”，失其旨。李镜池《周易通义》解“大有”为“大有年”，亦即大丰收，归于农业专卦，这与《周易》的“元亨”渺不相关。

初九 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不要互相残害，这样做不是坏事；只要艰苦地保持无交害的关系，就没有坏处。

本爻是要武人不侵犯周厉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交害，相害。匪，借为非。人与人无相贼害，此非咎也。不仅非咎，若处艰难，必能互助，可以无咎。”训释大体正确，但没有了解到本爻是就下乾即武人而言。《周易》的作者知道“无交害”很难为武人所接受，因此希望

他们认识到只有艰苦地保持无交害的关系才没有害处的道理。

九二 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把许多东西用大车子装载起来贡献给王，这样行动，就没有坏处。

本爻告诫武人，要将财物贡献给周厉王，真心诚意地归向于他，才没有坏处。言外之意，倘使反其道而行之，将必然受到惩罚。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认为本爻“比喻人作事有良好之工具，则不失败。”这是就字面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把农产品一大车一大车地拉回去，这是一片丰收景象。”李氏仍把本爻归于他所谓的农业专卦。

九三 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卿凭着财物的贡献为天子所宴飨，小人不能这样。

公：公侯，公卿。这里指有诚心归降的武人。

用：以，凭。

亨：通“享”，宴飨。

天子：指周厉王。

小人：指继续犯上作乱的武人。

本爻承上爻而来，上爻说，武人“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这里进一步说，如果确实诚心归顺，就可得到周厉王的隆重款待。但又毫不含糊指出：如果继续犯上作乱，不仅得不到礼遇，还会受到惩罚。

丁寿昌《读易会通》：“易中用亨之亨，自王辅嗣以前，皆释

为享，音香两反。辅嗣始释为通，谓公用通于天子，《释文》音许庚反，非也。程传误从王注，《本义》始正其失，与《左传》、古注皆合。”这是对“亨”字意义的辨析。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公侯将受天子之宴飧，庶民则不能。”高氏释“小人”为“庶民”，不妥，因为一般庶民是不可能受到天子宴飧的。“小人”只能指武人中继续犯上作乱的那些人。李镜池《周易通义》：“丰收了，天子大排筵席，宴请群臣。但劳动者是没有什么可享到的。”这大体上与高氏的解释相同，只是将本爻纳入了农业专卦。

九四 匪其彭，无咎。

不是那样气盛，就没有坏处。

匪：非，不是。

其：那样。

彭：程颐《易传》：“盛貌。”

本爻是说周厉王应当柔退谦恭，不盛气凌人，这样才不会招来祸患，也有利于怀柔武人。朱熹《周易本义》也说：“故有不及其盛之象，而得无咎。”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破“彭”为“𡗗”，认为是指“跛曲胫之人”。李镜池《周易通义》也认为“彭为𡗗的借字”，𡗗是“跛足男巫”。还说“匪”借为“晞”，“曝也。”释“匪其彭”为“曝𡗗求雨”，即“把巫𡗗放在烈日下晒，甚至用火烧，叫他求雨。”这些解释，失之牵强。

六五 厥孚交如，威如，吉。

君王的“诚”已充盈，威严无比，一切都会吉利。

厥：其，指周厉王。

孚：诚。

交如：交织的样子，形容“诚”的丰富、充实。

威如：有威严的样子。

本爻是主卦上离主爻，说明武人投降，达到大有，而周厉王也具有天子威严，如杲杲日出，普照四方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训“孚”为“罚”，破“交”为“皎”；李镜池《周易通义》训“孚”为“俘虏”，破“交”为“绞”，都以缺乏根据而不可从。

上九 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由上天来保佑他，就吉利，没有不吉利的。

下乾为天，比喻武人。要下乾祐助上离，就是要武人拥戴周厉王。在主卦上离最后一爻还希望武人向化归心，并用“吉，无不利”反复强调，可见这个问题是《周易》作者注意力集中的焦点。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自天助之，自吉而无不利。”这只是就文字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古人认为农业丰收是上天的赐福。”这仍然是将本爻归于农业专卦。

䷎ 谦第十五

《左传》昭公五年：“谦，不足也。”陆德明《经典释文》：“谦，卑退为义，屈己下物也。”人们（主要是统治者）以感到不足而

屈己下物，这可说是美德。但从本卦看，情况却不是这样。六二“鸣谦”是以谦而鸣，即用“谦”来宣扬自己。九三“劳谦”是以“谦”而劳，即勉强去“谦”以至于劳顿。这些都说明本卦的“谦”有很大的虚伪性。问题更在于利用“谦”作为掩饰去干如六五的“利用侵伐”和上六的“利用行师征国”的事情，这就是把“谦”当作灭人国的手段，而成为权谋术数的一种了。这在《周易》本不足为奇，因为以“谦”为幌子去干这些事情，正表现了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一贯的策略思想。大有“公用亨于天子”，是设想武人已经臣服，但还要用“谦”作为手段去“行师征国”，这说明对武人一定要扫荡之而后快。

卦象是艮下坤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艮为山，坤为地。山体高，今在地下。其于人道，高能下下，谦之象。”这样解释卦名和卦象都正确。下艮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坤比喻帮助周厉王把“谦”当作权术运用的大臣，是辅卦。

䷎（艮下坤上）谦：亨、君子有终。

中兴事业会顺利进行，君王将有好的结果。

卦辞表达了作者希望周厉王恢复王位，获得理想结局的强烈愿望，指出必须用“谦”作为手段去达到目的。

《彖传》和孔颖达《周易正义》等都说，只有谦退的君子才有好结果。如《正义》云：“小人行谦则不能久，唯君子有终也。”这是从文字上理解，并没有看出精神实质，李镜池《周易通义》：

“意谓贵族具备谦让的美德，是会有成就的。”这同上述情况一样。

初六 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谦退又谦退的君王，凭着这样的德性就能克服极大困难，化凶为吉。

本爻强调周厉王应以谦退为策略，去打开局面。

王弼注：“能体谦谦，其惟君子，用涉大难，物无害也。”这些解释正确，只是未能具体指出周厉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谦谦则小心谨慎，君子以此态度涉大川之险，则吉。”这对“涉大川”缺乏正确理解。李镜池《周易通义》：“‘用涉大川，吉’，属行旅之占，附载。”这就更不懂得“用涉大川，吉”在本爻居于何等地位了。

六二 鸣谦，贞吉。

用谦退宣扬自己，是合于正道而吉利的。

鸣谦：鸣以谦，以谦而鸣，即用谦退宣扬自己。

程颐《易传》：“由至诚积于中，所以发于声音。”按“发于声音”是对“鸣”的正确训释，只不过这里的“谦”与“至诚”恰好相反而已。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认为“鸣”当训“名”。“鸣谦即名谦，谓有名而谦，即有令闻广誉，而自以为不克当也。”李镜池《周易通义》：“明谦，明智的谦让。”高氏和李氏都任意破字，不能信从。

九三 劳谦，君子有终，吉。

以谦退而劳累，君王将有好的结果，情况是吉利的。

谦退本应出于自然，现在却以此而劳累，可见是装模作

样，虚伪到了极点。但周厉王却将凭借它去恢复王位和使西周王朝中兴。本爻是主卦下艮主爻，突出周厉王会有美好的未来，与卦辞相呼应。

王弼注：“劳谦匪解（懈），是以吉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劳倦于谦也。”这都把“劳谦”说成由于谦退而劳累。程颐《易传》：“有功劳而持谦德者也。”朱熹《周易本义》：“有功劳而能谦。”这都把“劳谦”说成有功劳还能谦退。“劳”到底是劳倦还是功劳，孤立地看，不容易判断。但纳入本卦，则显然是说要谦退而不惜劳累，因为这种策略很重要；不能说有了功劳还谦退，因为功劳正有待于建立。可见，前一种训释是正确的，王夫之《周易内传》：“劳谦者，有勤劳而自居不足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有功劳而不自伐，是为劳谦。”这都是对程、朱训释的直接继承。至于《系辞》上传第八章“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则把劳既说成劳累，又说成功劳，乃是骑墙的观点。

六四 无不利，撝谦。

没有不吉利，只要引导君王谦退。

本爻属于上坤，是说大臣应该帮助周厉王利用谦退去争取理想的前途。

陆德明《经典释文》：“撝，毁皮反，指撝也，义与麾同。《书》云：‘右秉白旄，左秉黄钺，以麾。’是也。”《文选》李善注：“撝与麾，音义同。”程颐《易传》：“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是“撝”即“麾”或“挥”，京房本即作“挥”。“挥”引申有“引导”意。因此，“撝谦”就是引导周厉王谦退。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撝，施也，撝谦，施德惠于人而谦。”这是说自己在“谦”

而不是引导别人去“谦”。李镜池《周易通义》：“撝谦：以奋勇直前，不怕牺牲为前提的谦虚。”这是把撝谦这个省略兼语的兼语式看成名词性的偏正词组；而以“奋勇直前，不怕牺牲”训释“撝”，就更失其义了。

六五 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不依靠邻居帮助，也能引导君王凭借谦的策略去征讨武人而得到好处，没有不吉利的。

本爻是说，大臣们应该无待于别人的帮助，也能辅佐周厉王以谦退去达到最重要的目的，即荡平叛乱的武人。

《象传》：“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王弼注：“以谦顺而侵伐，所伐皆骄逆也。”这都有得本爻原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不富以其邻，本国不富，因其邻之掠夺财物也。此则罪在邻国，我侵伐之，合于正义，可得胜利，无有不利。”高氏这种解释很不妥：首先，他把“不富以其邻”读成“不富，以其邻”，并把“掠夺财物”加在“其邻”头上，这象解释泰卦六四“不富以其邻”为“本是富人，今则不富矣，因其邻掠夺其财物也”那样，无得于爻辞的本义。其次，高氏把“侵伐”说成是锋芒指向邻国，亦近穿凿。李镜池《周易通义》：“侵伐：指抗击敌人，而不是侵略别人。”李氏释“侵伐”为“抗击”，这是没有先例的。

上六 鸣谦，利用行师征国。

鼓励君王用谦退宣扬自己，凭着这种做法就好出兵去征讨那跋扈的诸侯。

这里的“鸣谦”是效忠于西周王朝的大臣启发周厉王，要他以谦退为掩饰去消灭叛乱的武人，这与六二“鸣谦”之为周厉王自己以“谦”鸣不同。而“行师征国”则是“侵伐”的具体化。

征国：陆德明《经典释文》：“征国，本或作征邑国者非。”丁寿昌《读易会通》：“据此，则王本无邑字。唐石经有邑字，非也。”“征邑国”是指征讨有封邑的大夫和有国家的诸侯，从而武人到底是周召或共伯和就不能确定。但《周易》作者对当时的所谓“共和”是非常不满的，决不会模棱其辞，使人不明真相。加上《竹书纪年》写定在先秦，说伯和篡位立，比《史记》说周召共和的可靠性要大。因此武人当指共伯和，不是周召，而“征邑国”也就只能是“征国”了。

䷏ 豫第十六

《国语·晋语》：“司空季子曰：‘豫，乐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豫，喜逸快乐之貌也。”从卦象看，下坤象征地，上震象征雷。《象传》：“雷出地奋，豫。”这是说，雷破地而出，在天空中奋飞，纵横上下，无不如意，真是快乐得很。据卦象，应当是说明周厉王能够扫荡叛乱的武人，将重新君临天下，也是“行师征国”的具体结果。因此，上震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坤比喻武人，是周厉王活动的环境条件，是辅卦。

䷏ (坤下震上) 豫：利建侯行师。

以新建立起一个诸侯国家和出兵讨伐武人而得到好处。

这里的“利建侯”与屯卦的“利建侯”一样，都是希望周厉王能新建立一个诸侯国家，然后出兵消灭武人。如果二者都得到好结果，那就是“雷出地奋，豫”了。

初六 鸣豫，凶。

如果由于高兴而自我宣扬，那是凶险的。

这是要周厉王不能以获得胜利而骄傲自满，得意忘形，以致重犯错误，再遭放逐。

程颐《易传》：“其志意满极，不胜其豫，至发于声音，轻浅如是，必至于凶也。”朱熹《周易本义》：“志意穷极，不胜其豫，至于鸣也，必骄肆而致凶矣。”这都能看出爻辞的命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鸣，名也。豫借为娱，享乐也。人有名而享乐，则将荒淫，弃德而废事，身败而名裂，是凶矣。”高氏释“鸣”为“名”，破“豫”为“娱”，都值得商榷。李镜池《周易通义》：“鸣，借为明，亮也。引申为白天。白天要干事而犹豫不决，糊糊涂涂，怎么不凶！”李氏的假借和引申都未免离奇，又训“豫”为“犹豫”，真叫人难以索解。

六二 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象土块被石头夹住那样坚硬，不要一整天会更坚硬，这是合于正道而吉利的。

这是要周厉王坚定地维持胜利局面，不能软弱、动摇。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根据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介”为“砢”，训“坚”。“砢于石者，犹言坚于石也。”“介于石不终日，言坚刚之度，不敢持之终日也。”这是说，处世不能用坚刚之度；但这种解释，不符合爻辞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训“介”为“夹”从而“介于石”就是“夹在石缝中出不来”。这也不够确切，但训“介”为“夹”却可取。

六三 盱豫，悔。迟，有悔。

如果由于高兴而骄傲，那会有悔恨。如果迟迟不抓住胜利成果而进取，也会有悔恨。

这是要求周厉王保卫胜利成果，不能轻易丧失。

盱(xū)：《说文》：“张目也。”《庄子·寓言》：“而睢睢盱盱，而谁与居？”郭象注：“睢，仰目。盱，张目。皆傲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以盱为盱，以“盱”为“旭”，释“盱豫”为“晨而厌倦”。《周易大传今注》又把“盱豫”解释为“人处于如晓日初升之时，而乃享乐”。这对“盱”字都未能得其解。李镜池《周易通义》：“盱，通紆、迂、紆等字，缓慢也。”如此通法，更令人无所适从。

有悔：王引之《经义述闻》：“此与他卦言有悔者不同，他卦有悔对无悔言之也。此有字则当读为又，古字有与又通。言盱豫既悔，迟又悔也。”说他卦“有悔”都对无悔而言，又如何知道本卦的“有悔”不是在对着无悔言呢？至于“有”与“又”通，那要有特定的语言环境，如用在两个数目字之间；而不是无条件的。

九四 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从高兴之中大有收获，不能怀疑朋友会联合起来靠拢自己。

盍：合，联合。

簪：聚集，引申有“靠拢”之意。

本爻是主卦上震主爻，它表明了作者希望周厉王于冲破武人的禁锢而高兴之时，总结教训，提高认识。而当务之急则是把武人当作朋友看待，尽量安抚他们，使他们靠拢自己。孔颖达《周易正义》：“勿疑朋盍簪者，……若能不疑于物，以信待之，则众阴群朋，合众而疾来也。”这对辞句的训释基本上是正确的。唯“簪”似不宜训“疾”。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疑“由豫”当作“游豫”，“由豫者，游田而厌倦也”；又疑“由豫”当作田豫，“言人田猎以行乐”。又疑“盍”借为“嗑”，“多言也”。“簪”借为“譖”，勿疑朋嗑譖者，“谓勿疑朋友之多言而谗己”。高氏这样任意破字以立论，实难令人信服。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做生意，先是犹豫不定。但经过反复周详的考虑之后，认为会大有所得，所以不再疑虑了。后来还把得到的朋贝配制成头饰。”李氏说“商人做生意”，是把“朋”讲成“朋贝”，再辗转引申而来。殊不知《周易》十个“朋”字，只有损卦六五和益卦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的“朋”指“朋贝”，其余都指朋友。可见，“商人做生意”之说是无根据的。而所谓“犹豫不定”，则是以“由豫”为“犹豫”，也是任意破字，不足为训。由于“朋”不是“朋贝”，从而以“朋贝配制成头饰”也就成为空中楼阁了。

六五 贞疾，恒不死。

即使由于坚持正道而得到疾病，但经常是不会死的。

这是作者勉励周厉王竭力冲破武人的禁锢，拼死地战斗下去。但这不可能行得通，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想。

贞：正，指争取中兴的正确政治方向。

疾：《周易》有八个“疾”字，其中七个训“病”，一个训“速”。训“病”的七个是：本爻的“贞疾”，无妄九五的“无妄之疾”，遯卦九三的“有疾厉”，损卦六四的“损其疾”，鼎卦九二的“我仇有疾”，丰卦六二的“往得疑疾”，以及兑卦九五的“介疾有喜”。训“速”的一个是：明夷九三的“不可疾”。

程颐《易传》：“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对辞句的训释是正确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贞，占问。恒，久也。占问疾病，筮遇此爻，则久不死，其寿尚长。”高氏释“贞”为“占问”，未为确诂。李镜池《周易通义》：“病久了，但还是会痊愈，不会死。”这种解释，欠确切。

上六 冥豫，成有渝，无咎。

高兴要使人不能察觉，这样所取得的成就就算有变化，也没有坏处。

冥豫：使豫冥，即高兴不让别人看清楚。冥，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冥，昧。”

渝：王弼注，孔颖达疏、程颐《易传》、王夫之《周易内传》都训为变。

这是作者向周厉王进一步出谋献策，要他沉住气，不能因为冲出牢笼就沾沾自喜而鸣豫或盱豫。态度必须平静自然，用柔退来对待一切。

这条爻辞存在着断句的问题。王弼注：“极豫尽乐，故至于冥豫成也。”“故必渝变，然后无咎。”孔颖达《周易正义》：“极豫尽乐，乃至于冥昧之豫而成就也。”“有渝无咎者，渝，变也。若能自思改变，不为冥豫，乃得无咎也。”这都断成“冥豫成，有渝无咎。”朱熹《周易本义》：“为昏冥于豫之象。”“又为其事虽成而能有渝之象。”这断为“冥豫，成有渝，无咎。”丁寿昌《读易会通》以王、孔为是，以朱熹为非。其实，朱说是正确的。

䷐ 随第十七

《广雅·释诂》：“随，逐也。”是追逐或追求的意思。卦象是震下兑上。震象征雷，比喻周厉王；兑象征泽，比喻武人。泽居雷上，是武人凌驾于周厉王之上。雷要冲开泽飞出去，周厉王也想冲破武人的禁锢，恢复王位。卦名叫做“随”，所要讲的就是这一点。豫卦已经“雷出地奋，豫”了，为什么又“泽中有雷，随”（《象传》）呢？这是《周易》作者为周厉王多方考虑，反复推敲，时而这样设想，时而那样设想，都是希望周厉王有一个理想的结局。师卦说周厉王向武人用兵，比卦说周厉王与武人亲比，两卦紧相连接，内容截然相反，这里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下震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兑比喻武人，是周厉王活动的环境条件，是辅卦。

䷐ （震下兑上）随：元亨，利贞，无咎。

中兴事业将顺利进行，凭着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得到好处，没有坏处。

贞：正，指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既见随从，能长之以善，通其嘉礼，和之以义，幹之以正，则功成而有福。若无此四德，则有凶咎焉。”这还是用四德说解释“元亨利贞”，远不及《彖传》“大亨贞”正确。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所具备的功能有了变化，这合于正道而吉利，只要一开始行动就会有成绩。

本爻是主卦下震主爻，强调要变刚强为柔弱，从得先到取后，去夺取胜利。

官有渝：孔颖达《周易正义》：“官有渝者，官谓职掌之职。”按“职”即“执掌”，引申有功能意。雷的功能是刚强得先，要变为柔弱取后，才能更刚强，更得先。于是“以此出门，交获其功”（《周易正义》）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谓“官即古馆字”，释“渝”为“堕败”。“官有渝，谓馆舍有毁灭也。”这是破字为训。《周易大传今注》又释“官”为“官吏”，读“有”为“或”，说“官有渝”就是“官吏干事或失败。”这是拘牵于文字。李镜池《周易通义》释“官”为“旅馆”，释“渝”为“变故、事故”，

说“官有渝”是“商人住的旅馆发生了事故”。这是在高氏释“官”为“馆”的基础上而发展出来的更令人不好理解的说法。

六二 系小子，失丈夫？

是拴住了小孩，失掉了大人吗？

这是用比喻进行推测，即为周厉王瞻望未来，看是否所得者小，所失者大。由于在战略上退居于柔弱，在策略上坚持着取后，其所得者大是肯定的。这就是雷必然会冲开大泽，飞腾于太空，亦即周厉王必然会击败武人，再登上王位。这是对主爻初九的阐明。

《象传》：“系小子，弗兼与也。”这是说，只能拴住小孩，不能同时拴住大人，也就是失去了大人。所以王弼注：“系此失彼，弗能兼与。”这都是把两句话看作直陈，不是看作反诘，从而对内容的理解适得其反。至于本爻用了比喻，所比的是什么，就更没有涉及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系小子，失丈夫，殆指俘虏而言，乃小存大亡之象。”说“小子”和“丈夫”都指“俘虏”，却又用一个“殆”字，还是肯定不下来。《周易大传今注》迂谓“指俘虏而言”，才确定不移。其实，这和李镜池《周易通义》说“小子”是“小奴隶”，“丈夫”是“大奴隶”一样，都是没有根据的。

六三 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是拴住了大人，失掉了小孩吗？追逐而有要求，必然有好结果，因为凭着掌握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是会得到好处的。

再用比喻设问，把所得者更进一步肯定下来。“随有求，

得”，表现为信心十足。而“利居贞”则与卦辞“利贞”和初九爻辞“出门交有功”相呼应。

《象传》：“系丈夫，志舍下也。”这是说，拴住了大人，丢掉了小孩，似乎有得于爻辞的含义。但上爻把“系小子”摆在前面，就说拴住小孩，本爻把“系丈夫”摆在前面，就说拴住大人。究其实对爻辞所提出的问题仍然是很不理解的。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系丈夫，失小子，大存小亡之象，且小子逃可追逐而及之，故曰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高氏说“随有求得”是指“小子逃可追逐而及之”，是不合于实际的。

九四 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追求而有收获，即使用意正确也有凶险。如果有诚存在，而道因之彰明，那还有什么坏处呢？

本爻属于上兑。“随有获”是指武人对周厉王有损害。这当然很不好。“有孚在，道以明”，是假设之辞，因为“天既孚命正厥德”（《尚书·高宗彤日》），只是天把“诚”赋予人间的君王，从而由“诚”生“道”，便只能是君王的事，武人却是绝对无分的。既明知其无分还这么说，无非希望武人以最大的诚意臣服于周厉王而已。

“孚”在《周易》中的作用是很大的。坎卦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是说只要有“孚”，就一切成功。中孚卦辞，“中孚，豚鱼吉”，是说只要有“孚”，就化及异类。还有本爻的以“孚”明“道”，说“道”为“孚”之所生。可见《周易》的客观唯心主义的“道”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孚。”

本爻爻辞，从《象传》到今天一些研究《周易》的著作，一般

断句是：“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或“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并有不同的解释，都窒碍而难通。笔者在《周易新论》中已加以辨析，这里只提出另外的两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郭沫若说：‘孚恐是俘字。’于省吾曰：‘明读为盟。’盟，对神发誓立约也。”“统治者在路中得俘虏，以盟誓约束之，有何咎哉？”按《周易》的“孚”大都是主观唯心主义本体，即使不是，也不能说是俘虏的“俘”。而“明读为盟”则是任意破字。李镜池《周易通义》：“孚，获利。明，借为盟。”“如果在路上获利，发生冲突的话，就互订盟约，照章程解决。”李氏释“孚”为“获利”，真不知从何说起。而“发生冲突”，更是臆说。于是“互订盟约，照章程解决”，也只能是想当然了。

九五 孚于嘉，吉。

诚受到嘉许，是吉利的。

这是接着上爻说的：武人如果有“诚”，当然必须肯定，但这决不可能。因此这里还是作者在强调他所设想的武人应该以最大的诚意臣服于周厉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孚，古俘字，掠夺人口财物也。嘉，美也，指兴旺之时。爻辞言：掠夺他国他邑之人口财物在自己兴旺之时，则吉，因被掠夺者不敢报复也。”通观《周易》，“孚”既不是俘虏，更不是俘获。释“嘉”为“美”，诚然不错，但以为“指兴旺之时”，就是随意为说了。李镜池《周易通义》：“嘉，即《离·上九》的‘有嘉’。古代对于国家民族的名称，多加‘有’字于前，如‘有夏’、‘有殷’等。”李氏认为这里的“嘉”就是离卦上九“有嘉折首”的“有嘉”，全无根据。因为虽然“古代对

于国家民族的名称多加‘有’字于前”，但决非一个单音词前用“有”就是国家民族的名称。何况先秦典籍在形容词前面也往往用“有”来表示程度的加深，如《诗经·邶风·谷风》“有洸有溃”，毛传：“洸洸，武也；溃溃，怒也。”就是用“洸洸”解释“有洸”，用“溃溃”解释“有溃”，这说明“有”是程度副词。因此说，“有嘉”是国名是大可商榷的。

上六 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叛臣归服于君王已固结而不可解，好象把一个人先抓住拴起来，然后再加以捆绑。君王凭着这样的胜利就可以到岐山去祭祀而告于祖先。

“拘系之，乃从维之”：程颐《易传》有准确的解释。“拘系之，谓随之极（指武人随从或臣服于周厉王到了极点——引者），如拘系縻系之。乃从维之，又从而维系之也。谓随之固结如此。随之固如拘系维持，随道之穷极也。”但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却说：“随上六似言用人牲供祭。人牲是由战争得来的俘虏。”郭氏认为“拘系”和“维”都是对六二和六三的“小子”和“丈夫”而言。郭氏这种解释，经不起推敲，因为说“小子”和“丈夫”是“俘虏”，缺乏可靠的根据；既然没有可靠的根据而肯定“小子”和“丈夫”是“俘虏”，那么又怎么能将他们去“供祭”呢？

亨：丁寿昌《读易会通》引项平父曰：“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随上六‘王用亨于西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四爻句法皆同，古文亨则享字。今独益作享读者，俗师不识古字，独于享帝不敢作亨帝也。”《周易》的“亨”

字有时读为“享”，但同时还有“亨”字，不是凡“亨”都读为“享”，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所说。

䷥ 蛊第十八

陆德明《经典释文》：“蛊音古。事也，惑也，乱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伏曼容曰：“蛊，惑乱也。万事从惑而起，故以蛊为事也。”实际上是有“事”才可能“惑”，有“惑”才可能“乱”，伏曼容是说颠倒了，不及陆德明正确。《左传》昭公元年医和曰：“于文，皿虫为蛊，谷之飞亦为蛊。在《周易》，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这是先从字义训释，然后结合卦象说明。目的在于讲“蛊”不是好事，而是坏事，必须破除。这与本卦的意义是合得上的。

本卦的下卦是巽，巽为风；上卦是艮，艮为山。合起来看，是风正在向山上吹，把树上的果实都吹落下来。这就是所谓“风落山”，这当然是比喻。从爻辞看，则是说父亲有所惑乱，犯了错误；做儿子的一定要谏阻，即使出些问题也不必顾及。而父亲则应听取意见，不能让错误发展。这还是比喻。从《周易》思想体系看，下巽是说刚直不阿的大臣，上艮是说还存在某些问题的周厉王。随卦极力宣扬武人向化归心，本卦则提出以王业为重，目的是一致的。从写大臣犯颜直谏看，下巽是主卦，上艮是辅卦。

䷧（巽下艮上）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中兴事业将顺利进行，凭着解决重大困难问题而得到好处，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

“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历来解释纷纭，都不得要领，还是《彖传》的“终则有始，天行也”讲得正确。这是说，从天干的甲向前数三天到辛，向后数三天到丁，再加上甲，一共七天。这七天从辛到丁，是从始到终；从丁到辛，是从终到始。“终则有始”是到了结尾又回到开头，循环不停，这就是“天行”。也就是“天道”，亦即今天所说的自然规律。

利涉大川：比喻克服困难，得到好处。

作者在提出“元亨，利涉大川”后紧接说“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其意在于说明周厉王的中兴事业符合于天道循环的自然规律，其成功毫无疑问。而要成功，还应去掉惑乱，改正错误，重用骨鲠之臣。

初六 幹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去掉父亲的惑乱和错误，有这样的好儿子，父亲不会有坏处。即使有危险，最后还是吉利的。

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开门见山地把本卦的主要内容和希望达到的目的都用比喻讲清楚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幹，除去也，即今语幹掉之幹。蛊，毒虫，比喻小人（小人指奸巧之人）。考，父也。古者父在父没皆称考。厉，危也。”高氏训“幹”为“除去”，很正确。说“古

者父在父没皆称考”，也不错。但这里的“考”是指尚未死的周厉王。训“蛊”为“毒虫”，从语义学看，毫无问题，也就是“皿虫曰蛊”。但通观本卦，“蛊”不是指惑乱厉王的“奸巧之人”，而是指厉王的迷误。

这条爻辞历来有一个断句的问题。王弼注：“任为事首，能堪其事，考乃无咎也。故曰：‘有子，考无咎’也。”这种断句为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和王夫之《周易内传》所信从，看来很正确。而马融、王肃却断为“有子考，无咎。”于省吾从之，并说：“考孝金文通用。有子考即有子孝。”

（转引自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第202页）金文通用的字，不必就是《周易》通用的字。破“考”为“孝”，论据还嫌不足。何况“幹父之蛊”接上“有子”，就不仅是尽孝道的人，还必然有见识，有作为，非一“孝”字所能概括。李镜池《周易通义》用马融、王肃的断句，除破“考”为“孝”外，还破“幹”为“贯”，尤不可信。

九二 幹母之蛊，不可贞。

去掉母亲的惑乱和错误，会给母亲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而不符合正道。

《周易》时代是父权制社会，男尊女卑，故“幹蛊”只可对父，不宜对母。如果把母与父等同，除去母之“蛊”，那就会大大不利于母，所以这样做是违反正道的。作者反对“幹母之蛊”，还有一个用意，就是应当把注意力集中于“幹父之蛊”上。

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余谓幹读如贯。《尔雅·释詁》：‘贯，习也。’”“一曰：‘贯，行也。’习行义近。今天谓行事曰

幹事，嫻习于事者曰幹材，字均当作贯。”“贯行犹习行也。‘幹父之蛊，’即贯父之故，‘幹母之蛊’即贯母之故，谓习行父若母之故事也。”闻氏训“幹”为“习行”，是读“幹”为“贯”，而根据只是叠韵，在训诂学上理由不充分，因此所引出的解释就难以站住脚。李镜池《周易通义》用闻说。

九三 幹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去掉父亲的惑乱和错误，即使有点悔恨，也不会有大坏处。

这是强调“幹父之蛊”势在必行，决不能让周厉王以将“亨于西山”而恣意妄行。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子除去其父之蛊虫，将受其父之怒责，有小小之不幸，无大咎。”这可以自成一说。李镜池《周易通义》：“继承父业，就算有小毛病，但也不会有大问题。”这是由于读“幹”为“贯”，释“贯”为“习”，释“习”为“继承”，读“蛊”为“故”，释“故”为“事业”，所以才有这种讲法。

六四 裕父之蛊，往见吝。

父亲的惑乱和错误如果发展了，那就会动辄得咎。

本爻属于上艮，是就周厉王而言。因此“裕”不指儿子发展了父亲错误，而是父亲自己把错误发展了。“裕”是受动，不是施动。下卦各爻主语都是儿子，上卦各爻主语都是父亲，这一点必须注意弄清楚。《象传》：“裕父之蛊，往未得也。”以“往未得”为“裕父之蛊”，这是说儿子在“裕父之蛊”，不是父亲自裕其“蛊”。王弼注：“幹不以刚而以柔和，能裕先事者也。”说“能裕先事”，就把儿子在“裕父之蛊”讲得更明白了。高亨

《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也都认为“裕”是施动，“父之蛊”是宾语，同样是错误的。

六五 干父之蛊，用誉。

父亲的惑乱和错误如果能除去，那就会受到赞扬。

这句是说父亲自幹其“蛊”，与下卦是儿子“幹父之蛊”意思完全两样。“幹”在下卦为施动，在这里为受动。

这句前人无例外都把“父之蛊”看成“幹”的宾语。孔颖达《周易正义》：“以此承父，用有声誉。”这说得最明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子幹父之蛊，可得令名。”《周易大传今注》：“子除去其父之蛊虫，因而有名誉。”李镜池《周易通义》：“继承父业干得很好，因此得到美誉。”都与前人说法一致。

上九 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不干王侯的事情，还自认为这样是高尚。

本爻提醒周厉王不能忽视王侯的事业，自许高尚。也就是必须以国家大事为重，不能再荒淫享乐。其所以说王侯，是作者希望厉王先“利建侯”，然后“王用亨于西山。”

这两句话历来都被看成赞扬隐居者。程颐《易传》：“是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不累于世务者也。”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这都讲得很明白。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此隐居不仕之意。”李镜池《周易通义》：“以不做官为高尚。”这都是沿袭前人的说法。至于《周易大传今注》说“爻辞乃指伯夷叔齐而言”，就更不知道是根据什么了。

䷒ 临第十九

《象传》：“泽上有地，临。”这是说，一个湖泊上面有一片土地，这就叫做“临”。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泽卑地高，高下相临之象也。”这都认为是地临着泽，讲得很正确。

以高临下，稍一引申，就指执政者对人民的治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本卦临字，皆指临民而言。”李镜池《周易通义》：“《国语·周语》：‘受职于王，以临其民。’临有治义，卦中讲治民之术。”这些解释，都是准确而具体的。不过，下兑是说人民如何对待君王的治理，上坤才说君王如何治理人民，二者要区别清楚。

蛊卦讲骨鲠之臣能去掉周厉王的惑乱和错误，本卦就讲周厉王有可能把人民治理好。联系很紧密。

上坤比喻治理人民的周厉王，是施动者和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兑比喻受治理的人民，是受动者和连类而及的对象，是辅卦。

䷒ （兑下坤上）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中兴事业将顺利进行，凭着采取正确的态度治理人民而得到好处。如果流于残暴，那就有凶险了。

贞：指治民态度的正确。联系主卦上坤爻辞看，这首先是深入群众的“至临”，其次是凡事都得动动脑筋的“知临”，最后

是必须以忠厚之道待人的“敦临”。

至于八月有凶：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解释为“至于八月则有凶祸”这没有阐发其比喻意义，等于没有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礼记·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孟子》：‘七八月之间旱。’……以旱之望云霓，喻民之望治。”这样讲就接近于原意。因为周历八月相当于夏历六月，正是骄阳似火，灼石流金的时候，用来比喻政治上的残暴是恰当的。

初九 咸临，贞吉。

人民感觉到君王在治理他们，这就合于正道而吉利。

咸：《荀子·大略》：“咸，感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咸，感也。”王弼注：“咸，感也。”《广雅·释言》：“咸，感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咸训感，即借为感。”说咸借为感，很正确，因为声通形近。本爻是从被周厉王所治理的人民的角度说，因此“感临”就是人民感觉到周厉王在治理他们，对周厉王有好感。《周易大传今注》谓“此咸字当为诚。”《说文》：“咸，和也。”遂释“咸临”为“以和临民”。这里既破字无据，又不就人民说，不足取。李镜池《周易通义》：“以感化政策治民。”这仍然是不就人民说的。

九二 咸临，吉，无不利。

人民随时都感觉到君王在治理他们，这就吉利，而没有不吉利的。

这句话好象是重复了初九，其实不然，而是再一次强调了周厉王的深得民心。《周易古经今注》：“疑此爻咸当作威，形近

而讷。威临者，以威临民也。”《周易大传今注》：“以刑威临民，则民畏服，不敢为非，自吉而无不利。”这既是任意破字，又与卦辞“至于八月有凶”抵触，还与主卦上坤上六爻辞的“敦临”背道而驰。李镜池《周易通义》：“咸，同于减。”“咸临即减临，咸和于民。用温和政策治民则吉，无不利。”这是采取了高亨的看法，问题还是在于不以人民为施动者。

六三 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如果认为君王的治理很不错而感到满足，那没有好处。只有已经为了他的治理担忧而谋改进，才没有坏处。

这仍然是从人民说的。“甘临”是以临为甘，即认为周厉王的治理很不错。甘者，美也。“忧之”即为之而忧，就是为了周厉王的治理担忧，而思有以改进。前者（即“甘临”）可能流于阿谀奉承，所以无攸利。后者（即“既忧之”）能推动周厉王把工作做好，所以无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甘当读为拑，强制压迫也。忧当读为优，宽和也。以强制压迫临民，是无所利；然既改为宽和，则无咎。”这在训诂上都颇有问题，更看错了施动者。李镜池《周易通义》采用了高氏的说法。

六四 至临，无咎。

到人民当中去进行治理，没有坏处。

本爻是从周厉王说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至临犹亲临，君上亲至理政以临民。亲临则朝无废事，臣无窃权，可以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至临，躬亲政治，即指统治者要亲自

过问，处理国事。《诗·节南山》：‘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不自为政，卒（瘁）劳百姓。’如果躬亲政治，则可无咎。”高氏和李氏的说法都正确。

六五 知临，大君之宜，吉。

运用聪明才智去治理人民，这是君王应该做的事，因此是吉利的。

本爻是主卦上坤主爻，用了“大君之宜”，让人一看就清楚。

知：陆德明《经典释文》：“知音智。”丁寿昌《读易会通》：“《正义》谓知临是知为临之道，读如本字，非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知临者，以智临民也。《礼记·中庸》：‘惟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周易大传今注》与此略同，只是把“大君”讲成“大国之君”，殊欠妥当。因为《周易》“大君”都指周王，具体指周厉王，如履卦六三的“武人为于大君。”李镜池《周易通义》用高说，但把大君讲成帝王，这就对了。其时问题甚多，要费点脑筋才能解决，主卦主爻强调“知临”，道理就在这里。

上六 敦临，吉，无咎。

君王如果以忠厚老实的态度治理人民，这就吉利，没有坏处。

敦：惠栋《周易述》：“敦，厚也。”焦循《易章句》：“敦，厚也。”敦是敦厚，也就是忠厚老实。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君以敦厚之道临民，则民悦服，自吉而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统治者要醇厚诚实，才能得民心。”高氏李氏所说相同，都正确。

䷓ 观第二十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观，卦名，看也，察也。”李镜池《周易通义》：“观：观察。谈政治上如何观察和观察什么。”结合卦爻辞看，这些解释都正确。本卦卦象是坤下巽上，坤象征地，巽象征风，正如《象传》所说是“风行地上”。这表示风正在对着地面吹拂，以扬去其尘埃，使之归于干净，用来比喻臣对君进谏，以除去其惑乱，使之达到清明。这样一来，君才能老练稳重地和弘通畅达地观察天下国家的重大问题，也才能深刻理解和牢固掌握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而要这样做，首先应当抓住的是为这种战略服务的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用以拨乱反正。君王之所以可能取得这些成就，应与“幹蛊”的大臣分不开。因为他们能最先看到国家的症结之所在，及时进行针砭。象这样的人，按道理不能当作臣下看，必须用宾客之礼相待，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

下坤比喻周厉王，上巽比喻应待以宾客之礼的大臣。上巽是施动者和陈述的主要对象，卦辞即针对它而言，因此它是主卦。下坤是受动者和连类而及的对象，是辅卦。

䷓ （坤下巽上）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手洗干净了，可以奠爵、荐俎了，但没有行动，只是表现为诚信严肃的样子。

盥(guàn):朱熹《周易本义》:“将祭而洁手也。”王夫之《周易内传》:“将献而先濯手,献之始也。”

荐:朱熹《周易本义》:“奉酒食以祭也。”王夫之《周易内传》:“已奠爵而后荐俎,献之余也。”

孚:诚信。

颙(yóng)若:孔颖达《周易正义》:“颙是严正之貌,若为语词。”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郭沫若说:‘孚恐是俘字。’颙若犹颙然,身体高大之貌。卦辞言:祭者灌酒而不献牲,因有俘虏颙若,杀之以当牲也。”郭氏说“恐是”,还没有肯定,而高氏却肯定下来。李镜池《周易通义》:“孚:俘虏。颙:《说文》:‘大头也。’颙若,头大的样子,指俘虏头部被打得肿痛的。”按《周易》的“孚”不指“俘虏”,而人性之说,在《周易》也无可验证。

“颙”在《说文》确有“大头”之训,但这里已用为形容词并带上词尾“若”,作为“孚”的补语,因而不能解释为“头部被打得肿痛的”,也不能解释为“身体高大之貌。”

这条卦辞是以大臣在宗庙为王助祭作为比喻,表现大臣帮助周厉王治国十分认真,象个“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样子。卦辞把整个卦的主旨揭示出来了。

初六 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如果象小孩那样看问题，这对奴隶还没有坏处，对君王就不好了。

童: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曰:“稚也。”丁寿昌《读易会通》:“案《正义》云:‘唯如童稚之子而观也。’盖从郑义。”

君子：《周易》多用来指周厉王，如屯卦六三的“君子几不如舍”和小畜卦上九的“君子征凶”等。

小人：指奴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童观，所见者浅鲜。”李镜池《周易通义》：“童观，愚昧幼稚的观察。童，犹‘童蒙’之童，指奴隶。”“看问题幼稚无知，对小人无所谓，因为他们担负的责任小；对于担负政治重任的君子来说就不行，就会遇到困难了。”高氏和李氏的诠释，是正确的。

六二 闾观，利女贞。

象从孔隙中去窥探观察，这只对妇女的所谓正道才有利。

闾：陆德明《经典释文》：“闾，古规反，本亦作窥。”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闾与窥同。闾观，从门隙或穴孔中以视也。”

关于这条爻辞，李镜池《周易通义》阐释得较好：“一孔之见，目光短浅是不好的。但对于闭守在家里的古代妇女说来还可以。言外之意是君子就不应如妇人之见识。爻辞不说君子，是承上文省。”

六三 观我生，进退。

从我这一辈子看，应该前进了就后退。

我生：我的生平，我这一辈子。

周厉王撤开了“童观”和“闾观”，就能所见者大。“进退”是前进了又后退，乃《周易》作者希望周厉王以正确的策略去服务于战略，使中兴事业更快地完成。

六四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能看到天下国家的大事，并以在君王那里做宾客而得到好处。

光：在《周易》中有“大”的意思，如需卦卦辞“光亨”的“光”即释为“大”。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本于程颐《易传》的“观见国之盛德光辉”而训为“光辉”，李镜池《周易通义》因训为“光明”，也说得过去。

本爻是主卦上巽主爻，表明理想的大臣必定能看到天下国家的大事，明其利弊，从而周厉王待以宾客之礼，以助已成中兴之业。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诸侯或其臣往朝于王，以观王国之光，作王之宾客，则利。”这是把本爻孤立起来作一般的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本爻谈对外。对外要观察哪些国家比较光明，跟它结盟，拥护王室。”李氏把本爻讲成与外国联盟，实离奇之谈。

九五 观我生，君子无咎。

从我这一辈子看，君王是不会有坏处的。

这是《周易》作者理想的大臣的看法，认为在他们的辅佐下，周厉王必将中兴，别无困难。

上九 观其生，君子无咎。

从他们一辈子看，君王也是不会有坏处的。

“其”指理想大臣的同僚。先“观我生”，后“观其生”，都是“君子无咎”。这是强调周厉王再无蹉跌，必然中兴。

䷔ 噬嗑第二十一

《彖传》：“颐中有物曰噬嗑”。王弼注：“噬，齧也；嗑，合也。”这是把“噬嗑”讲成口里含着东西在咀嚼。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不是问题本身。卦爻辞讲治狱，王弼注就从这里阐释：“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也。有间与过，齧而含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把“噬嗑”讲成“口中含物而咀嚼之”，与王弼相同。但说“比喻它事，则是问题在心，玩味而思考之”，这就没有扣住治狱讲了。李镜池《周易通义》：“噬嗑（shìhé）和现代汉语‘吃喝’音义相近，全卦讲饮食及跟饮食相关的事，以噬嗑为联系。”这未免是皮相之见。

从卦象看，本卦是震下离上。震象征雷，离象征火，是既打雷，又闪电，威严得很，可以作为治狱的比喻。作者扶助厉王，不仅主张对叛乱的武人大张挞伐，而且认为乱世贵刑，还应重视刑狱，藉以维持社会秩序。基于这种意图，于是本卦就被提出来了。从卦爻辞看，尽管作者要求严肃地治狱，却强调刚而行之以柔，进而约之以退；雷电不能太猛，刑罚不能过严，表现出作者一贯的策略思想。因为只有猛而济之以宽，才能取得更大的政治效果。

本卦下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卦，上离是辅卦。

䷲ (震下离上) 噬嗑：亨，利用狱。

中兴事业必将顺利进行，从重视治狱这一方面也能得到好处。

用狱：治狱，裁决囚犯。

作者认为治狱与中兴事业有关，但与用兵荡平武人相比，则居于次要地位。因此《周易》各卦以表现前一个内容的为多，而专讲治狱的仅此一卦。

初九 履校灭趾，无咎。

象鞋子被套上木枷遮住脚趾，以致行动迟缓，但没有坏处。

履：鞋子。在先秦，履和履有区别，这在注释履卦初九时已讲过了。

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校，木制囚人之刑具，加于颈者谓之枷，加于手者谓之桎，加于足者谓之桎，此校字则是桎。”

灭：孔颖达《周易正义》：“校之在足，已没其趾”。“灭趾”即遮住脚趾。

本爻一般都看作事实，以为是给囚犯戴上刑具，使之悔改，因得无咎。王弼注、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和王夫之《周易内传》无不这样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也没有跳出窠臼。其实，本爻是说治狱不能过于急迫，而必须持之以宽缓，这就好象脚上套上木枷，只有安步徐行才会无咎。这体现了《周易》作者以柔退为进取的治狱思想。

六二 噬肤灭鼻，无咎

吃肉连鼻子都遮住了，也没有坏处。

肤：《周易》以“肤”为“肉”，全书还有剥卦六四的“剥床以肤”，睽卦六五的“厥宗噬肤”，夬卦九四和姤卦九三的“臀无肤”，一共用了五次。

灭鼻：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犹掩鼻也。”李镜池《周易通义》：“连鼻子也给遮住了。”但前人有把“灭鼻”讲成用重刑割掉囚犯鼻子的。孔颖达《周易正义》：“灭鼻，言用刑太深也。”奇怪的是高亨在《周易大传今注》复取前人旧说：“灭，割去也。……割鼻是轻刑。”这就把本来正确的注释给取消了。

初九表示治狱要宽缓，不应刻深。本爻说明这样做，即使办的案子很多，象吃大块肉遮住了鼻子一样，也不要紧。这就是说，用宽缓态度治狱，案件再多也无妨。

六三 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象吃干肉碰上了苦恶的东西，只有小问题，没有大坏处。

腊肉：《说文》：“干肉也。思积切。”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晞于日煏于火曰腊肉。”

毒：孔颖达《周易正义》：“毒者，苦恶之物也。”

初九讲治狱贵在宽缓，六二讲贯彻了这一原则，案件再多也无妨。本爻则是说以宽缓治狱，即使犯点错误，也不太要紧。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用齿嚼干肉而遇毒，毒仅在口中，未咽于腹内，是有小小之艰难，未成灾咎。”李镜池《周易通义》：“吃干肉会中毒。不过还算好，不严重。”高氏和李氏都不理解本爻

是比喻，以及所比喻的究竟是什么。

九四 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象吃着带着骨头的干肉，在里面还发现了铜箭头；但由于努力坚持正道而得到好处，还是吉利的。

干肺(zǐ)：程颐《易传》：“干肉而兼骨，至坚难噬者也。”

金矢：黄铜箭头。古代称黄铜为金。

艰：艰难，引申为努力坚持。

贞：正，指用宽缓态度治狱的正确。

本爻属于上离，仍是用比喻以表达作者对治狱的看法。爻辞是说，治狱碰上的问题可能越来越艰巨，好象从吃一般干肉到吃带骨的干肉，里头还藏着铜箭头，但只要以宽缓的态度去做，还是好办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以齿咬带骨之干肉而得铜箭头，是吃肉而遇艰难，然弃其骨与箭头，仍有肉吃。故筮遇此爻，占问艰难之事有利，而归于吉。”这近于臆说，因为从爻辞看不出有“弃其骨与箭头，仍有肉吃”这一层意思，因此也得不出“占问艰难之事有利”的结论。至于爻辞中所包含的一些意义，更未触及。李镜池《周易通义》：“吃干肉而发现肉中有铜箭头。‘利艰贞’即早占吉利，粮食可望丰收”。李氏读“艰”为“早”，释“贞”为“占”，与本爻涉不相关。

六五 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象吃着干肉，从里面发现了黄金。这样做即使态度正确也可能有危险，但终归没有坏处。

“干肉”比“干肺”要好对付些，但同样咬不动，更何况里面还有黄金呢？这个“黄金”有人理解为铜铍，如李镜池《周易通义》沿袭闻一多之说；有人理解为黄金粒，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不管如何讲，同样是难得咬动，无法咽下。本爻紧接九四之后，说明治狱的困难一个接着一个，难于对付。但作者认为只要坚持以宽缓的态度治狱，还是不会有坏结果的。

上九 何校灭耳，凶。

担着木枷把耳朵都遮住了，这是凶险的。

何：陆德明《经典释文》：“何，本亦作荷。王肃云：‘荷，担也。’”《左传》昭公七年：“其子弗克负荷。”《经典释文》：“荷，本又作何。”丁晏《周易解故》：“古何荷通。”

囚犯的木枷一般都戴在耳朵下面的颈子上，现在木枷遮住耳朵，是做得太过分了。这比喻治狱如果不持平而过激，是很不好的。以上四个爻都从正面说明下震主爻初九所提出的要以宽缓的态度治狱的问题，本爻则反过来申述，从而更透彻地揭示了作者的意旨。

《象传》：“何校灭耳，聪不明也。”朱熹《周易本义》：“盖罪其所听之不聪也。”这是说，由于偏听偏信，才给“何校灭耳”，以示惩罚。显然，这把比喻看成事实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奴隶肩上负枷，耳被割去，此是奴隶主遣其人到别地而役之（如后世所谓“发配”），或遣其人到刑场而杀之，故凶。”李镜池《周易通义》：“奴隶因饮食小过受大刑。”这不仅把比喻看成事

实，而且其中某些说法如发配或杀头以及小过受大刑，都未免过于臆测了。

䷗ 贲第二十二

“贲” (bì)：《吕氏春秋·壹行》：“孔子卜得贲，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贲不是纯白纯黑，而是杂色，引申之，有文饰的意义，所以《序卦传》说：“贲者，饰也。”本卦卦象是离下艮上，离象征火，艮象征山，合在一起是火向着山上烧，其势熊熊，陆离璀璨，这就是文饰。这里艮山是比喻周厉王，离火是比喻奸佞之臣，因为火烧向山冈就是文饰山冈，这意味着佞臣在惑乱周厉王。本卦与蛊卦是相反的。

李镜池《周易通义》为了把本卦说成是“一个对偶婚迎亲的故事”，竟然在没有任何根据的情况下，破“贲”为“奔”，又破“贲”为“殄”，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本卦主要是警戒佞臣，同时也讽示周厉王，因此下离是主卦，上艮是辅卦。

䷗ (离下艮上) 贲：亨，小利有攸往。

中兴事业必然会顺利进行，目前干某些事情还是小有好处的。

有攸往：有所行动，指干某些事情。

“贲”既然是佞臣对周厉王进行蒙蔽和惑乱，为什么卦辞还这样讲呢？这是由于佞臣在周厉王加以抑制的情况下有所收敛。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就是用比喻来说明：佞臣蒙蔽和惑乱周厉王的行为已大大减少。只要对此有认识，这条卦辞还是讲得过去的。

初九 贲其趾，舍车而徒。

把脚趾涂得花花绿绿，不坐车子而步行。

贲其趾：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贲其趾者，谓文其足也。”也就是把脚趾涂得花花绿绿。但《周易大传今注》却又将“贲其趾”解成“足穿花鞋”，这就勉强了。李镜池《周易通义》说“贲其趾”“是把脚装备好，便于走路。”李氏释“贲”为“装备”，考之于训诂是不合的。

徒：《说文》：“步行也。”

本爻是说佞臣为了惑乱周厉王，不惜乔装打扮，急于表现自己。“舍车而徒”就是炫耀自己的脚多么美，也亦即炫耀自己材质之美，使周厉王受到迷惑，从而加以宠信。

《象传》：“舍车而徒，义弗乘也。”这是说，用“义”来衡量，不应坐车，而该走路。很明显，这把爻辞的意义弄错了。王弼注：“弃于不义，安夫徒步，以从其志者也。”孔颖达《周易正义》：

“以其志行高洁，不苟就乘舆。”程颐《易传》：“义或不当，则舍车舆而宁徒行。”朱熹《周易本义》：“君子之取舍，决于义而已。”王夫之《周易内传》：“淡泊明志，虽锡以车不受，而安于徒步。”这些解释，都墨守《象传》，不敢有一毫违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

“不宜饰足而饰足，不宜舍车而舍车，不宜徒行而徒行，此务

文实失之象也。”按此说可取，但还不够透辟。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这是青壮年“准备不坐车而徒步行走”，奔“向女方”，则是离开爻辞以立其“迎亲”之说。

六二 赍其须!

把胡须修饰了一番!

须：丁晏《周易解故》：“《说文》：‘须，面毛也。’《荀子·非相》篇‘面无须麋’，即须眉也。俗加影，非。”

本爻用修饰胡须比喻佞臣把自己打扮得神采飞扬，以便进一步逞其惑乱。本爻内容比初九加深，因此用主卦下离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赍其须者，须有黑有白也。此老人之象，寿考之征也。”按“须有黑有白”不一定是由于“赍”；至于把须有黑有白说成“寿考之征”，那就没有理解本爻的比喻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随迁的还有老年人、长老之类，行前把自己的胡子修饰一番，一派喜气洋洋。”这仍然本于其“迎亲”说。

九三 赍如濡如，永贞吉。

修饰啊，随即洗得干干净净啊！这是永远合于正道而吉利的。

濡如：濡，沾湿，这里引申为用水洗涤。如，语末助词。

本爻指佞臣在一片谴责声中，不敢不有所悔改，其所作的一切文饰，象被水洗掉一样。从此可望有诚心去侍奉周厉王，帮助他完成中兴事业。

前人对本爻的解释，与原意颇不相合。《象传》：“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这只是说：“永贞吉”的不可逾越，没有讲“贲如濡如”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王弼注：“既得其饰，又得其润，故曰贲如濡如也。”这是把“贲”和“濡”并列，加以歌颂，并不符合本爻主旨。李镜池《周易通义》：“贲：借为奔。濡：汗湿。本爻与下爻是写途中情况，人们奔跑前往，跑得一身大汗”。李氏由于坚持“迎亲”说，才破“贲”为“奔”，并把“濡”说成“汗湿”。

六四 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受到文饰啊，却是一片素白啊，好象白马那么白啊。这不是盗寇打劫，是亲戚帮忙。

贲：这里用为受动，因为本爻属于上艮，是在讲周厉王受蒙蔽。本卦的“贲”在下卦是施动，在上卦是受动。

皤（pó）：《说文》：“皤，老人白也。”由于“皤”不能专指老人白，李鼎祚《周易集解》予以纠正：“案，皤亦白素之貌也。”李镜池《周易通义》：“皤，借为燔，郑玄本作燔，即焚。”今考丁寿昌《读易会通》，郑作“皤”，不作燔。破“皤”为“焚”，没有根据。

翰：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翰本白色雉之名。故引申之，马之白色者亦可谓之翰。”“此曰‘白马翰如’，翰亦当训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翰，马毛长。”李镜池《周易通义》：“翰从羽，义同于飞。”孤立地看，三说都可通。但联系“皤如”看，以闻说为长。

本爻从周厉王方面来写贲，一片素白，说明贲已停止，周厉王才能保持本色。孔颖达《周易正义》：“或守质素，故皤如也。”

这是说，有时候臣也老实守本分，不阿谀奉承。这是受到教育或制约的结果，从而不危害周厉王，甚至还有些帮助，这就是“匪寇婚媾”所包含的具体内容。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来者所乘之马赍然而有斑文，皤然而白，翰然而毛长，非寇也，乃婚媾也。”这只是就辞句训释而不当，更没有看到本爻比喻的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一路奔跑，太阳晒得象火烧一样，新郎和小伙子们骑着白马飞奔。这一群人不是来抢劫，而是来取亲。”这仍是贯彻“迎亲”之说。

六五 赍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在山坡上的园子也受到了文饰，尽管还不太多，象只赠送了少量布帛似的，但结果还是吉利。

丘园：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赍饰丘林，以为园圃。”这是就“赍于丘园”整句作解释，虽有未当，但“丘园”还是被看作山坡上的园子。按本爻所说的“丘园”，是用来比喻周厉王的。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此疑指婚礼纳征而言。赍，饰也。丘园，女家之所居也。”以出于怀疑，可存而不论。李镜池《周易通义》：“丘园，女家附近的地方。”这还是“迎亲”之说。

束帛戔戔：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束帛，纳征所用。戔戔，当为少貌。”释“束帛”为“纳征所用”，是高氏基于他解释“赍于丘园”的错误而产生的。按“戔戔”确实指“少”而言。《礼记·杂记》：“束五两。”五两是五匹，当然很少。李镜池《周易通义》据马融注“委积貌”，讲成“一大堆的样子”，是不正确的。

本爻讲佞臣在停止惑乱之后仍有不良行为，以影响周厉王。但由于这种行为受到禁止，为祸也就不大了。高亨《周易大传今

注》：“女家在纳征之日，结彩以饰其丘园。而男家之聘物仅有一束帛，戔戔甚少。女家对此不满，引起争议，陷于困难。但婚约未致破裂，结果是吉。”这未免望文生训。李镜池《周易通义》：“跑到丘园，到了女家，送上一束束的布帛，堆成一大堆。”李氏在这里用了“跑”字，仍是破“贲”为“奔”，又把束帛五匹说为布帛“堆成一大堆”。这在训诂上都是有问题的。

上九 白贲，无咎。

使文饰成为素白，就没有坏处了。

本爻是说要没有文饰才好。这一点前人大都明白。王弼注：“任其质素，不劳文饰而无咎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守志任真，得其本性。”程颐《易传》：“唯能质白其贲，则无过失之咎。白，素也。”不过，以上注释还没有涉及这是说佞臣不蒙蔽周厉王，周厉王也不再受蒙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白贲，白色之素质加以诸色之花纹。比喻人有洁白之德，加以文章之美，故无咎。”高氏以“白贲”为并列结构，无得于本爻的造句方法，因而所讲的比喻就欠当。李镜池《周易通义》：“贲：借为豮。还要送上白色大肥猪。”李氏以破字去附会“迎亲”之说，不足取。

䷖ 剥第二十三

“剥”：打击。《诗经·豳风·七月》“八月剥枣。”《毛传》：“剥，击也。”从卦象看，下坤象征地，上艮象征山，是广阔无垠的大

地在吞没山，用来比喻周厉王受到武人的包围和攻击。作者从自己的愿望出发，一方面用违反正道而且危险的话警告武人，以制止他们对周厉王的损害；另一方面，希望周厉王化不利为有利，以保住王位，并使武人受到沉重打击。本卦基本内容就是这些。但从《彖传》到以后的注《易》著作，都认为是五阴冲击孤阳，柔能取刚而代之。例如《彖传》“柔变刚”就是说武人会取代周厉王而得逞。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五阴一阳，小人极盛。”朱熹《周易本义》：“五阴在下而方生，一阳在上而将尽。”这些与卦爻辞的意思都是相反的，至于六五的“贯鱼以宫人宠”，其行动是维护上九的，因之，剥孤阳的就只有四阴。可见，历来的五阴之说也是不可靠的。对于本卦，还应该知道，根据循环论，上九要折而向下，成为复卦初九。但在本卦却“硕果不食”，以表示周厉王王位的难于动摇。这是作者为了突出其政治观，不惜改变自己的方法论，从而使循环凝定。卦象是下坤剥击上艮，下坤是施动者和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艮是辅卦。

䷖ （坤下艮上）剥：不利有攸往。

有所行动就不会有好处。

作者站在维护周厉王的立场，认为武人打击周厉王是大逆不道，一定不会有好结果，警告他们不要乱动。这与主卦下坤是联系得很紧的。

对于这条卦辞，前人都根据《彖传》，亦步亦趋。《彖传》：“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这是说，小人道长，君子不宜有所行动。程颐《易传》：“众小人剥丧于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攸往。”

朱熹《周易本义》：“阴盛阳衰，小人长而君子病。……故不可以有所往也。”这些都是说，众阴盛长，孤阳衰微，君子应全身远害，不宜与小人争夺。但上九爻辞“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却正是君子与小人相抗，结果君子胜利，小人失败，哪里是君子不利有攸往呢？再从下坤三爻看，无例外都是要制止他们去冲击上艮，这才是“不利有攸往”的具体内容。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用脚去踢君子的车箱，完全无正道，是凶险的。

床：上九有“君子得舆”，“床”是舆的主要部分，也就是车箱，用来比喻王位。

以足：用脚踢，本爻是下坤初爻，因此用脚比喻，与噬嗑卦和贲卦初九用趾比喻相同。

蔑：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云：“蔑，无也。”程颐《易传》相同。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李镜池《周易通义》都破“蔑”为“梦”，将“蔑贞”解为“梦之占问”，以破字过于随意，把本爻讲得与本卦主旨全不相干。

本爻是制止武人损害周厉王。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用膝盖去叩君子车箱，完全无正道，是凶险的。

辨：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足以上称辨。”“辨，分也。”膝盖是大腿和小腿的分界处，因此辨指膝盖。

本爻为下坤主爻，在三爻中间，所以用膝头比喻。作者希望进一步制止武人反对周厉王。

六三 剥之，无咎？

冲击君子车厢，能没有坏处吗？

这是反诘句，概括以上两爻，意思是武人犯上，必然有咎。

对于这条爻辞，历来用相应说解释，认为六三与上九相应，不冲击上九。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众皆剥阳，三独应上，无剥害意，是以无咎。”王弼、孔颖达、程颐、朱熹、王夫之的说法都与此相同。殊不知本爻是下坤辅爻，其倾向与初六、六二相同；何况明明说“剥之”，又如何能“无剥害意”呢？这也说明相应说是绝不能相信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割取他国或他邑之土地，可以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从贵族的立场说，认为农民应该照常造车，没问题。”高氏和李氏所言，均为臆说，不足信。

六四 剥床以肤，凶。

用自己的身体去冲击车厢，尤其凶险。

肤：肉。这里指代身体。

本爻是上艮的组成部分，与上艮成为一体，却去剥床，是说明周厉王举措乖谬，自己在动摇王位。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取掉床上之席，则人卧其上，寒气侵身，必致疾病，故凶。”按《周易》全书都以“肤”为“肉”，这里训为“席”，虽然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床之肤谓荐席”作为依据，但也是另立别解，不能信从。而训“剥”为“取掉”，则违反了本卦的训诂。李镜池《周易通义》：“农民梦见为贵族造车时敲击而伤及腹部。”李氏借“肤”为“肤”，释“肤”为

“腹前”，虽有所本，但不符合“肤”在《周易》中的使用情况。而复申造车之说，尤为无稽。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带领着一群宫人象连贯而行的鱼一样去求得王的宠爱，这没有不利的。

贯：《汉书·谷永传》“以次贯行”颜师古注：“贯，连续貌。”王弼注：“贯鱼者，谓此众阴也，骈头相次，似贯鱼也。”即鱼行时一个接一个的样子。

以：带领。

宫人：程颐《易传》：“宫中之人，妻妾侍使也。”

对于本爻，历来解释多有不同。《象传》：“以宫人宠，终无尤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宫人之宠，不害正事，则终无过也。”这都只触及表面文字，没有深入到问题本身。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统治者如贯鱼之排定秩序，用宫人而宠爱之，轮流当夕，则宫人不致争宠吃醋，相妒相轧，乃无不利。”这只讲成宫廷私事，没有说明所比喻的问题。李镜池《周易通义》：“贯鱼，射中了鱼。”“宫人射中了鱼，得到参加祭祀的荣宠。”这与古代祭祀之礼混为一谈，把本爻从本卦当中割裂出去。其实，本爻是作者为了保住周厉王的王位，才变“剥床以肤”为“护床以肤”。朱熹《周易本义》：“五为众阴之长，当率其类受制於阳。”这虽然没有区别六五和下坤三爻的不同，但还是得其仿佛的。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大果子吞不下去。君子得到一辆车子，小人则房倒屋塌。

硕：大。

君子：指周厉王。

舆：车子。

小人：指武人。

剥：可引申为毁坏。

庐：草房子。

作者用比喻说明：虽然四阴冲击孤阳，但由于周厉王能自我振作，王位还是巩固，而武人倒将遭灭顶之灾。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处剥之上，有刚直之德，群小人不能伤害也。故果至硕大，不被剥食矣。”这讲得很正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君子有所得，小人有所失。”这也得其大旨。至于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硕果不食”是比喻“劳动果实自己不能享受”；又训“剥”为“离”，说“小人剥庐”是“农民被征调去为贵族造车子，要离开自己的家”，都使人费解。

䷗ 复第二十四

作者把本卦接着剥卦，表现了他的方法论是循环论。他本来很希望剥卦上九永远不动，但是循环论使他不得不让上九离开原来的位置折而向下，进入循环，变成本卦。《彖传》：“复，亨，刚反。”这是说，本卦下震的初九，是剥卦上艮的上九以循环运动返转回来的。作者借此说明周厉王虽已出奔于彘，西周王朝已成为有悔的“亢龙”，但天道循环，物极必反，西周一定

还有重新强盛起来的机会。复卦与剥卦的这种关系，《彖传》以后的注家，其认识或既是又非，或完全错误。孔颖达《周易正义》：“阳气反复而得亨通。”这讲得对。但说“从剥尽至阳气来复”，则认为孤阳先尽于上，然后复生于下，这就不合循环的实际了。后来程颐《易传》说“既消而复”，朱熹《周易本义》说“阳复生于下”，都是沿袭孔颖达的错误。直到王夫之《周易内传》说：“还归其故曰复”，才把孤阳的循环看清楚了。至于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古人常占问行人返期，筮遇此卦，七日可返”，李镜池《周易通义》也认为“复”是“行旅专卦”，则都是拘泥于文字表面，与实际情况不合。

下震是主要陈述对象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卦，上坤是下震活动的环境，是辅卦。

䷗ （震下坤上）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中兴事业会顺利进行。孤阳一出一入不会有毛病，作为五阴的朋友回来也毫无坏处。在循环的道路上反复前进，每次经过七个爻位就回到原处，然后再前进总是好的。

出入：指孤阳出于“剥”而入于“复”。

无疾：没有毛病。王弼注：“疾，犹病也。”

朋：朋友。剥卦上九孤阳是复卦五阴的朋友。王弼注：“朋，谓阳也。”这与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朋”相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或出或入，皆无疾病，故曰出入无疾。有朋友来，可无咎，故又曰朋来无咎。”这对文字的训释是正确的，但没有接触到实质性的内容。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这是《周易》循环论的集中反映。一般都讲成走出去不能太远，就必须回头从原路走回来，一共花了七天时间，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孔颖达《周易正义》：“使反之与复……不可太远，唯七日则来复。”王引之《经义述闻》：“已去者可来复，至多不过七日。”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出行者往返于道中，七日可以复归。”李镜池《周易通义》：“路上来往很快，七天就可以了。”以上解释，认定这两句话只是表明一往一返，而不是进行循环；关于往返为什么一定是“七日”，都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朱熹《周易本义》：“‘反复其道’，往而复来，来而复往之意。‘七日’者，所占来复之期也。”这只是讲清了“反复”的原意，而对于“七日”的解释仍不确切。其实，作者是立足于复卦来看取复卦和剥卦的关系，由于“大往小来”，“小往大来”，一卦当中的阳爻、阴爻总在不停地循环。因此，剥卦上九终于要往，复卦初九一定要来，来了以后，通过一度循环，即复卦初九以次上升为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又回到复卦初九，恰好经历七个爻位，这就是“七日来复”，而循环是无穷无尽的，这就是“反复其道”。这表现循环论是非常明显的。

卦辞说明天道循环有利于周厉王复国，可参看乾卦。

初九 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循环出去不太远就回来，这没有大的悔恨。还非常吉利。

祇 《系辞》下传第四章引此句，韩康伯注：“祇，大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说相同。

本爻是主卦下震主爻，它揭示了本卦的内容，也对卦辞作了阐释。作者深信西周王朝能转衰为盛，变弱为强，因此启发

周厉王，要他在遭到打击之后，不久就重振旗鼓，“七日来复”。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出行不远而返，则无大悔，且大吉。”李镜池《周易通义》：“走没有多远就回来。”又释“无祗悔”为“没有大问题，大吉大利。”这都是只就辞句作解释。

六二 休复！吉。

多么美好的回来！这是吉利的。

休：《尔雅·释言》，“庆也。”《广雅·释言》，“喜也。”喜庆当然是美好的。

初九以循环而上升，到这里成为师卦九二，其爻辞是：“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借丈人治军战功显赫，来说明周厉王东山再起，大有希望。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欣喜而返，必其行有利，故吉。”李镜池《周易通义》：“美满地回来，吉利。”这仍然是只解释辞句。

六三 频复，厉？无咎！

接连不断地循环往复，有危险吗？这实际上是无坏处的。

频：阮元《经籍纂诂》引《周书文酌》“三频”注：“数也。”即多次之意。王弼注：“频，频蹙之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蹙眉，愁苦之状也。”李镜池《周易通义》：“频，借为颦，皱眉头。”按，从“复”在本卦一般都吉利看，破“频”为“颦”，适得其反。何况阳爻运动到这里成为谦卦九三，其爻辞是：“劳谦，君子有终，吉。”又哪里有什么愁苦呢？

六四 中行，独复。

循环到了半路上，虽然孤独还是要往回走。

中行：中道，半途。

阳爻循环到这里，成为豫卦九四，其爻辞是：“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以快乐而大有收获，毫无疑问，朋友都会前来相助。其吉利是可以想见的。作者赞成“复”，对于奋斗不懈的独复更为满意。这是勉励周厉王不要害怕艰难险阻，即使孤身一人，也要进取不息，不能半途而废。

关于本爻，从《象传》到王夫之《周易内传》都用爻位说解释，简直全无是处。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中行独复者，与人同往，至中道而已独反也。”李镜池《周易通义》：“跟人结伴相随，中途独自回来。”这都是望文生训，远离实际的。

六五 敦复，无悔。

把复看得很重，就没有悔恨。

敦：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成“敦厚”，程颐《易传》解释成“敦笃”，都有重视的意思。

阳爻循环到这里，成为比卦九五，其爻辞是：“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这是说，武人与周厉王貌合神离，使周厉王狩猎没有收获，但周厉王只要不归罪他人而自我反省，还是吉利的。这种情况比前几种要差一些，因为要在错误中求出路，所以用“无悔”来委婉地体现出美中不足。在《周易》中，“无悔”有时是毫无悔恨，形势太好，象同人上九的“同人于郊，无悔”；有时是对不够理想的事微现其意，如本爻。王弼注：

“虽不足以休复之吉，守厚而变，悔可免也。”这已经看出本爻基本情况。但对“敦复”的理解还成问题。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敦复者，受人之督责迫切而反。”李镜池《周易通义》“敦，迫切也，匆匆忙忙地回来。”这些解释，都远离本爻原意。

上六 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途于复，就凶险而有灾祸。凭这种情况出兵，将终归大败，使国君遭难。以至很长时间不能派兵出征。

灾眚：灾祸。

用：用之，凭这种情况。

以：使。

阳爻循环到这里，成为剥卦上九，其爻辞是：“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为什么这里所说的正好相反呢？原因是作者在剥卦反对循环，要求周厉王地位永远不变；这里却希望循环，要求周厉王摆脱这样的困境，回过头来大干一番。前后态度不同，导致爻辞的不同，但立场是一样的从《象传》到李镜池《周易通义》都只从文字上解释，无得于原意。

无妄第二十五

“无妄”，不虚妄。卦象是震在乾下，比喻雷在天宇之下飞腾，是真实而不虚妄的。真实而不虚妄体现于人的主观精神

就是“孚”，就是“诚”。从卦爻辞看，作者对无妄即对“孚”或“诚”倍加赞扬，极力突出它的作用，认为只要无妄，就能化险为夷，遇祸得福，无往而不利。这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一曲赞歌，在《周易》哲学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至于“无妄”在政治上的作用，乃是勉励周厉王“闲邪存其诚”，以便把中兴事业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为了防微杜渐，作者把违反“无妄”所可能导致的不利后果也讲到了。用无妄卦接复卦，说明复卦意义重大。复卦《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而“无妄”或“孚”或“诚”，古人正是看成天地之心的。

象征雷的下震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乾是雷运动的环境，是辅卦。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中兴事业会顺利进行，因为遵循真诚而不虚妄的正道能得到好处。如果不符合这个正道就灾难临头，有所行动都不吉利。

贞：正。本爻“贞”和“匪正”对举，证明“贞”应释为“正”，不可释为“占问”。

眚：《说文》：“目病生翳也。”本指眼疾，引申为毛病。

这里“无妄”与“妄”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正反两方面强调“诚”的作用，以及养“诚”于心的重大政治意义。

初九 无妄，往吉。

有一颗真实无妄的心，发展下去是吉利的。

本爻是主卦下震主爻，它直接指出，有诚则无往不吉，与

卦辞相表里。

此爻断句历来有分歧。王弼、孔颖达、程颐、高亨、李镜池都在“往”字断句。高氏《周易古经今注》解释为“无妄往者，无乱往也，即当往则往，不当往则不往也”。李氏《周易通义》解释为“行动不乱来。”但朱熹《周易本义》：“以刚在内，诚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王夫之《周易内传》：“往吉者，以其无妄而往也。”则都以“无妄，往吉”为句。从本卦突出无妄并以之拟人看，后一种断法是正确的。

六二 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要不耕耘就有收获，不开荒就有熟地，这样想难道行动就吉利？

菑(zī) 畲(yú)：《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三岁曰畲。”菑指开荒，畲指熟地。

这是一个假设的条件句，以不耕而获，不菑而畲为条件。这些绝不能是事实，如果是事实，结果就不利有攸往。本爻是力戒虚妄，突出无妄。李镜池《周易通义》：“不耕种就要收获，不开垦荒地就想种熟地，都是妄想。”是完全讲对了。

六三 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有诚的人的灾难，就象有人拴一头牛，过路的人把它偷去了，但罪责却加之于村子里的人。

或：无定代词，代人。

此爻历来不得其解。《象传》：“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也。”这

只是重复原文，没有作出任何解释。孔颖达《周易正义》：“无故而有灾，如行人牵牛而去，而居者反遭诘捕之忧也。”这是说有人无故遭灾。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邑人因粗心大意，致失其牛，即所谓‘无妄之灾’。”这是说邑人遭了不应该遭的灾。李镜池《周易通义》：“邑人得到了意外之灾。”这与高氏的解释相同。其实，“无妄”就是有“诚”的人，作者认为这种人不会有灾难，如果说有灾难，那就象有人拴一头牛，为行人偷去，罪责又加于另外的某些人，而与有诚的人却不相干。作者之所以写本爻，乃是说明周厉王做事都将如意，不会发生问题。

九四 可贞，无咎。

有诚就可以合于正道，没有坏处。

这里的“可贞”比坤卦六三爻辞的“可贞”意义要广泛、深刻。那里是说可以得到使王业中兴的正确结果，这里是指无妄就合于正道，无所不可，这对周厉王的鼓舞更大。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所占之事，可行且无咎。”这是从占筮的方面说，而且只就文字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意谓查问一下有好处。”李氏训“贞”为“问”这与《周易》“贞”的含义不合。

九五 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有诚的人生了病，不吃药也会好。

有喜：有好结果，指疾病痊愈。《周易》有三个“有喜”，意义相同。除本爻外，其余两个“有喜”是损卦六四爻辞的“损其疾，使遄有喜”和兑卦九三爻辞的“介疾有喜”。

本爻再一次肯定“诫”的作用，而用比喻予以说明。

《象传》：“无妄之药，不可试也。”这是说，无妄的人有病不能服药。这与本爻原意不合。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说“无妄之疾”是由于“饮食过饱、服事过劳、睡眠过少”等原因所致；李镜池《周易通义》说“得了病不胡思乱想”，应当“心情舒畅，静养宁神”云云，都近于附会。

上九 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有诚的人将有灾祸吗？得不到任何好处吗？

行：将。

这是一个反诘句，说明真诚无妄的人无往而不利。作者不厌其烦地说明无妄的作用，对诫尽情歌颂，可见希望厉王有诚是多么迫切。

《象传》：“无妄之行，穷之灾也。”这是把“无妄行”作为一逗，把“有眚，无攸利”看成直陈句。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沿袭这种说法。高氏说：“人毋妄行，如妄行则有眚而无所利。”李氏说：“‘无妄行，有眚’文中有省辞，意即不要妄行，如果妄行则有灾祸。”这些不妥的解释，都是由于对“无妄”不能理解为“孚”或“诚”所致。

䷍ 大畜第二十六

“小畜”是目前所取得的成绩还小，以后将发展到大；“大畜”则是成绩已经够大了。从卦象看，下乾象征天，比喻君；

上艮象征山，比喻臣。浩瀚的天在包容山，比喻权力很大的君在控制臣。武人能为周厉王所掌握，是作者迫切要求实现的大事。

怎样才能控制武人呢？作者为周厉王出谋划策，希望他不会急于求成，以免遭无谓牺牲；而要作充分准备并采取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去进行战斗，力求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

本卦下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艮是辅卦。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凭着正确的政治措施得到好处，不让其臣食于家就吉利，这样能顺利地解决重大困难问题。

不家食：朱熹《周易本义》：“不家食，谓食禄于朝，不食于家也。”

作者希望周厉王控制武人，使之奉职于朝，不再聚族为乱，揭示了全卦的主旨。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今人往往受术士之指示，某日不食于家，而食于外，以避灾眚，古人盖亦有此类事，故曰不家食吉。”这不符合本卦辞的原意。

初九 有厉，利已。

急于控制权臣有危险，以停止这种做法为好。

已：停止。

武人势力正盛，异常骄横，而周厉王却困顿穷厄，如果急

于控制他们，那就不免有危险。因此，周厉王宜暂且稳住不动，后发制人，这就是作者为周厉王提供的策略。《象传》：“有厉，利已，不犯灾也。”王弼注：“进则有厉，已则利也。”程颐《易传》：“有危则宜已，不可犯灾危而行也。”王夫之《周易内传》：“见止而止，然后无伤。”这些训释都正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将有危险，然亦无害，终利于己。”按以“已”为“己”，破字无据。李镜池《周易通义》：“有危急的事发生，古人必祭祀。”这里读“已”为“祀”，也是任意破字。

九二 舆说辐。

车子脱掉了伏兔，不免有危险。

小畜卦也有这样一句，它表明控制武人的艰难。作者希望周厉王随时戒慎恐惧，以求得事情的成功。因为这一点至关重要，所以用主卦下乾的主爻来表明。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舆说辐者，乖离之象。”这是就事论事。李镜池《周易通义》：“在运输中车轮子坏了，辐条脱了出来。”这与高氏的解释基本上相同。

九三 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象用好马追逐那样，以艰苦保持这种正确行动而得到好处。同时象整饬车队来护卫，这样发展下去就有利。

逐：《说文》：“追也。”陆德明《经典释文》：“郑本作逐逐。”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其作逐逐者，后人依颐卦而妄增。”按颐卦六四爻辞有“其欲逐逐”。但本爻爻辞的“逐”不能是“逐逐”。

因为“逐逐”是接连不断；而“逐”则表示追求。

曰：语助词。李鼎祚《周易集解》作“日”，朱熹《周易本义》认为“曰当为日月之日”。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释文》引郑本曰作日。”日，每天。两说可以并存。至于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日疑当作四”、“四借为驷”，则证据不足。

闲：《尔雅释站》：“习也。”即整饬、熟练的意思。

舆卫：车队来护卫。

作者认为周厉王必须具有“有厉，利己”的后发制人的精神准备和“舆说辐”的临事而惧的持重态度，才能控制武人。同时还应采取有力措施，坚决贯彻。这表现出作者对现实保持着相当清醒的头脑。

六四 童牛之牯，无咎。

小牛的角不伤人，没有坏处。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童牛，无角之牛也。”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刘表曰：“牯之言角也。”按“童”指幼小，是“孩童”的“童”，不是“童山濯濯”的“童”，不能照侯果讲。童牛的角稚嫩，伤不了人，比喻武人力量削弱，成不了大事。《说文》引《易》作“童牛之告”，“告，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于是高亨、李镜池都破“牯”为“桔”，认为“桔”是在牛角上安一个木架子，防止伤人。这种说法有问题，因为童牛的角正稚嫩，是不必套上木架的。李氏破“童”为“犗”，说是“公牛”，亦不足取。

六五 豮豕之牙，吉。

被阉割的猪牙齿不咬人，人们遇到它无问题，是吉利的。

豮豕：阉割了的猪。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刘表曰：“豕去势曰豮。”

丁寿昌《读易会通》：“豕本刚突，剧（阉割）乃性和，虽有其牙，不足害物，是制于人也矣。”这比喻武人被制服，老实听话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释文》：‘牙，郑读为互。’”据此，高氏曰：“互者，盖交木为阑以闲豕也。”“豮豕其创处甚痛，将愈甚痒，往往疾走，或故以其创处触物，以致创裂而死。交木为阑以闲之，乃无虞。”这种解释很不妥，因为被阉割了的猪性情温和，不会乱奔乱跑，没有“交木为阑以闲之”的必要。李镜池《周易通义》：“大猪奔突，会毁坏庄稼，所以用木架子架着头部则吉。”此说亦不妥，因为在大猪头上安上木架子，乃罕见之事，以“豮豕”为“大猪”也没有根据。

上九 何天之衢，亨！

为什么天这样广大，通达无碍！

衢：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四交道。”朱熹《周易本义》：“‘何天之衢’，言何其通达之甚也。”这是武人俯首听命，感谢周厉王恩德如天。天指下乾，比喻周厉王。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以“何”为“荷”，训之为“受”，疑“衢”当读为“休”，说“何天之衢，即荷天之休”，论据是“瞿、句、休声系相通。”这种解释，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李镜池《周易通义》却都基本上照抄了。

䷚ 颐第二十七

《序卦传》：“颐者，养也。”朱熹《周易本义》：“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为养义。”求食养生应该靠自己，不能依赖他人，这才是正道。卦象是震下艮上，震象征雷，艮象征山。雷在山下，要破山而出，需要蓄势养锐；而能否飞腾于天，关键在于有无信心和能力，不能指望外界，存在着侥幸心理。这是比喻周厉王为武人压迫，处境困穷，要恢复王位，必须自力更生。《大畜》卦强调安抚武人要柔中有刚，以武力作为后盾，本卦所强调的也还是自己的力量。

下震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艮被要求安分守己，帮助下震，是辅卦。

䷚（震下艮上）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只看别人口中含着食物是不能果腹的，要自己去找食物，这才合于正道而吉利。

口实：口中实物。《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晏婴说：“岂为口实，社稷是养。”

作者以饮食作为比喻，告诫周厉王从事中兴大业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寄希望于武人，这是一卦的主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观人之腮中含物，不能饱腹，须自求口中之实物。以示人以勿羡于人，宜求于己。”解释虽不停留

在辞句上，但仍未能触及作者要谈的问题。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农业专卦。”“作者认为，养生要靠自己来解决粮食问题，不能靠人，更不能去抢人家的。”这就失之甚远了。

初九 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放下你的美味龟肉不吃，而看着我因饱含着食物而隆起的面颊，这就凶了。

尔：指周厉王。

灵龟：美味的龟肉。灵，善，这里指味美。《周礼·鼈人》：“春献鼈蟹，秋献龟鱼。”可见古人有吃龟的习惯。

我：武人自称。

朵颐：《说文》：“朵，树木花朵朵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余谓朵乃团然隆起之貌。食在口中，颐团然隆起如花朵，故曰朵颐。”

自己有美味不吃，却看着别人吃，这违反求食之道，是启发周厉王在进行恢复的过程中，不可放弃自己的努力去指望武人，这与卦辞紧密相应，由主卦下震主爻表达。

《象传》：“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这只就比喻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舍汝之灵龟之肉而不食，观我有食在口，腮朵然而隆起，此是弃汝所有，羡我所有，是凶矣。”这种解释虽然不停留在比喻本身，但仍未接触实际。李镜池《周易通义》：“你放着大量财宝，还来窥伺我的衣食，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是对那些抢粮者说的。”李氏释“灵龟”为“财宝”，实为罕见；释“朵颐”为“衣食”，引申太多，而抢粮之说，则是对农业专卦的附会。

六二 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倒违反了自求口食的常道，到山坡上去求食，这样下去是凶险的。

颠、拂：孔颖达《周易正义》“颠，倒也；拂，违也。”

经：陆德明《经典释文》引李颐云：“经，常也。”这句是互文，正如朱熹《周易本义》所说，是“颠倒而违於常理”。

于：往。

丘：《说文》“土之高者也。”这里比喻武人。

本爻历来在断句、释义上分歧很大。王弼、孔颖达都断为“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朱熹《周易本义》断为“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周易大传今注》断为“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他疑“颠”借为“填”，疑“经”借为“胫”，疑“颐”本作“颺”，“颺”又借为“隅”，这样字字怀疑，疑而又借，实在不能使人信服。李镜池《周易通义》断句从王弼、孔颖达，又破“颠”为“慎”，破“拂”为“劓”，以为是“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就得垦荒开田，如果为了粮食而去征伐别人，抢粮食，那是坏事。”这是随意破字之后，再附会于农业专卦。其实本爻是说周厉王如果颠倒反常地把希望寄托在武人身上，那就会得到象乞食于山坡那样的可悲下场，断句以从朱熹为是。

六三 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如果违反求食之正道而向他人求食，即使用意正确也是凶险的。这种办法永远不能用，因为没有好处。

本爻是对初九的力求自强和六二不能妄有希冀的概括。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拂颐”为“批颊”，即“打嘴巴”，认为“受批颊之耻辱”，就“十年不可有所行动。”高氏离开求食的比喻而另为之说，以致前后不能贯通。李镜池《周易通义》：

“不走正道去解决粮食问题，即不垦荒耕种，而靠抢夺。那就很坏，十年都很倒霉，甚至永远倒霉。”这还是比附于农业专卦，而抹杀了事实真象。

六四 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叛臣如果把掠夺王朝以满足自己欲望的做法颠倒过来，那就吉利。即使剥削人民象老虎那样食于此而望于彼，欲壑难填，也没有问题。

眈眈：《说文》：“眈，视近而志远也。”通常释为凶狠贪婪地注视，这是引申义。

逐逐：朱熹《周易本义》：“其欲逐逐，求而继也。”就是欲望一个接一个，形容欲望多。

本爻属于上艮，是作者警告武人，要他们去掉野心，改邪归正。只要不向周厉王进行掠夺，即使对人民榨取得凶狠些也不要紧。显然，作者为了维护周厉王的利益，是不顾人民利益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食物填入腮中，可饱其腹，自是吉象。虎之视眈眈而凶，其欲亦悠悠而远，志在捕取他兽，以填其颐，以喻人有强力以逞其雄心，自无咎。”这是先破“颠”为“填”，然后把“虎视眈眈”以下分割开来当成另一件事讲，自无得于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要善于颐养，象六二爻说的那样开荒耕种。”这仍是破“颠”为“慎”，释“慎”为“善”，认

为“颠颐”就是“善于颐养”。这些解释，都与本爻原意不合。

六五 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叛臣如果改变从王朝掠夺财富为已有的经常做法，就会站在正确立场而吉利。再不能猖狂妄行，以免遭灭顶之灾。

拂：违反，违背，引申有“改变”意。

本爻申述六四，更加具体，对武人算是谆谆告诫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人击其胫，是不便行路，不可渡水之象。故筮遇此爻，占问安居则吉，不可涉大川。”高氏训“拂”为“击”，破“经”为“胫”，释“贞”为“占问”，用以立说，但这与本爻原意不合。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开垦种植，对定居是有利的。”这仍是破“拂”为“刺”，训“刺”为“开垦”和释“经”为“阡陌”所得出的离奇的看法。

上九 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遵循着正确的求食之道，虽然有些困难，但终归吉利，并能渡过难关。

本爻进一步指出武人只有不劫夺王室以自肥，才算是遵循了正确的求食之道而吉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由疑借为搯，抒而出之也，即今语之掏。颐，腮也。搯颐，以手掏出腮中之食物。厉，危也。食物入口，以手掏而出之，必以其物有毒素也。毒已入口，危矣。然掏而出之，仍为吉。故掏颐之象是厉而吉。”高氏无故怀疑“由”借为“搯”，其所导致的看法当然难于符合实际，何况还杜撰出“必以其物有毒素”之说。李镜池《周易通义》：“按照正

道去解决粮食，即‘自求口实’，‘拂经于丘’，是会有一段时间相当艰苦的，但收获后可以由缺粮变为足粮，那时候就好了，故由厉而吉。”这还是在说农业专卦。

䷛ 大过第二十八

本卦卦象是巽下兑上。下巽象征木，上兑象征泽。《彖传》“泽灭木”。可见卦象是大泽淹掉了木，简直要将它压弯，所以说“大过”，就是太过分了。下巽比喻周厉王，上兑比喻武人。武人对周厉王的压力很大，但作者认为，周王朝传世已久，德泽深厚，所以定能转弱为强。同时作者对武人提出警告，要他们不但不能再反对周厉王，还应竭力帮助周厉王，这与颐卦要求周厉王自力更生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本卦主要内容是相信下巽弯而不折，并能弯而复直，所以下巽是主卦，上兑只是作为下巽坚韧不挠的衬托，是辅卦。

䷛（巽下兑上）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虽然象屋梁一样被压弯曲了，但由于基础好，前途还是大有希望，中兴事业也会亨通。

桡：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桡各本皆作桡，是桡字误也。”《说文》：“桡，曲木。”陆德明《经典释文》：“桡，曲折也。”曲木叫桡，木曲也叫桡。

在《周易》的作者看来，周厉王是周室的栋梁，现在虽然受

到武人的陵压而显出弯曲之象，但不会立即损折。作者相信以后情况会好转的。

王弼注：“大过之时，是君子有为之时也。”这是从“利有攸往”得到启发，与卦辞原意一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栋高者室巨而家大，以此条件有所往则利。”这是认为‘栋桡’当作‘栋隆’所得出的不妥看法。李镜池《周易通义》：“栋梁压得太重，以至变了形，弯曲了，这是举例说明‘大过’之义。”这对文字的训释是正确的。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以白茅铺垫，洁净庄严，没有问题。

藉：《说文》：“藉，祭藉也。”藉是祭祀时所用的铺垫之物，此用为动词，铺垫的意思。

用：以。

白茅：《诗经·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毛传：“白茅取洁清也。”《左传》僖公二年“尔贡苞茅不入”，“苞茅”即白茅。古代祭祀用以滤酒去滓。《系辞》上传：“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本爻以“白茅”比喻国家有良好的基础，不会有问题。

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为全卦定下基调。可是从《象传》到朱熹《周易本义》，都以为白茅是柔软之物，是阴爻居下，要用柔顺洁素之道事上，这与本爻原意不合。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槁了的杨树又长出嫩芽，衰老的丈夫聚得年轻的妻子，这是非常吉利的。

稊：王弼注：“稊者，杨之秀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稊，稚也。杨葉未舒称稊。”陆德明《经典释文》：“稊 郑作莢。”二字古通用。《诗经·七月》“猗彼女桑”《毛传》：“女桑，莢桑也。”孔颖达《毛诗正义》：“莢，葉之新生者。”可知稊就是嫩葉。

枯杨生出嫩葉，老汉得少女为妻。这比喻的目的在于说明西周王朝根柢深厚，不仅可以免除栋桡之凶，而且还能生机勃勃，前途光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枯杨生葉，久枯为荣，老男娶得少女为妻，转向年轻。故无不利。”这是就辞句作翻译。李镜池《周易通义》：“枯老的杨树重新发芽。这是起兴，引起下文，并比喻老头子娶了年青女子为妻。”这是把本爻当作文学作品欣赏。

九三 栋桡？凶？

梁压弯了吗？会有凶险吗？

这是反诘句，意思是梁决不会压弯，也决没有凶险，表现出作者拥护西周王朝立场的坚定性。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怀疑卦辞“栋桡”当从汉帛书《周易》作“栋輶”，九四爻辞“栋隆”也当作“栋輶”。认为本爻“栋桡”当作“栋隆”。“隆，高也”。按，这与实际不合。李镜池《周易通义》：“栋梁向下弯曲，易于塌下压伤人，故凶。”这是把本爻看作直陈句，从而把意思讲反了。

九四 栋隆，吉。有它，吝。

使栋梁高起来，就吉利。如果有其它搞法，就不好。

隆：《小尔雅释言》“隆，高也。”

这是作者对武人提出的警告和劝勉：如果他们能迷途知

返，不再对周厉王进行陵压，而是尽股肱之力，使王室日益隆盛，那么，他们就好处无穷；如果他们图谋不轨，则必然没有好结果。本爻的思想内容，不是象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所说的栋高室巨，“一有意外之患，则不易克服。如寇盗不来则已，来必徒众力伟，而难抵御也”；也不是象李镜池《周易通义》说的“栋梁中间隆起，一般不至于塌下伤人，故吉。但终于发生事故，有点不妙。”

九五 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枯槁的杨树开了花，年老的妇人得到年青的丈夫，不坏也不好。

华：古花字。

妇：女子嫁人称妇。

士：荀子《非相》：“处女莫不顾得以为士。”杨惊注：“士者，未娶妻之称。”

本爻接着上爻而来。上爻说武人倘若能有助于周厉王，还是吉利，这里就这一层意思申明。由于武人毕竟不能与周厉王相提并论，所以只象暂时繁盛的“枯杨生华”，不能象“枯杨生稊”那样有美好的前途；而“老妇得其士夫”也只是暂时快意，不及“老夫得其女妻”那样得志如意。作者用“无咎无誉”予以概括，是掌握着分寸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枯杨生华，反枯为荣。老妇嫁得士夫，转向年轻。可无灾咎，但亦无名誉。”这没有看出本爻实质，也看出与九二爻辞的区别。李镜池《周易通义》：“枯老的杨树重新开花。这也是起兴，并比喻老妇人找了个年轻的丈夫。”这

不仅没有涉及本爻实质，更没有看出与九二爻辞的区别。

上六 过涉灭顶，凶；无咎。

过河涉水淹没了头顶，有危险；但只要幡然改图，就没有大问题。

臣逼君，以至于将君放逐，这在旧社会是视为大逆不道，有杀身灭族之罪，犹如水淹没头顶，危急万分。但如果幡然悔悟，改恶从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作者一再警告同周厉王对立的武人必须停止犯上作乱，将功赎罪。

孔颖达《周易正义》：“此犹龙逢，比干忧时危乱，不惧诛杀，直言以忤无道之主，遂至灭亡，其意则善，而功不成，复有何咎责？”这是比附忠臣被杀，不能责怪，单就本爻而论，也未尝不可，但难与上文绾合。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周易大传今注》以为“无咎”与前面文字矛盾，而《汉书·艺文志》复有“脱去无咎、悔亡”之说，遂怀疑这个“无咎”是“衍文，”理由也不充足。因为《汉书·艺文志》所说的“脱去无咎、悔亡”，未必就包括这个“无咎”在内。而且《周易》各本在这里皆有“无咎”二字，高氏之疑殊无必要。李镜池《周易通义》：“渡河涉水，水深得淹过了头，那是很危险的，但终于渡过去了。”这只是照译辞句，未涉及本爻比喻所包含的内容。

䷜ 坎第二十九

《说卦传》：“坎者，陷也。”《说文》：“坎，小阱也。”“坎”就是陷阱。卦象为两坎相重，坎中有坎，构成险难之象，用以比喻西周王朝处境极为不利。尽管如此，只要周厉王有“诚”，也就是只要有“孚”，就能排除一切艰难，越过坎险，通向坦途。这说明“孚”具有很大的作用，表现了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

与泰、否、剥、复等卦一样，坎、离也是带有总结性的卦。前四卦说明西周王朝为什么能衰而复盛，这两卦回答西周王朝为什么将盛而不衰。

上坎成就高，是主卦，下坎是辅卦。

䷜（坎下坎上）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尽管险阻重重，但只要心里有孚，中兴事业就会顺利，行动也会取得很大成就。

习坎：《彖传》：“习坎，重险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习有二义，一者，习，重也，谓上下俱坎，是重叠有险；险之重叠，乃成险之用也。一者，人之行险，先须使习其事，乃可得通，故云习也。”证之卦爻辞，应以前说为是，习坎就是坎中有坎，险中有险。

《周易》共有八个自重卦，只有坎卦前面加“习”字。前人对此作过各种解释。孔颖达《周易正义》：“案诸卦之名，皆于卦

上不加其字，此坎卦之名特加习者，以坎为险难，故特加习名。”如果说“习”字是因险难之象而加，那么困卦也应加上。显然，孔氏的解释有问题。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余疑此卦本名‘坎’，不名‘习坎’，卦辞习字乃涉初六习坎二字而衍。”这未免是臆测。“坎”前加“习”字，是以此概其余七个卦。至于为什么独加在“坎”前，这是因为坎卦是全面总结“孚”的作用的。作者认为“孚”是排除险难使事业成功的关键，形势越险恶，越能显示出“孚”的作用，所以就把“习”加在坎的前面。

维：《周易》有四个“维”字。随卦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以与“系”成对文，是动词。晋卦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解卦六五“君子维有解”与这里的“维”，都是语助词。

尚：《彖传》：“行有尚，往有功也。”意义与丰卦初九和节卦九五的“往有尚”相同。

“坎”中有“坎”，可谓险难。但只要心中有“孚”，就能化险为夷。为了突出“孚”的重要，作者极力夸大险阻，以反衬出“孚”的巨大作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俘虏怀有二心，则杀之以祭神，出行将得赏。”李镜池《周易通义》：“把俘虏关押在坎穴中，或用好言好语劝说他，或以酒饭款待他，使他甘愿当奴隶。”这都远离了卦辞的原意。

初六 习坎，入于坎窞，凶。

坎坑重重，掉进坑里之后又掉进了另一个坑里，确实凶险。

窞(dàn)：《广雅释水》：“坑也。”

本文将“习坎”具体化。《象传》：“习坎，入坎，失道凶

也。”王弼注：“处重险而复入坎底，失道凶也。”但作者本意不在说明“失道凶”，而在于衬托“孚”的作用，所以极力渲染危险。象这样的危险，只要心中有“孚”，也就化除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坎中有坎，人入于坎中而陷焉，是凶矣。”李镜池《周易通义》：“陷入重坎中，是非常危险的。”这都只就文字作解释。

九二 坎有险，求小得。

坑里是有危险的，但如果有所求取，还是能够小有所得的。

坑里既然有危险，为什么又“求小得”呢？爻辞没有明言，但卦辞已经告诉我们，这是由于有“孚”的缘故。本爻是辅卦下坎主爻，它提携上下两爻，使它们都转危为安。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坎中有险，人有所求仅能小得，因有坎险，求不易得也。”这只是就文字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明知坎有危险，但为了生活，要有点收入，只得冒险下去。‘小得’指打到鱼，与之相对的‘大得’指猎得野兽。”李氏释“小得”为“打到鱼”，是架空为说。释“大得”为“猎得野兽”，更没有根据，因为一部《周易》找不出一个“大得”来。

六三 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来到坑边，坑非常危险而且一个接着一个。一不小心就会掉进坑里去，不能随便行动。

之：至。

枕：枕叠，一个接一个。陆德明《经典释文》：“枕，古文作沈。”《说文》：“沈，陵上滴水也。”段玉裁注：“谓陵上雨积停潦

也。”即深坑里的积水，可备一说。

本爻可谓凶险，以比喻周厉王处境危急，必须小心谨慎，最好是暂时不动。但由于内心有“孚”，凶险也就化除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来此坎，坎险又深，竟入于坎中而陷焉。”这是把担心说成事实。李镜池《周易通义》：“深坑积水多了，久了就会有鱼在那里生长，为了打鱼，来到坎坑，坎坑危险而又水深，一下去就陷入重坎，非常不利。”这不但把担心说成事实，还附上“打鱼”说。

六四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用瓦器装着一杯酒，又用瓦器盛着两碗饭，从窗口挤进去，这样做也终于没有问题。

樽：装酒的器皿。

簋：盛饭的器皿。《周礼·舍人》：“凡祀共簠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缶：《说文》：“瓦器。”

约：《说文》：“缠束也。”即扎紧，引申有挤进去的意思。

牖：窗户。

送饭不从门进，而要从窗口挤进去，这一定是有不幸的事，然而终无问题，这也是“孚”的作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都从闻一多说，认为是给关在地窖里的俘虏送饭，言之凿凿，可备一说，但必须知道这些都是比喻。

九五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坎难道没有填平吗？小土堆是已经挖平了。坎肯定被填平

没有问题了。

盈：满，填满，填平。

祗：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说：“当为坻，小丘也。”

挖平小山丘，将坎填平，化坎坑为坦途，于是前途就显得光明了。这是有“孚”的结果。本爻是主卦上坎主爻，与卦辞“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相呼应。

程颐《易传》：“既曰不盈，则是未平而尚在险中，未得无咎也。”这是由于不知道“坎不盈”是反诘句，也不知道“祗”应读为“坻”。而“祗既平”是对“坎不盈”的申明，因而把全句的意思都讲反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以小丘之土填空洼之坎，坎尚未满，小丘已平。”李镜池《周易通义》：“陷阱没有填满，小山头却锄平了。”高氏和李氏都未看出“坎不盈”是反诘句，也未注意到这几句话的比喻意义。

上六 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将人用绳索紧紧捆起来，放在重重荆棘之中，多年不能逃出去，这是有危险的。

徽纆：陆德明《经典释文》引刘表云：“三股曰徽，两股曰纆，皆索名。”

丛棘：丛生的荆棘。或以为指牢狱。

三岁：多年，并非实指。

本爻的情况乍看非常凶险，但这种凶险会被九五化掉，因为它是主爻。形势越危急，越能突出“孚”的作用。《周易》的作者相信有“孚”便能“行有尚”，把“孚”作为西周王朝复兴的关键来肯定。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人焉，官吏系之以黑索，置之于监狱，历时三年，而不释放，是凶矣。”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把俘虏捆绑得紧紧的，放在周围有丛棘的作为牢狱的地窖里，关了多年还不能使他服从当奴隶，最后还出了事，所以说凶。”这些都是不知道凶险能为“孚”所化除，因而执着于表面文字，进行解说。又高氏破“得”为“置”，训为“释放”，以立其说，亦不足取。

䷝ 离第三十

班固《离骚序》：“离，遭也。”本卦六二“黄离”是“离黄”的倒装，“离”训“遭遇”；九三“日昃之离”是“离日昃”的倒装，“离”也训“遭遇”。可见卦名的“离”应释为“遭遇”是肯定的。坤卦是“黄裳，元吉”，这里是“黄离，元吉”，其同为“元吉”，关键在于“黄”。在《周易》作者看来，“黄”是中正柔和之色，象征中正柔和之德。卦辞“畜牝牛吉”，讲的也就是要柔和，于是柔退就“元吉”，并且能化凶为吉，所以“出涕沱若，戚嗟若”，也就都吉了。作者甚至认为，只要掌握柔退之道，即使突遭敌寇侵袭，财丧人亡，也终于还能“有嘉折首”，全歼顽敌。这样，柔退的作用就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了。王弼注：“离之为卦者，以柔为正。”这说得很正确。作者要求周厉王不应计较眼前的得失，而应当始终不渝地运用柔退之道制敌。本卦正是总结性地论述了柔退之德的作用。

上离成就大，是主卦，下离是辅卦。

䷝（离下离上）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守着柔退的正道就有利，中兴事业将顺利进行，柔退的吉利象畜养着一条柔顺的母牛那样好。

贞：正，指柔退的正道。

畜：畜养。牝牛：母牛。王弼注：“外强而内顺，牛之善也，离卦之体，以柔顺为主，故不可畜刚猛之物，而吉於畜牝牛也。”朱熹《周易本义》：“牝牛，柔顺之物也。”

卦辞以畜养柔顺的牝牛而得利，比喻周厉王能遵循柔退的正道，就会完成中兴大业，这与坤卦“利牝马之贞”相应，点明本卦主旨。王弼虽然没有将本卦的内容作更具体的解释，但他不拘泥于字面，而看到了柔顺的实质，却是难得的。今人多把“畜牝牛”讲成具体事件，如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畜牝牛吉者，以牲言也。古时祭祀之牲特畜之。”李镜池《周易通义》：“畜牝牛是为了繁殖。”这些解释，都与本卦的意义相去甚远。

初九 履错然，敬之，无咎。

尽管步履错乱，但如果认真对待，就没有问题。

履：步履，行走。

错：颠倒错乱。然：语末助词。《周易》语末助词多用“若”、“如”，只有这一处用“然”。春秋战国时代的古籍用“然”开始多起来。

敬：严肃，认真。

之：指代“履错然”。

步履错乱意味行为荒谬。在《周易》的作者看来，行为荒谬往往是由于不用柔顺谦退之术，横冲直撞，故不免有祸。只有柔退取后，才能无咎。王弼、孔颖达都释此爻为开始行动宜谨慎小心，恭敬从命，则能避祸远害，虽不具体，但反对莽撞，主张柔退，则是符合《周易》原意的。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错然，黄金色貌”。“履错然者，履以黄紉为之，其色错然”。“此履贵人所服，敬之乃无咎。”按先秦履指行走，“屨”才是鞋子，二者有严格的区别。高注误。李镜池《周易通义》：“听到错杂的脚步声，肯定出了什么事，大概是发现了敌人来犯，大家准备迎击。由于警惕戒备，终于没事了。”这样训释“履错然”还正确，只是无端说“敌人来犯”，并据以为说，就失之太远了。

六二 黄离，元吉。

遇上黄色，大为吉利。

黄离：实为“黄之离”，宾语前置，省去“之”字。可联系九三“日昃之离”看。孔颖达《周易正义》：“黄者，中色。”朱熹《周易本义》与孔疏相同。其欠确切者，乃均不知“黄离”即“离黄”，就是碰上中色，进而与中色融成一体。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认为“离”是能害人的神兽。但既是害人之兽，为什么又“元吉”呢？高氏作新解，却不能自圆其说。李镜池《周易通义》：“黄离：即黄鹡，黄鸟，这是鸟占。离有罹难之意，认为当有敌人来犯，故占，而得元吉之兆。”既然说“黄离即黄鹡”，“离”为什么又有“罹难”之意？真是举棋不定。

九三 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碰上太阳偏西，如果不敲瓦钵子唱歌，那么老人家也会叹气，这就凶了。

日昃之离：即“离日昃”，“之”字使宾语前置。

昃：日斜。

耋：《说文》：“八十曰耋。”

嗟：叹息。

太阳偏西，是阴盛阳衰之象，比喻武人强壮，周厉王衰弱。在臣强主弱的情况下，如果“不鼓缶而歌”，那么被比喻为周厉王的老人就会叹息不已，事情将会相当糟糕。言外之意，是应采取“鼓缶而歌”的正确行动来对付；唱歌而有缶相应，则声和乐而悠扬，这就是中和之道，也就是柔顺谦退之德。以弱胜强的最好办法是以后取先的柔退之术，而不是缺乏策略的针锋相对。

九四 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敌人突然而来，放火啊，杀人啊，丢尸体啊！

突如其来如：孔颖达《周易正义》：“突然而至，忽然而来，故曰突如其来如。”

焚：烧。

弃：《说文》：“捐也。”即丢掉。

本爻之凶，可谓到了极点，但卦辞“畜牝牛吉”却能加以化解，柔退是能化凶为吉的。

六五 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流泪象下大雨啊，悲哀叹气啊，但结果却是吉利的。

涕：眼泪。

沱：大雨。

若：孔颖达《周易正义》：“语辞也。”

寇盗侵袭，杀人放火，掠财毁物，劫后余生，悲痛欲绝，泪如雨下，这是周厉王被放逐时狼狈的写照，可谓凶险至极，可是终归吉利。原因在于作者相信周厉王能以柔退之德克敌，所以前途光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哭泣而流泪，忧悲而嗟叹，本是不吉之象。然筮遇此爻，将转祸为福，逢凶化吉。”高氏把与前文相矛盾的“吉”归之于“筮遇此爻”，这就无得于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遭受了敌人的抢掠屠杀之后，大家忧戚悲叹，泪下如雨。这是一个痛定思痛的场面。坏事可以变好事，在血的教训中，可以化悲痛为力量，所以说‘吉’。”李氏对于“吉”虽然未能从以柔退之德克敌考虑，但着眼于悲痛化为力量，还是可取的。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君王带兵出征，多么好啊，竟然将敌人斩首，并俘虏了敌人的同类，这没有坏处。

有嘉：多么好！“有”字用在形容词“嘉”的前面，表示程度的加深。李镜池《周易通义》仿“有”字可以用在朝代前之例，

释“有嘉”为“有嘉国”。但先秦典籍，尚未发现有所谓“有嘉国”，故不可从；而《汉书·陈汤传》也以美“训嘉”。

丑：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丑，类也。”“获匪其丑”，即抓住了作为首恶的同类，“匪”读“彼”。《汉书·陈汤传》引刘向疏：“《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惩其首恶，镇服余众，故吉利无咎。

本爻说明周厉王只要有柔退之德，就能克敌制胜，这是作者最大的希望。

《象传》：“王用出征，以正邦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以正邦者，言所出征者，除去民害，以正邦国故也。”这虽然未能联系到周厉王，但说“正邦”或“除去民害”，却都搔着了痒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王出兵征伐，有战胜之喜事，斩敌人之头，捉得敌人，无灾咎。”这全是从辞句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在王的带领下反击敌人，把有嘉国的国君斩首，抓到了许多俘虏。”只是把“有嘉”说成“有嘉国”不同于高亨，其余都一样。

䷞ 咸第三十一

“咸”，《彖传》：“感也。”与临卦的“咸”同训。但临卦的“感”，其义为“觉”，本卦的“感”，其义为“动”，二者却又有所不同。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余谓咸之初义当训斩也。”“本卦咸字皆斩伤之义。”李镜池《周易通义》从高氏，并引朱骏声之说

申明：“咸者，𩚑之古文，𩚑也，从口从戌，会意。戌，伤也。”这样训咸，孤立起来看是有理由的，但联系本卦看，则说不过去。因为本卦是讲“取女吉”，用男女的喜庆，比喻君臣的遇合。如果“咸”训为“斩伤”，那就是从足大拇指起，一直斩到舌头，这还成什么喜庆或遇合呢？

离卦以“畜牝牛”的柔退而折首获丑，本卦以男下女的柔退而得贤臣为治，所以本卦就接上离卦了。

从全卦看，下艮比喻周厉王，是矛盾主要方面和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兑比喻贤臣，是周厉王追求的对象，是辅卦。

䷞（艮下兑上）咸：亨，利贞，取女吉。

中兴事业会顺利进行，凭着坚持柔退的正道得到好处，用这种策略访求贤臣将是吉利的。

贞：指柔退的正道，即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

取女：比喻访求贤臣，这种比喻在《周易》中还有家人卦等。取：同娶。

卦辞用比喻指出，要访求贤臣作为辅佐，就凡事吉利，从而中兴事业就能较快地完成。

《象传》：“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如果“君子”指周厉王，以“虚受人”指用柔退之道接纳贤才，那就讲对了。李镜池《周易通义》：“‘取女吉’是婚姻之占，与咸伤之义无关。属附载。”按“取女吉”乃卦辞主体，它与咸伤之义无关，可见“咸”不能有斩伤之义；李氏将“取女吉”归之于附载，这就取消了本卦主旨。因此他解释爻辞便不免南辕北辙。

初六 咸其拇。

动了脚大拇指。

拇：陆德明《经典释文》：“拇，马郑薛云：‘足大指也。’子夏作踬。”足大指叫踬，今借指手大指之拇为踬。

足大指在动，是有动的趋势，其动是否好，本爻没有说明，但联系六二的“凶”和九三的“吝”看，其凶或吝是肯定的。有动的趋势之所以不好，是由于违反了柔退原则。

朱熹《周易本义》：“拇，足大指也。咸以人身取象，感于最下，咸拇之象也。”“此卦虽主于感，然六爻皆宜静不宜动也。”此说多可取，但宜静不宜动只属于下卦三爻，而上卦三爻是相反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咸其拇’，小伤之象。”训“咸”为“伤”，此说不可从。

六二 咸其腓，凶。居，吉。

动了小腿肚子，就凶险。只有坐下不动，才吉利。

腓：(fēi) 小腿。朱熹《周易本义》：“腓，足肚也。”

动了小腿肚子，比动了脚大拇指进一步，所以本爻明白地说凶。为了突出柔退，还加上“居，吉”。可见作者反躁进，尚柔退，是相当清楚的。

王弼注：“咸道转进，离拇升腓。腓体动躁者也。感物以躁，凶之道也。由躁故凶。居则吉矣。”此说很能得本爻真意，只是没有具体地提到周厉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伤其腓，是凶象，但居家不出，则吉。”这只就辞句作解释，没有深入触及内容。高氏训“咸”为“伤”固然错误，而训“居”为“居家”，

也有增字解经之嫌。

九三 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动了大腿，牵动着相随的部分，这样发展下去，将有坏处。

执：《淮南子·主术》：“人主之所以执下。”高诱注：“执，制也。”意同控制，这里指牵动。李镜池《周易通义》：“执：同咸，换辞同义。”非是。

随：与大腿相连的部分，向下指小腿，向上指臀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随借为隋。《说文》：隋，裂肉也。裂肉谓以刀割裂之肉。”高氏破“随”为“隋”，训“隋”为“裂肉”，训“咸”为“伤”，用以立其说。但“咸”不能训“伤”，则：“裂肉”之说便不能成立。李镜池《周易通义》：“随，从隋，腓肉也。”这与六二的“腓”重复。

从动脚指到动小腿肚子，再到动大腿，并牵动了相随的各个部分，这表明已经行动起来了。作者认为这违反了柔退原则，必须制止，所以用主卦下艮的主爻来表达。提出“往，吝，”与“居，吉”成对文。作者是想望周厉王柔退下士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伤其股，手扶持其裂肉，创深而痛甚，不利于行路，有所往，难矣。”这在训诂上是错误的，因而其解说也就不符合爻辞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以上三爻所说，伤了拇、腓、股、随，当属梦占辞。”李氏因对爻辞不能作圆满解释，就归之于梦占，殊不知《周易》既不管占筮，更不管梦占。先秦有以《周易》为占筮的，但从没有之是占梦的。

九四 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以合于正道而吉利，悔恨就没有了。不停地走过去走过来，想用朋友的身份跟随着你。

贞：这是坤卦“用六，利永贞”的“贞”，即顺从下艮的正道。

憧憧（tóng tóng）：陆德明《经典释文》：“王肃云：‘往来不绝貌。’”

朋：程颐《易传》：“朋，朋类”。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朋，朋友”。两说都对。李镜池《周易通义》：“朋，朋贝，货币。”按《周易》中的“朋”，除损卦六五和益卦六二外，没有作“朋贝”讲的。

思：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毛传：思，辞也。”认为“思”是语助词，可从，不过《周易》只此一例。

本爻属于上兑，表现了贤臣在周厉王柔退的感召下，都一心想投奔周厉王，其势将如川流不息，无法阻止；而且他们还以朋友自居，这衬托出周厉王的平易和宽容。不过，这只是作者的一种设想而已。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乃多友相从之象。”这说得正确，只是未能联系实际。李镜池《周易通义》：“本爻辞主要写市场人来人往，很热闹，大家在作买卖。商人实现了自己的打算，赚了钱。”这是建立在以朋为“朋贝、货币”基础上的看法。

九五 咸其脢，无悔。

动了背脊肉，没有悔恨了。

脢 (méi)：《说文》：“背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夹脊肉也。”

背上的肉本来不能动，现在却动起来了。这是比喻贤臣下了最大决心，一定要投奔周厉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伤其背肉，乃小小之不幸；然其创易愈，归于无悔。”李镜池《周易通义》：“背上伤得不严重，所以无悔。”高氏和李氏的解说都基于训“咸”为“伤”，所以不可从。

上六 咸其辅颊舌。

动了面颊和舌头。

辅：丁晏《周易解故》：“《说文》：‘辅，颊也。从面，甫声。’《左传》僖五年‘辅车相依’，杜注：‘辅，颊辅。’”“辅”就是“颊”，为同义实词连用。陆德明《经典释文》：“颊，夹也，面旁称也。”

贤臣已开口说话。这至少包含两种内容：即要归往周厉王，或向周厉王贡献嘉谟嘉猷。这充分衬托了柔退的作用，所以用辅卦上兑主爻来表达。

《象传》：“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滕口说也者，旧说字作滕，徒登反。滕，竞与也。所竞者口，无复心实，故云滕口说也。”这是认为本爻所讲的是玩弄言词，但这种解释，并不切合本爻原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伤其腮与舌，乃不吉之象。盖指其人受批颊之辱，颊与舌皆破而流血。”问题仍然出在训“咸”为“伤”上，而且想象的成分太多

了。李镜池《周易通义》：“脸部连同舌头都伤了。”这是用高氏的说法。

䷟ 恒第三十二

王弼注：“长阳、长阴，合而相与，可久之道也”。从卦象看，下巽象征风，上震象征雷，是风起而乘雷，比喻臣起而事君。作者认为这些都是不可改变的常道，所以卦名叫做“恒”。本卦的实质是要武人老老实实服从周厉王，就象妻子服从丈夫那样柔顺。如果“不恒其德”，就“或承之羞”。而周厉王呢，尽管处境艰难，如同田猎得不到禽兽（田无禽），但还应乾纲独断。如果“恒其德贞”，就“夫子凶”了。当然这并不排斥要求周厉王经常用柔退之道去驾驭武人，如离卦卦辞所谓“畜牝牛吉”。但本卦所强调的却是武人必须柔顺，而周厉王则应独奋乾纲，与离卦是各明一义的，咸卦得贤臣为治，为周厉王制服武人提供了条件，所以接着就是恒卦了。上震比喻周厉王，但主要陈述对象却是比喻武人的下巽，因此下巽是主卦，上震是辅卦。

䷟ （巽下震上）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中兴事业会顺利进行。不但没有坏处，还将以遵守柔退的正道得到好处，这样发展下去是宙利的。

亨：由于武人用柔退之道事周厉王，所以亨。

贞：这里指柔退的正道。

卦辞针对武人，严厉地要求武人应以柔退事周厉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可举行享祭，无灾咎。是有利之占问；利于有所往。”这仍然是以“亨”为“享”，训“贞”为“占问”，结论当然与本卦主旨不合。李镜池《周易通义》：“卦内谈及行旅、浚土、田猎，雷雨等，都是日常生活之事。”此说不妥：初六的“浚恒”是说损害了“恒”，不是指“浚土”。九四的“田无禽”是用来比喻周厉王处境艰难，不是真讲“田猎”。李氏以日常生活之事解释“恒”是行不通的。

初六 浚恒，贞凶，无攸利。

损害了以柔退事君的常道，即使思想正确也凶险，何况思想全不正确？这样将没有好处。

浚（jùn）：陆德明《经典释文》：“深也。”《公羊传》庄公九年：“浚之者何，深之也。”都是说掘之使深，过深则往往有害（上面的土将塌），故引申有损害的意思。

恒：常，这里指以柔退事君的常道。

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着重指出以柔退事君的常道决不能受到损害。如果受到损害，就会凌逼君王，破坏纲常，其危险将不可胜言。这是对武人的警告。

《象传》：“浚恒之凶，始求深也。”这只是训“浚”为“深”，而不及“恒”，欠妥。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浚河浚井，皆宜适可而止。浚久则过深，过深则河岸井壁之土将崩，河井之水没人，只见其害，不见其利。此行事求之过分，有害无利之象。”

高氏训“恒”为“久”，释“浚恒”为“浚久”，亦不妥。按“恒”固可训“久”，但在本卦却只能训“常”，本爻更只是指以柔退事君的常道。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浚”是“挖土”，还说这里是“挖陷阱”，尤为穿凿。

九二 悔亡。

悔恨没有了。

主爻初六批判了“浚恒”，紧接着的本爻当然不会有悔恨。这着重说明，武人只要以柔退事周厉王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其悔将去。”是全用占筮说明。李镜池《周易通义》：“只有贞兆而无贞事，贞事可能与初爻同。”李氏也以之为占筮，而认为“贞事可能与初爻同”，却又游移其辞。

九三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不经常保持着以柔退之道事君的品德，有时就可能蒙受羞辱，即使思想正确也不好，何况思想根本不正确呢？

或：无定代词，代替一定的时候。

承：《说文》：“受也。”

之：犹其也。

羞：焦循《易章句》：“犹辱也。”

本爻指出不以柔退之道事君将没有好下场，是对初六反对“浚恒”的补充说明。它与九二一样，都是围绕着主爻讲的。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已引用本爻，作为不

可以无“恒”的说明，不过还没有阐明其实质性的意义。王弼注：“德行无恒，自相错违，不可致诘，故或承之羞也。”情况与上述相同。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不恒其德，则或受他人之辱，不免招致困难。”这讲得还差不多。李镜池《周易通义》：“田猎不能常有所得，幸好有人送来了美味的食物。”这里读“德”为“得”，训“承”为“送”，读“羞”为“馐”，都不对。按《周易》中的“德”不能破为“得”；训“承”为“送”，适得其反，因而读“羞”为“馐”，也就说不过去了。

九四 田无禽。

打猎没有鸟兽。

田：打猎。

禽：鸟兽的总名。

这是用毫无收获来说明周厉王处境十分困难。因为本爻属于上震，还是上震主爻，而上震是比喻周厉王的。

程颐《易传》：“以田为喻。”“如田猎而无禽兽之获。”这能看到本爻是比喻，较之孔颖达《周易正义》只就“田无禽”作文字解释，说“田猎而无所获，是未得禽也”要高明得多，不过仍未接触实际问题。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田猎不得鸟兽。”李镜池《周易通义》：“田猎打不到禽兽。”都与孔颖达的解释相同。

六五 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经常把品德固定在柔退上，这对于女人好，对于丈夫不好。

这是说武人只有以柔退之道事奉周厉王，才处处吉利。周

厉王则应奋其乾纲，不能流于柔弱，受制于武人。“妇人”比喻武人，“夫子”比喻周厉王。

丁晏《周易解故》：“虞仲翔以‘贞妇人吉’连读。”丁寿昌《读易会通》：“孔疏以‘恒其德贞’为句。”按，这两种断句都行。断成“贞妇人吉”，是突出“恒其德”，以与九三“不恒其德”对比；“贞妇人吉”肯定柔退的妇人是好的。断成“恒其德贞”是以“贞”解释“德”，肯定了“德”是柔退，而“妇人吉”则说柔退之德对妇人是好的。

《象传》：“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这是说，妇人应以柔退事人，从一而终；男子则应乾纲独断，不能象妇人那么柔退。这种解说，还停留在字面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在‘恒其德’原则下，有所占问，妇人则吉，丈夫则凶。”高氏训“贞”为“占问”遂无是处。李镜池《周易通义》：“与九三、九四两爻相反，田猎常有所得。‘贞妇人吉，夫子凶。’属另占附载。”李氏破“德”为“得”，因失原义。而附载之说，更把上下文的有机联系割裂开了。

上六 振恒，凶。

动摇了柔退的常道，就凶了。

振：动，动摇。

恒：指以柔退驾御武人的常道。

作者对周厉王一直要求他乾纲独断，树立起君王的威信，因为他被武人糟蹋得够惨了。作者认为，周厉王在树立威信时不能忘记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否则也是凶险的。

王弼注：“夫静为躁君，安为动主。故安者，上之处也。”

静者，可久之道也。”这是说，必须坚持以退为进和以后敢先的策略。孔颖达《周易正义》：“凡处于上者，当守静以制动。”这说得更清楚。可见王弼和孔颖达对本爻隐微的含义是有领会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动不可久，动久则凶。鸟飞久则坠，兽走久则仆，人久劳则病，用兵久则败，役民久则叛。”高氏训“恒”为“久”，释“振恒”为“动久”，故有是说。不过，他说“动久则凶”，倒是有一点反对刚强取先，主张柔弱取后的意思。李镜池《周易通义》：“常有雷雨，生活不好过，故‘凶’。”李氏以“振”为“震”，释“震”为“雷雨”，把“振恒”讲成“常有雷雨”，都因破字无据而不可从。

䷧ 遯第三十三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遯，逃去之名也。”这是训“遯”为遁逃。陆德明《经典释文》：“又作遁，同。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这是说遯指隐退。到底“遯”是逃去还是隐退？前人有人认为隐退就是逃去的。孔颖达《周易正义》：“遯者，隐遯逃避之名”。也有一些人主张专训隐退，如李鼎祚《周易集解》引侯果曰：“君子避之，高尚林野。”程颐《易传》：“君子遯藏。”当然，从广义上说，隐退和逃去是一回事，但从狭义说，二者还是有区别的。

本卦是艮下乾上，艮象征山，乾象征天，是山伏处在天之下，天凌驾在山之上。从上乾比喻周厉王，下艮比喻武人看，

“遯”只能是逃去，不是隐退，因为武人在周厉王独奋乾纲的情况下只能是逃窜。下艮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更明显地表现为对待逃去者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施之于隐退者的。

李镜池《周易通义》：“遯(dùn盾)：遁的异体，隐遁。”这说明李氏也主张隐退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破“遯”为“豚”，训“豚”为“小豕”，用以解释各条爻辞，实在牵强难通。

上乾虽然掌握矛盾主动权，但下艮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乾是辅卦。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贞。

情况会顺利，凭着停止遁逃的正确行动而得到小的好处。

这条卦辞要联系九三爻辞，才能正确理解，卦辞与主卦主爻是互相呼应，凝成一体。九三：“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这是说，如果停止遯逃，武人将很痛苦；但这样却一定会得到周厉王的宽大处理，虽然保不住僭号，却还能以拥有领地和奴隶而吉利，这就是“亨，小利贞”。作者之所以突出这一点，是为了羁縻武人，使之复为西周王朝所用。李镜池《周易通义》说卦辞“有表示赞同隐遁的意思”，是不得其解的。

初六 遯尾，厉，勿用有攸往。

遁逃在最后也危险，最好是不遁逃。

本爻是下艮初爻，就下艮遁逃说，它处于最后，所以说“遯尾”。“遯尾”即遯于尾。这说明武人如果遁逃，必然危险，因为遁逃在最后尚且这样，那么遁逃在中间的特别是遁逃在前面的

就可想而知了。言外之意，是以不遁逃为好，而安下心来为周厉王服务，则是最好的出路。

王弼注：“遯之为义，辟（同避）内而之外者也。尾之为物，最在体后者也。处遯之时，不往何灾？而为遯尾，祸所及也。危至而后求行，难可免乎？厉则勿用有攸往也。”这对本爻的解释是正确的，不过还未具体地提到武人的问题。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古人养小猪，往往割断其尾，因猪断尾则易肥。豚尾有被断之危险，以喻人作他人之尾巴，有被断之危险。”高氏破“遯”为“豚”，即使没有错，但“豚尾”怎么能讲成小猪尾巴被割断呢？

六二 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用黄牛皮带子拴住人，他就不能逃脱了。

胜（shēng）：王夫之《周易内传》：“能也。”

这是说对于想要逃去的武人，必须牢牢控制，使之无法逃去，这样中兴大业就容易成功了。

《象传》：“执用黄牛，固志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固志者，坚固遯者之志，使不去己也。”说使遯者坚决不离开自己，是有得于爻辞原意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用黄牛革绳绊豚之身，以防其走失，但豚物小力微，不能胜此革绳，以致不能行动，则宜解脱其绳。”这仍然是破“遯”为“豚”，终失其义；高氏还在“莫之胜”后逗断，也不合适。李镜池《周易通义》：“用黄牛皮革把马绑住，它是无法逃脱的。绑马是为了留人。如《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縶之维之，以永今朝。’这是说隐遁者骑马要走，把他的白驹系住，尽一日之欢，改日再走。”

与此爻意同。”李氏说“执之用黄牛之革”是拴住隐遁者的马，这是由《白驹》牵合而来，但在本爻找不到任何根据。

九三 系遯，有疾厉。畜臣妾，吉。

如果停止遁逃，是有痛苦而且危险。但还能畜养奴隶，却又是吉利的。

系：留滞，引申有“停止”意。

疾：病，痛苦。

臣妾：奴隶。古代称男奴隶为臣，女奴隶为妾。

这是作者希望武人不要遁逃，而设身处地为武人着想。要武人停止遁逃，这对他们确是一件痛苦的事，但可以保住一部分富贵，未尝不好。这种设想对处理武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所以用主卦下艮主爻来表达。

《象传》：“系遯之厉，有疾惫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这对本爻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解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系豚乃有绳缠其身而不得脱，象人有病缠其身而不能除。”“又系豚则豚不能走失，象臣妾不能逃亡。”这除了仍然破“遯”为“豚”外，还由此而随意作解释，不可从。李镜池《周易通义》：“把隐遁者羁系住不让他走，他心里是很痛苦的。不象奴隶可以豢养起来。”李氏又认为：“‘畜臣妾，吉’与隐遁者反衬。如《白驹》中‘尔公尔侯逸豫无期’”。这些讲法对本爻的理解是很有问题的。

九四 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对那些遁逃者表示和好，其结果是君子吉利，小人否塞。

本爻属于上乾，是站在周厉王的立场上说话。认为周厉王对那些逯逃的武人，不宜赤裸裸地仇恨，而应当装出和好的姿态，以便进行争取和分化。作者希望周厉王在处理武人遁逃的问题上也采取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以赢得胜利。于是到头来自然是君子吉利，小人否塞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赠人以豚，在君子则吉，在小人则不吉。盖君子家富，赠人以豚，不为损害，足以结人之欢心，故吉。小人家贫，赠人以豚，将增困窘，当是受人之勒索，故不吉。”这除了破“逯”为“豚”外，还认为“好读为美好之好与爱好之好，义皆不谐，疑好者愧也”（《周易古经今注》），从而作出了君子和小人“赠人以豚”情况不同的设想，这当然远离于爻辞的原意。

九五 嘉逯，贞吉。

对遁逃的某些人加以赞许，这更合于柔退的正道而吉利。

贞：指柔退的正道，即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

对于逯逃的武人，不仅做出和好的样子，还对其中某些人说出赞许的话，这是把柔退之道向前推进了一步，表明周厉王对于控制武人有充分把握，并预示将取得胜利的结果，因此就系之于辅卦上乾主爻。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嘉豚犹今语所谓小喜猪，如婚礼所用之豕，庆典所用之豕等皆是。”这仍然破“逯”为“豚”，并释“嘉豚”为“小喜猪”，失之甚远。

上九 肥遯，无不利。

即使让遯逃者宽裕自得，也是没有任何不好的。

肥：陆德明《经典释文》作“肥”。《子夏传》：“肥，饶裕。”朱熹《周易本义》：“肥者，宽裕自得之意。”

《周易》的作者认为，周厉王对遯逃的武人可以暂且让他们宽裕自得，不必加以限制，因为他们最后必然逃不出周厉王布置好的天罗地网，所以说“无不利”。这把柔退之道更向前加以发展，以充分表现这种策略的作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肥豚利于作祭品，利于作贺品，利于作赠品，利于作膳品，以喻美好之财物，可资人利用。”这还是破“遯”为“豚”，并加以引申发挥，不可从。

䷲ 大壮第三十四

《象传》：“雷在天上，大壮。”程颐《易传》：“雷震于天上，大而壮也。”这都是说震于天上的雷即是大壮。本卦卦象是乾下震上，乾象征天，震象征雷。乾比喻君，指周厉王。震比喻臣，指武人。武人不是东奔西撞，欲遁逃而不得么？为什么忽然又大壮了呢？原来武人遁逃无非是作者的设想，而面对现实，武人的力量却是强大可怕的。于是作者又在为周厉王如何对付强大的武人而劳心焦思了。

下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震受

制约于下乾，并随之而转变，是辅卦。

䷗ (乾下震上) 大壮：利贞。

凭着有孚和无为的正确而得到好处。

卦辞就主卦进行概括。周厉王向武人作斗争，其正确性何在呢？初九说“有孚”，九三说无为。凭着“有孚”和无为就能制服武人，其好处是说不尽的。

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本卦主要讲畜牧，其根据是初九“征凶”的“征”指“出门打猎”，“有孚”指“获得猎物”，九三“君子用罔”是说“贵族捕兽用网”，而“羝羊触樊”则是说“驯养野羊，公羊野性难驯，要用角撞羊圈的篱笆”等，这既不理解《周易》的征凶必须连续，不能拆开，也不知道《周易》的“孚”是一种精神实体，而“用网”也不同于“用网捕兽。”至于“驯养野羊”之说，则是不了解《周易》对比喻是如何运用的。

初九 壮于趾，征凶。有孚。

脚趾强壮有力，迈开大步走，将碰得头破血流。但由于有孚，情况会好起来。

用脚趾强壮有力象征冒进，所以“征凶”。这是作者向周厉王建议，不能用刚，须用柔，坚持以退为进、以后取先的策略。作者还恐行不通，又抬出“孚”来。“孚”是能化及豚鱼的（“中孚：豚鱼吉。”），更何况武人，怎么不能以此而战胜他们呢？

孔颖达《周易正义》：“趾，足也。初在体下，有如趾足之象。故曰‘壮于趾’。施之于人，即是在下而用壮也。在下用壮，陵

犯于物，以斯而行，凶其信矣。故曰‘征凶，有孚’。”认为趾指在下的初九，这完全正确。说“壮于趾”是以下犯上，并训“孚”为“信”，这就不够正确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壮借为戕，伤也。趾，足也，孚，古俘字。伤于足则不可出行，故筮遇此爻，出征则凶，但尚有所俘获。”按“壮借为戕，”根据不足。读“孚”为“俘”，更不可从。

九二 贞吉。

以合于正道而吉利。

本爻是主卦下乾主爻，如同泰卦九二的“包荒”，否卦六二的“包承”，它向下包容着初九，向上包容着九三，能集中体现初九和九三的内容。初九关键性内容是“有孚”而无不利，九三关键性内容是“用罔”而无不为。本爻兼“有孚”和“用罔”而为一，所以“贞吉”。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占得此爻则吉。”这里仍释贞为“占问”而不得其解。李镜池《周易通义》：“当与上爻‘有孚’相关。”这很有见地。只是把有孚说成“获得猎物”，不恰当；而且也不能联系九三的“用罔”来一起说明。

九三 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小人以强壮欺人，君子凭无为取胜。小人即使用意正确也危险，这将象公羊被关在羊圈里，还用角撞篱笆，结果会损坏它的角。

小人：指武人。

君子：指周厉王。

罔：无。以与“壮”成对文，指无为。小过九四爻辞“勿用，永贞”，是正面指出无为的永远正确。丁寿昌《读易会通》：

“王注以罔为罔罗。”“惟君子而用罔罗，于文义未安。程传以为无所忌惮，亦非君子用罔之义。马季常王子雍俱训罔为无。”

羝（dī）羊：公羊。

藩：篱笆。

羸（léi）：程颐《易传》：“毁败也。”

本爻指出要用无为对付武人，以作为初九“有孚”的重要补充。武人强大，其势刚猛，厉王衰败，其势微弱。而无为则是微弱者战胜刚猛者的武器，因为采取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往往能在保全自己力量的前提下伺机而动，去夺取胜利。

“羝羊触藩，羸其角，”正是形容刚猛的武人在周厉王无为的策略的支配下，左右碰壁，走投无路的狼狈情景。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小人”为“庶民”，实未能得《周易》作者的本意。释“壮”为“抢劫、杀伤、暴动等手段”，有见地，但未能概括成以刚强凌人，必将败于无为。高氏释“君子用罔”为“统治者用法网以制裁之”，则是训“罔”为“网”并引申为“法网”所致。这不合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前半说狩猎，奴隶捕兽靠力气大，贵族捕兽用网，目的都是要抓活的来养。后半讲驯养野羊。公羊野性难驯，要用角撞羊圈的篱笆，结果篱笆把它的角卡住了。”此说甚离奇，难以信从。

九四 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以合于正道而吉利，悔恨就没有了。好象公羊撞篱笆，篱

笆破了角却没有坏，又好象车箱下面钩住车轴的木头那样坚实。

本爻表现作者希望武人在周厉王“有孚”和“用罔”（无为）面前老实听话，伏伏贴贴，即使在别处撞点祸也不要紧（“藩决不羸”），甚至日子还会更好过（“壮于大舆之輹”），其招徕武人的用心是跃然纸上的。李镜池《周易通义》：“羊终于把篱笆撞破，摆脱了拘系，但跑出羊圈之后，又被大车的轮子撞伤了。”这里释“羸”为“拘系”，释“壮于”为“撞伤”，破“輹”为“辐”，释“辐”为“轮子”，训诂上存在不少问题，而对比喻的意义，更未涉及。

六五 丧羊于易，无悔。

即使由于掉以轻心而丧失了羊，也没有悔恨。

于：以，由于。杨树达《词诠》认为“于”可以训“以”，而这里的“以”则应训“由于”。

易：轻易，掉以轻心。

本爻是紧接九四说的。九四表明武人只要老实听话，即使出点问题，日子仍然好过。这里认为武人如果始终服服贴贴，即使再出一些问题，也不要紧。这些都是对武人的安抚。使之向化归心。

对于本爻历来有不同的解释。王弼注：能“丧壮于易，不于险难，故得无悔。”孔颖达《周易正义》就认为“易”是“平易”的“易”。朱熹《周易本义》：“易，容易之易，言忽然不觉其亡也。或作疆场之场，亦通，《汉·食货志》场作易。”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认为“丧羊于易”是殷先王亥客于易国“曾失其羊”。李镜池《周易通义》破“易”为“狄”，认为是周太王居邠，遭到狄人侵

犯，“在避狄迁居中，狄人抢掠了大量牛羊。”按王、孔、朱三氏各自成理，可供采择。高氏解说，取自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和王国维《殷先公先王考》，能自成一说，但放在本卦连贯的意义中来理解，以王亥比武人却嫌拟于不伦。李氏破“易”为“狄”，并说“狄人抢走了大量牛羊”，就主要是臆测。

上六 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好象公羊撞篱笆，角被篱笆夹住了，不能后退，也不能前进，没有任何好处，要艰苦克制才吉利。

遂：前进。

以上两爻都是号召武人归附，本爻则是对武人进行警告：如果仍然顽梗不化，势必进退维谷。但最后仍然是号召其归附。在当时武人强大、厉王弱小的情况下，倘若能不动干戈就解决问题，当然是最理想的。

《象传》：“不能退，不能遂，不祥也。艰则吉，咎不长也。”这基本上能讲出本爻原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壮羊触藩，其角被篱夹住，既不能进，又不能退，是无所利，但羊角终有人开脱之。比喻人摇头乱撞，陷于艰难之境，但终得他人援助，而归于平安。”高氏说“羊角终有人开脱之”，这是高氏加进了自己的看法，因此，“终得他人援助，而归于平安”，也就毫无根据了。李镜池《周易通义》：“公羊触在篱笆上，两个角被卡住，退不得，进不成。”这只是就辞句加以翻译。

䷢ 晋第三十五

《彖传》：“晋，进也。明出地上。”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浑天之仪，日从地出，而升于天，故曰‘明出地上’。”卦象是坤下离上，坤象征地，离象征日。离在坤上，是日出于地上。

“日”比喻周厉王，“坤”比喻顺从周厉王的大臣。本卦是着重指出大臣必须用柔退之道事奉周厉王，这与大壮卦武人专横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实际上也是讽谕武人，希望他们成为忠顺之臣。

下坤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离是下坤进行活动的条件，是辅补。

䷢ （坤下离上）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康侯用周厉王所赐予的牝马繁衍生息，得到王的赏识，一天之内多次接见了他。

康侯：陆德明《经典释文》：“康，美之名也。马云，安也。郑云，尊也，广也。陆云，安也，乐也。”训释似各有不同，但多主于安乐之义。程颐《易传》：“大明在上，而下体顺附，诸侯承王之象也，故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这就更根据卦象予以阐释，以上离为王，故下坤为侯，而“治安之侯”，则还是根据马、郑的古训。这种解释，本来平正通达，可以信从。

但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却根据康侯鼎铭“康侯 𠄎作宝尊”，以为“𠄎”即《说文》的“𠄎”，与封通用。从而康侯𠄎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封，也就是《周易》晋卦的“康侯”。这种说法可以商榷。因为“𠄎”不一定就是“𠄎”，而“𠄎”更不一定与“封”通用。因此，说“康侯𠄎”即康叔封，也就是“康侯”，便未免根据不足了。

昼日：一天。昼指一天，日也指一天，合起来还是指一天。这是同义实词连用。

三接：多次接见。三，表多次。接，接见。

卦辞从总的方面说明大臣受到周厉王的启迪，能专心致志地用柔退之道事奉周厉王，这些都用康侯受牝马之赐来进行繁衍加以比喻。是全卦的纲领。

初六 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前进啊又后退啊，就合于正道而吉利了，这样即使没有孚，也是进退裕如而没有坏处的。

晋如摧如：晋指前进，表示躁进。摧指“抑退”（程颐《易传》），表示柔退。“晋如”继以“摧如”，即反对躁进，坚持柔退。这是“康侯用锡马蕃庶”的具体表现之一。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都说“晋”是进攻敌人，“摧”是摧折敌人。这种解释看不出根据是什么。高氏还训“如”为“之”，用来指代敌人，也不合于《周易》把“如”用在语末作为助词的通例，象“屯如逴如，乘马盘如”和“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等。

罔孚：没有孚。罔：无。这也证明大壮九三爻辞“君子用

罔”的“罔”应该训“无”，不能破为“网”。李镜池《周易通义》还以“罔孚裕”为句，训“孚”为“抢夺”，训“裕”为“衣物饶也”（《说文》），从而把“罔孚裕”释为“没有抢夺财物”，李氏不仅断句有问题，而且训“孚”为“抢夺”也不对，因为《周易》中的“孚”只有“诚”、“信”“实”三训，而大多数须训为“诚”（包括这里的“孚”）。

本爻指出必须以柔退代替躁进，这样即使没有“孚”，也动容周旋中礼。大臣用柔退事王，好处是说不尽的。

六二 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前进啊，发愁啊，还是合于正道而吉利。得到这种缘于柔退的大福，是君王之母所赐予的。

晋如愁如：程颐《易传》对这一句的解释很中肯：“于进为可忧愁。”即以前进而发愁，也就是憎恶躁进，乐于柔退。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晋，进攻。愁借为道，迫也。”指“进攻敌人，压迫敌人。”李镜池《周易通义》沿袭其说。按“晋”不是“进攻”，而破“愁”为“道”，也理由不足。

介福：大福。程颐《易传》：“介，大也。”

王母：程颐《易传》：“祖母。”丁寿昌《读易会通》：“《尔雅释亲》曰：‘父之妣为王母。’程传释为‘祖母’，是也。”按“王母”是指周厉王之母。

本爻是主卦下坤主爻，着重指出大臣之所以能以柔退事奉周厉王，还是由于得到了周厉王之母的启示。柔退是大福，是由于君臣都会从这里得到好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认为本爻讲的“似为康侯之故事”，虽然看得机械一点，但却把主卦主爻

爻辞与卦辞的内容联系上了。李镜池《周易通义》：“王母：指武王之祖母及母亲。这里说的似是武王克商的事。进攻并迫使商人投降之后，武王祭王母，说这是得王母的福祐。”李氏说“王母指武王之祖母及母亲”，乃臆测之辞。而释“王母”为“祖母及母亲”，也是从来未闻的事。李氏从“武王”扯到“武王克商”，再以之归于“得王母的福祐”而予以祭祀，则更是一系列的推衍了。

六三 众允，悔亡。

大家对君王都诚信，悔恨就没有了。

允：诚，信。

本爻是基于对“晋如摧如”和“晋如愁如”的反复捉摸，懂得了只有对周厉王诚信，用柔退之道事奉，才是完全正确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允，信也。众人相信，则得众人之助，其悔去矣。”这是割断了本爻与上下各爻之间的联系而得出的一种讲法。李镜池《周易通义》：“众：奴隶之称。”“允与晋通。”“悔亡指战败。”“说明用奴隶进攻会失败。”按不管“众”在这里是否可以讲成“奴隶”，也不管“允”是否与晋相通，但“悔亡”在《周易》中从来就只是“悔无”或“悔恨没有了”的意思，而决不指“战败”。因此，用“奴隶进攻会失败”来解释本爻就立脚不稳了。

九四 晋如鼫鼠，贞厉。

前进啊，这会象一无所长的五技鼠，即使用意正确也是危险的。

鼯（shí）鼠：陆德明《经典释文》：“五技鼠也。”一种形状象兔的鼠。据说它有五种技能，但都不能坚持下去。即能飞不能上屋，能爬树不能爬到树顶，能游泳不能渡过山涧，能打洞不能掩身，能跑不能跑到人的前头。

本爻属于上离，是就周厉王说的，认为他急于前进会成为五技鼠，只有不躁进，坚持柔退，才能逐步地中兴。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国进攻他国，用小股兵力，乘其不备，偷偷袭击，进退无常，如鼯鼠窃食禾稼，则易被他国之大军歼灭，此危道也。”这里仍然释“晋”为“进攻”，还释“鼯鼠”为“硕鼠”，又名“田鼠”。但由于释“晋”为“进攻”是错误的，因而下面的解释也就成为问题了。李镜池《周易通义》：“进攻而胆小如鼠，当然就要失败。”这与高氏的解释大体相同。

六五 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悔恨没有了，尽管遭受损失也不必担忧，发展下去是吉利的，没有不吉利的。

本爻表明了周厉王用柔退之道启迪大臣，使大臣都能服膺柔退之道，而不象武人那样跋扈专横，一意孤行。“失得勿恤”是说用不着担忧有损失，“失得”是偏义词，只说“失”，“得”是衬字。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其悔可去，失物可得，勿忧也。往则吉，无不利。”这是把本爻爻辞断成：“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所以才有这样的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战败了，没有取得胜利也不要紧，不应气馁。因为战败乃兵家常事，只要再接再厉，就会打胜，无往而不利。”这还是释“悔亡”为

“战败”，并释“失得”为“没有取得胜利”，都值得商榷。

上九 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出兵去攻伐别人的城邑，本是危险的事，能够吉祥吗？能够无咎吗？看来即使用意正确也是不好的。

作者用“晋其角”比喻出兵，并意味躁进，认为周厉王不宜这样做。不然，怎么能作为大臣们遵循柔退之道的表率呢？，这是用反对躁进来突出柔退，主张周厉王坚持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略。

程颐《易传》：“角，刚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刚居卦之极，故取角为象。以阳居上，刚之极也。在晋之上，晋之极也。刚极则有强猛之过，进极则有躁急之失。”这对于本爻反对躁进，主张柔退的主旨是有领会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王侯用坚锐之兵，征伐属邑，如兽以坚锐之角，进触他物，虽危亦吉而无咎，但必遇抵抗，不无困难，故贞吝。”高氏说“虽危亦吉而无咎”，这表明他对本爻的含义是理解得不够的。李镜池《周易通义》：“其：则。角：较量。维：考虑。进攻必须较量敌我双方的力量，考虑是否要攻城伐邑。”李氏把“晋其角”释为“进攻必须较量敌我双方的力量”，未免离奇；而把“维用伐邑”释为“考虑是否要攻城伐邑”，也有增字解经之嫌，原文并无“是否”之意。

䷣ 明夷第三十六

《彖传》、《象传》都说“明入地中，明夷”。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夷，伤也。日出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地，明则伤矣，故谓之明夷。日之明伤，犹圣人君子有明德，而遭乱世，抑在下位。”这些都讲得很好。本卦卦象是离下坤上，离象征日，坤象征地，日比喻君，坤比喻臣，按照《周易》的通例，君一般指周厉王，臣一般指武人，从而本卦也就是说周厉王受到武人的严重压抑。但究竟指什么压抑呢？从初九爻辞“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看，则分明是说周厉王在被流放于彘的道途中，忍饥挨饿，境遇十分凄苦。

作者不甘心让被他视为“有明德”的周厉王长此受罪下去，所以从幻想出发，认为周厉王尽管已经被摧残得九死一生，但到头来仍然会有贤臣相救，完成南征的大业。

本卦主要就周厉王讲。武人虽然气势汹汹，但毕竟是陪衬，因此下离是主卦，上坤是辅卦。

䷣ （离下坤上）明夷：利艰贞。

凭着艰苦地保持正道而得到好处。

这个“贞”是指为君的正道。作者以此勉励周厉王，并期待他能恢复王业。

孔颖达《周易正义》：“时虽至闇，不可随世倾邪，故宜艰难

坚固，守其贞正之德。”这种解释，孤立看，几于得本卦主旨。但说“闇主在上，明臣在下”却不正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占问艰难之事则有利。”李镜池《周易通义》：“艰：早。‘艰利贞’，占早则利。”高氏李氏对这条卦辞从占筮方面进行解释，所以不得要领。而李氏破“艰”为“早”，更为失误。

初九 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光明受到了损害啊！好象一只正在飞着的鸟儿却垂下了翅膀。君子仆仆征途，已经好些天没吃上饭了。他这种行动，“主人”是会责怪的。

明夷：应该讲成“明入地中”和“明则伤矣”的意思。本爻就此大声疾呼，以见周厉王受害之深，所以应该单独成句。一般都以“明夷于飞”为句，这是把“明夷”当成鸟名，于是就从破字着手而立说，例如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破“明”为“鸣”，破“夷”为“雉”，认为“明夷”就是“鸣雉”，即“野鸡”。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明夷”“借为鸣鷓即叫着的鹌鹑”。这些说法都不可信。

于飞：正在飞。古汉语在动词前加上“于”字，表示事情正在进行。

君子：指周厉王。

三日：好多天。三表多数。

主人：指“为于大君”的武人。

有言：有责难的话。

本爻把周厉王由于“武人为于大君”而被迫往彘时在道途

中的狼狈相作了比较形象的刻划，并显示出厉王当时内心的凄苦和武人的专横。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鸣雉在飞，因左股受伤而垂其左翼，君子逐之，忍饥三日，往投人家乞食，竟遭主人之谴责。”这是把本爻看成写君子狩猎的情形。李镜池《周易通义》：“主要说明行旅之难。”这是把本爻看成叙述一般的行旅之事。

六二 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光明受到损害啊！但还只伤着左腿，如果来拯救的马强壮，还是吉利的。

本爻说“夷于左股”，是暗示周厉王还活着。说“用拯马壮，吉”，是表明将会得到强有力的贤臣的援助。在作者看来，周厉王虽然十分狼狈，但还没有陷于奄奄一息的状态。作者对周厉王的前途尚抱乐观态度，所以用主卦下离主爻来表达。

王弼把“用拯马壮，吉”，断成“用拯马，壮吉”，而程颐《易传》则断成“用拯马壮，吉”，今从程传。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断句从王弼，还说：“拯疑借为骤，割去壮马之阳具，今谓之骤马”。于是就把“用拯马壮，吉”讲成了“骤马，则马壮而吉。”显然，这是颇为令人费解的。李镜池《周易通义》把本爻的“明夷”讲成“太阳下山”，还读“拯”为“乘”，训“壮”为“伤”，于是爻辞就被讲成：“太阳下山的时候，左腿伤了，因为骑马回家，跑得太快跌伤的”这也是难以使人首肯的。

九三 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光明受到了损害啊！向南方用兵，抓住了元凶苗恶，但还

得慢慢收拾才合于怀柔远人的正道。

下离三条爻辞都用“明夷”作为感叹开头，表现了作者对周厉王受困于彘的悲愤心情。“狩”本来指冬天打猎，因古人打猎就是习武，所以“狩”可以用来指行军作战。本爻“于南狩”和升卦卦辞的“南征吉”都是指向南方楚国用兵。因为自从“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二年）以后，西周诸王伐楚的都失败，从而成为西周王朝的一大祸患。《周易》的作者从幻想出发，不但希望周厉王能够从武人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而且希望他发愤为雄，战胜楚国，为西周王朝建立不朽的功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鸣雉被射伤于君子往南方行猎之时，君子则迷路而得大道。（此亦记君子猎逐鸣雉之故事）又筮遇此爻，不利于占问疾病。”高氏训“夷”为“伤”，破“首”为“道”，训“疾”为“病”，用以立其说，但由于训诂不确切，所以爻辞的内容就得不到正确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明夷：鸣弓，意谓拉弓发射。南狩：南方猎区。大首：大头，指大头的猛兽，如虎兕之类，甲骨文中多画其大头为特征象形。可：利。在南边的猎区鸣弓发射，就得了大猛兽。占疾则不利。在旅途中怕害病。”李氏释“南狩”为“南方猎区”，释“大首”为“大头的猛兽”，都是增字解经，有失原意。又训“疾”为“病”，则是沿袭高亨之注。而释“明夷”为“鸣弓发射”，尤为穿凿。

六四 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刺进了左边的腹部，得到那操守光明而受到损害的人的心，洋洋得意地走出了大门。

本爻属于上坤，是就武人而言。“入于左腹”是说武人对周

厉王极为憎恨，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但由于“用拯马壮，吉”，这种打算就落空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句当作‘明夷入于左腹’。明夷即鸣雉。腹读为覆，山洞也。之当作小，古文小作𠂔，之作业，形似而误。爻辞言：鸣雉入于左边之山洞，君子乃得此鸣雉。（此亦记君子猎逐鸣雉之故事）君子猎逐鸣雉，曾经历艰难，故筮得此爻，出门庭宜小心谨慎。”由于高氏任意改句破字，所以其说不能令人信从。李镜池《周易通义》：“左腹：左室。腹，借为覆。古代半地下式的房屋，有复室。左覆即左室。明夷：大弓。心：心木，又叫朱或柘。朱、柘一声之转。这是一种质地坚硬的制弓的上等材料。意谓一出门口就找到了制大弓的心木，回到左室开始制作。”李氏破“腹”为“覆”，是沿袭高亨之注。释“明夷”为“大弓”，是缘于以“心”为“心木”。按“心”为“心木”无据，故“明夷”不能释为“大弓”。而所谓“回到左室开始制作”，也就成为心造的幻影了。

六五 箕子之明夷，利贞。

如同于箕子这一类贤臣操守光明也受到损害，但凭着援救君王的正确行动而得到好处。

箕子：殷纣王的哥哥，因为反对殷纣王的淫乱，被罚作奴隶。这里用来指代那与武人相反对而积极援救周厉王的大臣（即初九“用拯马壮，吉”的壮马）。因其要援救周厉王，故亦受到武人打击。

之：语气助词，用于主语箕子和谓语“明夷”之间。

贞：正，正确行动，这里指援救周厉王的正确行动。

本爻突出了援救周厉王的贤臣，他们在作者心目中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之犹有也，得也。”“箕子猎得鸣雉，结果吉利。”高氏释“之”为“有”和“得”，实不可从；释“明夷”为“鸣雉”，本不恰当，而以之附会于箕子，更使人惊奇。李镜池《周易通义》：“之：往。明夷：东方之国，日出处。这说的是殷亡后的故事：纣王的哥哥到明夷国去。‘利贞’指利于出门。”按，李氏对六二“明夷”的“夷”已训为“灭”，为什么又把这里的“明夷”讲成“日出处”的“东方国”呢？查先秦典籍，无所谓“明夷国”，这完全是李氏的杜撰。本卦有五个“明夷”，李氏作了五种不同解释，充分表现了他解经的主观随意性。

上六 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不能光明反而黑暗了，开始象登到天上，后来象坠入地底。

本爻对那同周厉王对立的武人的篡位夺权的情况，作了明确的推断，认为武人虽然能够志得意满于一时，但终必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前人有依稀窥见《周易》作者之意的。丁寿昌《读易会通》引应劭曰：“初登于天者，初为天子，言以善同于天也。后入于地者，伤贤害仁，佞恶在朝，必以恶终入于地也。”孔颖达《周易正义》：“本其初也，其意在于光照四海，其后由于不明，遂入于地，谓见诛灭也。”朱熹《周易本义》：“始则处高位以伤人之明，终必至于自伤而坠厥命。”三家说法大体相同，但以朱熹所言较为切合。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明即鸣。晦犹隐也。”“谓雉不鸣而隐藏矣，初飞于天空，后入于山洞。”按“明”与“晦”对举，

不能破为“鸣”。“晦”接着“明”而言，也不能释为“隐藏”。而训“地”为“山洞”，亦无根据。

䷤ 家人第三十七

本卦“九三”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这里将“家人”和“妇子”对举，可见“家人”就是家长。《周易》用男女比喻君臣，本卦不例外。作者迫切希望有贤臣作周厉王的辅佐。明夷卦设想周厉王在颠沛流离之中尚得贤臣相救，那么这里接着提出必然会得到贤臣帮助，就顺理成章了。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家人，卦名。以其讲家人之事，故名家人。”李镜池《周易通义》：“家人，家庭专卦。”这都拘泥于文字表面，而无得于本卦的比喻意义。

下离象征火，比喻贤臣，上巽象征风，比喻周厉王。风得火而势盛，犹之周厉王得贤臣帮助而处境趋于顺利，因此上巽是主卦，下离是辅卦。

䷤ （离下巽上）家人：利女贞。

凭着女人的正确行动得到好处。

这是就家人说，亦即就周厉王会得到贤臣的辅佐说。“女”指贤臣，“贞”指贤臣帮助周厉王的正确行动。

初九 闲有家，悔亡。

把一个大家庭治理好，悔恨就没有了。

闲：陆德明《经典释文》：“马云：闌也，防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立法防闲。”“闲”是防止家庭发生不好的事情，因而它具有“治理”的意思。

有家：大家庭，指周厉王的家，也可借指西周王朝。有，用在名词前有时等于“大”。如“有周”就是“大周”，“有唐”就是“大唐”等。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闲其家，如筑垣棊户，以防盗贼，曲突徙薪，以防火灾，男女有别，以防淫乱等是，如此则悔亡。”这只是从治理好一个家庭方面说的，而没有把治家如同于治国放在一起分析。李镜池《周易通义》：“在家里闲着是很不好的。悔亡，凶兆。”李氏释“闲”为“空闲”的“闲”，显然不符合本爻原意；释“悔亡”为“凶兆”，则与没有悔恨的意义相反。

六二 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即使无所成就，只要能料理家务，就合于正道而吉利。

遂：成，成就。程颐《易传》：“无攸遂，无所为而可也。”

中馈：家中饮食之事，代指家务。

丁寿昌《读易会通》：“此爻为内卦之主。”它着重指出妇女必须搞好家务，以之比喻贤臣必须帮助周厉王治理好国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妇女在家中馈食方面，无所坠失，自是吉利的。”这里破“遂”为“坠”，全无必要，同时高氏没有看出本爻比喻的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妇女在家中料理家

务，没有失职，平得很好。”这对文辞的解释还可以，但仍然没有把比喻的意义说出来。

九三 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家长治家严正，即使有悔恨、危险，但到头还是吉利，妇人女子嬉戏失常，那结果就不好了。

嗃嗃：嘻嘻。孔颖达《周易正义》：“嗃嗃，严酷之意也。嘻嘻，喜笑之貌也。”

本爻指出家长应严肃治家，不能让家人嬉戏失常。这是比喻周厉王必须力振乾纲，把疲沓的朝政振兴起来，不能让坏人横行，搞乱国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家人嗃嗃然苦于家法之严，则勤勉谨慎，虽处悔厉亦吉；若妇子嘻嘻戏笑，肆无忌惮，则终有艰难。”高氏破“嗃”为“嗃”，释“嗃嗃”为“苦热之貌”，认为这是说“苦于家法之严。”接着又认为基于这种情况家人便“勤勉谨慎”。这样破字而且增字解经，自然脱离了本爻原意，而对本爻的比喻意义，高氏更全未触及。李镜池《周易通义》：“这里写两种家庭：贫苦之家哀号愁叹，嗷嗷待哺，但可以由贫苦而转好；富贵之家嘻嘻作乐，骄奢淫逸，终归倒霉。”李氏释“家人嗃嗃”为“贫苦之家哀号愁叹，嗷嗷待哺”，是只根据“高、敖声同”就破“嗃嗃”为“嗷嗷”的结果，论据单弱，自不可从。而“妇子嘻嘻，终吝”，也无法从中看出是“富贵之家嘻嘻作乐，骄奢淫逸，终归倒霉”。

六四 富家，大吉。

使国家好起来，大为吉利

富：“富以其邻”的“富”，指情况好转。

家：从“初九闲有家”和“九五王假有家”看，这个“家”也应该指国家，即西周王朝。

本爻是主卦上巽主爻，作者以“富家，大吉”为比喻，把贤臣帮助周厉王治理好国家的功绩表现出来，而作者的最大愿望也就实现了。王弼注：“但能富其家，何足为大吉？”这对本爻的理解是很不够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富家多财，自是大吉。”这是把本爻完全孤立起来，只从字面上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幸福的家庭当然大吉。”这是破“富”为“福”、释“福”为“幸福”的结果。

九五 王假有家，勿恤，吉。

君王到了朝廷之上，不必忧虑，一切都会吉利。

王：按照作者的意思，是指周厉王。

假：王弼注：“至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假实借为假。”《说文》：“假，至也。”

有家：“象初九和六四那样，是指西周王朝，也就是“朝廷之上”。朱熹《周易本义》：“有家，犹言有国也。”

恤：忧。

由于贤臣“富家，大吉”，所以“王假有家，勿恤，吉”。这时候，武人的问题得到解决，周厉王的境遇是够美好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王至臣民之家，或喜或怒，为祸为福，不可预断，筮遇此爻，则勿忧，乃吉也。”这是以“王”为一般的“王”，以“家”为臣民的“家”，与本爻原意相去甚远。李镜池《周易通义》：“家：家庙。同于《萃》、《涣》卦中的‘王假有庙’之‘庙’。因这卦说家庭，故不说庙而说家。”“王到家庙中祭祀祖先，祖先给家赐福，可以不用忧虑，很吉利。”李氏释“家”为“家庙”，是抽换了“家”的内涵。既然家不是家庙，那么“祖先给家赐福”云云就都是横生枝节了。

上九 有孚威如，终吉。

君王内心有孚，很威严，一切到头来都吉利。

这条爻辞与大有卦六五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基本相同，都是说明周厉王内心有孚的作用。本卦虽然主要写贤臣有助于周厉王，但仍重视“孚”的好处。程颐《易传》：“极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诚不能也。”讲得很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君上有罚于臣民，有威而可畏，则臣民不敢为奸违法，终为吉。”这是高氏读“孚”为“浮”，训“浮”为“罚”所得出的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抓到俘虏，开始还是反抗，不肯顺服，但最后终于归服了，故吉。”这是读“孚”为“俘”，训“俘”为“俘虏”，释“威如”为“反抗的样子”所得出的解释。

䷥ 睽第三十八

“睽”(kuí)：《序卦传》：“乖也。”《广雅·释詁》：“乖，离也。”睽有睽违、乖离、乖异的意思。从卦象看，下兑象征泽，上离象征火。孔颖达《周易正义》：“今火在上而炎上，泽居下而润下，无相成之道，所以为乖。”但火光烛照于大泽，泽水辉映着火光，也不能全无联系。这与屯卦的下震和上坎，明夷卦的下离和上坤，虽然主要是矛盾，但也有一定的渗透，情况恰好相同。因此，“睽”基本上是不相交通，但还有某种联系。

家人卦对于贤臣辅佐周厉王而“闲有家，悔亡”，周厉王以得到贤臣的辅佐而“富家，大吉”，都有所肯定，但那毕竟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而当时的现实情况却是：在武人的垄断操纵之下，贤臣想见到周厉王只能在深宫小巷之中，而周厉王想见到贤臣，也只能在睽违孤独之际。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君臣乖离，咫尺山河。周厉王想要得到贤臣的帮助真是千难万难。不过，在《周易》的作者看来，周厉王总会重登王位，事情总会“无初有终”的。

上离比喻周厉王，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下兑比喻贤臣，是帮助周厉王恢复邦国的力量，是辅卦。

䷥（兑下离上）睽：小事吉。

只能是小事吉利。

周厉王与贤臣睽离，只能在深宫永巷之中与贤臣见面，得到极其有限的帮助，所以本卦说“小事吉”。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为小事则吉。”这只是就字面讲。李镜池《周易通义》：“古代大事指战争与祭祀，其余都是小事。旅行也是小事。”李氏对“大事”和“小事”的解释很好。但释“小事”为“旅行”却不正确，因为本卦并不是一个写旅行的专卦。

初九 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悔恨没有了。先虽然丢掉了马，但后来不用寻找牠却自己跑了回来。先虽然碰上恶人，但后来终于没有坏处。

丧：亡失，丢掉。

逐：求，寻找。

这是先提出“悔亡”作为论断，然后再用两个比喻加以说明。先前丢掉了马，后来得了马；先前碰上恶人，后来没有坏处，这些都是“悔亡”的具体表现。从两个比喻可以看出：情况将是先坏后好，或是“无初有终”。这都是贤臣帮助周厉王情况的概括。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其悔可亡。失马不必追寻，马将自返，遇见恶人，亦无灾咎。”是只把爻辞稍加变通，重说一遍。李镜池《周易通义》：“古人出门行旅必占。行前占得‘悔亡’，是凶兆，心里已有点不安。出门后马跑了，果然不吉利，但又想，马是养熟的，不必追，自然会回来的。步行向前，又见到一个容貌丑恶的人，想来大概遇上恶运了，但结果什么事也没有。”李氏认为“悔亡”乃“凶兆”，是适得其反。由于他这样理解“悔亡”，因而后面两句话就成为对“凶兆”的落实，

于是离开正确的解释就很远了。

九二 遇主于巷，无咎。

在永巷之中，遇见君王，没有坏处。

主：与丰卦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的“主”相同，都是指君王，也就是指周厉王。

巷：王夫之《周易内传》：“宫中甬道。”即宫廷中的巷子，古时候往往用来作为囚禁王室成员甚至君王的地方。

爻辞透露出厉王处境困苦、贤臣援救艰难的消息，而断之以无咎，则说明事情尚有可为，也是“无初有终”的。

程颐《易传》指出本爻说明了“贤臣在下，竭力尽诚”的情况。这抓住了最本质的问题。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他乡作客，遇主人于巷中，则食宿有处，自无咎矣。”李镜池《周易通义》：“刚进小巷，就遇上接待的主人，很高兴。旅途没有事，一切平安。”高氏和李氏的解释相同，未免望文生义。

六三 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看见一个人把车子向后拉，可是牛却要往前拖，驾车者是既受过黥刑又受过劓刑的人。这真是没有好开头，但将有好结果。

见舆曳，其牛掣(chè)：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此言驭牛车者欲退其车，从后曳之，而牛则掣而前进。”“曳者，自后引之也。”“其牛掣者，其牛强进而不肯从驭者之意也。”

天：陆德明《经典释文》：“天，也劓。马云：‘劓，割其额曰天’。”天是在额头上刺字，即后世的黥刑。

劓(yì)：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割鼻为劓。”

本爻通过“见舆曳，其牛掣”的乖违情况和“其人天且劓”的狼狽情况，说明周厉王被囚的困苦和贤臣从事援救的艰难。这用来形容“无初”是很恰当的。但作者坚信困难一定会过去，周厉王的好运即将来临，“有终”是指日可待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御牛车者欲退其车，用手按其车从后引之，其牛强进而向前，以致御者跌倒，且碰伤其鼻，此则不利矣。然跌倒易起，伤鼻易愈，牛终可制，车终可移，结果尚好。是其事失之于始得之于终。”串释大体上还好，只是未能触及关键问题。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写奴隶赶车运输，旅人在路上看见的情景。”“原来是个烙了额、割了鼻的奴隶。开始拉不动，后来终于拉走了。”这种解释，只停留在比喻本身，而无得于本爻意旨。

九四 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在睽违孤独之际，恰好碰上了一个大夫，彼此相互信任，即使有危险，也没有坏处。

睽孤：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孤，无父曰孤。睽孤即遗腹孤。”李镜池《周易通义》：“旅人孤单地走路。”如果孤立地看，高氏和李氏的解释都未尝不可。但由于本爻是讲政治的，因而不可从。

元夫：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元，大也。元夫，大夫也。”联系九二“遇主于巷”，此说可取。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破“元”为“兀”，释“元夫”为“兀夫”，即跛子，此说为李镜池《周易通义》所采用。但在《周易》里，“元”从来不破为“兀”。

交孚：相互信任。

本爻属于上离，是讲周厉王的。它与九二“遇主于巷”相应，是将一件事从不同的侧面写的。

王弼注：“同志相得而无疑焉，故曰交孚也。虽在乖隔，志故得行，故虽危无咎。”这颇能窥见爻辞的微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一睽孤出外，路中遇一大夫，俱被人俘虏，其事甚危，但无灾咎。”高氏释“睽孤”为“遗腹孤”，读“孚”为“俘”，都不符合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旅人孤单地走路，遇见一个跛子，和他一起走，谁知跛子是个逃亡的奴隶，被后面追来的一起抓住了。‘厉，无咎。’虽然危险，但经过解释，终于没事。”这里对“睽孤”和“元夫”的解释都成问题，还不知道李氏何所据而断定“跛子是一个逃亡的奴隶”，而“厉，无咎”也不知道是如何“经过解释，终于没事”的。

六五 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悔恨应该没有了，如果能到宗庙去主持祭祀，享受祭馀，以后还有什么坏处呢？

厥宗：那座宗庙，指西周王朝的太庙。《说文》：“宗，尊祖庙也。”

噬肤：吃那用于祭祀的肉类。噬：吃。肤：肉。

本爻是主卦上离主爻。作者希望周厉王能够没有悔恨，并进入太庙，主持祭祀。

《象传》：“厥宗噬肤，往有庆也。”这是把“厥宗噬肤”看成即将出现的美好事实，有窥于本爻的微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其悔可亡。登其祖庙吃肉，前往有何咎哉？”这只

是照字面说一遍。李镜池《周易通义》：“‘悔亡’承上‘交孚’而言，指被人抓住一事。厥宗：他那个宗族的人。”这仍然是把“悔亡”看成坏事，并释“厥宗”为“他那个宗族的人”，其无得爻辞的原意是明显的。

上九 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在睽违孤独之际，好象看见有个猪背上有泥，还见一辆车装满了鬼。先拉开弓想射，后来把弓又放下来，因为仔细观看，来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如同于亲戚的那些人。再过去一阵子碰上下雨就吉利了。

负涂：程颐《易传》：“背负泥涂。”即背上沾满了泥。

张：张开，拉开。

之：其，那。

弧：弓。

说：同脱，放下来。

这是写周厉王在囚禁之中，由于过度焦急忧伤而精神错乱，竟然把来援救他的大夫和他所带来的人都看成了怪异的形象，打算开弓放箭，予以射杀。不久他睁大眼睛看清楚了，才避免了一次大误会。“往遇雨则吉”，是说如同于旱苗得雨，自然吉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一睽孤夜行，见豕伏于道中，更有一车，众鬼乘之。睽孤先开其弓欲射之，后放下其弓而不射。盖详察之，非鬼也，乃人也；非寇贼也，乃婚姻也。”高氏读“涂”为“途”，仍释“睽”为“睽孤”，即所谓“遗腹子”，均欠确

切。李镜池《周易通义》：“负涂：借为负扈，一声之转。意为运载。”“这是写旅人的一场虚惊：旅人在孤单地走路，看见运载着几头大猪迎面而来，后面还有一辆大车，上面载满象鬼一般奇形怪状的人。开始张弓搭箭，要射旅人，后来放手松弓了，原来他们开玩笑吓人。这伙人不是抢劫的，而是以图腾打扮去订婚的。旅人照常向前，遇着下雨，却一切吉利，没生病也没出事。”这里问题不少。只凭“一声之转”就被“负涂”为“负扈”，释为“运载”，未免率意。释“载鬼一车”为“载满象鬼一般奇形怪状的人”，也更改了原文。要“张弓搭箭射人”的，从句法结构看，只能是处于睽违孤独之际的那个人，而不是奇形怪状、象鬼一般的人。至于“图腾”之说，显然也是附益。而“往遇雨则吉”明明是企望，却看成写实，也不符合语气的实际。

䷦ 蹇第三十九

《彖传》：“蹇，难也。”王弼注：“山上有水，蹇难之象。”孔颖达《周易正义》：“陆绩曰：‘水在山上，失流通之性，故曰蹇。’”李镜池《周易通义》：“蹇(jiǎn简)：《易传》多解为难，《说文》训跛。蹇从足，跛足则难行，故训难。”这些对于“蹇”的训释都很正确，而李镜池从文字学方面加以阐释，就更为圆满了。

水在山上，流动艰难，是比喻周厉王凡事受到武人限制。睽卦写周厉王在十分困难中得到贤臣帮助，但这只是作者的设想。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武人跋扈，厉王被囚。厉王一举一动，

都象溪涧之水流经山谷之上，无不艰难困苦。因此，下艮是比喻武人，上坎是比喻周厉王。

本卦写周厉王还一心想安抚武人，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是认为武人的许多错误都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为了鼓励武人仍然辅佐自己，就说“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这些都说明厉王虽然受困于武人，但还是运用柔退策略，对武人进行分化。高亨“正言直谏”之说固然无与于卦义，李镜池“商人出门”之说更无得于卦旨。

上坎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艮起陪衬作用，是辅卦。

䷦（艮下坎上）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山上的水利于流向西南方，不利于流向东北方。如果象水那样流向有利的方向，天下人都将以能见到君王而得到好处，这是合于尊君的正道而吉利的。

孔颖达《周易正义》：“蹇利西南之平易”；“不利东北之险阻。”从水在山上流的蹇卦说，这种水自然以流向平地，得到发舒为有利，而以流向山地，受到阻塞为不利。言外之意，是受困于武人的周厉王应当冲破层层障碍，去争取自由。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利于往西南，不利于往东北，利于见大人，所占之事吉。”这只是随文生训。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商旅之占。”这完全是臆说。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如何能与商旅扯上关系呢？

初六 往蹇，来誉。

背离了君王就会有大的问题，依附于君王才会有好的称誉。

王弼注：“往则遇蹇，来则得誉。”这看出了本爻基本命意。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我以直谏往，人以赞誉来。”这里破“蹇”为“蹇”，致失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商人出门时难行，回来时却很安舒。”李氏以本卦为“商旅之占”。他释“誉”为“安舒”，则是由于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无端破“誉”为“趋”，而《说文》训“趋”为“安行”的结果。

六二 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君王的大臣们陷入极端困难之中，但不是由于自己的缘故。

蹇蹇：难上加难，极端困难。

匪：不是。

躬：自己。

本爻替武人开脱，是想安抚武人，使之服罪来归。这是作者的一种幻想。

前人对于本爻多半认为是泛指王臣的忠贞不二，为国家不计个人安危。这种说法虽然千百年流传，但毕竟有问题。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王臣屡屡直谏，非为其身之事，乃为君为国。”这还是破“蹇”为“蹇”而作出的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王臣处境非常困难，不是他咎由自取，而是环境所迫。”这基本上触及了本卦的隐微含义。

九三 往蹇，来反。

背离了君王就会有大的问题。亲附于君王才象回到了自己的家里。

反：程颐《易传》：“还归也。”

重复提出“往蹇”，以见周厉王的不可背离。“来誉”是只有美好的称誉，“来反”则如同回到家里，比较起来，自然要称心得多。这是对武人进一步的感化和说服，更多地表现了作者的幻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我以直谏往，人以反驳来。”还是破“蹇”为“蹇”，并释“反”为“反驳”，非是。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出门时困难，回来时却很好。由难变善。”李氏认为本爻还是讲“商旅”，并释“反”为“《诗经·宾之初筵》‘威仪反反’的‘反反’，广大美好的样子”。这都是不妥的。

六四 往蹇，来连。

如果一意孤行，不去安抚叛臣们，就会碰上困难，最好是掉头回来去与叛臣中的某些人联合。

本爻属于上坎，是就周厉王说的，因此，“往蹇”已不是下艮那两个“往蹇”的意思，而必须象这里这么讲。爻辞初步揭示了周厉王应对武人予以安抚，并与之亲密无间，以分化瓦解他们的意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我以直谏往，人以抵谰来。”这仍是破“蹇”为“蹇”，还破“连”为“谰”，释“谰”为“抵谰”，即俗语“抵赖”。这样任意破字以立其说，实难令人信服。李镜池《周易通

义》：“商人出门时步行艰难，回来时却有车可坐。”这仍是“商旅之占”说，还破“连”为“辇”，不可从。

九五 大蹇，朋来。

到了极端困难的时候，朋友会来帮助。

大蹇：王弼注：“难之大者也。”

朋来：朱熹《周易本义》：“必有朋来而助之者。”

作者认为周厉王只要尽力争取或分化武人，武人中将有一些人会象朋友似地来帮助他。这时候，西周王朝就中兴在望了。所以用主卦上坎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极言以陈君过，大胆以犯君颜，是为大蹇。爻辞言，大蹇则有朋友来助之。”这还是破“蹇”为“蹇”而作出的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经历了极端的困难而后获利，赚了钱。”这仍为“商旅之占”说，非是。

上六 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如果一意孤行，不去安抚叛臣们，就会碰上困难，最好是掉头回来与叛臣中某些人联合，这样才会大为吉利，而天下人将以能瞻仰到有作为的君王而得到好处。

硕吉：大吉。《周易》的“硕”字都训为“大”，如剥卦上九爻辞“硕果不食”。

王弼注：“往则长难，来则难终，难终则众难皆济，志大得矣，故曰‘往蹇，来硕吉’。险夷难解，大道可兴，故曰‘利见大人’也。”这解释得很好，与爻辞原意相合，只是没有联系周厉王和武人谈。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把这条爻辞断成“往蹇来

硕，吉，利见大人。”指出：“硕，汉帛书《周易》作石，按硕石均借为摭，拾取也，采用也。爻辞言：我以直谏往，人以采用来，自为吉。又利于见大人，大人将采用吾言。”按，无论是“硕”或“石”，都不能破为“摭”；并据以断成“往蹇来硕”。至于破“蹇”为“蹇”，训为“直谏”，则是高氏的一贯的看法，而予以贯彻到底。李镜池《周易通义》断句与《周易大传今注》相同，并认为“硕借为拓”，“拓也作摭”，“《方言》：‘摭，取也。’”李氏认为本爻是说：“商人出门时很艰难，回来时有所取，亦即赚了钱。”这仍然纳入其臆测的“商旅之占”说。

䷧ 解第四十

孔颖达《周易正义》：“解者，险难解释，物情舒缓，故为解也。”这是说解指紧张危急得到缓和。蹇卦写周厉王对武人进行安抚，使之分化，于是十分紧张的气氛就缓和下来，而周厉王的艰困也就摆脱了。卦名叫做解，其含意就在于此。

从卦象看，下坎象征水，上震象征雷，雷飞腾出于水面之上，比喻周厉王摆脱武人压抑，得到自由。这正是对蹇卦内容的继承和发展。很明显，下坎是比喻武人，上震是比喻周厉王。上震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坎是上震的陪衬，是辅卦。

䷧（坎下震上）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利于往西南的平坦之地，如果没有找到去处，回过头来也

吉利。以后有去处，会很早就吉利的。

这条卦辞是说周厉王将否去泰来，也是卦名为什么叫“解”的原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利于往西南；无所往而返归则吉；如有所往，早行乃吉。”这只是照字面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利西南’即坤卦所说的‘利西南得朋’，属商旅之占。去西南贸易可以获利，但如果无目的的去，就没有什么好处，不如回来，回来就好；但如果去是有目的的，那就越早去越好。”李氏凭“利西南”就是说是“商旅之占”，这曲解了坤卦和本卦，释“无所往”为“无目的的去”，释“有攸往”为“去是有目的的”，也都与原意不合。

初六 无咎。

没有坏处。

这是设想武人接受安抚，周厉王摆脱困境，所以“无咎”。

王弼注：“解者，解也。屯难盘结，于是乎解也。”“或有过咎，非其理也。”这是从困难解决来说明“无咎”，颇中肯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无咎。”这完全是从占筮讲。李镜池《周易通义》：“无贞事。贞兆辞可能承上爻‘有攸往’而言的。”这也是从占筮讲。李氏因不知本爻是说周厉王处境改善，遂主观断定为“无贞事”。又李氏认为本爻“承上爻‘有攸往’而言”更未免离奇。‘有攸往’本是卦辞，而不是上爻。

九二 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打猎得到好些隻狐狸，又得到黄铜箭头，这是由于做了合

乎事君的正道的事而得到吉利。

三：表示多数。

金：黄金，即黄铜。

贞：正，事君的正道，指事奉周厉王的正道。

本爻鼓励来归的武人，认为他们只要拥戴周厉王，就好处无穷。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行猎获得三狐，又拾得黄矢，自是吉事。”这对爻辞文字的解释是基本上正确的。李镜池《周易通义》：“田猎获得三隻狐狸，带着铜箭头，这是已被人射伤而又逃跑的狐狸，终于又被猎人获得。”李氏释“得黄矢”为得到狐狸身上带的铜箭头，借以推论这狐狸是受伤逃跑，后来又被猎人获得，证据尚嫌不足。

六三 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身上背着东西的人要去坐车子，那就会招来惩罚，即使想法正确也不好，何况想法完全不正确。

负：背负，背着东西。

乘：乘车，坐车子。

致寇至：比喻招来惩罚。

本爻是用比喻说明，武人倘若暗藏野心，本性难移，想去觊觎周厉王的尊位，那就会受到惩罚。

《象传》：“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程颐《易传》：“负荷之人，而且乘载，为可丑恶也。处非其据，德不称其器，则寇戎之致，乃已招取，将谁咎乎？”这些都说得很好，只是未能联系具体史事谈。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负物而

乘车，必其物珍贵，不肯置之车上。此以物之珍贵告人，将招致贼寇来而劫夺之，其艰难即在目前，故占得此爻，将有艰难。”这里没有正确地指出比喻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带着许多货物，又是背负，又是马拉，招人注意，结果强盗来了，倒霉！”这仍然是拘泥于“商旅之占”，所以不能得本爻本旨。

九四 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脱你脚上的束缚，朋友来了会信任你。

而：你。孔颖达《周易正义》：“汝也。”

拇：通拇，脚大趾，代表脚。孔颖达《周易正义》：“足大指也。”

孚：信任，为人所信服。

这是要周厉王发愤为雄，突破禁锢，使武人信服，所以用主卦上震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人设网以捕兽，有大兽入网中，曳脱其网，有朋友来助，于是捉得之。”高氏破“拇”为“罍”，说这是“捕兽网”。又认为“孚”是古“俘”字。这些说法都不妥。因为即使“拇”借为“罍”，是“捕兽网”，但何以见得“有大兽入网中，曳脱其网”呢？又“孚”在《周易》中从不作“俘”。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赚了钱而懈怠不想走，结果被人抓了。”李氏释“解而拇”为“懒动脚，不想走”，破“解”为“懈”。还释“朋至”为“获得朋贝，赚了钱”，并说“孚”就是“俘”。这都不免武断之嫌。

六五 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君王如果进一步得到解脱，那就吉利，并将为叛臣中的某

些人所深深信服。

君子：《周易》常用“君子”指周厉王，如这里的“君子”和谦卦的“君子”等。

维：语助词，与坎卦卦辞“有孚维心”的“维”相同。孔颖达《周易正义》：“维，辞也”。

有解：动词前加“有”字表示强调，所以译成“进一步得到解脱”。“有孚”情况相同，所以译成“深深信服”。

小人：《周易》有时候用“小人”指同周厉王对立的武人，如这里的“小人”和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的“小人”等。

本爻说明比“解而拇”有更多的成功，周厉王在向恢复王业的弘大目标奋力迈进。

王弼注：“以君子之道，解难释险，小人虽闇，犹知服之而无怨矣，故曰‘有孚于小人’也”。这一看法很有可取。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君子之系缚得解脱，即在拘囚中得解放，是吉矣；小人则将受罚。”这一解释也很得原意。但采取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的“维犹系也，解，释也，‘维有解’，即系而得释”，则是不妥当的。李镜池《周易通义》：“贵族把战俘绑起来而又解开，大概经过了多方迫诱之后，战俘愿意归服了，所以战俘就变为奴隶。贵族得了劳动力，当然是吉利了。”这些话实在令人费解，因为设想的成分太多。

上六 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公因而在高峻的城墙上射大鸟，并且得到了它，没有不吉利的。

公：周厉王的大臣。孔颖达《周易正义》：“公者，臣之极。”

用：因，因而，联系上爻的关联词。上爻“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所以这里才“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墉：高墙，指高峻的城墙。

隼(sǔn)：老鹰一类的鸷鸟。孔颖达《周易正义》：“贪残之鸟，鹞鹞之属。”比喻武人当中那些凶顽不化的人。

本爻是说，对于武人中那些态度恶劣，行为刁狡的人，应当擒获之，勿使漏网，这样，武人叛乱的问题才会解决。这是作者一系列设想所达到的顶峰。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有某公立在高高的城墙之上，射鹰而中，得之。此故事所示者自是无不利。”这是就辞句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在高高的城墙上，贵族把一只鹰射中了，并且抓到了。这是没有什么不好的。”说法与高氏相同。



损第四十一

程颐《易传》：“损，减省也。凡损抑其过，以就义理，皆损之道也。”解卦设想周厉王意气发舒，要加以减省或损抑，以免走向反面，于是就接上损卦了。

卦象是兑下艮上，兑象征泽，艮象征山。这是泽在激荡着山，损抑着山。比喻有贤臣在针砭周厉王，谏其不可志得意满，应当持盈保泰，注意柔弱取后而刚强得先。

下兑是矛盾主要方面，是主卦。上艮是矛盾次要方面，是辅卦。

䷧（兑下艮上）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只要内心有诚，以损道事君王就大为吉利，没有坏处，合于正道，前途美好。好象有人问用什么祭祀？回答是摆上两盆祭品就可以了。

可贞：合于正道，合于用损事王的正道。

曷之用：即何用，用何，就是用什么。曷同何。之，语助词。

簋：(guǐ)：圆形饮食器。

可用享：可以进行祭祀。

卦辞是说贤臣有诚心用损道事奉周厉王，是无往而不吉利的。“二簋可用享”也说明是用损道事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将有所俘获，大吉而无咎，所占之事可行，利有所往；馈食于鬼神只用两簋饭，即可举行享祭。”高氏以孚为俘，讲成俘获，已经与本卦原意不合，以下诠释也都无得于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获得俘虏，当是益事。‘元吉，无咎，可贞’，都是吉兆。‘利有攸往’，对行旅有益。有人把两个簋送来，可以用来宴享，也是益事。这是一个损卦，卦辞却一连提到三件益事，表明损中有益。”李氏以“孚”为“俘虏”，其不当不必再说。释‘利有攸往’为“对行旅有益”，是对《周易》“利有攸往”都为指前途美好的歪曲。释“二簋可用享”为有人把两个簋送来，可以用来宴享”，也与本卦原意存在很大距离。

初九 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放下工作赶紧去，没有坏处，因为这是为了适当地抑损周厉王的骄矜之气。

已事：停止工作，放下工作。

遄(chuán)：快，赶紧。

酌：酌斟，适当。

本文说明要对周厉王因得到解脱所可能产生的骄矜之气加以抑损，而“已事遄往”，更表现出迫切的心情。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已借为祀，遄速也。筮遇此爻，祭祀之事速往乃无咎，可以斟酌减损其祭品。”高氏认为，李鼎祚《周易集解》“已”作“祀”，故应破“已”为“祀”。按，李本不可从，应从通行本作已，因为“已事遄往”表现了《周易》作者对周厉王的高度关心。“已”既不能破为“祀”，那么所谓“减省其祭品”也就无从说起了。李镜池《周易通义》：“祭祀是大事，要赶快去参加，这才不会出问题。但有时亦可酌情减损。”这种说法与高氏大体相同。

九二 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一定要凭着减损的正道得到好处。如果发展下去招致凶险，那就不是减省而是增益造成的后果。

这是从上爻的反面说，用增益不好，衬托出减损好，表明要以减损之道事奉周厉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乃有利之占问；但征伐他国则凶，不能损之，而反益之（之，指他国）。”这里释“利

贞”为“利占”，遂远失其旨。而释“征凶”为“征伐他国则凶”，也未得《周易》“征凶”，“征吉”之义。由于有“征伐他国”之说，损与益就都是针对“他国”而言了。李镜池《周易通义》：“跟上爻‘酌损之’相反，有时不能减损，而要增益。”这是没有看出“弗损益之”是如果弗损，反而益之的意思。而且卦义既为减损，怎么能肯定增益呢？

六三 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如果三个人走在一起就会损失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单独行走就会得到朋友。

这是说益了就会损，只有损了才会益，通过对比，强调损的好处。作者认为用减损之道来事奉可能意气发舒的周厉王已成为当务之急，所以用主卦下兑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三人出行，则损失一人，一人出行，则得其朋友。”这只是从字面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以行旅为譬，说明损益得失。三人同行，难免意见分歧，有一个人被孤立，故只‘损一人’。一人走路，孤单寂寞，遇人可以作伴，即‘得其友’。这是益。”李氏知道这是用比喻来说明损益得失，确有见地。不过，他看不到本爻是说益了就会损，损了才会益，未免美中不足。

六四 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去掉疾病，使之很快地好起来，这没有坏处。

有喜：指疾病好起来。无妄九五爻辞：“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本爻属于上艮，是就周厉王说的。在贤臣用损道事奉周厉王，而不断去掉他志得意满的一些毛病的同时，他自己也主动地改正错误和克服缺点，以便有利于中兴事业的进行。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遄亦速也。古人谓病愈为有喜，因其为可喜之事也。爻辞言：‘减损人之疾病，使之速愈，自无咎。’这也只是照字面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损，减轻，消除。使：使人祭祀。’‘要使疾病减轻，赶快求巫祭神，病就有起色。’按，本爻‘使遄有喜’紧接‘损其疾’，只能是‘使疾遄有喜’，怎么能象李氏之所言是‘使人祭祀’，或‘赶快求巫祭神，病就有起色’呢？至于本爻的比喻意义，李氏更全未触及。

六五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有人赠送了一个价值十串朋贝的大宝龟，不能推辞，这是大为吉利的。

本爻用比喻说明周厉王已得到贤臣用减损之道相事的好处，其价值有如一个高达十朋的大宝龟。古代用贝壳作为货币，十枚贝壳连成一串叫一朋，十朋就是十串、一百枚贝壳。这价值在当时是很高的。这里的益是从损所得到的益，一切仍然以损为主。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益，加也，谓卖予也。西周以贝为货币，十贝曰朋。克，能也。违犹拒也。元，大也。爻辞言：有人卖之以价值百贝之龟，不能拒而不买，乃大吉也，盖古人用龟甲以卜，大吉言其龟必灵。”高氏释“益”为“卖予”，不恰当，因而“弗克违”也就不可释为“不能拒而不买”。“大吉”是说得贤臣之助，大为吉利，不可如高氏论断为“言其龟必灵”。李

镜池《周易通义》：“有贵族赐来价值十朋的大龟，这是不能不要的。”这较能与本爻的比喻意义相合，只是未能道破。

上九 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如果不是减省，而是增益，想要没有过错，合于正道而吉利，并且有所追求都会得到好处，那无非是空想一场罢了。

得臣无家：等于说一无所得，因为有臣就有家。得臣而无家，则得臣也只是一句空话。《孟子·梁惠王》上：“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这是用周厉王自己口气说的，认为只能减损，不能增益，以见减损非常重要。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对人不损害之，而助益之，则无咎，所占之事吉，利于有所往，将得奴隶，其人是孤身而无家。”按本卦的“损”都是减损，与之相应的“益”都是增益，高氏的“损害”与“助益”之说，未得其旨。“臣”之初义，应为奴隶。但到西周末年一般已以之称士大夫，不再用原始意义了。李镜池《周易通义》：“弗损益之：意谓弗损之，弗益之，不增不减，仍旧贯。”李氏解释九二的“弗损益之”为“有时不能减损，而要增益”，不能在一卦之内对一句完全相同的话训释互异。

益者，利也。损者，害也。益者，利也。损者，害也。

益者，利也。损者，害也。益者，利也。损者，害也。

益第四十二

贤臣对周厉王所可能产生的骄盈损之又损，务使其柔弱居后，以便刚强得先。这么一来，贤臣对周厉王的帮助可就很大了。本卦紧接损卦之后而名之为益，就是要体现出贤臣助益的意义之深和作用之大。王弼注：“益之为用，施未足也。”孔颖达《周易正义》：“益者，增足之名。”朱熹《周易本义》：“益，增益也。”这些注释，说明了“益”的内涵和作用。

卦象是震下巽上，震为雷，巽为风，是雷得到风的助益，其势越发轰轰烈烈。这象征周厉王得到贤臣的助益，路子越来越宽广。下震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上巽比喻贤臣，是下震得以进行活动的条件，是辅卦。

䷩ (震下巽上)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发展下去是有利的，以克服困难而得到好处。

这是一卦的纲领，说明在贤臣有力的助益之下，周厉王是有前途的。

孔颖达《周易正义》：“动而无违，何往不利，故曰‘利有攸往’。以益涉难，理绝险阻，故曰‘利涉大川’。”这讲得有道理，只是略嫌抽象化。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利于有所往，利于涉大川。”这等于没有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利有攸往，利涉大川。’属常见附载词，但也说明有益之事。”李氏认为卦辞是“常

见附载词”，实在离奇之至。

初九 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凭着贤臣的帮助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从而得到好处，这非常吉利，没有坏处。

用：以，凭着。用之后省去一个“之”字，代替“贤臣的帮助”。

为大作：干大事业。孔颖达《周易正义》：“谓可以兴作大事也。”

本爻是对周厉王行将大有作为的一个总的提示。所以用主卦下震主爻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利于兴大建筑，太吉而无咎。”高氏释“大作”为“大建筑”不妥，因为“大建筑”与“元吉，无咎”联系不上；同时这样解释，也脱离了本爻是判断政治得失的实际内容。李镜池《周易通义》本于高氏，也以“大作”为“大兴土木建筑”，还说：“这个大作似指太王迁岐后作庙筑城，文王作丰、周公营建洛邑等。”李氏用了一个“似”字，恰好说明只是猜想而已。

六二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有人用价值百贝的大宝龟来相助益，不能推辞，这是永远正确而吉利的。王用这个大宝龟去享祭于上帝，也是吉利的。

本爻表明比喻贤臣的上巽来尽力相助，如同以百贝之龟相遗。周厉王得到这种帮助后，无所施而不可，看来冲破武人的

压抑而使西周王朝中兴，是指日可待了。值得注意的是，本爻把王明白地讲出来了。

《象传》：“或益之，自外来也。”“自外来”是说贤臣从外面来帮助。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有人卖之以价值百贝之龟，不能拒而不买，又占问长期之事则吉；王用享祭于帝亦吉。”高氏训“益”为“卖”，与“益”在本卦的意义不合。至于释“贞”为“占问”，更是他注《易》的一贯毛病。李镜池《周易通义》：“这件事是有历史背景的。《书·大诰》：‘予不敢闭于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是说文王遗给我们大宝龟，叫我们继承天命。”这种说法有问题。从本卦看，大宝龟是比喻贤臣的有力相助，绝不能与《大诰》比附；即使果真是文王以大宝龟遗武王，也不会说“或遗之十朋之龟”这样很不明确的话。

六三 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由于有贤臣助益，即使有凶险的事，也没有坏处。何况内心有诚，合于中道，还用瑞玉作为礼物与贤臣见面而告以国事。

用凶事：有凶险的事。用：以。赵岐《孟子》注：“以，有也。”

告公用圭：即用圭告公，就是用圭玉作为礼物去与贤臣联系，圭，瑞玉，上圆下方。告，告诉，告知，即以自己的意见告诉贤臣，以便商议。

本爻说明贤臣助益的可贵。周厉王遭到武人囚禁，本来就有凶险的事。但得到贤臣助益，这些凶险的事都将化除，所以

“无咎”。本卦突出贤臣以孚助王，这在上巽可以看得很明白。由于上帝以“孚”赋予王，这里也就把“孚”系之于周厉王。

王弼注：“公者，臣之极也。凡事足以施天下则称王，次天下之大者则称公。”贤臣既然位居于“臣之极”，则其来相助益，力量是很大的。朱熹《周易本义》：“用圭所以通信。”可见周厉王以圭作为礼物与贤臣见面，表示了君臣之间的亲密联系。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殷国有凶灾之事，某公助益之，结果无咎，且有所俘获。中行来告灾乞援，用圭为乞援之礼物。”高氏之所以认为“殷国有凶灾之事”，是由于怀疑“中行似为人名，似即微子之弟仲衍”。既然一再用“似”字表示其为猜测，那么“殷国有凶灾之事”就没有根据，而“中行”也不可能是人名了。李镜池《周易通义》：“益之；指祭祀有所增益，用人牲。凶事：丧事，指武王去世。中行：途中。用圭：祭祀。圭即珪。祭祀要执圭，故以‘用圭’代替祭祀。武王逝世，武庚煽动东方一些侯国作乱，于是周公东征。出师前要用入牲献祭。开始没抓到俘虏，后来抓到了，在路上报告周公举行祭祀。”李氏凭什么知道“益之”是“指祭祀有所增益”，还要“用人牲”？即使“凶事”是指“丧事”，又凭什么知道这是指“武王去世”？“告公”的“公”，凭什么知道是指“周公”？而“用圭”又凭什么知道是指祭祀呢？不讲事实，只凭猜测，怎么能理解本爻的原意呢？

六四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有孚而合于中道的君王告诉贤臣跟随着他，他要凭借他们在领地所建之国作为依靠迁都的国家而得到好处。

中行：内心有孚而合于中道，这里和六三爻辞的“中行”，

都用来指周厉王。

从：顺从，跟随。

依迁国：所依靠迁都的国家。

本文属于上巽，是主于贤臣说的。作者提出周厉王要利用贤臣的国家作为依靠进行迁都，可见作者对于周室将有东迁的事，已经预见到了。在这里，迁都也是作者向周厉王提出的对付武人的办法之一。

郭沫若《周易之制作时代》：“当是僖公三十一年‘狄围卫，卫迁于帝丘’的故事。”“‘为依迁国’即‘为卫迁国’。盖狄人围卫时，晋人曾出师以援之也。”按《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没有“狄人围卫时，晋人曾出师以援之”的记载，因而郭氏“为卫迁国”之说不能成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依读为殷，即殷商也。迁国，迁都也。”“中行以凶灾之事告某公，公从之，于是助殷迁国，其事顺利。此与六三所记为一故事。”高氏所说的六三故事纯属想象，因而这里的故事也就不能落实。查先秦典籍，无殷纣迁都的记载，所以此说也不能成立。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东征胜利后，在班师回来的路上报告周公，成王有命，说把殷民处理好是有利的。”这还是“助殷迁国”说。

九五 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上天有孚，用孚赋予我们的心，使我们也有孚，这不用问是十分吉利的。上天用孚赋予我们，使我们具有美好的品德。

惠：赐。给人以好处。这里作“赋予”解。

本文几句话是从《尚书·高宗彤日》“天既孚命正厥德”衍化而来。“孚命”是以孚相命，即以孚赋予。“正厥德”是使厥德正，

即使之具有美好的品德。这说明《周易》以“孚”为标志的主观唯心主义，是原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发展。作者之所以提出本爻，无非是表示贤臣的修养很好，他们乐意用“孚”与“德”助益周厉王，使之能摆脱困境，转弱为强。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孚，古俘字。《尔雅释诂》：‘惠，顺也。’元，大也。爻辞言，筮遇此爻，有俘虏顺从我之心，勿追回，是大吉。有俘虏顺从我之德行。”按，《周易》中的“孚”不是“俘”，而“惠”在这里也不可训为“顺”，因为“有孚惠心”是“天既孚命”的换一个说法，只能是“加惠”或“赋予”的意思。李镜池《周易通义》把本爻断成：“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认为“惠心勿问”是“用好言好语”对俘虏“进行安抚而无须用物质优待”，“惠我德”是“用物质优待而使俘虏对我感激”。由于李氏读“孚”为“俘”，并歪曲了“惠心”与“惠我德”的意思，所以才有以上的断句和解释。

上九 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如果没有人去帮助君王，却还有人去进行打击，这就是居心不善，那结果一定是凶的。

或：无定代词，代替人。

勿：杨树达《词诠》训此“勿”为“不”。

恒：常。古人认为无“恒心”（即“恒心”）即无“善心”（参阅《孟子·梁惠王》赵岐注）。

本爻是作者对贤臣的告诫。他希望贤臣都能够帮助周厉王，而没有一个唱反调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无人助益之，有人攻击之，不可永

久坚持己见，因为是凶。”按，玩爻辞语意，“立心勿恒”显然是针对“莫益之，或击之”而言，不能象高氏那样理解。李镜池《周易通义》：“没有人帮助，有时还要被人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守志不坚，就要坏事。”李氏释“立心勿恒”为“守志不坚”，值得商榷，因为“勿恒”是指“心”而言，“恒心”就是所谓善良之心。

䷪ 夬第四十三

“夬”（quài）：就是履卦九五“夬履”的“夬”。《彖传》、王弼注、孔颖达《周易正义》、程颐《易传》、朱熹《周易本义》都训为“决”。“决”有冲开、去掉的意思。卦象是乾下兑上，乾象征天，比喻周厉王，兑象征泽，比喻武人。泽在天上，意味着武人在压抑周厉王，周厉王应当冲开，摆脱困境。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君临天下，使西周王朝中兴。损卦和益卦既已表明有贤臣在帮助周厉王减损骄矜之气，并“利用为大作”，为什么又成了“夬”这个样子呢？原来损益两卦都是作者的设想，到本卦才重新回到当时的现实。当时武人正耀武扬威，而周厉王则被压得透不过气来。

下乾是矛盾主要方面，是主卦。上兑是下乾所要努力争取的对象，是辅卦。

䷗（乾下兑上）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尽管有危险，但在王庭上还是公开地用诚心相号召，并从都邑传下命令：用兵固然不利，而形势发展的前途却是良好的。

“扬于王庭：程颐《易传》：“当显行之于公朝。”是“扬”有公开的意思。

孚号：用诚心相号召。号，王夫之《周易内传》：“胡刀反。”是“号召”的“号”。

告自邑：王弼注：“谓行令于邑也。”即：从都邑传下命令。
即戎：用兵。

这是作者对周厉王的劝勉，认为他尽管还置身于危险之中，但仍不宜诉诸武力，而应当用诚心号召，对武人加以分化。这样发展下去，前途就太有希望。

《彖传》：“夬，决也，刚决柔也。”下乾是阳卦，是刚，上兑是阴卦，是柔。“刚决柔”说明下乾行将决上兑而去之。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的断句和解释都不同于传统。其断句是：“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其解释是：“《小尔雅广言》、《广雅释詁》并曰：‘扬，举也。’孚，古俘字，号，哭号。厉，危也。即犹从也。戎，兵也，即戎谓从军，无论其为官为兵。卦辞言：人从军征战有功，举用于王庭，但其所得之俘虏则哭号，被征伐国将侵其边邑以报复，因而有危险之事自邑来告。故不利于从军，只利于有所往。”高氏这种解释，不能自圆其说。从军征战既已有功，被举用于王庭，则绝非不

利于从军。高氏由于不恰当地以“有厉告自邑”为句，因而有“有危险之事自边邑来告”的说法，以之作为“不利于从军”的莫须有的理由。至于“孚”在《周易》中不能是“俘”，也使高氏的说法失去根据。李镜池《周易通义》：“扬：武舞。”“孚号：呼号。有厉：指有敌人来侵犯”。李氏这些解释均可议。既然呼号着有敌人来侵犯，为什么还能够在宫廷中跳着武舞呢？可见“扬”不是指武舞，“有厉”不是指敌人来侵犯，而释“孚号”为“呼号”，更是说不通的。

初九 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用力迈开脚步，这样去不能胜利，反而会成为坏事。

“壮于前趾”是说脚强壮有力。这是刚强得先，而非柔弱居后的表现状态。因此，作者提出“往不胜，为咎”的告诫，希望周厉王专气致柔，老练沉着，以对付叛乱的武人。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壮借为戕，伤也。趾，足指也。足指在前，故曰前趾。人伤于前趾，有所往则不胜步趋之任，成为灾咎。”高氏被“壮”为“戕”，训“戕”为“伤”，根据不足。“往不胜”本来是说前往不能取胜，高氏却释为“有所往则不胜步趋之任”，这不免有增字解经之嫌。李镜池《周易通义》：“说明趾伤了，如果还去就非常不好。”这是从高注以为说。

九二 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警惕地号召，即使傍晚或晚上有敌人来侵犯，也不必惊慌。暮：“暮”的最初写法，从日在草中，即太阳下山，傍晚的时候。

有戎：有兵事，指有敌人入侵。

勿恤：不用忧虑。

本爻是对“孚号”的发挥。“惕号”就是警惕地用诚心去向武人号召，以分化瓦解他们。这既是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重要内容，又是本卦主旨的集中体现，所以用主卦下乾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恐惧而大呼，夜间有寇兵来，然亦无忧，不足为患。”高氏训“惕”为“惧”，训“号”为“大呼”，以立其说，这不符合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人们在惊呼，因为敌人来侵犯，晚上要打仗。但不用担心，言下之意是早有准备了。”李氏释“惕号”为“惊呼”，其失与高亨相同，皆缘于不知何谓“孚号。”

九三 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绷紧面孔，这有凶险。君王要去掉他所要去掉的对象，这样干将会如同独自行走碰上下雨而弄湿了衣服，感到很不高兴，但没有坏处。

壮于頄：面部强壮有力，即绷紧了面孔，比喻用刚强，不用柔弱。这比“壮于前趾”向前发展一步。頄(qiū)：颧骨，指面部。

夬夬：决其所欲决，即去掉所要去掉的对象。

若濡：弄湿衣服。若：关系副词。吴草庐曰：“若，语辞，犹言而也。”

有愠：很不高兴。有：程度副词。

本爻进一步告诫周厉王不能刚强得先，必须柔弱居后，如果不能柔弱居后，反而发展了刚强得先，那么想要达到去掉武人的目的就困难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壮借为戕，伤也。颧，面颧也。夬借为趺，趺趺，急走之貌。王念孙曰：‘若犹而也。濡，湿也。愠，不快意也。爻辞言：伤于面颧，是凶象。君子外出以避凶，急急独行，遇雨而衣裳湿，仅令人不快而已，无咎。”高氏破“壮”为“戕”，训“戕”为“伤”，遂与本爻之义无关。《周易》“夬”字都指决去，不能被为“趺趺”，训为“急走之貌”。这两处出了问题，对整个爻辞的理解就不可能正确了。李镜池《周易通义》：“颧骨受伤，是象占，筮占则凶。这是一件事。另一件是占行旅，君子急急地独个儿在走，遇着下雨被淋得一身湿，很不高兴，但没事。”这里“颧骨受伤”和“急急地独个儿在走”，都是用高氏之说。再加上既是象占，又是筮占，因而去本爻原意就更为遥远。

九四 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部没有肉，走起路来歪歪斜斜。只有牵着羊来投降才没有悔恨。不可听了这样的话还不相信。

肤：《周易》以肤为肉。

次且：即趑趄，马融云：“却行不前也”。即走得很艰难的样子。

牵羊：《史记·宋微子世家》：“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这里用这个典故，以“牵羊”指投降。

“臀无肤，其行次且”，比喻武人处境非常狼狈，所以指出只有投降，才能免于灾祸。这是作者的设想之辞。本爻属于上兑，是就武人说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将受刑杖，臀部皮开肉脱，其行趑趄而难进。但牵羊献当权之人，则其悔可亡。”高氏说“臀无肤，其次趑趄”，是受刑杖的结果，实属臆测之辞。说“牵羊”是“献当权之人”，也不知有什么根据。李镜池《周易通义》：“臀部无肉，依上爻，大概是受伤了。走路来很困难。这是象占。下文是贞事：牵羊去做买卖，亏了本。问他是怎么亏的，他说不清楚。”李氏以为这是接着“壮于頄”说的，却不知道这里是讲武人，与九三不能承接。释“牵羊”为“做买卖”，毫无根据。释“悔亡”为“亏了本”，与本爻原意相反。

九五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要象柔脆的小草冲开压在它上面的东西那样去掉自己所要去掉的对象，只有合于中道，才没有坏处。

苋陆：王弼注：“草之柔脆者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子夏传》云：‘苋陆，木根草茎，刚下柔上也。’”王氏和孔氏都认为“苋陆”是一种柔脆的小草。马融、郑玄、王肃都说苋陆一名商陆。他们都把苋陆连在一起读。王夫之《周易稗疏》：“苋字当从夬，而不从艸，音胡官切，山羊细角者也。”这毫无根据。这样“陆”字就游离出来了。服膺王说的人认为这个“陆”字就是《庄子·马蹄》“翘足而陆”的“陆”字，借为“踳”，指跳跃。这种解释更不对。

本爻把“苋陆”比喻武人，其欲决其所决，指企图推翻周

厉王的统治。在作者看来，武人这样做，只会落得一个有咎的结果。要无咎，必须使自己的思想合于中道；而合于中道，也就不会去推翻周厉王的统治了。本爻主旨在于：武人要取周厉王而代之，是永远做不到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羝羊跳驰跌跌然于道路之中，乃自由驰骋之象。故筮遇此爻，无咎。”这是采用王夫之的说法，释“羝陆”为“羝陆”，读“夬夬”为“跌跌”，释“中行”为“道路之中”，并于“中行”后逗断。李镜池《周易通义》：“细角山羊在路中间跳得很欢快，古人以为怪异，故作象占，筮占无咎。”这与高注基本上相同。

上六 无号，终有凶。

没有号召部属去牵羊投降，企图顽抗。那终于会有凶险。

本爻表明：武人如果不号召部属投降，结果将极为不利。本卦“孚号”、“惕号”、“无号”的“号”，都是“号召”的“号”，一义贯彻，并无别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无当作犬，形似而误。号，哭号，古人以犬哭为凶兆。《墨子·非攻》下篇：‘昔者三苗作乱，犬哭乎市。’是其例。故爻辞言：‘犬号，终有凶。’”这是以意为之。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讲敌人来袭击，没有发现，当然就没有报警，所以终于遭殃了。”根据本爻和以上两爻，不知道李氏所讲的“敌人”自何而来。

䷵ 姤第四十四

“姤”，陆德明《经典释文》：“薛云：‘古文作遘，郑同’。”张参《五经文字》：“遘，遇也。见《易·杂卦》。《唐石经·杂卦》亦作遘，乃古文之仅存者。今本《杂卦》亦改为姤，甚矣俗字之易滋也。”根据这些说法，卦名“姤”应当改为“遘”。

从卦象看，下巽象征风，上乾象征天。天受到风吹，比喻周厉王遇到了武人的冲击。作者劝告周厉王要充实武库，搞好武备，并且不能刚强取先，必须柔弱取后，然后才能以柔弱胜刚强。这仍然是夬卦思想的继续。

本卦是为周厉王战胜武人出谋划策，因此上乾是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下巽是辅卦。

䷵ （巽下乾上）姤：女壮，勿用取女。

女子太强壮了，不要去娶她。

这里的“女”指代武人。作者劝告周厉王：现在武人势力很强大，暂时不能与他们接触，要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这些都针对主卦上乾而言，并概括本卦主旨。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女虽壮亦勿娶，故曰女壮勿用取女。或曰，壮亦借为戕，伤也。因娶女则女伤，故不可娶女也。”不管高氏如何解释，都是停留在文字表面，没接触实际内容。

初六 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象挂在金属做的止车器具上面不动，就合于正道而吉利。如果有所行动，就会碰上凶险，尽管只象个瘦弱的母猪而又确实在慢吞吞地徘徊不前。

金柅(nǐ)：金属做的制止车轮滚动的器具。孔颖达《周易正义》：“柅之为物，众说不同。王肃之徒皆为织绩之器，妇人所用品。惟马云：‘柅者，在车之下，所以止轮令不动者也。’王注云：‘柅者，制动之主。’盖与马同。”柅从尼，尼有止的意思，加上这里又是用来比喻武人不能乱动，所以应该取马融和王弼的说法。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系于金柅，谓绩丝者系丝于金柅也。”李镜池《周易通义》：“金柅，铜制的纺车转轮的把手。”高氏和李氏所根据的都是“织绩之器”，不可从。

见：“见笑大方”的“见”，表被动的助词。

羸豕：瘦弱的母猪。羸，瘦弱。豕，猪。巽是阴卦，所以豕讲成母猪。

孚：确实，从“诚”引申。

蹢躅(zhí zhú)：徘徊不进的样子。

本文表现了作者对武人的全部要求，即一定要象“系于金柅”那样，完全停止反对周厉王的活动。如果继续犯上作乱，即使象羸豕那样行动迟缓，也决不能允许。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认为“系于金柅”是比喻“奴隶依附于奴隶主贵族”，释“有攸往”为“奴隶逃亡另有投奔。”这都与本文原意相去很远。李镜池《周易通义》释“羸豕孚蹢躅”为

老母猪哺乳，走得很不利落”，这是从俞樾《群经评议》以“孚”为乳”。但“孚”不能是“乳”，因而李氏也就失去了根据。

九二 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厨房里有鱼，没有害处，但不利于宾客。

包，陆德明《经典释文》：“包亦作庖，下同。”庖，厨房。

厨房比喻武人的武库，鱼比喻武库里的武器，宾指周厉王。本爻属于下巽，站在武人立场，遂周厉王成为宾客。武人的武库里有武器，一般是正常现象，因为古代贵族都有自己的武装，所以说无咎，但当时武人叛乱，这些武器对周厉王就不利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在家既有鱼可食，则不利于出外作客。”按“不利宾”应是对宾客不利，而不是说不利于自己出外作客。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梦占。梦见厨房有鱼，一般没什么问题，但占婚姻之事则不利。”李氏以本爻为梦占，全无根据；他还读“宾”为“嫔”，遂有不利于婚姻之说。

九三 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臀部瘦得连肉都没有了，行走也困难，这样虽然危险，但没有大的灾难。

本爻是说武人虽猖狂，但实际上却势小力薄，进退维谷，就象一个瘦弱不堪、行走不稳的人一样，处境十分危险。不过，只要他们能够停止一切反对周厉王的活动，也不会有什么大的灾难。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臀部受杖，固为困厄，然此本轻刑，自无大咎。”李镜池《周易通义》：“得了噩梦而筮占，见厉而无咎

之兆，不算太坏，转危为安。”这都没有说明应该说明的问题。

九四 包无鱼，起凶。

厨房里没有鱼，行动起来就危险。

起：兴起，引申为行动。

本爻属于上乾，也是比喻，是提醒周厉王要搞好武备。如果武库里没有武器，要去打击武人，是根本不行的。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包借为庖，起疑当作祀。”“鱼者，易得之物，祀者，敬神之礼。夫困于家贫，祀无牛羊豕，神所不责也。若鱼者，垂钩可出，举纲可得，而亦无之，则神怒其慢，而降之殃矣。故曰，包无鱼，祀凶。”李镜池《周易通义》：“梦见厨房里无鱼，比有鱼更坏”，“一动就凶”。这都是以意为说。

九五 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用柅柳编成的器具去包瓜，即使怀着美好的用心，也会象从天上狠狠地摔下来那样一败涂地。

杞：王夫之《周易内传》，“柅柳，其条可编为器以贮物。”

含章：与坤卦六三爻辞“含章”的意义基本上相同，这里是说怀着美好的用心。

有陨：狠狠地摔下来。有，表程度的副词，陨，落，摔下来。

杞木是坚硬的，瓜是柔脆的，“以杞包瓜”是以刚强去对付柔弱，即使用心美好，也会一败涂地。这是作者劝告周厉王必须用柔退的手段去制服武人，所以用主卦上乾的主爻来说明。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杞疑借为莠”，“莠本嘉谷，所以养

生，瓜虽味甘，不能充饥。今为惜瓜之故而包之以芑，是因其所爱而害其所以养之象也。”这种说法因建立在无根据的破字的基础上，故难以成立，至于高氏读“含章”为“钱商”，说“紂嬖妲己，囚戮忠臣，以博妲己之欢，屠毒万民，以满妲己之欲，是亦因所爱而害其所以养，犹之以芑包瓜矣”。更为无端破字而立说。李镜池《周易通义》：“爻辞说梦见缠着杞树往上长的匏瓜，很好看。忽然从头顶上很高的地方掉下一个瓜来。”按，即使瓜是指匏瓜，也没有任何根据能说“以杞包瓜”是梦见匏瓜缠着杞树往上长；而把“有陨自天”的“天”说为“头顶上很高的地方”，也欠恰切。

上九 姤其角，吝，无咎。

象碰上野兽的角，很危险，但终于没有灾难。

本爻紧承上爻而来，认为周厉王如果坚持“以杞包瓜”即以刚强胜柔弱的手段去对付武人，那就会象碰上野兽的角一样危险。但这样做，结果却没有害处，原因是“周德虽衰，天命未改”。这是作者对周厉王的安慰和鼓励。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余疑姤遯皆借为蓐。”“蓐其角者，谓架木于兽角之上也。”“架木于兽角，兽虽有触人之事，触不伤人，亦不为害，故曰：姤其角，吝无咎。”这也是把结论建立在以怀疑而破字的基础上，所以不可靠。李镜池《周易通义》：

“梦见婚媾而发生角斗，当是劫夺婚。”李氏破“姤”为“媾”也被字无据；释“角”为“角斗”，更非常牵强；至于所谓梦见，自然又纯粹是臆测。

萃第四十五

“萃”：王夫之《周易内传》：“草之丛生曰萃。”引申为“聚”。李镜池《周易通义》据高亨未修订之《周易古经今注》，为破“萃”“悴”或“瘁”，训之为“忧”，殊不可取。

从卦象看，下坤象征地，上兑象征泽，泽的水聚集在地面上，是正得其所。本卦接着夬卦和姤卦，夬和姤都说周厉王对武人应该进行怀柔，而武人则必须坚定不移地臣服于周厉王。于是这里就用泽在地上比喻周厉王已得到武人的拥戴而安于其位，并将无所往而不利。同时严肃地告诫武人，要真心诚意地做周厉王的忠贞之臣，不然，将没有好下场。这都是作者为周厉王所描绘的美好图景，但在当时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不言而喻，上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下坤是上兑所处的环境，是辅卦。

䷬ (坤下兑上)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中兴事业会顺利进行。君王到太庙主持祭祀，天下人都能见到他而得到好处。国家将出现新局面，这是由于君王凭着心中有孚合于正道而吉利。用牛祭祀很好，王朝的前景是好的。

假：到。《尔雅·释诂》：“假，至也。”

有庙：大庙，即太庙，天子的祖庙。

大牲：牛。

以周厉王到太庙主持祭祀一事，说明他恢复了王位。这当然是作者的幻想。“利贞”的“贞”，根据爻辞看，应该是指周厉王心中有孚，合于正道。卦辞针对上兑说，把周厉王的未来刻划得美妙极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都只就字面作解释。

初六 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叛臣即使有真心实意对待君王，但不能坚持到底，那么祸乱就会聚而不散。如果他们号呼求饶，君王自然会同他们握手言欢。这样做不用担忧，将来也没有坏处。

孚：真心实意。

乃：第一个“乃”解释为“那么”，第二个“乃”解释为“就”。

号：号呼。丁寿昌《读易会通》：“‘若号’，马郑诸子皆读为号呼之号，平声。”

一握：握一次手。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一握’与‘哤哤’‘啞啞’‘咿啞’同。”“谓笑声也。”闻氏只凭声音相近就进行无限制的通假，是不足为训的。

为：而。《史记·信陵君传》：“乃装为去。”

下坤比喻武人，本爻是针对武人讲的。作者告诫武人不但要真心实意归向于周厉王，还必须坚持到底，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但如果能及时悔改，则周厉王宽大为怀，还是会得到饶恕的。

王弼注：“不能守道以结至好，迷务竞争，故乃乱乃萃也。”这对“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能从辞句上进行正确解释。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读“孚”为“浮”，训之为“罚”。李镜池《周易通义》读“孚”为“俘”，训之为“俘虏”。于是，就或说“盖有某人得罪，其上欲罚之，而未果行，其人大惧，因而发狂，因而得病”（高说）；或说“抓到了俘虏，后来逃跑了，引起一场纷乱和忧虑”（李说）。这两种说法，都与本爻原意相差很远。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永远吉利，没有灾难。只要真心诚意，即使薄祭也能得到好处。

引：永远。《尔雅释诂》：“引，长也。”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疑引当作弘”，“弘吉与大吉元吉同义。”其实，兑卦上六爻辞就有“引兑”，不必破“引”为“弘”。

禴(yuè)：祭名。仅用饭菜，不用大牲，是一种薄祭。

本爻指出武人必须真心实意服从周厉王，即使贡献不大，也永远吉利。这是对武人的主要要求。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训本爻的孚为信，因此，释“孚乃利用禴”为“果有忠信，祭物虽薄，而鬼神享之。”这可备一说。李镜池《周易通义》把这个“孚”讲成“俘虏”，释“孚乃利用禴”为“春祭要有俘虏作人牲才好”。这是没有根据的。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虽然聚集在君王身边，但叹气不停，这没有好处。不过以后也不会因此而有灾难，只是有些小的不方便。

嗟如！叹气。

本爻是作者告诫武人要由衷地团结在周厉王身边，不可有怨言。但担心的话说得太重，于是又安慰一番。软硬兼施，可谓用心良苦。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病焉叹焉，此乃疾苦之象，自无所利。”“但疾病之灾，出门可解，特扶病而行，不无稍难耳。”这完全是从辞句上讲，尚有欠确切之处。李镜池《周易通义》：“忧悴嗟叹，当指某事讲。”这也没有说出具体情况来。

九四 大吉，无咎。

非常吉利，没有坏处。

本爻属于上兑，说明周厉王在已经悔悟的武人的拥护下重新登上王位，情况够美好了。这不可能是事实，而是作者的幻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大吉无咎。”这对爻辞完全未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可能与祭祀有关。”是模棱其辞，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九五 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稳定了王位，没有坏处。虽然这不是事实，但只要发扬光大永远有诚的正道，悔恨就没有了。

萃：聚，止，引申为“稳定”的意思。

有位：大位，这里指王位。

匪孚：不是事实。孚：实。

元：大，发扬光大。永贞：永远正确。作者认为只有有孚（诚）才是永远正确的。

作者幻想周厉王重新稳定王位，虽然深知这不是事实，可是他仍然坚信只要能够发扬光大内心的诚，情况是会好起来的。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萃有位犹云瘁于位”，又说“元下疑当有吉字，盖转写挽去。”按“萃”不能破为“瘁”，前面已经辨明。比卦卦辞也有“元永贞”，不能说“元”下挽去“吉”字。李镜池《周易通义》说“‘瘁于位’就是‘尽瘁事国’”。这把高氏的意见进一步发展了。

上六 赍咨涕洟，无咎。

叹息着流眼泪鼻涕，但没有灾难。

赍咨（qí zī）：叹息。王弼注：“赍咨，嗟叹之辞也。”

涕洟（yí）：涕，眼泪。洟，鼻涕。这里都用如动词，即流眼泪、流鼻涕。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说：“自目曰涕，自鼻曰洟。”

本爻是主卦上兑主爻，说明周厉王即使十分狼狈，但也不至于难堪，因之，就没有什么事情使他过不去了。

王弼注：“若能知危之至，惧祸之深，忧病之甚，至于涕洟不敢自安，亦众所不害，故得无咎也。”这是说，处乱世应当如临渊履薄，防患于未然。把本爻孤立起来，这样讲未尝不可。但如果把本爻置于内外卦矛盾冲突之中，并明确其为主卦上兑主爻而进行全面衡量，王说就未免空洞而讲不过去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赍咨涕洟，吊他人之丧之象也。”这是破“咨”为“资”，释“资”为“助葬之货财”所得出的看法。李镜池《周易通义》：“为国劳瘁，叹息流涕。”这是他对九五爻辞解释的进一步发挥。

䷭ 升第四十六

“升”，上升。从卦象看，下巽象征木，上坤象征地。李鼎祚《周易集解》引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犹圣人在诸侯之中，明德日益高大也。”这可以理解为周厉王尽管受压很重，象树苗深埋在地底，但充满生机，一定会破土而出，不断成长，以至参天拂云，其强盛局面将赶上文武时代。这正是作者所希望于周厉王的自强不息。萃卦已设想周厉王受到武人拥戴，这里的蓬勃发展，在作者看来就是势所必然了。

下巽是升的主体和陈述的主要对象，是主卦；上坤是下巽生长的环境，是辅卦。

䷭（巽下坤上）升：元亨，利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中兴事业将顺利进行，天下人都以能见到这样的大人得到好处。不用担忧，向南方用兵是吉利的。

恤：忧，担忧。

笔者在对明夷卦九三爻辞“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的分析中，已说明了周代向南用兵总是失败，周人一直为此扼腕叹息。因此，彻底打败南方的荆楚就成了周人的最大愿望。《周易》的作者不仅希望周厉王恢复王位，而且还勉励他肩负起南征

大任，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

《象传》：“南征吉，志行也。”这讲得很抽象。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对上述史事完全没有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以穆王之兴九师征楚为可能。”这搔到一点痒处。但穆王打了大败仗，不能说是吉。由于《周易》是为周厉王写的，因而本卦卦辞也就是对他的一种期望。

初六 允升，大吉。

肯定要上升，十分吉利。
允：诚，真，确实。引申为“肯定”的意思。
本爻是主卦下巽主爻，统率全卦，指出周厉王象幼苗，一定会逐步成长壮大，前途无限光明。

王弼注：“允，当也。巽卦三爻，皆升者也。”“与九二、九三合志俱升。当升之时，升必大得，是以大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谓一体相随，允然俱升。”上述注释，都是说本爻肯定要与九二、九三一起上升，这就把爻辞的意义加以发展了。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根据朱震《汉上易传》引施雠本，认为“允”作“糗”。《说文》：“糗，进也。”于是“允升”就成为进升，也就只是升。这既用词重复，又把本爻的内容削弱了。

九二 孚乃利用禴，无咎。

只要心中有诚，即使薄祭也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是作者对周厉王的告诫。作者认为只要有诚，就无所不可，从而中兴大业也会象树苗得到充分条件而蓬勃生长，不至

于受到不利的影响。

王弼注：“闲邪存诚，志在大业。”这基本上看出了本爻所要说明的内容。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以忠信对鬼神，乃利于举行禴祭，可无咎。”这只是从辞句上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用俘虏作人牲禴祭。”按，破“孚”为“俘”，与《周易》不合，而人牲与薄祭也矛盾。

九三 升虚邑。

树木向上长，超出了山丘上的城邑。

虚邑：建筑在山丘上的城邑。陆德明《经典释文》：“虚，马云：‘丘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若升空虚之邑。”程颐《易传》：“如人无人之邑。”孔氏和程氏都把“虚”讲成空虚。从木是逐步升高看，应以马融之说为长。

本爻以荫庇山丘的巨木作比喻，说明周厉王既能恢复王位，还功德巍巍。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升虚邑者，不畏水患。古者洪水为灾，徙家迁国，利升虚邑。”这脱离了木的上升讲，不妥。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指进军于虚邑。”这与高注之失相同。

六四 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君王凭着中兴事业的鼎盛去祭岐山之神，一切吉利，没有坏处。

亨：同享，祭祀。丁寿昌《读易会通》：“亨当读为享，说见随卦。荀慈明、王辅嗣俱释亨为通，非也。”

岐山：西周境内的山名，在今天陕西省岐山县东北，即随

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的“西山”。

这是作者设想周厉王能象文王或武王那样以事业的成功去祭告于岐山之神，也就是希望他把王朝恢复到西周初年的全盛状态，如乾卦九五爻辞所讲的“飞龙在天”。这时候，用作比喻的木是直指霄汉了。

《象传》：“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苏蒿坪《周易通义》：“王若用此以享祀于岐山，则神必福之，吉而无咎也。”这都不知道本爻的“王”是指周厉王，但也没有讲死。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此乃周初故事，盖大王或王季或文王或武王享祭于岐山。”李镜池《周易通义》：“这可能指太王迁于岐山时事，也可能指文王迁于丰之前的事。中间还有王季伐西落鬼戎、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等，都有可能享祭于岐山。”高氏和李氏都认为本爻所言是西周初年的故事，但他们或用“盖”，或用“可能”，表现出不敢完全肯定。

六五 贞吉，升阶。

凭着合于自强不息的正道而吉利，象大树长得又超过了一个台阶。

贞：根据上六爻辞，这个“贞”是指自强不息。

本爻用比喻说明周厉王象巨木又再升高，其成就将超过文王和武王。

《象传》：“贞吉，升阶，大得志也。”由于本爻上承六四，故“大得志”的当然是王。《象传》虽然没有具体地提到周厉王，但分析也算是正确而深刻的。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升阶，步步上进，路无坎坷之象也。”李镜池《周易通义》：“升阶犹阶升，

一级级上升，逐步发展。”高氏和李氏都以“升阶”为阶升，未免武断。

上六 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在不知不觉地发展，凭着自强不息的正道而得到好处。

冥：孔颖达《周易正义》：“冥，犹暗也。”引申为不知不觉。

升：从“上升”引申为“发展”之意。

于：以，凭着。

本爻是作者鼓励周厉王自强不息，使西周王朝逐渐强大起来，带有总结的意味。

孔颖达《周易正义》：“处升之上，进而不已。”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昏夜不休，以求上进。”李镜池《周易通义》：“日夜不停地发展，是兴旺发达的气象。”这都能抽象地看出本爻的含义。



困第四十七

“困”。困难。从卦象看，下坎象征水；上兑象征泽。水本来应该容纳于泽中，现在却离开了泽而向下渗透，以致泽无水而受困。水离开泽而散漫无归，是困泽亦复自困。在这里，下坎比喻武人，上兑比喻周厉王。武人是周厉王的臣子，本来应该在朝廷供职，但他们用心乖戾，竟利用国人暴动的机会，把周厉王流放于彘，使厉王成为空头大君，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而武人以下犯上，毁弃纲常，处境也就不利。卦象以坎兑相乖，比喻君臣相背，

所以卦名叫做“困”。这时候，作者从升的设想中，回到“困”的现实中来了。这是本卦的基本内容。李镜池《周易通义》断定本卦为“刑狱专卦”，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上兑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坎是辅卦。

䷮（坎下兑上）困：亨，贞，大人吉，无咎。
有言不信？

中兴事业会顺利进行，因为君王是正确的，所以是吉利的，不会有灾难。这些话难道不能相信吗？

卦辞先为全卦定下基调，肯定周厉王最后一定会好起来。

丁寿昌《读易会通》：“王辅嗣、虞仲翔俱以贞大人吉为句，与大传合。程传以贞字为一句，大人吉为一句，非也。”所谓“与大传合”，是《彖传》说“贞丈人吉，以刚中也”。但仔细考虑，应以程传为正确，因为大人无施不可，其为贞正，自不待言，原不必用“贞”修饰。而且《周易》从来不用“贞”做修饰词，所以说师卦卦辞是“贞丈人吉”，恒卦六五爻辞是“贞妇人吉”，都不符合《周易》的实际。

初六 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臀部跌在树桩子上，继而掉入幽暗的深谷中，多年不得见天日。

三岁：泛指多年。

覿(dì)：见。

本爻是说武人以背叛周厉王而自困，与水离开泽而向下渗透以致自困相同。

《象传》：“入于幽谷，幽不明也。”程颐《易传》：“三岁不覿，终困者也。”朱熹《周易本义》：“困于株木，伤而不能安也。”这在解释辞句方面都正确，只是未能说出具体的内容。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臀困于株木者，盖谓臀部受刑杖也。”释“株木”为“刑杖”，实嫌勉强。“易之入于幽谷，即周礼之归于圜土也。圜土即囹圄，其黑暗如幽谷，故易以幽谷譬圜土也。”即使“圜土”黑暗若幽谷，但也不能说“幽谷”就是“圜土”。“三岁不覿，谓三年不见其人，即囚于圜土三年之久也。”本爻讲的“不覿”是指入于幽谷者多年不见天日，不是指外人三年不见入于幽谷者。李镜池《周易通义》除把“三岁不覿”讲成“三年都不见天日”为可取外，其余注释与高氏相同。

九二 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享祀；征凶。无咎。

叛臣嗜酒食而醉饱过度，穿朱紱的君王正好来进行安抚。倘若叛臣接受安抚而回到朝廷，就能参预祭祀，得到好处；如果别有行动，那就凶了。叛臣只有痛改前非，才没有坏处。

朱紱(fú)：红而明亮叫朱。《说文》：“市，鞶也。上古衣蔽前而已，市以象之，天子朱市，诸侯赤市。”徐铉曰：“今俗作紱。”朱紱是天子穿的衣服，这里指代周厉王。

方：正好。

本爻着重说明武人应接受周厉王安抚，这是作者的迫切愿望。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既言征凶，不宜又言无咎，疑无咎二字衍文，盖今文经之所无也。”这可备一说。李镜池《周易通

义》：“喝醉酒，穿红色衣服的敌人正好来了。”“朱纁，红衣的服装，代指穿红色服装的民族。”李氏把“朱纁”讲成一般红色衣服，欠妥，因为赤纁指代武人，朱纁当然指代天子。至于李氏将“朱纁”再引申为穿红色服装的敌人或民族，就更没有根据了。

六三 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被困在乱石堆里，撑拒于蒺藜丛中。回到家里，看不见妻子，凶险。

蒺藜：一种有刺的植物。

本文是说武人如果执迷不悟，就会象被困于乱石堆里、蒺藜丛中一样痛苦，而他的家人也会跟着遭殃。这是对武人的严厉警告。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足既蹶于石，手又据于刺木，譬人之遭乎坎坷之境，而依乎奸宄之人，其将丧失其妇必矣。”这只是疏通文字。李镜池《周易通义》：“一个犯罪的人被绑在嘉石上，后来又被关在有蒺藜的监狱里。”李氏释“石”为“嘉石”，释“蒺藜”为“有蒺藜的监狱”，都是用加字来立其刑狱专卦之说。

九四 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中兴事业进展缓慢，是由于受到叛臣的干扰。虽然目前有些困难，但终归有好结果。

徐徐：缓行的样子。李鼎祚《周易集解》作“荼荼”，引虞翻曰：“舒迟也。”

金车：一种用黄铜做装饰的华贵的车子。这里指乘金车的有权势的人，也就是武人。惠士奇《易说》：“昏礼，诸侯亲迎，乘金车。”

本爻是说周厉王暂时受困于武人。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困于金车者，金车或逢峻坂而不能上，或陷深淖而不能出。”这是就文字揣测。李镜池《周易通义》：“金车，囚车。被关在囚车里。”这是把本爻勉强纳入刑狱专卦。

九五 劓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象受了劓刑刖刑，是由于为武人所困苦，但慢慢会高兴，并一定能主持祭祀，得到好处。

劓刖(yì yuè)：古代的两种酷刑，割鼻和断足。这里比喻周厉王所受的痛苦之大。

赤绂：诸侯赤绂，这里指代武人。

乃：转折词，却，但是。

说：同悦。

本爻表明：周厉王目前处境虽然十分恶劣，但一定能转衰为盛，实现中兴。

《象传》：“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解释正确，只是未能联系实际。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为赤绂所困，即因服赤绂之服，而处于不安之境也。”高氏说服赤绂会不安，令人费解。李镜池《周易通义》：“割鼻，刖足，成了奴隶。”这是把比喻看成事实。

上六 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受困于葛藤和木桩之中，稍有行动灾难就接踵而来，但发展下去还是吉利的。

葛藟 (léi) : 葛藤。

臲臲 (niè wù) : 小木桩。

曰: 语助词。

本爻是主卦上兑主爻，它说明了周厉王受困的情况：周围到处是绊脚的葛藤和木桩，简直寸步难行。但作者认为，厉王只要努力不懈，前途还是美好的。

李镜池《周易通义》：“被关在有葛藟、木桩围住的监狱里，这是防范很严的。想越狱的话，一动就悔上加悔，倒霉极了。”李氏把葛藟、木桩说成有葛藟木桩围住的监狱，也是用加字来立其刑狱专卦之说。

䷯ 井第四十八

“井”，水井。孔颖达《周易正义》：“古者穿地取水，以瓶引汲，谓之井。”《周易》的作者用“井”来比喻西周王朝的王业。从卦象看，下巽象征风，上坎象征水。风在水下，鼓动着水，使水能长流而出，以比喻周厉王将得到武人及其它大臣们的帮助，使西周王朝能象不涸的泉水那样永久存在。

在困卦的卦爻辞中，作者预言周厉王一定会摆脱武人给他

造成的困难；本卦则设想这一预言已经成为现实。

作为风的下巽，是使井水长流的一个条件，因此上坎是主卦，下巽是辅卦。

䷯ （巽下坎上）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
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即使城邑改变了，水井也不会改变，它是无损无增的。时光在流驶，水井还是原来的水井。有人快要走到井边，还没来得及把汲水的绳子放入井中，就打破了他的汲水瓦罐子，这是凶险的。

邑：城，这里指西周王朝的都城。“改邑不改井”是说就算王都迁移，王业也不会受到损害。

无丧无得：水井没有减少什么，也没有增加什么。这是对“不改井”的申明，用以强调王业的长存。

往来：指时光的流驶。

井井：井还是那个井，没有任何变化。

汔（qì）至：快要走到井边。汔，孔颖达《周易正义》：“汔，几也。几，近也。”

繙（jū）井：把系汲水瓶的绳子放下井去。繙，《说文》：“汲水綆也。”扬雄《方言》：“关西谓綆为繙。”来知德《易经来注图解》：“綆即辘轳之索。”

羸（léi）：程颐《易传》：“毁败也。”引申为“打破”的意思。

瓶：汲水用的瓦器。《庄子·天地》：“抱甕而出灌。”《说文》：“甕，汲瓶也。”

作者把“井”比作西周王朝，意思是说，不管环境发生多

大变化，也不管时间如何消逝，西周王朝都象一口井那样，是永恒不变的。如果有人觊觎，想和从井中取水一样从西周王朝捞取点什么，其结果会象不但取不到水，反而把自家的汲水器具也打个粉碎那样的。

本卦的井是指水井。李镜池《周易通义》讲成井田，是不符合实际的。

初六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井里填满了泥土，水不能饮用，这长久失修的井中也没有鱼。

泥：填满泥土。

食：饮用。

旧井：王弼注：“久井不见渫治者也。”

禽：丁晏《周易解诂》：“旧井无禽，注家多不得其解。”“井之无禽，犹之云无鱼也。”“《国语》：‘取名鱼，登川禽。’”“鱼通称禽明矣。井中有鱼，故九二曰‘井谷射鲋’，鲋亦小鱼也。”此说圆通，特别是用本卦证本卦，有很强的说服力。

本爻指出周厉王如果得不到有力者的帮助，西周王朝就会象一口填塞泥土的水井不能养鱼一样，无法养育万民。这是作者勉励已悔悟的武人和其他大臣对中兴事业贡献力量。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井泥不食者，汲水之井不可用也。旧井无禽者，陷兽之井不可用也。此二句皆物不可用之象。”这是随文生训，看不到隐微的含义。对于第二个井字，高氏据王引之《经义述闻》，读“井”为“阱”，释“禽”为“兽”，都理由欠充分。李镜池《周易通义》完全采用了高氏的说法。

九二 井谷射鲋，甕敝漏。

如果用箭射井底的鲋鱼，不但射不中，反而会把汲水的瓦罐射穿漏水。

井谷：井底。王引之《经义述闻》：“井中容水之处也。”

射鲋：用箭射鱼。《吕氏春秋·知度》：“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可见古代有用箭射鱼的做法。

鲋。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鲋，小鲜也。”即小鱼。

敝：坏，破。

本爻是说武人及其他大臣如果动了弓箭刀枪，就会招致挫败。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比喻人行事所用之手段不适合客观条件，以致失败。”这说得含糊，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小鱼“是很难射的，足见食的困难。水井淤塞混浊，还有水瓮储水。但现在水瓮也破漏了，连喝水也成了大问题。极言邑人生活的困苦。”这欠确切。

九三 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井水已经清洁却还不饮用，使我心里难受，我觉得井水是完全可以汲用了。王如果英明而有作为，大家都会得到好处。

渫(xié)：淘去污泥。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渫，去秽浊，清洁之意也。”

为(wiè)：王弼注，“为犹使也。”

心恻：心伤，心里难受。

用：王引之《经传释词》：“用，词之以也。”

并：都。王引之《经义述闻》：“并，普也。”

作者设想武人及其他大臣帮助周厉王，能使西周王朝政治清明。但作者又感到心里难受，因为他认为周厉王很可能不会有所作为。可见作者虽然一心扶持周厉王，但对这个暴君还是有微词的。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井渫之可以汲，犹臣贤之可以用。”高氏不知“井渫”是比喻政治清明，与初六的井泥相对。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写新的邑主来了，看见邑中的情景，就说：‘井水太污浊了，喝不得。给我淘净，就可以汲饮。’接着是赞颂语，说君主真英明，使新邑主和邑人都得到好处。”按，本卦未出现“邑主”，这里突然出现，不免使人惊异。至于说赞颂君王，亦属牵强。

九四 井甃，无咎。

井有了一个砖壁，没有坏处。

甃(zhòu)：《说文》：“井壁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以砖垒井，修井之坏，谓之甃。”

本爻属于上坎，是说周厉王得到武人及其它大臣的帮助，其地位就象水井修了一层砖壁一样，很牢固。

《象传》：“井甃，无咎，修井也。”这只是从表面现象说。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井甃则水长清，人食之无害，故无咎。”李镜池《周易通义》：“垒井壁的工程在古代是不容易的，‘无咎’表明进行得还顺利。”高氏和李氏虽然各执一说，但无得于本爻实际则是一致的。

九五 井冽 寒泉食。

井水清澈，寒冷的泉水可以饮用。

冽：《说文》：“冽，水清也。”

本爻是主卦上坎主爻。以井水的清澈来比喻周厉王的政治清明，以井水被人们饮用来比喻周厉王的恩泽普及于万民。这不可能是事实，乃是作者的一种幻想。

李镜池《周易通义》：“井壁垒好之后，井水大大地得到改善，复得水洁泉寒，清凉可口。”这只看见现象，没看到本质。

上六 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到了傍晚，把井绳收上来，但不必盖上井口，因为只要心中有孚，一切事情都十分吉利。

幕：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盖也。”

本爻主要强调孚在开展中兴事业中的作用。《周易》的作者面对现实，提出不少切合实际的政治措施，其中包含了一些唯物主义因素。但由于他把中兴事业能取得成功的希望寄托在“孚”上，却跌入主观唯心主义泥坑了。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盖古人汲水既毕，必盖其井，以防雨水秽物之侵入。若有不盖者则罚之，所以保清洁而重卫生。”这里只是就事论事，并读“孚”为“浮”，训之为“罚”，以立其说。李镜池《周易通义》：“坏了的井，井口摊开了。现在把它砌好，井口收小，不象平时那样盖起来。果然捕获了野兽。大吉大利。”李氏释“收”为“收小”，训“孚”为“捕获”，都不符合本爻原意。

䷰ 革第四十九

“革”，变更，改革。《说文》：“兽皮治去其毛曰革。革，更也。”《杂卦》：“革，去故也。”从卦象看，下离象征火，上兑象征泽。泽有水，水在火上，受到烧灼，发生变化，所以叫做“革”。

井卦已设想武人及其他大臣帮助周厉王，改变了西周王朝的面貌。本卦就写这些人继续帮助周厉王进行改革。作者能认识改革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他把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残暴昏聩、已被“国人”流放的周厉王身上，这就注定改革不可能成功，只能以失败告终。

上兑比喻周厉王，是变化的主体。下离比喻武人及其它大臣，是变化的条件。因此上兑是主卦，下离是辅卦。

䷰ （离下兑上）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改革必须经过一段时间才会被人相信。改革的事业将顺利进行，凭着改革的正道而得到好处，悔恨也就没有了。

已日乃孚：《彖传》：“革而信之。”王弼注：“夫民可与习常，难与适变；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革之为道，即日不孚，已日乃孚也。孚然后乃得元亨，利贞，悔亡也。”丁寿昌《读易会通》：“已日，先儒皆以为已然之已。”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已疑借为祀。孚读为浮，罚也。已日乃孚，谓祀社之日乃行罚

也。”李镜池《周易通义》从高说读“已”为“祀”，但训“孚”为“俘虏”，说“到了祭祀那天才去捉俘虏来作人牲”。按，读“已”为“祀”，并无根据。而训“孚”为“罚”或“俘虏”，则是高氏和李氏治《易》一贯坚持的不妥看法。

贞：指改革的正道。

作者根据历史经验，认识到任何一种改革，在刚开始时都会受到守旧势力的阻挠。因此，他就在卦辞中明确地提出这一问题，使周厉王在思想上有充分准备，大胆进行改革。这表明作者对周厉王存在幻想。

初九 鞶用黄牛之革。

用黄牛皮带紧紧地束缚着。

鞶：《说文》：“鞶，以韦束也。”陆德明《经典释文》：“鞶，固也。”

本爻说明周厉王该如何对付武人及其它大臣。作者对这些人很不放心，所以提醒周厉王要把他们牢牢地予以控制，使之成为改革服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盖言贵族拘系俘虏，或官吏拘系犯人，缚之用黄牛之革绳。”这完全是臆测。李镜池《周易通义》：“古代车战，战马的胸带要束得牢固必须用黄牛的皮革做。”这也是臆测。

六二 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充分地酝酿一些日子才进行改革，这样发展下去就吉利，不会有坏处。

本爻表明改革步子要稳健，既不迁延岁月，又不放任孟浪。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已借为祀。革，改也。革之，谓改祀日也。古者祭先筮日，不吉则筮远日。”“筮遇此爻，征伐则吉而无咎。”按，“已”借为“祀”，上文已言其不可。“革”是改革；“革之”不能释为“改祀日”。《周易》中的“征吉”一般都指发展下去就吉利；而且由于本卦未涉及战争，故不能训“征吉”为“征伐则吉”。李镜池《周易通义》采用了高亨这种不妥的说法。

九三 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改革进行下去可能出现危险，改革虽然正确也会遇到困难。但是，如果改革的计划取得很多成就，那么，就会为人们所信服。

革言：改革的言论，引申为改革的计划。

三就：三，泛指多。就，成就。

有孚：有，甚，很。孚，信。

本爻再一次指出了改革的困难，同时也表明对改革有信心。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贞，占问。厉，危也。革言，有罪更改供辞。就借为鞠，审问也。孚，罚也。筮遇此爻，征伐则凶，所占问之事危险。有罪者更改供辞，三次审问，而后行罚。”按，“贞”在《周易》中不能释为“占问”。“征凶”一般指发展下去有危险，不能释为“征伐则凶”。“革”在本卦除“黄牛之革”外，乃指改革或变革；“言”指言论，不能引申为“供词”。可见释“革言”为“有罪更改供辞”是不对的。又读“就”为“鞠”，释“三就”为“三次审问”，也很牵强。而“孚”不能训

为“罍”，则已辨过多次了。李镜池《周易通义》：“爻辞当谓原先马胸带未束紧，马跑不快，因而战败。后来找到了原因，把马胸带绑了三匝，马车飞驰，打了胜仗，捉到俘虏。”李氏从闻一多之说，读“言”为“靳”，因此“革言”就成了“马胸带。”而释“征凶”为“战败”，训“孚”为“俘虏”，也都是说不过去的。

九四 悔亡，有孚，改命吉。

悔恨不会有了，因为君王很受人们信任，他改变了以前所下的不合适的命令，这是吉利的。

本爻属于上兑，重申“有孚”，是说周厉王深得人们信任。可见作者懂得只有取信于民，改革才能顺利进行。

王弼注：“见信以改命，则物安而无违，故曰‘悔亡，有孚，改命吉’也。”这说得很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下令罚其臣民，更改前令而不罚，则吉。”这说得欠妥当。李镜池《周易通义》：“悔亡，指筮日不吉而不战。后来捉到俘虏，有了舌头，了解敌情，改变命令，还是战，结果胜利了。”这完全是附会。

九五 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大人象老虎那样变得色彩灿烂，没有占筮就很为人们所相信。

大人：指周厉王。

本爻设想周厉王在政治改革中会象老虎那样有文彩，形象不同于一般人。“未占有孚”表明《周易》作者是不相信占筮的。

孔颖达《周易正义》：“创制立法，有文章之美，焕然一新，有似虎变，其文彪炳，不劳占决，信德自著，故曰‘大人虎变’，

未占有孚’也。”这解释很正确。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变借为辨，斑文也。孚，罚也。爻辞言：大人服花彩之衣，如虎之斑文，威猛残暴，动辄用刑，故人筮遇此爻，在未占之时，大人已有罚加于其身矣。”高氏破“变”为“辨”，训之为“斑文”，衍为“花彩之衣”，实为附会。而训“孚”为“罚”，并由此漫为推衍，亦不可从。李镜池《周易通义》：“大人：指挥官。虎变：变脸如虎，发威发怒的样子。未占有孚：未必有得。”按《周易》中的“大人”都指周王，有时具体指周厉王，不可训为“指挥官”。“虎变”是指如虎之变，不可释为“变脸如虎”。至于释“未占有孚”为“未必有得”，更难索解。

上六 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忠直之臣在政治改革中也象射子那样有文彩，辅佐君王，成绩很大。但“国人”们却只是表面改变，这样下去就危险，必须守住做“国人”的正道才吉利。

君子：与上爻大人对举，应是指周厉王的辅佐之臣。

小人：即《国语·周语上》“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国人”（庶民），他们反对周厉王用荣夷公专利，进行暴动。

革面：革于面，在表面上改变。

居贞：守住做庶民的正道。

本爻认为君子真心实意进行改革，会取得光辉成就。而“国人”则是迫不得已地应付，将不免于灾难。

孔颖达《周易正义》：“君子处之，虽不能同九五革命创制，如虎文之彪炳，然亦润色鸿业，如豹文之蔚缦，故曰君子豹变也。”“小人处之，但能变其颜面容色，顺上而已。”这些都讲得

很透彻。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君子服花彩之衣，如豹之斑文，威猛残暴，以刑临民，则庶民面厚如革，畏刑而不知耻。”高氏破“变”为“辨”，并作了不恰当的引申。“革面”本是革于面，不可释为“面厚如革”。后人把“革面”和“洗心”对举，也说明这个问题。李镜池《周易通义》：“豹变：与虎变意同。革面：变脸，指对长官不服甚至反抗的神色。”李氏认为“革面”是“变脸”，也无得于本爻原意。

䷱ 鼎第五十

孔颖达《周易正义》：“鼎者，器之名也。”“以供烹饪之用。”从卦象看，下巽象征风，上离象征火，似与鼎没有关系。但仔细推敲，火在风上，风助火势，以此烧熟鼎中食物，本卦要讲的正是这方面的道理。

革卦已设想周厉王改革十分成功。本卦则用鼎中食物的变化来进一步阐明改革的好处。孔颖达《周易正义》：“《杂卦》曰：‘革去故而鼎取新。’明其烹饪有成新之用。”这看到了本卦讲的也是关于改革的事情。李镜池《周易通义》说本卦“因饮食器而涉及饮食与饮食有关的事”，则只看到表面现象。

上离是促进鼎中食物变化的主体，下巽是条件。因此，上离是主卦，下巽是辅卦。

䷱ （巽下离上）鼎：元吉，亨。

非常吉利，改革的事业在顺利进行。

卦辞表面上是讲鼎中的食物由生到熟，被烹调得十分美好。实际上是以以此来比喻西周王朝的改革进行得很顺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大吉，可举行享祀。”这除不恰当地读“亨”为“享”外，其余全无分析。

初六 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把鼎脚颠倒过来，这有利于清除里面的肮脏东西。得到一个妾和她的孩子，没有坏处。

趾：足。这里指鼎的脚。

否：恶。这里指肮脏东西。孔颖达《周易正义》：“否者，不善之物。”

以：与。

本爻是用“鼎颠趾，利出否”来比喻要清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用“得妾以其子”来比喻接受美好的事物。这样吐故纳新，当然“无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鼎倒其足，鼎足在上，鼎口向下，乃清除鼎中之秽物。以喻政治，则是贬出朝中之恶人。故筮遇此爻，利于出否。又筮遇此爻，将得一妾及妾之子。”按，前半讲得很对，后半则讲错了。因为高氏没有把本爻作为一个整体看，把它分割开了。李镜池《周易通义》：“鼎折足倒翻，这是象占。脚是走路的，现在有折足之象，故占出门是否有利。事实上他后来得到了别人的妻和子作家庭奴隶。这很可能是个贵族商人，通过货币债务剥削来的。”这些都是猜想；还把“泰否”或“否恶”之“否”，读成了“是否”的“否”，也不对。

九二 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里有很多食物，刚好我的仇人有病，不能到我这里来分一杯羹，这是吉利的。

实：这里指鼎里装的食物。

即：《说文》：“就食也。”“不我能即”即“不能即我”。

“鼎有食”是说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我仇有疾”是说西周王朝的敌人已经衰败不堪，没有力量再来捣乱，周厉王可以安然享有这些成果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鼎中有食物，我之仇人有病，不能至我家来扰我，则我可安坐而食，是吉矣。”这只是从文字上作解释，未涉及比喻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贵族说：‘鼎里有食物，我妻有病，不能和我一道吃。’这种现象是颇令人忧患的。于是筮占，得吉兆，表明病可望痊愈。”这更是勉强从字面疏通，割裂了本爻同全卦的联系。

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鼎耳掉了，被迫把想将鼎移往他处的工作停止，鼎中的野鸡肉被烧焦，不能吃了。刚好下了一阵雨，扑灭了火，才减少悔恨，最终还是吉利。

革：去，这里指掉了。

塞：止，即停止。鼎耳是用来抬鼎的，现在鼎耳掉了，所以被迫把想将鼎移往他处的工作停止。

雉膏：野鸡肉。雉：野鸡。膏：油脂，这里指肉。

方：刚好。

亏悔：减少悔恨。

从整个《周易》看，一般是上下两卦构成一个完整的卦象。以上三爻从鼎趾到鼎耳，鼎象已经完整。上卦从鼎足到鼎铉，也是如此。但根据全书通例，仍把上下两卦看成一个卦象。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比喻改革出现挫折。“方雨亏悔，终吉”，比喻事情有了转机。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所言似为古代故事。盖有人用鼎煮雉肉，由厨房移往餐室，鼎耳忽然脱落，其行停止。雉肉尚未食，天正下雨，雨水入鼎中，美味亏毁，可谓悔矣，然雉肉可以改烹，终为吉。”李镜池《周易通义》：“鼎耳坏了。这是象占。是否意味着出门打猎将有阻碍？天正要下雨，倒霉，不能出门打猎，家里的野味不要吃光，得留着。‘终吉’，终于度过了雨天。吃完，天就晴了。”这些都是把本爻解释为毫无意义的写实。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鼎足折断了，把大臣们吃的稀饭倾覆了，地上的稀饭显出又沾又稠的样子，真不吉利。

餗(sù)：粥。

渥(wò)：形容稀饭又粘又稠的样子。

本爻是警告武人和其他大臣，在改革中如不小心谨慎，那么即使取得成就也会丧失。

孔颖达《周易正义》说本爻是讲“知小而谋大，力薄而任重，如此必受其至辱，灾及其身也。”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基本

上采取这种看法。孔氏和高氏虽未能把握作者的本意，但都没有停留在字面上理解。李镜池《周易通义》说本爻是讲“奴隶偶不小心，把贵族的鼎足弄折了，倒泻了鼎里的粥。结果受了大刑，死去活来。反映了贵族对奴隶压迫的残暴。”这种解释与本爻原意是不符的。而以“形渥”为“刑剗”，释为“大刑”，虽然根据郑玄本，但与“鼎”联系，终以作“形渥”为妥。

六五 鼎黄耳，金铉，利贞。

鼎有黄色的耳，有铜做的铉，这由于实践了改革的正道而得到好处。

铉(xuàn)：孔颖达《周易正义》：“所以贯鼎而举之也。”即插入鼎耳以便抬鼎的金属棍子。

贞：这里指改革的正道。

黄耳，金铉，皆天子之器，这里指代天子地位。本爻是主卦上离主爻，是说周厉王将因遵循改革的正道而重振天子声威。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鼎黄耳，金铉，乃华贵之物，有此鼎者必为富贵之家，故筮遇此爻，是有利之占问。”这里解释欠确切。有此鼎者不是一般富贵之家，而是西周王朝；不是一般有利，而是有君临天下，富有四海的大利。

上九 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鼎有一个用玉做的铉，非常吉利，什么都很吉利。

本爻是对六五的重复，再一次强调改革会给西周王朝带来无限美好的前途。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鼎玉铉，更是华贵之物，有此鼎者

必为大富贵之家。”这已经看到了事物的端倪，只是还没有讲透。李镜池《周易通义》：“鼎铉还有玉制的，和铜制的都属贵重，表示富裕。”这种解释不免流于一般化。

䷲ 震第五十一

“震”，《说文》：“劈历振物者。”段注：“劈历，疾雷之名。”这是震为雷的理由。

在革、鼎两卦中，作者设想周厉王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使西周王朝逐渐强大。本卦则设想周厉王如同回荡在天宇上的疾雷，有无穷的声威，那些一度叛乱的武人都战战兢兢，拜服在周厉王脚下。郑玄说：“雷之发声，犹人君出政教以动国中之人也”。这也认识到本卦与政治有关。李镜池《周易通义》：“卦的内容谈雷电和人们对它的认识”。这种“解释只浮在表面，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

根据《周易》通例，凡是自重卦，内卦是辅卦，外卦是主卦。

䷲ (震下震上)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中兴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君王那疾雷般的声威使叛臣十分恐慌，而君王则谈笑自若；君王的声威震动惊骇了拥有百里封地的叛臣，而他却十分镇静，勺子里的酒一点也没有洒出来。

虩虩(ㄙㄧ)：陆德明《经典释文》：“恐惧貌。”

哑哑：笑貌。《说文》：“哑，笑也。”

百里：当时较大的诸侯领地一般方百里，这里指武人的封地。

不丧匕鬯(chàng)：丧，失，这里指洒出。匕：扬雄《方言》，“匕谓之匙。”《说文》，“匙，匕也。”鬯：用黑黍与香草酿成的香酒。不丧匕鬯是形容周厉王的镇定自若。

卦辞描写了周厉王和武人在西周王朝转弱为强时的表现。周厉王是谈笑风生，喜气洋洋；而武人却惴惴不安，朝不保夕。对周厉王来说，这的确是朝夕以求的事情，可惜这只不过是《周易》作者的幻想而已。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在举行享祭之时，巨雷震惊百里之远，而祭者不失其匕鬯之器。是其镇定肃敬以对待祭事。”高氏认为本卦是讲祭祀，不够正确。李镜池《周易通义》：“卦辞概括地描写了人们对打雷的三种反应：一种是听到雷声就害怕得在哆嗦；一种是言笑自若，满不在乎；还有一种是听到震惊百里的大响雷，还很镇静，手里拿着酒勺子，却没有洒出一点酒来。”从字面看，李氏的解释是正确的，但他不知道本卦是用比喻说明道理，因而把政治气氛很浓厚的卦辞讲成了毫无意义的饮酒场面的描写。

初九 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君王那如疾雷般的声威使叛臣十分恐慌，而君王却谈笑自若，一切都吉利。

作者在本爻重复卦辞，强调他幻想中的那种敌愁我乐的喜人局面，用意在于为一蹶不振的周厉王鼓劲打气。

李镜池《周易通义》认为这一爻写的是人们对于雷声的“四种反应：开头听到雷声很害怕，后来提高认识，懂得了雷声是一种自然现象，就不怕了，能谈笑自若”。这种看法与解释卦辞同样是不妥的。

六二 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君王那如疾雷般的声威来得很猛，是否会给自己带来损失？不过已象登上高峰，达到极盛，即使损失点什么也不用寻找，凭着天道循环，还能得到所失去的东西。

厉：程颐《易传》：“厉，猛也，危也。”

亿：陆德明《经典释文》，“亿，本又作噫，辞也。”即语气助词。

贝：《广雅释詁》，“货也。”丧贝，这里比喻国家蒙受损失。

跻：《说文》：“登也。”

九陵：很高的山。程颐《易传》：“九言其重，岗陵之重，高之至也。”这里比喻西周王朝将要达到的鼎盛局面。

逐：《说文》：“追也。”这里指寻找。

七日：指天道循环。详见复卦及其注释。

本爻再一次希望周厉王态度稳重。即使到鼎盛时期，也要居安思危，以免遭到意外的损失。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此殆古代故事，盖巨雷来若欲击人，其势甚危，有人因惊而丧其贝，缘其时方登于九陵，乃筮之，其断曰，勿逐七日得，故记之曰，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古人失物往往问诸卜筮，今人犹然也。”高氏认为本爻是卜筮，没有根据。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写一个商人在路上，遇到雷电交作，非常骇人，甚至有危险。但他并不害怕，只考虑会不会亏本的问题。于是爬山越岭，赶快往

市场里跑去。但雷厉雨暴，山高路滑，跑的很辛苦，心里就想：算了，别赶了，七八天内，总会把钱赚到手的。表现了商人为了赚钱，不顾雷电危险的情景。”这是李氏的推测；而且明明是七日，怎么成了七八天呢？

六三 震苏苏，震行，无眚。

君王的声威使叛君非常害怕，这声威遍及天下，没有差错。

苏苏：孔颖达《周易正义》，“畏惧不安之貌。”

震行：指周厉王的声威遍及天下。

本爻是对上爻的补充。在上爻，作者担心在大好形势下会出现漏洞，以致功亏一篑。这一爻是说周厉王声威已普及天下，没有差错，一切都很顺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苏苏，迟缓之貌。眚，灾也。爻辞言，巨雷作而苏苏迟缓，则雷行不致击人，无灾。”按，从初九“震来虩虩”之为指巨雷使武人畏惧看，本爻“震苏苏”情况应与之相同，因而不必破“苏”为“疏”，从而作出“震苏苏即震疏疏，谓雷行迟缓，则不击人”的不符合本爻实际的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出门见行雷闪电，是令人心里十分不安的，总考虑会不会出事呢？但一边打雷一边走，也没有见雷公劈下来。这表明从实践中提高了对雷电的认识。”李氏认为雷是令人不安的原因，这把“苏苏”与“震”的关系讲得很确切。但李氏不能联系本爻比喻的具体内容进行分析，而从自然科学的角度讲雷，故不免失误。

九四 震遂泥。

君王的声威象巨雷一般横扫大地。

遂：朱骏声《六十四卦经解》：“遂当作队，古坠字。”这是本于陆德明《经典释文》：“遂，荀本作队。”

本爻是主卦上震主爻，说明周厉王的声威如疾雷下地一般把一切敌人都击败，从而消除了危机，维持并巩固了统治。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喻统治者之刑威已坠于地而无效。”这把本爻的意思讲反了。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描写打雷闪电时电光好象从天上坠落到泥里一样。”这还是牵强地用自然科学进行解释。

六五 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君王的声威象疾雷一样在天空中往来激荡，非常迅猛，没有损失，但还有重要的事情必须及时去做。

所谓“有事”，指的是扫清武人余孽以巩固西周王朝统治的大事。本爻同其它各爻一样，也是比喻。对此，高亨有所察觉，他在《周易大传今注》中说：“此喻外界威力频频相逼，虽危而不为害。”但高氏由于不了解《周易》主要是描写周厉王和武人的斗争，因而他虽知道本爻是比喻，却只能抽象地谈。李镜池《周易通义》：“写的似乎也是商人。”这是用自己的观点去推测。

上六 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君王的声威如雷，叛臣们害怕得不敢迈步，四下张望，这

样发展下去是凶险的，雷不打在君王的身上，而是施加于叛臣，这样就没有灾难。但叛臣们可有怨言啦！

索索：陆德明《经典释文》，“犹缩缩，足不正也。”这里形容武人在周厉王的打击下，恐慌得手足失措。

矍矍(jué)：《说文》，“矍，鹰隼之视也。”这里是形容武人惊惧四顾的样子。

邻：邻人，这里指武人。

婚媾：指武人。因为取周厉王而代之的是共伯和，异姓诸侯与西周王朝多有婚姻关系，周王称异姓诸侯为伯舅，所以用婚媾指武人。

言：怨言。

本爻说明周厉王很有声威，不仅征服了武人，而且在运用刑罚时，注意划清敌我界线，没有发生差错。爻辞所说“震不于其躬”，意谓周厉王对于那些“国人”暴动中有过错而尚拥护自己的臣子，将其与武人区别开来，不予追究，以免造成自己损害自己的后果。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释“征”为“征伐”。但“征”不能是“征伐”，因而他认为本爻是写战争就没有根据了。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在打雷时，有些人行为很小心谨慎，但又很有眼光，看得远，看得准。他想到行雷闪电时出外是十分危险的，但雷电没有劈在他身上，而劈着他的近邻。大概他本人没有什么问题，而那个邻近的亲戚却做了坏事吧！这是一种天能降祸福于人的迷信思想。”李氏这样理解《周易》，不仅毫无意义，而且还难自圆其说。

䷳ 艮第五十二

《彖传》、《序卦传》、《杂卦传》和孔颖达《周易正义》、朱熹《周易本义》都说：“艮，止也。”艮为山，山巍然峙立，寂然静止，故卦象包含着“止”的意思。胡方《周易本义注》：“卦只告人以止，而唯止所当止，方是止，故告人以止，即告人以止所当止。”从本卦看，所谓“止所当止”，就是不要妄进，不躁动，务必把震的声威保持下来，并一直稳定下去，使周代王业永盛不衰，因此王爻上九说“敦艮，吉。”

下艮是开始止的阶段，是辅卦。上艮是止的最高阶段，是主卦。

䷳ (艮下艮上)[艮]：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停止了背部的活动，全身都不能活动；走在院子里，看不见什么人。这都没有坏处。

不获其身：不得于其身，指全身不能活动。

卦辞先说止而不动似乎不好，接着说没有坏处，这表示止主要是好的。

本卦没有标题，是为了避免与卦辞第一个艮字重复。

王弼注：“凡物对面而不相通，否之道也。艮者，止而不相交通之卦也。各止而不相与，何得无咎？唯不相见乃可也。”这

种看法，并不切合卦义。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艮，顾也，注视也。获当读为护。卦辞言：人只顾其背而不护其身，只顾部分而不护整体。”按，艮为山，为止，不能释为“顾”；而读“获”为“护”，也是以意为之。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注意背部而不保护全身，即只知局部而不顾整体，是没有用的。行其庭不见其人，这是譬喻语，说好比一座大园宅没有人居住一样，等于废物。反映了医学上的整体观念。”李氏对本爻第一句的解释，乃因袭高亨之说；对本爻第二句的解释，也窒碍难通。

初六 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停止了脚趾活动，不但没有坏处，还将凭着“止道”的永远正确而得到好处。

本爻是“止”的第一步，作者指出其意义重大，认为在可能条件下，将循此继而扩大“止”的范围。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顾其足，则不敢妄行，可以无咎。永远顾其足，则永远有利。”这里还是释“艮”为“顾”，不符合本卦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腿趾是最易踢伤的。人们往往认为伤了脚趾是小毛病，不大管它。但作者却认为就是脚趾也要注意保护，身体才不会出问题，健康才能长期得到保证。这是医学上的防微杜渐的观点。”李氏也是释“艮”为“顾”，再引申为保护，与本卦“止”之义不合。而“医学上的防微杜渐的观点”，也是硬加上的。

六二 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停止了小腿活动，却不停止与之相连的大腿活动，他心里

是不会舒畅的。

腓(fěi)：腿肚，小腿。

拯其随：拯，救助。随，伴随着小腿的大腿。救助大腿，就是使大腿止而不动。作者认为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只有“止”才最好，所以用了“拯”这个词。

本爻是“止”的第二步，作者考虑到下一步应该如何“止”，表现了他对“止”的关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人顾视其腓，若腓之垂肉不增加，则其心不快。比喻人之顾名者，其名不增则不快，顾利者，其利不增则不快等等。”这还是释“艮”为“顾”，并破“拯”为“增”(加也)，破“随”为“隋”(垂肉也)，以立其说，不可从。

九三 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停止了腰部活动，两胁肌肉象分裂开似的，这难受真象厉气薰着心。

限：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要也。”要，古腰字。朱熹《周易本义》：“限，身上下之际，即腰胯也。”

列：古裂字。《说文》：“列，分解也。”程颐《易传》：“列绝其夤。”

夤：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马融曰：“夹脊肉也。”朱熹《周易本义》：“夤，脊也。”即两胁肌肉。

厉薰心：“厉”，恶臭之气。“薰”，象火烧似的。

从本爻看，“止”不无危险，但还是“止”了下来，这就表明：《周易》作者认定“止”在当时的意义是很大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人只顾其腰，不顾其背，

因而背肉裂开，顾此失彼，是危矣，是心中迷惘矣。”这仍然是释“艮”为“顾”，并破“薰”为“惘”，不符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健康的人背厚腰圆，现在说的却是腰肋消瘦，这也是一种病态，使人心焦。所以要保护腰部。”李氏把“艮其限”说成“保护腰部”，也无得于本爻原意。

六四 艮其身，无咎。

停止了胸腹部活动，没有坏处。

身：胸部。古文身字象胸部突出形。

“止”到了较高的部分，作者认为还是无咎，可见在他看来，“止”是适时而必要的。

孔颖达《周易正义》：“‘止诸躬’也者，躬犹身也，明能静止其身，不为躁动也。”提出反对躁动，有得于爻辞意旨。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能顾其全身，则无咎。”这里仍然释“艮”为“顾”，还释“身”为“全身”，不妥。本卦的“身”与“限”、“夤”相对待，只能训为上身。李镜池《周易通义》：“注意保护胸腹部。因为这是腑脏所在，保护得好，健康就不会有大问题。”李氏仍然释“艮”为“保护”，并贯彻了以医学为本卦中心的观点，非是。

六五 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停止了口辅活动，到要说话时也说得很有条理，这样悔恨就没有了。

辅：口的两边。

序：次序，条理。

“止”到了最高部分，能够谨言慎行，不使祸自口出。在《周易》的作者看来，能这样做到，则王朝的繁荣昌盛，可以长久保持，而悔恨也就没有了。

程颐《易传》：“辅，言之所由出也。艮于辅，则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轻发而有序则有悔，止之于辅则悔亡也。”这种看法，是符合《周易》作者的意图的。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顾其嘴巴，则不敢妄谈，言有伦序，其悔可亡。”由于高氏释“艮”为“顾”，就不可能涉及本卦的静止之义。李镜池《周易通义》：“注意保护脸部。脸部还有一张嘴，更要注意，说话要有分寸，有条理。否则就会倒霉。”由于李氏释“艮”为“保护”，也不可能涉及本卦义理。

上九 敦艮，吉。

努力从事于止而不躁动，自然吉利。

敦：《尔雅·释诂》：“勉也。”即努力从事的意思。

本爻提出必须努力从事于止而不躁动。作风安详，务在特定的时间内保持稳定。象这样雍容静止，强大就会保持住，王朝也才会永远繁荣昌盛。因此，作者就用主卦上艮主爻来表达。

程颐《易传》：“人之止难于久终，故节或移于晚，守或失于终，事或废于久，人之所同患也。上九能敦厚于终，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这颇得爻辞本义，只不过还未能进一步阐明《周易》作者希望西周王朝统治者把强大的声威稳定下来的微意。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敦，考也。艮，顾也。‘敦艮吉’，谓考察所顾及之事，则知之周详，处之得当，是吉矣。”高氏训“艮”

为“顾”，贯彻始终，以致原意尽失。李镜池《周易通义》：“以上两爻说的都是要注意保护头部。”按，李氏认为六五的“辅”也属于头，还讲得通，但读“敦”为“耑”，则嫌无据，再说是头，更不妥了。

䷴ 渐第五十三

要西周王朝终古止于隆盛，一定要有贤臣辅弼，所以艮卦之后接着渐卦。渐卦是作者设想周厉王能借助贤臣以为治的。渐是徐而不速，周厉王求贤臣必须从容甄别，贤臣欲事于周厉王也不能汲汲于旦夕。只有在彼此真正了解的基础上结合，才能实现各自的理想。

卦辞“女归吉”，是用女归于夫这一件事比喻贤臣归于周厉王。六爻各用鸿作为比喻说明事理，即以雄鸿和雌鸿的寻求配偶，比喻周厉王和贤臣的相互追求。

下艮比喻周厉王，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主卦。上巽比喻贤臣，是周厉王追求的对象，是辅卦。

䷴ （艮下巽上）渐：女归吉，利贞。

女郎嫁到丈夫家里去很吉利，它以体现了顺从丈夫的正道而得到好处。

女归：女子嫁人。古时谓女子出嫁为归。

这是用女子出嫁作为比喻，说明贤臣将归于周厉王，也就

是周厉王一定能寻求到贤臣，体现了本卦的主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女子出嫁吉，又为有利之贞问。”这完全是从卜筮着眼，自然无得于卦旨。李镜池《周易通义》：“属家庭生活之卦。”李氏看到卦辞有“女归”二字，就认为是“属家庭生活之卦”，这对于《周易》的比喻是理解不够的。

初六 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雄鸿从水里缓缓飞到岸边。我这个君王将有危险，因为叛臣对我有责言，但是结果却没有坏处。

干：河岸。《诗经·魏风·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之干即河之岸。

小子：指周厉王。西周君王常自称小子，如《诗经·周颂》中的“闵予小子”，小子即周成王自称。

本爻写周厉王开始寻求贤臣，他冒着被武人反对和责难的危险去做这一件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鸿飞进了河岸，自是有利。以鸿喻人，成人进于河岸，亦无不可；若小子进于河岸，则有落水之危险。但有大人加以谴责，使之离去，乃无咎。”高氏因不知本卦是比喻周厉王在寻求贤臣，故认为本卦讲的都是些生活现象。李镜池《周易通义》：“水鸟走进了山涧。小孩也到山涧去玩，很危险。家长呵责制止他，才没有出事。”李氏释“干”为“山涧”，固然是古人的说法之一。但从雄鸿飞行路线看，它是从水里飞向陆地，因而“干”以训“岸”为长。释“小子”为“小孩”，其失同于高氏。

六二 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

雄鸿从岸边缓缓飞向岸边的高地。君王喜气洋洋。这是吉利的。

磐：应作般。王引之《经义述闻》：“遍考西汉以前之书，言磐石者皆连石字为文，无单称磐者。今按《史记·孝武纪》、《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并载武帝诏曰：‘鸿渐于般。’孟康注曰：‘水涯堆也。’其义为长。初爻渐于干，干，水涯也。二爻于般，般为水涯堆，则高于水涯矣。三爻渐于陆，则又高于水涯堆矣。此其次也。”

衎衎 (kàn kàn)：喜乐的样子。《礼记·檀弓上》：“饮食衎尔。”郑玄注：“衎尔，自得貌。”

周厉王寻求贤臣的步子向前跨进了。由于进展顺利而兴高采烈，不久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程颐《易传》：“所谓饮食衎衎，谓其得志和乐，不谓空饱饮食而已也。”此说最能阐明饮食衎衎是表示喜气洋洋，而不停留在饮食宴乐的表面现象上。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鸿飞渐于水涯堆上，有水可饮，有鱼可食，衎衎喜乐，是吉利。比喻人进于有利之环境也。”高氏说“比喻人进于有利之环境，”颇有得于爻辞意旨，但未能具体指出这是比喻周厉王寻求贤臣一事已进展顺利。李镜池《周易通义》：“意谓水鸟走上了涯岸。家庭丰衣足食，快乐幸福。”李氏认为本爻只是写一般家庭的“快乐幸福”生活，这距离爻辞的内容太远了。

九三 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雄鸿从岸边高地慢慢飞到了陆地。这时候君王追求贤臣快要成功，不料叛臣突然出来阻拦，于是君王受到挫折，好象丈夫出门不能回家，或如妇人怀孕而不能生育，情况是凶险的。但君王排除干扰之后，形势还是有利的。

陆：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高平称陆。”

征：出门。

复：回家。

不育：妇女不能正常地生孩子。

本爻说明周厉王即将与贤臣遇合。作者从初六的“小子厉，有言”，设想到武人会出面干涉，事情可能功败垂成。但“周德虽衰，天命未改”，武人终将难以施其技。这是全卦最重要的内容，所以用主卦下艮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鸿本水鸟，而进于陆，夫征而不返家，妇孕而不产子，皆为凶象。”高氏以“鸿渐于陆”与“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同为凶象，殊不符本爻旨意。因为“鸿渐于陆”比喻行将与贤臣见面，这从下卦的雌鸿即将降于陆而来相会合便可看出，此何凶之有？李镜池《周易通义》：“水鸟到了高平地。丈夫出征没有回来，妇人怀孕而流产。凶险。”李氏的解释同于高说。

六四 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雌鸿从天空中缓缓降落到树上，踩着象桷的方形树枝，很

平稳，没有坏处。

桷(jué):《说文》:“桷方曰桷。”这里指树枝的形状象桷。鸿脚趾之间有蹼，踩上圆形树枝会站不稳，只有踩着近似于方形的树枝，才站得稳。

本爻写雌鸿由天空下降，平稳地栖在象桷的树枝上，有了与雄鸿成为配偶的可能。这比喻贤臣行将与周厉王遇合。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比喻人进于无可栖身之环境，偶得栖身之处。”按，本爻比喻环境平安稳妥，不如高氏所言。李镜池《周易通义》:“水鸟飞上树木，贵族已准备好盖房子的桷条。要盖起新房是没有问题的。”按，本爻明明说鸿降落在树木上，李氏却说鸿“飞上树木”；本爻明明说树枝形状象桷，李氏却说“贵族已准备好盖房子的桷条”；这样怎么能使人信服？

九五 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雌鸿从树上缓缓降落到山坡。贤臣快要与君王遇合，而叛臣却出来干扰，使事情很久难以成功，但终于阻挠不了。这是吉利的。

陵:山坡。《说文》:“陵，大阜也。”

妇三岁不孕:比喻事情很久难以成功。

终莫之胜:指武人阻挠不了贤臣的靠拢周厉王。

本爻写贤臣在即将与周厉王遇合的时候，武人出而干扰，但君臣协力求治，乃大势所趋，事情终将成功。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鸿本水鸟，而进于岭，将不得饮食。妇三岁不孕，有被夫家逐出之可能。此皆不利之象。”这只停留在比喻本身，没有发掘内涵。李镜池《周易通义》:“水鸟飞上了

山。妇人多年没有怀孕，但始终没有被欺凌，家庭生活很幸福。”这种解释，其片面性与高氏相同。

上九 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雌鸿从山坡慢慢降落到陆地，它的羽毛可以装饰君王仪仗队的旌旗，这是吉利的。

陆，仍然是九三“鸿渐于陆”的“陆”，雌鸿在这里碰上雄鸿，成为配偶。前人大都不了解这一层意思，以为“陆”是错字，如程颐《易传》本于胡瑗，改“陆”为“逵”，江永《群经补义》本于顾亭林，改“陆”为“阿”，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又改“陆”为“陂”。

仪：朱熹《周易本义》：“羽毛，旌纛之饰也。”此说较之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的“舞具”说和李镜池《周易通义》的“道具”说为优。丁寿昌《读易会通》：“后世卤簿谓之羽仪，仿此。”

本爻写贤臣为周厉王所得，成为股肱之臣。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鸿进于池塘，易于射获，可用其羽为舞具。”这是读“陆”为“陂”，释“仪”为“舞具”所得出的看法。李镜池《周易通义》：“水鸟飞上大山，它的羽毛可作文舞的道具。”这里沿袭了高亨的舞具说而稍加变通。

䷵ 归妹第五十四

王弼注：“妹者，少女之称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妇人谓嫁曰归。归妹犹言嫁妹也。”证以六五爻辞“帝乙归妹”，则妹是

少女，不是妹妹。因为殷帝乙（纣之父）只嫁女儿给周文王，却没有嫁妹妹给周文王的事。

渐卦写周厉王寻求贤臣，经过几度曲折，终于以所得到的贤臣作为股肱（“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但这只是《周易》作者的一种设想。本卦又提出另一种设想，这就是厉王登进贤臣，将被坏人占了先著。对此，作者用嫁女作为比喻，加以表达。古代贵族嫁长女，常以嫁者之妹妹陪嫁。如果不是嫁了姐姐而是嫁了妹妹，那将不吉利。通观本卦，都用嫁女不是嫁了姐姐而是嫁了妹妹为比喻，说明登进贤臣不得其人。渐卦对周厉王寻求贤臣设想得那么美满，而本卦则表现为忧心冲冲，实际上是希望有圆满的结果。

本卦卦象是兑下震上，兑为泽，震为雷，是泽水居于雷火之下。泽水渗于下，雷火炎于上，是水火相悖，以此比喻贤臣与周厉王相互乖违。因为本卦是就贤臣立言，而下兑则着重讲贤臣的难以遇合，所以下兑是主卦，上震是辅卦。

䷴ （兑下震上）归妹：征凶，无攸利。

发展下去凶险，没有什么好处。

卦辞概括了一卦主旨。本卦讲贤臣希望与周厉王遇合，但处处受到干扰，因此“征凶，无攸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征伐则凶，无所利。”按，“征”应训“发展”，不能训“征伐”。李镜池《周易通义》：“‘征，凶，无攸利。’属另占附载。”这是因不理解卦辞，错误地从卜筮上加以处理。

初九 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嫁女把妹妹嫁出去了，这要象跛子能正常走路，发展下去才吉利。

娣：女弟，妹妹。

嫁了妹妹希望得到吉利，这象要跛子能正常走路一样，是不可能的。这比喻非贤臣抢在贤臣前面而被擢用是不好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归妹以娣’，谓筮遇此爻，归妹可以其女娣陪嫁。‘跛能履’，谓其足疾已愈，利于出行，犹之国力已壮，利于出征，故筮遇此爻，出征则吉。”按，“归妹以娣”是说嫁女却把妹妹嫁出去，怎么能说是“归妹可以其女弟陪嫁呢”？“跛能履”是说跛者而能履，乃假设之辞，怎么能是“足疾已愈，利于出行”呢？而由此提到“出征则吉”，则是对《周易》的“征吉”缺乏确切理解。李镜池《周易通义》：“妹妹一同嫁给一个丈夫，是群婚制的一个遗俗。跛而能履，是梦占，当是出嫁时作的梦。”这也是把“归妹以娣”理解成嫁女以妹妹陪嫁，而“梦占”之说，更没有根据。

九二 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如果眼睛瞎了的人还看见东西，这就象囚人凭着他的所谓正道而能得到好处。

幽人：囚人，与履卦九二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的“幽人”相同。

眼睛瞎了的人决不能看见东西，囚人凭着他的所谓的正道也决不会得到好处。总而言之，归妹以娣而不以须（读为娶），

是百无一可的。这比喻周厉王登进的是非贤臣而不是贤臣，必然误了大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盲者而能视，乃去黑暗而复光明之象，正如囚人出牢狱而复自由，故囚人占得此爻则利。”按，“眇能视”与上爻“跛能履”相同，只是假设之辞，不能看成“盲者而能视，乃去黑暗而复光明之象”；而“囚人出狱而得自由”，在爻辞中也没有任何反映。李镜池《周易通义》：“幽人：这指家庭妇女。因为古代妇女被幽禁在家里，跟囚犯一样。‘眇能视’也是梦占。”李氏释“幽人”为“家庭妇女”，实在太牵强。说“眇能视”为梦占，也全无根据。

六三 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嫁女应该把姐姐嫁出去，反而把妹妹嫁出去。

须：同娣。贾逵：“楚人谓姊为娣。”

本爻说明只有贤臣与周厉王遇合才好；如果是非贤臣，必将造成严重后果。这是本卦主旨，所以用主卦下兑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须借为娣，姊也。反归，妇人被夫家逐出而归其父母家。爻辞言：归妹以其娣陪嫁，则其姊将以其女弟反归父母家矣。”这些话都令人费解。例如训“归”为“嫁”，高氏也同意，则“反归”应该是反而嫁了，但高氏却讲成“妇人被夫家逐出而归其父母家。”“归妹以须”本是说嫁女应该把姐姐嫁出去，高氏却讲成“以其姊陪嫁。”显然，这都是不对的。李镜池《周易通义》：“姊妹同嫁，后来又一同被休弃返回娘家。”按，从爻辞看不出姊妹同嫁，也看不出姊妹“一同被休弃返回娘家”。可见李氏的解释是不妥当的。

九四 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嫁女延误了日期，尽管推迟了一些日子出嫁，但还是有出嫁的时候。

愆期：过期，延误了日期。

迟归：推迟了出嫁的日子。

本爻说明贤臣暂时不能与周厉王遇合，但终归有遇合的时候。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嫁女延期，稍迟而后嫁，乃有所待。”这没有说出比喻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出嫁时超过了婚龄。她迟迟不嫁的原因是因为有所等待。”这里释“愆期”为超过了婚龄，未得其义。

六五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嫁女，姐姐的处境不及妹妹的处境好。到时机成熟，姐姐自然吉利。

帝乙：殷纣王父亲，嫁女给周文王。泰卦六五爻辞有“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君：与娣成对文，应指须，也就是指姐姐。

袂(mèi)：王弼注：“袂，衣袖，所以为礼容者也。”孔颖达《周易正义》：“袂，衣袖也，所举敛以为礼容。”这里以袂之良否，比喻姊和娣所处环境之好坏。

月几望：一个月快到农历十五，是月圆的时候，比喻时机成熟。

本爻说明目前贤臣处境不好，难以与周厉王遇合。要到时机成熟，才能成为厉王的股肱。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帝乙嫁少女于周文王，以其娣陪嫁，其为王后者之貌不如其娣之貌美。其出嫁在月既望之时，结果是吉。’这里辞句解释多欠确切，而对本爻的比喻意义更未涉及。李镜池《周易通义》：‘帝乙归妹是指殷帝乙把女嫁给周文王。’‘当时也是姊妹同嫁，而且妹妹的嫁妆比姊姊（君夫人）的还要漂亮。’‘月几望’说明婚期近于月中，这是个吉日。”李氏所说的与高氏大体相同。

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刳羊，无血。无攸利。

女的捧着篮，里面空无所有。男的刺着羊，羊没有流出血来。这些都没有好处。

承：捧。

筐：篮子。

刳（kuī）：刺杀。

这是用比喻说明所作之事全无结果。言外之意，贤臣要与周厉王遇合将不可能。渐卦说贤臣做了周厉王的辅弼，本卦则说贤臣欲自进而无由。两卦设想不同，反映了作者思想的彷徨不定。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承，捧也。士，男未娶称士。刳，刺也。此指婚礼而言。古代贵族结婚有献祭宗庙之礼，女则捧筐盛果品，以果品献神，男则以刀刺羊，以羊血献神。今女捧筐，而筐中无物，男刺羊，而羊不出血。盖筐破，漏其筐中之物，羊病，刺之不出血，均是不祥之兆，故无所利。”这对辞句

的疏通基本上正确，但“筐破”、“羊病”之说，未免臆测，而对本爻的比喻意义，也未涉及。李镜池《周易通义》：“女所奉的筐里没有东西，士宰羊而没有血，表明不是真的，是梦境。这是梦占辞。”李氏无端把爻辞说成梦境和梦占，可谓离奇。

䷶ 丰第五十五

渐卦设想周厉王得贤臣作为辅佐，归妹卦慨叹周厉王与贤臣睽违不通。归结到一点，都是希望周厉王能得到贤臣来筹商恢复大计，重新君临于天下。因此，本卦再就渐卦的内容而申言之，写周厉王与贤臣将如水乳之交融。

卦象是离下震上。离象征火，震象征雷。雷响震于天宇之上而电火随之，说明周厉王要扬眉吐气，必须依靠贤臣的力量。上震比喻周厉王，下离比喻贤臣。

本卦先写贤臣想投奔周厉王，但卦辞是就周厉王讲的，因此上震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离居于陪衬地位，是辅卦。

䷶ (离下震上)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中兴事业将顺利完成。君王来到贤臣当中，不必有任何忧虑，一切事情都将与时机成熟而得到适宜的解决。

假(gūi)：至，来到。与家人卦“王假有家”、萃卦“王假有庙”的“假”相同。

之：指代贤臣。

宜日中：以日中而宜。日中，指成熟的时机。宜，指事情得到适宜的解决。

卦辞提出的“王”是指周厉王。作者认为，周厉王只要能与贤臣遇合，什么事情都不难做好。这揭示了一卦主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可举行享祭，王须亲至祭处，有危难事勿忧也，享祭之时间宜在正午。将得鬼神之保佑。”高氏破“亨”为“享”，遂全就祭祀言，显然与本卦主旨不合。李镜池《周易通义》：“王到庙中祭祀，时间宜在中午。”这是沿袭高说。

初九 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碰上能与自己相配合的君王，即使拖延点时间也不要紧，发展下去是会有希望的。

配主：能相配合而图治的君王，指周厉王。

旬：十天。这里指拖延一段时间得不到任用。

尚：《尔雅》邢昺疏：“尚谓心所希望也。”

本爻说明贤臣希望与周厉王遇合，并帮助周厉王大干一番。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出行则遇其女主人，唯一句之内无咎，且往而得赏。”高氏读“配”为“妃”，释“妃”为“妻”，释“配主”为“女主人”，读“虽”为“惟”，读“尚”为“赏”，破字太多，难以信从。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旅人到一地借住，招待他的是女主人，跟他同居成夫妇。”李氏既释“配主”为“女主人”，又破“旬”为“姁”，释之为“男女姘居结合”，都不对。

六二 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把小草席子加大，覆盖宽广，中午能看见北斗星。这简直昏天黑地，发展下去会患精神病。但只要内心有诚，这种怪病就会消除。这自然是吉利的。

丰：大。用成使动，指加大。

蔀(bù)：王弼注：“覆暖鄣光明之物也。”郑玄作“菩”，训为“小席”。按，“蔀”同于“菩”，指盖屋顶的小草席子。

斗：北斗星。

疑疾：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精神错乱，多惊多疑之疾。”

孚：诚。

发：《广雅》：“去也”。引申为“消除”的意思。

若：语末助词。

本爻说明贤臣处境艰难，如于昏暗之中摸索，竟以忧国忧君而患心情恍惚之病。但由于内心有诚，才神志清明，从而为周厉王筹划中兴大计。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有人焉，院中搭大席棚，室中黑暗，日中之时燃烛以取明，弃大明而用小光，有所往而得疑疾，此乃鬼神加罚，拨开席棚则吉。”高氏读“斗”为“主”，认为“主”是古“烛”字，因而把“日中见斗”说成“日中之时燃烛以取明”。又训“孚”为“罚”，把“有孚”说成“鬼神加罚”。由于这些诠释都不正确，所以影响到对爻辞原意的理解。李镜池《周易通义》：“大房子用草或草织小席盖房顶，白天能见到北斗星；行旅中得了怪病；买到了奴隶，但却是残废的。”李

氏据《说文》破“丰”为“𡩋”，训之为“大屋”。其实，古来治《易》诸家，都训“丰”为“大”，《说文》破“丰”为“𡩋”，不可从。李氏训“往”为“行旅”，也不确切。至于训“孚”为“俘”，读“发”为“废”，把“有孚发若”讲成“买到了奴隶，但却是残废的”，就更值得商榷了。

九三 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幡幔加大了，把房子四周遮盖得严严实实，到了中午能看到小星星。在昏暗中折断右臂，但结果仍没有坏处。

沛：王弼注：“幡幔，所以禦盛光也。”陆德明《经典释文》：“沛本作旆，谓幡幔也。”程颐《易传》：“丰其沛，其暗更甚于蓊也。”

沬：《子夏传》作昧。“昧，星之小者。”

肱（gōng）：臂。孔颖达《周易正义》：“凡用事在右肱。右肱既折，虽有左在，终不可用也。”

本爻说明社会越来越黑暗，贤臣受到严重挫伤，但投奔周厉王的决心却始终没有动摇，所以结果没有坏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有人焉，大其幔以蔽门窗，日中之时忽见妖魔，惊骇而仆，折其右臂，医之而愈，故无咎。’高氏读‘沬’为‘魅’，训之为‘妖魔’。因破字无据，不能信从。李镜池《周易通义》：‘大屋子用草盖的顶，白天可以望见小星星；折断了右臂。一是怪现象，一是倒霉了。但筮占的结果却是‘无咎’。’这也是把比喻看成写实，并释‘无咎’为贞兆词。又从《子夏传》读‘沛’为‘芾’，训之为‘草盖屋顶’。这样，就与上爻‘丰其蔀’重复。”

九四 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把小草席子加大，覆盖宽广，中午能看到北斗星。这个平常的君主被贤臣碰上了，很吉利。

遇其夷主：是受动句，指夷主为贤臣所遇。夷主：不以特殊身份自居的君主，指周厉王有礼贤下士的风度。

本爻说明在茫茫的黑暗之中，也就是在政治状况非常恶劣之时，周厉王仍然能求贤若渴，而贤臣也与他遇合，从而为中兴大业奠定了基础，所以用主卦上震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有人焉，大其院中之席棚，以蔽夏日，日中之时，忽逢日食，见斗星，似非吉兆。但出行遇其所常寄寓之主人，而归于吉。”这里释“斗”为“北斗星”是正确的，由于屋顶障蔽过甚，以致白天昏黑而见斗。这种现象，与日食无关。至于释“夷主”为“其所常寄寓之主人”，则把本爻牵扯到行旅或商旅去了。李镜池《周易通义》：“大房子顶上盖的是草，白天看见亮北斗；旅客遇见经常接待的房东。”这里解释“遇其夷主”是采取高氏之说。

六五 来章，有庆誉，吉。

达成了美好的政治，有值得庆贺和称赞的，这就吉利了。

来：至，及。引申为“达成”的意思。

章：美好，指美好的政治。

庆：庆贺。

誉：称赞。

由于贤臣治国有方，所以能达成美好的政治，为天下人所

欢庆和赞扬。程颐《易传》：“人君虽柔暗，若能用贤才，则可以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章读为殷商之商。庆，赏也。来到商朝，得赏得誉，是吉矣。”高氏无端破“章”为“商”，不足取。李镜池《周易通义》：“来章：犹得璋。璋：美玉。”“商人买到美玉，大家庆贺他，称赞‘好玉’。”按，《周易》中的“章”都训“美好”，如坤卦六三和姤卦九五的“含章”等。不能破“章”为“璋”，训为美玉，还扯上了商人。

上六 丰其屋，蔀其家，闾其户，阒其无人，三年不覿，凶。

房子很大，室内漆黑，从门户中窥探，静悄悄地没有人，以后很多年也没有看到人，这是凶险的。

丰其屋：使其屋丰，即把屋子修得很大。

蔀其家：以蔀覆盖其家，意即室内一片漆黑。“家”与“屋”相对而言，“家”指人所居之室；“屋”指整座房屋。

闾其户：闾于其户，即从门户中向里面窥探。

阒（qù）：静。

覿：看见。

爻辞用比喻说明西周王朝衰颓，虽多历时，也难有复兴的希望。这体现了作者对周厉王的前途还是有清醒的认识，而本卦所讲与贤臣遇合，王朝中兴，只不过是作者的设想罢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贵族之宅，既大其屋，又蔀其家，而窥其门，则空静无人，且三年之久不见有人，是贵族遭祸，全家逃亡，自为凶矣。”这只就辞句作解释。李镜池《周

易通义》：“一座大屋子，用草泥盖房顶。从门缝向里看，静寂无人，甚至多年也不见人影。很可能商人久客不归，妻子也跑了。”这除了只解释辞句外，还阑入了一些臆测。

䷷ 旅第五十六

本卦从卦辞“旅贞吉”到“初六，旅琐琐”，到“六二，旅即次”，到“九三，旅焚其次”，到“九四，旅于处”，一共有五个“旅”字，都探下文“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的“旅人”而省去了“人”字，“旅”都是指“旅人”，也就是指羁旅之人。孔颖达《周易正义》：“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丁寿昌《读易会通》：“《序卦传》曰‘旅而无所容’，《杂卦》‘亲寡旅’，明为羁旅之旅。”陆德明《经典释文》引王肃之言，认为“旅”是“军旅”，这在本卦并无根据。本卦六五的“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和解卦上六的“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情况相同，不能据之而推断为军旅。又本卦六二和九四提到“资”和“资斧”，不能据之推断为商旅。丁寿昌《读易会通》指出：“《子夏传》及众家并作齐斧。”齐斧是用于征伐之斧，又名黄钺斧，它与商旅没有联系。

“旅”也不是指行旅，因为从爻辞“旅即次”和“旅于处”看，都是长期呆在一个地方，故不可能是行旅。由于黄钺斧是天子之器，这可以说明本卦所写的是周厉王流放于彘的情况。他“失其本居而寄他方”，遂成羁旅之人。丰卦最后面对现实，反映出

西周王朝的衰颓景况，本卦接着写厉王流放，也就顺理成章了。

本卦卦象是艮下离上，艮象征山，离象征火，是火在山上燃烧，把一大片山头烧得破败不堪，这正是周厉王流放环境的写照。火势迅猛，山头是其燃烧的场所，所以上离是主卦，下艮是辅卦。

䷷ (艮下离上) 旅：小亨，旅贞吉。

中兴事业将小有亨通，君王这个羁旅之人是合于正道而吉利的。

厉王已遭流放而成为羁旅之人，作者还祝愿他“小亨”，可见作者拥护周厉王的决心是很大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旅遇此卦，可举行小亨之祭，旅客有所占问则吉。”这是读“亨”为“享”，释“贞”为“占问”，还释“旅”为“行旅”，以立其说。李镜池《周易通义》：“前一‘旅’字是标题，后一‘旅’字泛指行旅。小亨，贞吉，都是贞兆词。”这也是释“旅”为“行旅”，还释“小亨”、“贞吉”为“贞兆词”而作出的解释。

初六 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成为羁旅之人的君王太不识大体了，这是他招来灾祸的原因。

琐琐：细小，即局限于细小而不识大体。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郑玄曰：“琐琐，小也。”又引王肃曰：“细小之貌。”丁寿昌《读易会通》：“案琐当作𡗗，《说文》𡗗从小贝，故郑王俱训为小。作琐者假借字。”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都认

为“琐琐”是“𢇛𢇛”的假借，意思是三心二意，疑虑不定。根据是《说文》：“𢇛，心疑也，从三心。……读若《易》‘旅琐琐’。”许慎的说法为郑玄、王肃所不取，可自成一家之言。厉王的局限于细小而不识大体，其具体表现在于任用象荣夷公这样的聚敛之臣专利和使卫巫监谤。

斯：这，指示代词，代替“琐琐”。“斯”用成动词，有“离析”之义。《诗经·陈风·墓门》：“墓门有棘，斧以斯之。”毛传：“斯，析也。”“析”或“离析”都是指剖开，不是指离开。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李镜池《周易通义》都训“斯”为离开，并把“斯其所”连读，或讲成“离开故居”（高注）或讲成“离开寓所”（李注），都是欠妥当的。

其：他，指周厉王。

所：王引之《经传释词》认为“攸”可训“用”，而“攸”即“所”意，故“所”亦可训“用”。“用”训“因”，即“原因”。

爻辞说明周厉王因局限于细小而不识大体，致招来放逐之祸。对此，《周易》作者表示惋惜。前人看不到这一点，就只作一般的解释。《象传》：“旅琐琐，志穷灾也。”朱熹《周易本义》：

“琐琐者，细小卑贱之貌也。‘志穷灾’者，志意困穷，自取此灾也。”这都是泛泛而谈。

六二 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成为羁旅之人的君王到了他居住的地方，还拥有天子所用的齐斧，并得到以正道侍奉他的臣民。

次：次舍的次。王弼注：“次者，可以安行旅之地也。”这里指周厉王被放逐的地方，即彘。

怀其资：陆德明《经典释文》：“本或作怀其资斧。”证以本卦九四的“得其资斧”和巽卦上九的“丧其资斧”，应该是“怀其资斧”。资斧是古代钱币，但《周易》中的“资斧”却是“齐斧”，指天子的黄钺。《汉书·王莽传》：“下司徒寻亡其黄钺。房扬曰：

‘此经所谓丧其齐斧者也’。”《晋书音义》引张晏《汉书》注：“齐斧，黄钺也，所以整齐天下也。”《周易》作者说周厉王被放逐于彘，还拥有齐斧，表示承认他还是应当尊奉的天子。

童仆：指臣民。

爻辞写周厉王尽管被放逐，但还是应当拥戴和尊奉的天子。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旅客来到客舍，携其钱币，买得一男奴隶，其事吉利，故占得此爻则吉。”高氏释“齐斧”为“钱币”，不符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到市场去，带着一笔钱，买了一批奴隶。”这与高氏的看法基本上相同。

九三 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作为羁旅之人的君王所住的地方失了火，同时失去了以正道侍奉他的臣民，这是危险的。

所写的当是事实，表现了作者对周厉王的高度关心。

孔颖达《周易正义》和程颐《易传》都把“贞”字连“童仆”读，是正确的，因为上爻说“得童仆贞”，这里自然是“丧其童仆贞”。朱熹《周易本义》认为“贞字连下句为义”，不可取。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旅客之住舍被火所焚，失其男奴隶，其事危险，故占得此爻有危险。’高氏释“旅”为“旅客”，以“贞”字连“厉”字读，并训“贞”为“占问”，都不够妥当。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所到的市场失火，奴隶们乘机

跑掉，商人倒霉。”这大体上同于高氏，只是释“旅”为“商人”，释“次”为“市场”。

九四 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作为羁旅之人的君王找到了住处，获得齐斧，但我心里却不愉快。

处：处所，这里指住处。住处刚烧掉，又新找到了一处。

本爻说周厉王仍然握有齐斧，表现了《周易》作者对他的拥戴。但作者的心里又感到“不快”，其原因在于：周厉王已被放逐，虽握有齐斧，却不能用来“整齐天下”。对此，作者是深为惋惜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旅客在住舍被焚之后，又得屋而居之，前曾失其资斧，今复得之，然其心仍不快。盖住舍被焚，童仆失去，资斧又失去，明是有人暗害之。”按，前面爻辞并没有讲丧其资斧，怎么能说“前曾失其资斧，今复得之”？本来“其”是指周厉王，“我”是指《周易》作者，怎么能把“我心不快”说成“其心仍不快”？至于所谓“明是有人暗害之”，则完全是高氏揣测之辞。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在市场做买卖，赚了钱，心里不安，怕发生事故。”李氏释“旅”为“商人”，释“处”为“市场所在地”，释“资斧”为“钱”，把“我心不快”讲成商人“心里不安”，这都是有问题。

六五 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射野鸡，一支箭失掉了，但终于以此得到人们的称誉和天命的保佑。

本爻是比喻，说明作者希望周厉王能奋发有为，消灭犯上作乱的武人，尽管在这过程中周厉王会小有损失，但结果是有很大收获的。这是作者梦寐以求的，也是周厉王摆脱羁旅生涯的必由之路，所以用主卦上离主爻来表达。

朱熹《周易本义》：“虽不无亡矢之费，而所丧不多，终有誉命也。”这讲得很好。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旅客射雉，一矢射中而雉死，终得善射之名，受客地国君之命令予以奖赏。”高氏释“一矢亡”为“一矢射中而雉死”，训“誉”为“名”，训“命”为“命令”，皆有未当。李镜池《周易通义》：“一位旅客在途中射野鸡，一箭射中了，野鸡却带箭飞走。虽然没有得到野鸡，但毕竟得到善射之美名。”按，“一矢亡”怎么能讲成“野鸡却带箭飞走”？又何从而知“没有得到野鸡”？

上九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鸟巢焚掉了，作为羁旅之人的君王先笑容满面，后来却号咷痛哭，由于掉以轻心而损失重大，这是凶险的。

九三“旅焚其次”，本爻“鸟焚其巢”，说明周厉王所住的地方两次遭到焚毁，这可能是武人们干的。说“旅人先笑后号咷”，表明周厉王原来还有恢复的信心，但现在连遭打击，却心灰意冷了。“丧牛于易”是责备周厉王以率易而遭到重大损失。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采顾颉刚之说，以为本爻是讲殷先王亥失其牛于易国一事。李镜池《周易通义》破“易为‘狄’”，认为本爻是讲太王居邠，狄人来侵略而被迫迁于岐周园的故事。这和高氏的看法一样，都嫌论据不足，难以成立。（参看本书大壮六五“丧羊于易”的辨析。）

䷶ 巽第五十七

“巽”(xùn):篆文象二人跪在几上，是顺伏的意思。《彖传》：“柔皆顺乎刚。”《杂卦传》：“巽，伏也。”可见前人都把“巽”看作顺伏。顺伏意味着投降或服从。是什么人向什么人投降，什么人服从什么人呢？从本卦初六爻辞“进退，利武人之贞”并联系履卦六三爻辞“武人为于大君”看，显然是说已经篡夺了王位的武人必须悔悟，臣服于周厉王，只有这样，才会以合于做武人的正道而得到好处。这是《周易》作者对武人的严重警告，也是要他们老实地向周厉王投降。旅卦六五爻辞“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是作者设想周厉王总会有一天能荡平武人，那么本卦接着设想武人向周厉王投降，也就可以理解了。

卦象是巽下巽上。巽为风，风连续不断地吹，使被吹的东西都倒伏下来。这就是顺伏。

下巽说明武人开始顺伏，上巽进一步说明武人已经顺伏，所以上巽是主卦，下巽是辅卦。

䷶（巽下巽上）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事情会小有亨通，发展下去，叛臣将以见到君王而得到好处。

卦辞要求武人顺伏于周厉王，认为他们如果能够这样做，就会有光明的前途。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可举行小享之祭，利于有所往，利于见大人。”这里除破“亨”为“享”外，其余别无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占往与见大人多为附载。”李氏何以知道这是附载？加上一个“多”字，说明其看法还是游移不定的。

初六 进退，利武人之贞。

已经冒进，就得后退，这样才会以合于做武人的正道而得到好处。

本爻要武人让出王位，向周厉王投降。

程颐《易传》把“进退”讲成“或进或退”，朱熹《周易本义》把“进退”讲成“进退不果”。但“或进或退”和“进退不果”如何会“利武人之贞”呢？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武人有所占问，或进或退皆有利。进退盖指行军而言。”高氏训“贞”为“占问”，释“进退”为“或进或退”，并谓“进退盖指行军而言”，这都是以意为之。李镜池《周易通义》：“武人是统治者，军队的指挥者，进退都要人服从他。”李氏也释“进退”为行军的或进或退，而对于“利武人之贞”，则未诠释。

九二 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顺伏在床的下面，还请史和巫来纷纷然禳解，这样才吉利而没有坏处。

史巫：“巫”是以装神弄鬼替人祈祷为职业的人；“史”是在王左右的史官，掌管祭祀和记事等。

纷若：纷纷然，乱纷纷的样子。若：然，语末助词。

本爻设想武人已顺伏于周厉王，恭恭敬敬地跪在床下请罪，还请史和巫穿梭似地替自己向神禳解，希望还能见容于君王。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病人伏在床下，当是室中有鬼魅，病人惊惧，用史巫衅之可愈。”“衅是一种巫术，用牲血涂人身或房屋器物等，以驱除鬼魅，清除不祥。若，犹之也。”高氏破“纷”为“衅”，并无任何根据；而训“之”为“若”，也未之前闻。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伏在床下，因为怕鬼，用史巫禳灾赶鬼，闹得乱纷纷。”李氏认为伏在床下的是商人，毫无根据，而怕鬼和赶鬼，也全出于臆测。

九三 频巽，吝。

武人如果以顺伏于君王感到头痛，那没有好处。

频：皱起眉头，感到头痛的样子。王弼注：“频，频蹙不乐，而穷不得已之谓也。”孔颖达《周易正义》：“频者，频蹙忧戚之容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虞翻曰：“频，颦也。”

本爻警告武人，要他们老实顺伏，不能以此为苦，再怀二心。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皱眉而伏，不敢出外活动，以有困难在眼前。”按，应是皱额，而不是皱眉。应是对于顺伏感到头痛，而不是皱眉而伏。李镜池《周易通义》：“频眉蹙额，顺伏于人。这是很不愿意的，只是不得已。”这对文辞的解释很好，只是未能具体地提到武人和周厉王的问题。

六四 悔亡，田获三品。

悔恨没有了，打猎获得了多种多样的野兽。

田：田猎，打猎。

三品：多种多样。三，泛指多。品，种类。

本爻说明：如果武人真诚地顺伏于周厉王，不再有叛逆之心，就会得到许多好处，象打猎获得了多种多样的野兽一样。这是就顺伏的好处而极言之，所以用主卦上巽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其悔将亡，行猎将得三种猎物。”这对辞句的解释是正确的，不过，把“三”看得死板了一些。李镜池《周易通义》：“田猎获得了三种野兽。这放在巽卦中说，或意味着要把野兽驯服，豢养起来。”按，“田获三品”诚然有值得注意的内涵，但不会有“要把野兽驯服，豢养起来”的因素。

九五 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以合于正道而吉利，悔恨不存在了，没有不吉利的，尽管没有好开头，却有好结果。这些都是合于天道循环的自然规律而吉利的。

本爻进一步勉励武人顺伏于周厉王。尽管当初作乱，但现在只要能向周厉王投降，就能“贞吉，悔亡，无不利”，而且还以合于天道循环的自然规律而吉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筮遇此爻，所占者吉，其悔将亡，无有不利，行事无良好的开端，而有良好的结果，丁日与癸日乃为吉日。”按，“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是说合于天道循环就吉利。（参看蛊卦“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解释），而不是说“丁酉与癸日乃吉日”。李镜池《周易通义》：“无

初有终’，有头无尾，当是指某事说。”按，“无初有终”应是无头有尾；而所谓“某事”，不知究竟是指什么事？

上九 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武人顺伏在床下面，丧失了黄钺，即使此时做得正确也凶险。

资斧：仍然应该是指齐斧，即黄钺，指天子权力。

本爻指出，武人交出了以前篡夺的天子权力。“丧其资斧”是说失去了黄钺，也就是交出了天子权力。这种人向周厉王投降，从表面上看，固然做得正确，但实际上仍怀异心而思伺机以动，故终将为王法所不容。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病人伏在床下，失其钱币。当是盗贼入室，病人惧而匿于床下，盗贼取其钱币而去。此乃有外寇之来，无自卫之勇，结果是凶。”由于高氏不释“资斧”为“齐斧”，因而其申释就不符合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商人在旅馆遇到抢劫，伏在床下，幸免于难。但钱还是被抢走了，倒霉。”这除指明商人外，其余都与高氏的看法相同。

䷹ 兑第五十八

《彖传》、《说文》都训“兑”为“说”，“说”就是“悦”。兑象征泽，孔颖达《周易正义》：“泽以润生万物，所以万物皆说。”本卦是接着巽卦的。巽卦写武人已经顺伏于周厉王，周厉王

定会有以安抚而怀柔之。这样，周厉王和武人必互相怡悦，于是则西周王朝的中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下兑表明周厉王和武人以正道互相怡悦，到上兑又有所加深，因此上兑是主卦，下兑是辅卦。

䷹ （兑下兑上）兑：亨，利贞。

中兴事业将顺利达成，它以合于上下交孚的正道而得到好处。

本卦专写周厉王与武人相互怡悦的情况，因此，“利贞”的“贞”字就是指上下交孚的正道。孔颖达《周易正义》：“说物恐陷谄邪，其利在于贞正。”程颐《易传》：“为悦之道，利于贞正。非道求说，则为邪谄而有悔吝，故戒利贞也。”这都释“贞”为“正”，固有所本，仍感不太切贴。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可举行享祭，乃有利之占问。”这里破“亨”为“享”，训“贞”为“占问”与本卦原意相去很远。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谈邦交之卦。”反复玩索卦爻辞，实在看不出有这一层意思。

初九 和兑，吉。

相互怡悦一定要无所偏私，恰到好处，才会吉利。

和：苏蒿坪《周易通义》本于《中庸》而解释为：“和者，发而中节之谓。”也就是恰到好处。

本爻说明相互怡悦，一定要处理得当；过与不及，都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王弼注：“居兑之初，应不在一，无所党係，和兑之谓也。”程颐《易传》：“以和为说而无所偏私，说之正也。”这

些话，都或多或少地看到了相互怡悦不能有党徇或偏私，必须发而中节的道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和兑’者，温和之谈说也。温和之谈说，无厉言怒色，则他人乐于倾听，故吉。”高氏释“和”为“温和”，释“兑”为“谈说”，都不是古义，也不符合本爻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以和为悦，国与国之间不要发生战争，和平共悦才吉利。这是邦交的宗旨。”李氏把和讲成“和平”，并归结为“邦交的宗旨”，这从“和兑”两个词是看不出有如此内容的。

九二 孚兑，吉，悔亡。

相互怡悦要一本于诚，才会吉利，彼此之间悔恨的事也就没有了。

作者把“孚”摆在第一位，认为相互怡悦如果有“孚”，就不仅吉利，还将消除旧怨，重归于好。程颐《易传》：“孚信内充，虽比小人，自守不失。”这几句话是符合作者原意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孚兑’者，诚信之谈说也。诚信之谈说，不为谎言欺人，则他人从而信之，故吉而悔亡。”这仍然训“兑”为“谈说”，因此不能得其本义。李镜池《周易通义》：

“以俘虏对方为悦，这是侵略者。战争胜利，抓到俘虏，一时得逞，‘吉’；但侵略别人，终归倒霉，因此‘悔亡’”。李氏把“孚”讲成“俘虏”，失之甚远；把“悔亡”讲成“倒霉”，适得其反。

六三 来兑，凶。

走过来就相怡悦，这是凶险的。

所谓“走过来就相怡悦”，乃指既非发而中节，又非一本于诚，只是为了取容悦于对方。这是《周易》作者对周厉王和武人的告诫，希望他们不要这样。王弼注：“非正而求说，邪佞者也。”程颐《易传》：“来兑，就之以求悦也。”“枉己非道，就以求悦，所以凶也。”这都说得正确。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来兑’者，言未及之而言，不问而告也。古人认为多言则多败，故凶。”这还是训“兑”为“谈说”，所以申释也就不妥。李镜池《周易通义》：“以使人归服为悦，这是一种威慑主义。虽然不一定武装侵略，但总不是平等待人，必然会引起四周受威胁邦国的不满，甚至导致自身的灭亡，故凶。”这还是以本卦为谈邦交之卦，讲的是国与国的关系，因此无得于原意。

九四 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尽管考虑如何相互怡悦还没有决定，却已经象大病霍然而愈了。

商：商量，考虑。王弼注：“商量裁制之谓也。”

宁：定，决定。

介疾：大病。马融曰：“介，大也。”

有喜：病愈。丁寿昌《读易会通》：“案《程传》曰：‘介然守正，疾远邪佞。’《本义》从之。《折中》曰：‘《易》中疾字皆与喜对，故曰：‘无妄之疾，勿药有喜。’又曰：‘损其疾，使遄有喜。’以此爻例之，则疾者，谓疾病也，喜者，谓病去也’。”

本爻极言相互怡悦，意义重大，如果周厉王与武人能这样做，那么西周王朝就将会兴盛。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与人商谈，是其事尚未宁定；又筮遇此爻，疥疾将愈。”高氏训“兑”为“商谈”，破“介”为“疥”，都不得其旨。李镜池《周易通义》：“商谈相互和悦的问题，但并未能作出协定。邦交问题象人治病一样，小病可以治好，但如果是大问题就没得救了。‘介疾有喜’是比喻语，比喻邦国之间小磨擦容易谅解，关系恶化就难以作出协定了。”李氏仍然认为本爻是讲邦国之间的关系，还释“介疾”为“小病”，都不符合本爻原意。

九五 孚于剥，有厉。

诚被损害了，就有危险。

于：被。

剥：击，损害。

本爻可以与九二的“孚兑，吉，悔亡”合看。相互愉悦而有诚，就吉利而悔亡。反之，如果“诚”被损害，就有危险。这些都是强调“诚”的作用。本爻还可以与随卦九五的“孚于嘉，吉”比较。“诚”被嘉许就吉利，“诚”被损害就危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掠夺他国他邑之人口财物在自己没落之时，则有危险，因被掠夺者必将报复也。”高氏破“孚”为“俘”，训“俘”为“掠夺”，释“于”为“在”，释“剥”为“没落”，都不对，因而对本爻的解释也就成了问题。李镜池《周易通义》：“‘孚于剥’，句式同《随·九五》‘孚于嘉’，意即被剥国所俘虏。‘有厉’，情况危急。联系上爻，大概是商谈没有结果，终于转化成为战争。”按，“孚于嘉”不能解释为“被嘉国所俘虏”，“孚于剥”也不能解释为“被剥国所俘虏”，因为“孚”

不是指俘虏，“嘉”与“剥”也不是国名。基于此，则所谓“大概是商谈没有结果，转化成为战争”，也就全无根据了。

上六 引兑。

要永远相互愉悦下去。

引：长。《尔雅·释训》：“子子孙孙，引无极也。”引申为“永远”的意思。萃卦六二“引吉”，也是说永远吉利。

《周易》作者认为周厉王与武人相互愉悦，可以使西周王朝由衰败走向中兴，所以他祝愿他们永远相互愉悦下去，并用主卦上兑主爻来表达。

前人多认为“引”是“牵引”的“引”，如王弼注：“故必见引然后乃说”，朱熹《周易本义》：“引下二阳，相与为说”，都是引人注目的例子。这对“引”的训释既然错误，又夹杂着爻位说，自然与本爻原意相去很远。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引兑’者，他人引我发言，我则发言也。”这既释“引”为“牵引”，还释“兑”为“谈说”，非是。李镜池《周易通义》：“犹言引导大家和悦。”李氏释“引”为“引导”也不对。

䷺ 涣第五十九

“涣”，《说文》：“水流散也。”卦象是坎下巽上，坎象征水，巽象征风，是风吹水使水流散，以比喻周厉王感化武人，使武人顺从。武人顺从了，不仅不再犯上作乱，还大力辅助周厉王。

这一卦是作者对周厉王与武人的关系的美好设想。兑卦既然表明周厉王与武人已相互怡悦，那么武人为周厉王尽力，就是可能的了。卦辞有“王假有庙”，九五爻辞有“涣王居”，从作者写《周易》是为了向周厉王贡献中兴的战略和策略看，这些“王”字都应该是指周厉王。而水势奔腾，用来比喻当时不可一世的武人，也是恰当的。

上巽比喻周厉王，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坎比喻武人，是为周厉王效力的，是辅卦。

䷺（坎下巽上）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中兴事业将顺利达成。君王到太庙祭告祖先。困难渡过了，君王和曾经反抗过他的臣子都以合于上下交孚的正道而得到好处。

假：至，到。与家人卦、萃卦和丰卦的假相同。

有庙：太庙。

涉大川：比喻渡过困难。

贞：指上下交孚的正道。

卦辞提示了全卦的主旨。在作者的设想中，周厉王的王位已经恢复，有资格重新进入太庙，他和武人也上下交孚，困难成为过去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可举行享祭，王亲至于庙，利于涉大川，乃有利之占问。”这除破“亨”为“享”，训“贞”为“占问”外，其余全无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有洪水为患，王到庙里去求神。‘利涉大川’属另占。”不知李氏从哪里看出“有洪水为患”？“庙”在《周易》中都指太庙，不是指一

般的神庙。还不知李氏凭什么肯定“利涉大川”为另占。

初六 用拯马壮，吉。

去拯救的马强壮，自然吉利。

本爻说明武人去帮助周厉王，具有壮马似的力量，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拯借为蹇，割去壮马之阳具，今谓之驢马。筮遇此爻，驢马则马壮则吉。”高氏无故破“拯”为“蹇”，不可从。李镜池《周易通义》：“拯：通乘。壮：通戕，伤也。当因洪水突然来到，乘马逃避，匆促跌伤。幸而逃脱，免于被淹之难，故‘吉’。”李氏既破“拯”为“乘”，又破“壮”为“戕”，更不可从。而且即使“壮”可读为“伤”，“马壮”也只能是马伤，怎么能说是乘马的人“匆促跌伤”呢？

九二 涣奔其机，悔亡。

把为君王准备的在他死后用来抬尸体的床毁掉，象一阵大水把它冲跑，这样悔恨就没有了。

涣奔：冲跑。

机：古代抬尸体的用具。《礼记·曾子问》：“遂舆机而往。”郑玄注：“机，舆尸之床也。”

毁掉周厉王的“舆尸之床”意味着要周厉王健康长寿，长久在位。这表示武人对周厉王非常关心，作者这种设想，真是煞费苦心。

王弼注：“机，承物者也。”程颐《易传》：“机者，俯凭以为安者也。”这都是读“机”为“几”，无得于爻辞的本义。高亨《周

易大传今注》：“机当读为阶。水流奔赴其台阶，则院内之脏秽尽被冲洗。脏秽去犹人之悔去，故筮遇此爻，则悔亡。”高氏读“机”为“阶”，所据为汉帛书本《周易》。但汉帛书本只是当时流传各本中的一种，用来取代通行本，理由还不够充分。李镜池《周易通义》：“奔：通贲。贲读为愤，愤犹覆败也。机即房基。洪水来得猛，冲塌了房基，倒霉极了。”李氏读“贲”为“愤”，读“机”为“基”，这样的训诂，实不可从。至于释“悔亡”为“倒霉”，完全把意思弄反了。

六三 涣其躬，无悔。

把君王身上的污垢冲洗掉，就不会有悔恨了。

其：代替周厉王。

躬：身，身体。

把周厉王身上的污垢冲洗掉，是说帮助周厉王改正错误和克服缺点，以提高其道德品质。这是符合君子爱人以德的原则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涣，水冲洗也。‘涣其躬’谓以水冲洗其身之污垢，以喻清除德行之邪恶。如此可以无悔。”这种解释是完全正确的。李镜池《周易通义》：“洪水冲到身上来了，但终于脱险，所以‘无悔’。”这是沾滞于字面说，而无得于本爻比喻的意义。

六四 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朝廷许多臣子的身上的污垢被他们冲洗掉，这是很好的。象我这个君王身上的污垢也被他们冲洗掉，这不是一般人所料想

得到的。

有丘：高丘，大丘。“有”表示高大。这个“丘”与贲卦六五“贲于丘园”的“丘”，都比喻周厉王。颐卦六二“于丘颐”的“丘”，则比喻武人。《周易》一共只有这三个“丘”字。

夷：平常，一般。指平常人或一般人。

这是以周厉王的口吻说的。通过比喻，说明武人帮助周厉王及其臣子清除操行上的瑕疵，以便励精图治（这当然是《周易》作者的幻想）。程颐《易传》：“‘涣有丘，匪夷所思’，赞美之辞也。”因此用主卦上巽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涣其群’，谓以水冲洗群众之污垢，以喻清除群众德行之邪恶。自是大吉。‘涣有丘，匪夷所思’，谓大水冲洗丘岭，其水灾之大非平常所想象。”高氏释“涣其群”为“清除群众德行之邪恶”是对的，但他释“涣有丘”为“大水冲洗丘岭”，却没有进一步揭示其比喻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洪水冲到群众聚集的地方，幸好大家跑得快，到了山丘上，人人平安无事。洪水如果还要涨到山丘那么高的话，那是平常所难以想象的。”这完全是臆测，因为从“涣其群，元吉”这几个字看不出有“幸好大家跑得快，到了山丘上”的内容；而从“涣有丘，匪夷所思”这几个字也看不出是“洪水如果还要涨到山丘上”的假设语气。

九五 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洪水奔流浩瀚，响声若呼号，君王的朝廷被冲洗得干干净净，这没有坏处。

涣汗：《汉书》三六《楚元王传》附刘向传：“涣汗其大号”注：

“言王者涣然大发号令，如汗之出也”。这种说法，虽影响很大，但不可视为确诂。“涣汗”应当是涣涣汗汗，形容水盛大而无边际。

涣王居：受动语气，即王居被涣。

本爻说明周厉王“荡涤瑕垢清朝班”。对于好利的荣夷公和监谤的卫巫等，都将予以清除，使朝廷面貌一新。这也是作者的设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涣其汗’原作‘涣汗其’，误，今据汉帛书《周易》移正。涣，流也。号，哭也。‘涣其汗大号’，谓流其汗又大哭，必是抱病痛或遇祸事，此乃凶象。‘涣王居’，谓大水冲洗王宫之污垢，以喻清洗王宫之小人，革除王宫之弊端，此自无咎。”高氏对于“涣王居”能从比喻上解释，是正确的。但他对于“涣汗其”只凭汉帛书《周易》就加以移正，根据还嫌不足；而他由此所作的解释，亦牵强而不可从。李镜池《周易通义》：“洪水浩大而人们奔走呼号。洪水涨到王居的地方了，幸好没有损失。”这只是解释辞句，没有触及内容。

上九 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朝廷上的血污被冲走了，还冲走得远远的，这没有坏处。

逖：远。

所谓“朝廷上的血污”，应是指“武人为于大君”时进行杀戮流血的痕迹。所谓“冲走得远远的”，是说这些痕迹都看不见了。这是拨乱反正比较彻底的表现。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有流其血之凶灾，然可以避之，去而远走，则无咎矣。”高氏没有发掘本爻的比喻意义，

没有讲出所以然来。李镜池《周易通义》：“血借为恤，遯通惕。”

“这是说洪水的忧患过去了，但还要警惕这种灾难重演。做好防洪工作，当然就‘无咎’了。”这里破字太多，没有是处。

䷻ 节第六十

孔颖达《周易正义》：“《象》曰：‘节以制度。’《杂卦》曰：‘节，止也。’然则节者制度之名，节止之义。”朱熹《周易本义》：“节者，有限而止也。”节有节制或控制的意思。从卦象看，下兑象征泽，上坎象征水，是水被容纳在泽之中，受到泽的节制，用来比喻武人被安排在朝廷之上，受到周厉王的控制。涣卦表明武人为周厉王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可能居功骄傲，不受约束，因此，对他们适当地加以节制或控制，就很有必要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节，俭也。”李镜池《周易通义》：“节，解节俭与礼节。”如果置卦象和本卦与涣卦之间的联系于不顾，只孤立地看一个节字，这些讲法似乎也对；但从卦象看，水在泽中只能是受到泽的节制，而武人在涣卦既然成就突出，可能骄矜不逊，那么在本卦就不是什么讲究节俭或礼节，而是应该受到控制。从这里可以看出，不以卦象为根据，不注意有关的卦与卦之间的联系，要把一个卦讲得准确是不容易的。

上坎是主要陈述对象，是主卦。下兑是使上坎受到节制的条件，是辅卦。

䷧ (兑下坎上)节：亨。苦节，不可贞。

中兴事业会顺利达成。如果武人认为受到控制是一种痛苦，那就不合于做臣下的正道。

卦辞是针对武人说的。规劝武人应当接受周厉王的控制，一切唯周厉王之命是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可举行享祭。如苦于节俭，则所占之事不可行。”这里读“亨”为“享”，训“贞”为“占问”，释“节”为“节俭”，实窒碍而难通。李镜池《周易通义》：

“讲究礼节和节俭是很好的。如果把遵守礼节看成是苦事，那就是不利的。”李氏把“苦节”的“节”释为“礼节”，与本爻原意不合。

初九 不出户庭，无咎。

不走出内户和厅堂，没有坏处。

户：《一切经音义》：“在于堂室曰户。”

庭：这里指厅堂。

下兑比喻周厉王，本爻是针对周厉王说的。所谓“不出户庭”，是说周厉王对于控制武人一事要高度保密，不能让外人知道，这样才容易成功。系辞上传第八章：“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王弼注：“不出户庭，慎密不失，然后事济而无咎也。”这些都是说得很对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不出门庭，则无咎。”高氏释“户庭”为“门庭”，不妥当，其所申释也没有接触到所要阐

明的问题。李镜池《周易通义》：“苦于礼节，如果是在家庭内，随便一点，还不要紧。”李氏释“节”为“礼节”，欠妥当，而认为在家庭之内可以随便，也不是“不出户庭”所要说明的内容。

九二 不出门庭，凶。

只是不走出大门和院子，这就凶险。

门：《一切经音义》：“在于宅区域曰门。”

庭：这里指院子。朱熹《周易本义》说是“门内之庭”。

不出门庭：意思是机密已为门庭以内的人知道，只是还未传出门庭之外。

本爻表明：周厉王在控制武人时如果保密不够，武人闻其谋将铤而走险，这就难以避免凶险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不出门庭则凶。”这等于没有作解释。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承上二爻说的，苦于礼节，随随便便，在住宅区内也是很糟糕的，很容易违反礼法，故凶。”这仍然是释“节”为“礼节”，以致失去原意。

六三 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对武人不进行控制，就会后悔；但终于加以控制，所以没有坏处。

若：语末助词，相当于“啊”。

嗟：叹气，这里指后悔。

本爻强调对武人必须加以控制。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不节俭则穷困，穷困则嗟叹，嗟叹则悔改，将无咎矣。”这还是释“节”为“节俭”。李镜池《周易

通义》：“不知节俭，日后就难过，会苦闷得长吁短叹。相反，知节俭，则‘无咎’。‘无咎’前省‘节’字。”这与高氏的看法相同。

六四 安节，亨。

安心接受控制，前途就会亨通。

本爻属于上坎，上坎比喻武人，这是就武人说的。勉励武人安心接受周厉王的控制，不能犹豫不决。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安节谓安于节俭。亨即享字，祭也。”这里既释“节”为“节俭”，又破“亨”为“享”，不可从。李镜池《周易通义》：“能安于俭朴的生活，很好。”把“节”讲成“俭朴的生活”，未能得本爻原意。

九五 甘节，吉，往有尚。

乐意接受控制，一切就吉利，发展下去还有希望。

本爻鼓励武人主动接受控制，对周厉王一定要服服贴贴，所以用主卦上坎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甘节，以节俭为甘也。尚借为赏。人以节俭为甘而乐之，则吉，有所往则得赏。”这仍然是释“节”为“节俭”，还破“尚”为“赏”，非是。李镜池《周易通义》：“能够做到以俭朴为乐，就更好。出门也会得到别人资助。”这与高氏的看法基本上相同，只是把“节俭”变为“俭朴”，把“赏”变为“资助”罢了。

上六 苦节，贞凶，悔亡。

如果认为接受控制是痛苦，那即使合于正道也凶；但悔

竟接受了控制，因此悔恨就没有了。

本爻再从反面说明武人接受控制的必要性。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以节俭为苦，则必奢侈而陷于穷困，甚至为奸恶以满其欲，故所占之事凶。‘悔亡’与‘贞凶’相矛盾，疑是衍文。”高氏释“节”为“节俭”，并贯彻本卦始终，因此就从头错到尾。“悔亡”前面有省文，不能看成与“贞凶”矛盾。李镜池《周易通义》：“把节俭看成是苦事，贪图享乐，这是很坏的，肯定会倒霉。”李氏也释“节”为“节俭”，失误与高氏相同。而以“悔亡”为“倒霉”，则又是把意义看反了。

䷥ 中孚第六十一

“孚”在《周易》中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特别是训为“诚”的“孚”，作为主观唯心主义本体，上承原始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天命，下启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的道。只要有了它，就无往而不利，如所谓“有孚维心，亨，行有尚”（坎卦卦辞）和“有孚惠心，勿问元吉”（益卦九五爻辞），便可说明这一点。作者为周厉王所作的各种考虑和提出的建议，都不及一个“孚”字重要，因为在他看来，只要周厉王有“孚”，就能万事大吉，所以就专用一个卦来对它进行阐发。

以前各卦训为“诚”的“孚”，其最大作用是“行有尚”，还限定在人事的范围之内。本卦的“孚”则能使“豚鱼吉”，它的作用大大地扩展了。

孔颖达《周易正义》：“风行泽上，无所不周，其犹信之被物，无所不至。故曰‘泽上有风，中孚’。”这是从卦象说明卦名为什么叫中孚。不过讲“犹信之被物”，还不确切，“信”字必须换成“诚”字。只有“诚”流行，才会所过者化。

上巽比喻及物的“孚”，是主卦。下兑比喻为“孚”所及的物，是辅卦。

䷼（兑下巽上）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孚能感化豚鱼，使它吉利。凭着孚就能克服困难，合于正道，得到好处。

中孚：心中有诚。

豚鱼：有人讲成豚和鱼。王弼注：“鱼者，虫之隐者也。豚者，兽之微贱者也。”还有人把“豚鱼”讲成河豚、江豚或海豚。笔者认为以河豚或江豚说为最好，因为诚如吴澄《易纂言》所说：“如此取象，尤与风泽之象协。”

卦辞说“孚”能感化异类，这就把“孚”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足以作为全书训“孚”为“诚”的总结。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中，射也。孚借为浮，浮漂在水面也。中浮豚鱼，谓射中浮水之豚鱼。”高氏把“中孚豚鱼”连读，而释“中”为“射”，破“孚”为“浮”，都不够妥当。李镜池《周易通义》：“卦辞是说行礼时心中诚信，又有豚鱼则吉。”这是用了王引之《经义述闻》以豚鱼为祭品来进行享祀的说法。

初九 虞吉，有它不燕。

安于接受“孚”的感化才吉利，如果有别的想法就不好了。

虞：《国语·周语》：“虞于湛乐。”韦昭注：“虞，安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荀爽曰：“虞，安也。”

有它：程颐《易传》：“志不定也。”指有别的想法。

燕：程颐《易传》：“安裕也。”是好的意思。

本文强调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必须接受“孚”的感化，这是夸大“孚”的作用的唯心观点。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虞，安也。有它，有意外之患。燕，亦安也。筮遇此爻，安且吉。但有意外之患，则不安矣。”这条解释存在的问题在于不以“虞”为安于接受“孚”的感化，这就与全卦脱离了。李镜池《周易通义》：“此爻简叙虞、燕二礼。”这是根据王引之“豚鱼者，士庶人之礼也”，又从而为之辞。但虞、燕二礼都是贵族的典礼，与士庶人不相干，因而与豚鱼无关。

九二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叫着的老白鹤栖息在树荫里，那些小白鹤都跟着它叫。我有盛在杯中的美酒，与你一起喝乾。

阴：同荫，树荫。

爵：喝酒的器具，样子象小雀，作用与今天的酒杯相同。这里指代酒。

靡：散，分散而共之，即分别斟酒而共同把酒喝乾。

本爻用白鹤的相互和鸣，人们的欢然畅饮，说明受到“孚”的感化，就无往而不快乐。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老鹤在树荫下鸣，鹤子和之。我有美酒在杯中，与尔共饮之。比喻贵族父子世袭

其爵位。”这种看法不妥，因为贵族父子世袭其爵位，与中孚有什么相干？李镜池《周易通义》：“鸣叫的鹤儿在树荫，它的对偶应声和鸣。我有美酒，和你一起乾杯。这是一首男唱的婚歌，表现了男女欢聚，与《诗·关雎》相似，开头也是用一对鸟起兴。在当时大概是十分流行的，所以作者用来代说婚礼。”由于李氏错误地把“其子”看成了“对偶”，才得出了所谓“婚礼”之说。

六三 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战胜了敌人：有的人还勇有余而击鼓，有的人却已经疲劳不堪；有的人哀哀哭泣，有的人尽情欢唱。

得敌：获得敌人，即战胜敌人之意。

鼓：击鼓。

罢：同疲，疲劳。

本爻主要表达有“孚”而克敌制胜之意，亦即坎卦卦辞“有孚惟心，亨，行有尚”和井卦上六“有孚元吉”之具体表现。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战争虏得敌人，其将官士兵或勇有馀而击鼓，或力已竭而疲倦，或悲而哭泣，或乐而歌唱。此言战争胜利者有所得亦有所失。”这些解释，颇为准确，但还没有与“孚”联系。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打败了敌人，有的乘胜追击，有的凯旋班师，捷报传来，有的高兴得流泪，有的放声歌唱。这是以记述打胜仗来说军礼，先说前线，后说后方，一片胜利的情景。”这里存在的问题也是没有与“孚”联系，并以为是在说军礼。

六四 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亮快要圆了，虽然失去了马匹，但没有坏处。

几望：接近农历十五，是月亮快要圆的时候。几：接近。
望：农历十五。

本爻指出形势很好，即使有损失，也不要紧。这是“孚”的作用的充分体现，所以用主卦上巽主爻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在月既望之时失其马匹，可无咎。盖马可复得。”高氏据汉帛书《周易》，认为“几”应读为“既”，这不能视为确诂，因为“月几望”表示形势好，并意味着“孚”的作用大，而“月既望”则不能表达这些内容。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写田猎：在月中晚上月正亮的时候，马还在奔驰，进行得挺顺利。《周礼·春官》：‘大宗伯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师指军队，大田指打猎，同属军礼。”由于李氏错误地训“亡”为“奔驰”致使马已丢失变成马正奔驰，从而附会为“打猎”。

九五 有孚挛如，无咎。

有孚而绵绵不绝，是孚之充实而不可以已，这没有坏处。

挛如：孔颖达《周易正义》：“相牵系不绝之名也。”

本爻从正面说明上巽有孚，并极为充实，所以好处是很大的。程颐《易传》：“人君之道，当以至诚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结如拘挛然，则为无咎也。”这虽然对“挛如”作了不同解释，但充分肯定了“孚”的作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出征将俘虏士女牛羊等，

拘系之牵然相联，无有灾咎。”这里释：“孚”为“俘获”，失之甚远。李镜池《周易通义》：“把俘虏捆紧，用作人牲。”这里释“孚”为“俘虏”，并与祭礼相联系，非是。

上九 翰音登于天，贞凶。

要象鸡飞上天那样行事，即使合于正道也凶险。

翰音：《礼记·曲礼》：“鸡曰翰音。”

鸡要飞上天，这完全是虚妄。虚妄是“孚”的反面，所以结果危险。这是从反面来对“孚”加以衬托，希望人们摒弃虚妄，而服膺“孚”之正道。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鸡无高飞之翼，而高飞上升于天，必将跌落而死。比喻庸人无居高官之才能，而得高官上升于朝廷，必将败事而亡。故占得此爻，则凶。”这未尝不能自成一说，只是与孚全不相干。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用鸡祭天。”这仍然是附会于祭礼。

䷛ 小过第六十二

《周易》的作者通过“中孚”从哲学上总结了主观唯心主义本体“孚”的作用，认为只要周厉王心中有“孚”，便能解决一切问题。但这毕竟流于虚无缥缈，不是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作者为了使周厉王不致在现实斗争中无所适从，便在本卦对那以柔克刚和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及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策

略思想作了总结。这是适应周厉王当时的政治处境的。

作者在卦辞中指出要“可小事，不可大事”，这就是要周厉王自居于柔弱，不要刚强行事。而“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则是要周厉王谦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不要事事都抢在前面干。在作者看来，只有柔弱取后，才能刚强得先，这是他为周厉王在政治上定下的一条不能动摇的指导原则。他认为周厉王如果能根据这条原则办事，就会无往而不利。

作者为周厉王制定的战略思想和策略思想是近乎“无为而无不为”的。因为柔弱而取后，接近于无为；刚强而得先，接近于无不为。其间如呼吸之相通，是不可不知道的。

卦象是雷仅踰于山，远未至于天，所以卦名叫做小过。小过就是所过者小而不大，少而不多。上震的雷是小过的主体，是主卦。下艮的山是衬托雷只能小过的条件，是辅卦。

䷛（艮下震上）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宜下，不宜上。大吉。

中兴事业会顺利达成，凭着战略和策略的正确而得到好处。应当肯定小事情，不肯定大事情。象飞鸟叫着过来了，宜于飞得低，不宜于飞得高。这样是大为吉利的。

小事，指柔弱；大事，指刚强。“可小事，不可大事”，就是要安于柔弱，不要居于刚强。“下”指“退”和“后”，“上”指“进”和“先”。“宜下，不宜上”，就是要安于后退和落后，不要汲汲于前进和领先。合起来看，就是要通过以退为进和以后取先的手段，达到化柔弱为刚强亦即使周厉王重新登上王位的目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卦，可举行享祭，乃有利之

占问，但可以为小事，不可以为大事；飞鸟予人以好音，不宜向上飞使人不闻，宜向下飞使人闻之，得其宜乃大吉。比喻统治者宣布法令，不宜仅布之官府，而宣布之民间，得其宜乃大吉。”高氏说“可以为小事，不可以为大事”、“不宜向上飞使人不闻，宜向下飞使人闻之”，都未尝没有触及本卦要害，但都未能点破。至于认为这些都是统治者宣传法令，则完全没有根据。李镜池《周易通义》：“批评对小事是有好处的，但对于军事和祭祀来说就不宜随便批评。飞鸟经过，叫声特别，尚留耳际。这是鸟占。兆示对上级的不利，对下级的人才利。”李氏把“可小事”说成批评小事，“不可大事”说成不批评大事，实为离奇。因为“可”只宜释为“肯定”，怎么会是“批评”呢？只说“飞鸟遗之音”，何以见得是“叫声特别，尚留耳际”？更是不恰当的外加。至于鸟占之说，则是由于不懂得《周易》运用比喻以说理所致。“不宜上，宜下”是指鸟飞翔的高低而言，怎么能将“上”、“下”说成为“上级”、“下级”呢？

初六 飞鸟以凶。

鸟儿飞翔着就凶险。

飞翔意味刚强得先，不是柔弱取后，所以凶险。孔颖达《周易正义》：“进而之逆，孰知不可，自取凶咎，欲如何乎？”这基本上看出了本爻的含义。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以下疑当有矢字，转写脱去。飞鸟以矢，谓鸟被人射中，带矢而飞。《国语·鲁语》：‘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楷矢贯之，石弩，其长尺有咫’。是其例。飞鸟以矢，喻行人带致命重伤，是凶矣。”按，“飞鸟以凶”是说刚强得

先必然凶险，哪里会是“飞鸟以矢凶”？高氏增字以解释爻辞，自然不得要领。李镜池《周易通义》：“以：与，带来。飞鸟经过，带来了凶兆。这也是鸟占。”李氏说“飞鸟经过，带来了凶兆”，未尝不可；但附会成鸟占，就把原意搞模糊了。

六二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去访问祖父，却碰上祖母；没遇上君，却碰上臣：这都没有坏处。

本爻表明：不刚强而柔弱，不取先而得后，就没有坏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过，行越其前。不及，行在其后。祖，祖父。妣，祖母。爻辞言：追求他人者，行越其祖之前，而得遇其妣，行落其君之后，而得遇其臣，非徒劳无功，故无咎。”按，本爻的“过”是访问的意思，读平声，不能与不及相对而言。李镜池《周易通义》：“在家里，祖父也可以批评，祖母也应表扬；在国里，君王也可以指出他的不够，臣子也可以赞扬。这样才是正常的。”李氏释“过”为“批评”，实为不当；而释“遇”为“表扬”，则从来没有听说。

九三 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不努力防止刚强得先，从而可能有人来戕害他，这就凶险了。

“弗过防之”：“过”指努力，就是不努力对刚强得先加以防止。作者认为这样会受到别人的戕害，陷于危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过，过失也。从读为纵，放任也。戕，杀也，伤也。爻辞言：当人未有过失之时，宜预防之。若

放任不管，则或成其过失，致杀伤其身，是凶矣。”如果把本爻孤立起来，这样解释也行。但联系以上两爻，这样讲就不要；而且“过”不能讲成“过失”。李镜池《周易通义》：“暂时不批评的，也要防止他错误的发展。如果放任不管，反而害了他。这样是很坏的，”由于李氏释“过”为批评，便作出了错误解释。

九四 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没有坏处，只要不太过分地对待问题。如果处理事情过火了，就会有危险，一定要防止。只有无为才永远是正确的。

本爻不仅反对过分地对待问题，反对处理事情过火，还揭示了“无为而无不为”的意旨。可见“无为而无不为”与柔弱取后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由于提法较全面，所以用主卦上震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遇此爻，无咎。当人未有过失之时，宜遏止之，往而有危险，必警告之。但此不可适用于占问长期之事。盖在长期中有时必须冒险，宜鼓励之。’这里还是释‘过’为‘过失’，并把‘勿用，永贞’讲成‘不可适用于占问长期之事’，都无得于爻辞原意。李镜池《周易通义》：

“没有错误的，不要责备，而要表扬鼓励。当然日后有犯错误的危险，一定要警惕，不是永远都好的。”这里还是释“过”为“责备”，释“遇”为“表扬”，并把“勿用，永贞”讲成“不是永远都好”，都与爻辞原意不合。

六五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天上布满着云却不下雨，云从我西方郊外移动过来，公在

这时候把那躲藏在洞穴里的野兽猎取到手了。

弋(yì):程颐《易传》:“弋,射取之也。弋有取义。”

“密云不雨”是正要下雨却还未下雨,比喻盘桓不前,以后取先。由于采取了以后取先的策略,因而大有收获。“公弋取彼在穴”是说某公把隐蔽很深的野兽弄出来,比喻周厉王把暗藏的敌人也逮捕了。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乃事在酝酿之象。筮遇此爻,所占之事在酝酿中。弋,系缴(细绳)于矢以射鸟也。彼,指鸟。公弋取彼在穴,言某公射鸟而中,鸟逃入穴中,人人穴中取之。”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公弋取彼在穴”之前的盘桓。不能孤立起来讲成“事在酝酿之象。”而本爻的象征意义,高氏没有涉及。李镜池《周易通义》:

“在我西郊地区的上空,乌云密布,但没有下雨。某贵族本想射鸟,路过一个地方,从洞穴里捉到了野兽。”这只照文字翻译,没有接触其中所包含的意义。

上六 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不以取后对待问题,却以取先对待问题,正象飞鸟投入网罗,遭到凶险,这叫做灾祸。

遇:对待,指以取后对待,因为与后面的“过”成对文。
过:取先。

离:遭到。

本爻再次指出刚强得先的坏处,希望人们坚持柔弱后取,以避免灾祸,并能得到好处。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遇犹遇也。过之,使之有过失也。”

离借为罗，动词，用罗网捕鸟也，眚亦灾也。爻辞言：我不遏止人之过失，反而使之过失，此如飞鸟在天空，而我张罗网以捕之，其结果是凶，是谓灾祸。”这里释“遇”为“遏”，致失其义。李镜池《周易通义》：“没有错的人，不表扬他，反而批评他，象用罗网来网飞鸟一样，这是坑害人，很坏，一定会造成恶果。”这里仍然释“遇”为“表扬”，释“过”为“批评”，遂与原义不合。

䷾ 既济第六十三

“既济”是已经成功的意思。周厉王以有“孚”而无不利，又因善于运用战略和策略而把反对势力镇压下去。在作者的设想中，周厉王的中兴大业已经成功了。这就是既济。既然如此，为什么又“小利贞，初吉，终乱”呢？原来作者认为“既济”包含着“未济”，因此，尽管周厉王所做的合于既济的正道，但还是得利小；而且“既济”要转化为“未济”，于是就“初吉，终乱”了。由于“无平不陂，无往不复”（泰卦九三爻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复卦卦辞），不仅“既济”要向“未济”转化。而且“未济”也得向“既济”转化。作者在“未济”变为“既济”的时候，企图使之凝定而不移，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西周王朝长治久安。

卦象是离下坎上。离象征火，坎象征水，是火在烹水，使之沸腾，形成既济。因此下离是主卦，上坎是辅卦。

䷾ (离下坎上)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中兴大业已经成功，一切都合于正道，但得到的好处却少，这是既济还要转化为未济的缘故。

卦辞说明周厉王中兴事业成功，但由于事物的循环运动（这是《周易》作者的观点），“既济”还将转化为“未济”，所以是“初吉终乱。”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根据王弼注、孔颖达《周易正义》，把“亨，小利贞”断成“亨小，利贞”。这样断句不妥，因为既然既济，怎么会是亨小呢？又高氏把“初吉终乱”讲成“行事在其初阶段则吉，在其终阶段则有乱事”，也含糊不清。李镜池《周易通义》：“‘初吉终乱’，说明既济变未济。”这就讲对了。

初九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把车轮向后拉，车尾被水沾湿，但没有坏处。

曳：向后拉。

濡：沾湿。

这都是颠倒错乱的现象，说明还在“未济”。但由于“未济”包含着“既济”，所以无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曳，以手引之。轮疑借为纶，（未济九二：‘曳其轮。’汉帛书《周易》作纶，可证轮纶通用。）腰带之穗。濡，沾湿。尾，衣后之假尾，尾湿而纶未湿，是其水不深，平安渡过矣。纶为饰之贵者，故曳之，使不湿。尾为饰之贱者，故不曳。任其湿。贵者重之，贱者轻之，得其宜矣。如此，故无咎。”高氏破“轮”为“纶”，释“尾”为“衣后之假尾”，都论据

不足，因而所引出的解释也不可从。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渡水事，拉车过渡，上岸时湿了车尾。问题不大。”这能自成一说，但还没有指出比喻意义。

六二 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妇人失掉了首饰，不要去找，七天就会得到。

茀(fú)：妇人的首饰。

逐：寻找。

七日得：与震卦六二的“七日得”相同，都用“七日来复”表示循环。

“妇丧其茀”，是“未济”，“七日得”，是“既济”。这说明“未济”已经变成了“既济”，所以用主卦下离主爻来表达。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丧，失也。茀，汉帛书《周易》作发。按茀发均借为帔，大巾也。逐，追寻。妇失其帔，簪遇此爻，不必追寻，七日内可得。”按“茀”是否为“帔”，可以不论。问题是对“七日得”没有解释，比喻意义更全未涉及。李镜池《周易通义》：“妇人不小心丢失了头巾，不用找，七日内可以回来，说明不济中有济。”这种阐述是很正确的。

九三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殷高宗攻打鬼方，花了三年时间才攻下来，这说明出征不能任用德才都差的人。

高宗：名武丁，是盘庚后第三代，在殷代是号称中兴的君主。

鬼方：当时中国西北方的一个强大部落。《竹书纪年》记载

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三十四年克鬼方，就是这里所说的“三年克之”。未济九四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记载的是同一件事。

小人勿用：就是勿用小人，即不能任用德才都差的人。

本爻的克鬼方是“既济”。由于任用了小人，以致花了三年时间，这是“既济”中包含着“未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高宗伐鬼方，经过三年，而后胜之。此故事说明战争胜利得之不易。故统治者筮遇此爻，征伐他国，可以胜利，但不易得。庶民筮遇此爻，不可有所动作。”高氏说“战争胜利得之不易”，与本爻原意还相差不远；而说“庶民筮遇此爻，不可有所动作”，就完全不符本爻原意了。李镜池《周易通义》：“这里说明济中有不济。”这一看法是对的；但说“‘小人勿用’即不利于小人，指士卒伤亡不少”，这就值得商榷了。

六四 繻有衣袽，终日戒。

有一件穿着的棉衣被水弄湿了，整天小心翼翼的。

繻(rú)：王弼注：“繻宜作濡。”徐锴《说文系传》引“繻”作“濡”。证之以本卦和“未济”都有“濡其尾”和“濡其首”，这里作“繻有衣袽”是正确的。

衣：穿着。

袽(rú)：絮，指絮衣。先秦没有棉花，所谓絮，指乱丝或乱麻。

戒：戒备，小心翼翼。

本爻是“既济”开始向“未济”转化。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人冬时渡水，湿其衣絮。衣则一时

不可服，人则可能因受寒而生病。故宜终日小心戒惕。”这对比喻意义，全未触及。李镜池《周易通义》：“这是说穷人生活不济，在冬天要穿寒衣的时候，穿的只是破烂的寒衣，因此整天惊惧不安。”李氏据王引之《经义述闻》，读“繻”为“襦”，还释“裯”为“败坏之襦，”所以才有这些讲法。对于本爻的比喻意义，李氏也未触及。

九五 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东方邻国杀牛进行祭祀，还不及西方邻国的薄祭，在实际得到的好处多。

东邻、西邻：《礼记·坊记》引本爻，郑玄注：“东邻，谓纣国中也。西邻，谓文王国中也。”

杀牛：指杀牛祭祀，用太牢之礼。

禴(yuè)：一种薄祭的名称。

纣是君，用厚祭。文王是臣，用薄祭。现在君的厚祭还不如臣的薄祭，表明“既济”进一步向“未济”转化。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杀牛’下汉帛书《周易》有‘以祭’二字，当据补。东邻，指殷王朝。西邻，指周王朝。禴祭，祭名，祭品薄约，仅用饭菜等，不用大牲。爻辞言：殷王朝杀牛以祭鬼神，可谓厚矣。周王朝仅用饭菜等以祭鬼神，可谓薄矣。但彼之厚祭不如此之薄祭可以实得其福。此盖谓殷王之德腥，鬼神不保佑之。周王之德香，鬼神保佑之。祭祀之得福与否，不在祭品之厚薄，而在祭者之德之香腥。”解释一般还好，只是不宜称“周”为“王朝”（商纣未死时，周文王只是西伯）。又没有涉及“既济”进一步向“未济”转化的问题。李镜池《周易

通义》：东邻祭祀不如西邻祭祀得福，是指殷由强变弱，周由弱变强，殷终于被周所灭。说明既济与不济的相互转化。”李氏看到“既济”与“未济”在相互转化，但不知道本爻先说东邻，后说西邻，是为了着重突出“既济”向“未济”转化。

上六 濡其首，厉。

水沾湿了车头，很危险。

这是“既济”已经转化成为“未济”，所以用一个“厉”字点明。王弼注：“处既济之极，既济道穷，则之于未济。”说得很正确。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厉，危也。此亦指渡水而言。渡水而水沾湿其首，虽未溺死，然亦险矣。”这完全没有指出本爻的比喻意义。李镜池《周易通义》：“或指车过河时车头跌进水里，很危险。”这里只在字面上作解释，也没有指出本爻的比喻意义。

䷿ 未济第六十四

《周易》全书之末而殿以“未济”，包含着这样的意义：凡是“未济”都一定会转化为“既济”。这就是否极必泰，剥极必复，损极必益。作者写作《周易》的目的全在于此，所以把它作为千里来龙的结穴。

千百年来有不少人对“未济”存在着一种错误理解，以为“未济”是说明宇宙的发展是无穷无尽的。他们本着这种理解来

讲《周易》的哲学思想。《序卦传》：“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夫《易》之为道，穷则变，变则通，而以未济终者，亦物不可穷也。”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切都有尽头，一切都没有绝对的尽头。”这都是把“未济”说成宇宙没有穷尽；然而，按之于本卦的卦爻辞，这种说法是明显地不相符合的。本卦卦爻辞表明：“未济”必定会转化为“既济”。对此，王弼看得很清楚，他说：“未济之极，则反于既济也。”

卦象是坎下离上，坎象征水，离象征火。《象传》：“火在水上，未济。”孔颖达《周易正义》：“火在水上，不成烹饪，未能济物，故曰：‘火在水上，未济’。”卦的性质由上离决定，因此上离是主卦，下坎是辅卦。

䷿（坎下离上）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尽管情况会好转，但象小狐狸渡水在快要渡过的时候沾湿了尾巴，因而没有好处。

汔(qì)：几，快要，差不多。

“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这表明是未济。朱熹《周易本义》：“几济而濡尾，犹未济也。”不过，这仍然亨通，也就是“未济”将转化为“既济”。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卦辞言：筮遇此卦，可举行享祭。小狐遇水直渡，水深濡其尾，势将溺死，无所利。人如无能而蛮干，亦无所利。”高氏因破“亨”为“享”，就无法理解“未济”将转化为“既济”。李镜池《周易通义》：“小狐渡水，差一点就渡过

的时候，却湿了尾巴，实在不妙。说明济中还有未济。”李氏把“亨”字丢开而进行解释，尚不够谨严。

初六 濡其尾，吝。

沾湿了尾巴，不好。

本爻承接卦辞，表示仍然是未济。程颐《易传》：“濡其尾，言不能济也。”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指人渡水而言。人渡水，水不深，仅濡其假尾，可平安渡过。但徒步以涉，水湿衣裳，亦有艰难。”这里的“濡其尾”明明是上承卦辞“小狐汔济，濡其尾”，怎么会是“指人渡水”，“濡其假尾”？对于本爻的比喻意义，高氏也没有揭示。李镜池《周易通义》：“湿了尾部，倒霉。说明不济。”这种解释是正确的。

九二 曳其轮，贞吉。

车轮向后拉，因其蕴含着既济的正道而吉利。

“曳其轮”，还是未济。但车子终归要前进，这表明“未济”蕴含着“既济”，所以吉利。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此亦指渡水而言。人渡水，水不深，手曳其轮，以免濡湿，是重其衣饰之贵者，重其所当重，结果必吉。是以占得此爻则吉。”按，“曳其轮”本是表示“未济”，高氏破成“曳其轮”，就使这一层意思看不到了。“贞吉”本是说蕴含着“既济”的正道，高氏说成“占得此爻则吉”，也使这一层意思看不到了。李镜池《周易通义》：“拉车过渡。‘贞吉’说明既济。”按，“曳其轮”不是“拉车过渡”，但认为“‘贞吉’说明既济”，则

是正确的。

六三 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事情有没有成功，发展下去还凶险；但又将以克服重大困难而得到好处。

本爻不但明白指出“未济”，而且认为情况可能比“未济”还坏。但其所以仍然“利涉大川”，是因为“未济”总要向“既济”转化。朱熹《周易本义》：“或疑利字上当有不字。”这是不懂得上述道理所致。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济，渡过也。利上当有不字，转写脱去。（讼云：‘不利涉大川’。此文当与彼同。）人遇大水，未能渡过，遇险难，未能克服，如此，征伐他国则凶，涉大川亦不利。”高氏认为“利上当有不字”，其看法之不妥沿于朱熹。他又以“人遇大水，未能渡过”作为“征伐他国则凶”的原因，也令人难以信从。看来高氏对于“未济”必将转化为“既济”，是理解得不够的。李镜池《周易通义》：“渡不了河。出门不利，即不济；涉大川而利，即济。这是说不济与济对立。”这种看法颇有可取，但还应指出，本爻不仅是“不济与济对立”，而且是“未济”向“既济”转化。

九四 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因合于既济的正道而吉利，未济的悔恨也就没有了。大将赫然震怒去征伐鬼方，三年把它打败，从殷国得到了赏赐。

震：孔颖达《周易正义》：“震发威怒。”形容统兵主将出征时的威猛精神和仇恨敌人的情绪。

本爻明显地指出，“未济”已经转化为“既济”。但高亨和李镜池对这一点都没有涉及。

六五 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因合于未济转化为既济的正道而吉利，所以没有悔恨。这表现了君王的伟大，其能使未济变为既济，是由于他有孚，所以吉利。

光：广，大，可作“伟大”讲。

本爻交代未济之所以能转化为既济，原因在于“孚”起了决定作用。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筮遇此爻，所占之事吉，可以无悔。君子之光荣是在战争中有所俘虏，是吉矣。”高氏破“孚”为“俘”，全失其义。李镜池《周易通义》：“打胜仗，获俘虏，是君子的光荣，大好事。说明济。”按，只“说明济”还不够，应该说明“济”的原因。至于破“孚”为“俘”，其失与高氏同。

上九 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有了孚去喝酒，没有坏处。水沾湿了脑袋，如果有孚，怎么会在这方面有失误？

周代禁酒很严。《尚书·酒诰》：“祀兹酒（祭祀才能喝酒）。 ”

“无彝酒（不能经常喝酒）。 ”因为周代统治者认为喝酒可以亡国，“越小大邦用丧，亦罔非酒惟辜（小国或大国的灭亡，没有不是由酒造成的过失）。 ”不过，在《周易》的作者看来，人只要有“孚”，饮酒就无咎；只要有“孚”，就不会“濡其首”。“既济”和“未济”两卦都用“濡其首”或“濡其尾”表示“未济”，而

“孚”则是“未济”转化为“既济”的决定因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爻辞言，加罚于饮酒之人，则人无嗜酒废事、酗酒闹事之现象，可以无咎。饮酒之人，往往酒后志乱，泼酒淋漓，致濡其首，是失其正矣。有罚于饮酒，意在罚人之失正。”高氏释“孚”为“罚”，释“是”为“正”，均不当，而由此所作的解释，当然也不对。李镜池《周易通义》：“是：借为题，从页是声，头。”“捉到俘虏，饮酒庆祝，是没有问题的，但饮酒过度，醉得一塌糊涂，把头都浇湿了，虽然抓到了俘虏，但反而被俘虏乘机杀了头。说明济转不济。”由于李氏破“是”为“头”，破“孚”为“俘”，因而其解释就全无是处。还应指出，六五和上九两爻都凝定于既济，也不存在“济转不济”的问题。